

第[illegible]3年

17

$15.00

編者話

久違了的狄心先生今期又有新貢獻，他的新作「逐鹿江湖」和大家見面了，文中描述江湖惡霸飛霞堡堡主布宏殘殺薛天雄全家，却讓他的幼子薛風走脫了，布宏怕其報復，便借招聘教習爲名，希望能引薛風出現，結果却引來了仇家的兒子鳳天成、唐冷劍，而薛風早已改姓換名在堡內冒充馬伕，三人都有殺父之仇，聯成一氣，對抗布宏，而布宏的三子布清揚因覬覦堡主寶座而叛變，將部下拉上山頭，組成一股反抗的力量，布清揚和薛風雙方互相利用，一個要快意恩仇，一個要奪取寶座，其間過程錯綜複雜，計中借計，將計就計，豈料最後三方均失計，傷亡慘重……

*　　*　　*

繼「鳳棲梧桐」之後，西門丁所著「杜一非傳奇故事」之「英雄夢」由今期起連載刋出。而石中蓮所著兩期完故事「鐵皮」、麥中青所著「血海深仇」，均在今期刋出，名家執筆，篇篇精彩，包你滿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雲飛雁先生所著「怪血」。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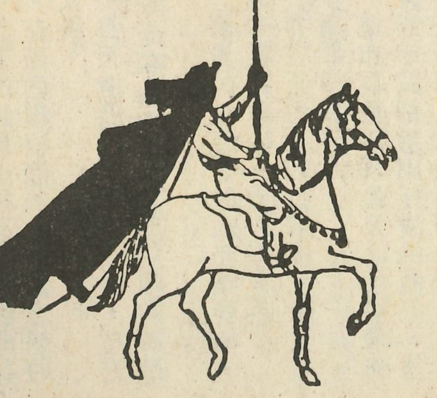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侠世界

第33年
第17期
（總號166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恩怨故事

文・心狄
圖・飛可

逐鹿江湖

全家被戮　仇深似海

深夜。

無月，也無星，四週一片死寂，大地一片黑暗。

薛天雄的大宅四週也黑漆一片，這個時候，每個人都應該身處夢鄉了，薛天雄一家也不例外。

薛天雄——一個响噹噹的名字。

薛天雄已六十歲過外，數十年來行俠仗義，嫉惡如仇，在江湖上贏得不少讚譽。

一年前，薛天雄宣佈退出江湖，從此不理江湖上任何紛爭，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

似薛天雄這種殺過不少邪魔外道的人物，若沒有仇人，端的是鳳毛麟角了。

萬籟俱寂，夜空仍漆黑如舊。

就在此時，忽然有數十人在薛家四週出現，每個人都穿着夜行衣，行藏顯得相當謹慎，可想而知，這數十人是有所行動了。

一衆人等有默契地分佈薛宅外四週，部份人更施展輕身功夫躍上了屋頂。

每個人都亮出了明晃晃的兵器。

四週仍舊一片死寂，氣氛極不尋常，彷彿可以令人停住呼吸。

一切似已部署妥當。

再過片刻，死寂的夜空中忽被一陣呼哨之聲劃破了，隨着呼哨一聲响起，一支發光的訊號彈射上天空，大地立時出現一陣不尋常的光芒。

訊號彈甫射上天空，隨即熄滅，與此同時，分佈在薛家宅外的衆多黑衣人行動一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殺入薛家。頃刻間，巨柱撞門聲，撞破窗門聲，弄穿屋頂之聲一齊响起，然後是一陣喊殺聲，接着在屋內爆出連串慘叫聲、叱喝聲、兵器碰撞聲，而且越來越激烈，在深夜聽來，不禁令人毛骨悚然，聞者為之心驚肉跳。

慘叫聲陸續傳來，打鬥聲也越來越激烈。

＊　＊　＊

清晨。

初昇的朝陽開始放射出燦爛的光輝，陽光照在神秘的飛霞堡上，令這座宏偉的堡壘更添氣勢，仍不減其神秘色彩。

布宏已年過六旬，但仍相當精壯，雙眼烱烱有神，相貌不怒自威，一看便知他是個運籌帷幄，毫不簡單的人物。

布宏就是飛霞堡的堡主。

飛霞堡在江湖上名聲並不好。

布宏很懂得養生之道，也很注重健康，所以他每天都必定抽空練武，以保持身體不致隨着年歲的增長而走下坡，他除了很注重自身練武之外，也很重視布輕雲的武功進展，所以不厭其煩地悉心教導。

布輕雲就是布宏最疼愛的幼子，只有十三歲，打從布輕雲八歲開始，布宏便親自授以武功，在乃父的教導之下，加上布宏的武功已是一流高手境界，所以布輕雲年紀雖輕，但已有相當武功造詣，絕非同齡小子可以比擬。

＊　＊　＊

布宏的睡房之後有座很大的花園，花園內環境優美，是個理想的練武場。

每天清晨及太陽下山後，布宏與愛子都會出現在後花園勤練武功。

清晨的空氣總教人心曠神怡，所以布輕雲練武也特別起勁。

布宏正悉心地指導愛兒練武，父子倆都相當投入。

布輕雲劍眉星目，相貌清奇，但眉宇間卻透出極濃的傲氣，彷似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內的樣子，這會不會是因為乃父是一堡之主，而自己又得父親疼愛之故？

布輕雲正在耍着一套刀法，舞得虎虎生風，雖然火候尚不足，但假以時日，不難會成大器，所以布宏站在一邊看得暗暗點頭，彷彿感到相當的滿意。

布輕雲一套威猛的刀法尚未耍完，這時候，一名下人走進花園，行到布宏面前，恭敬地道：「報告堡主，二少堡主回來了！」

布宏聞說，面上呈現一絲緊張神色，忙道：「叫他到書房等我。」

下人躬身應聲「是」，便退了出去。

布宏望着兒子說道：「輕雲，你獨個兒練下去吧。」說完便離開了花園。

布輕雲無暇理會父親，繼續把那套刀法舞下去。

以前，布宏若果在練武或教兒子習武的時候，任何人絕對不敢來打擾的，即使下人有要事稟告，也得等其父子練武完畢，方敢開口，然後布宏才慢條斯理處理的。

今日，布宏的反應一反常態，彷彿對事情看得很重要，這意味着甚麼？

＊　＊　＊

布清雷個子高大，臉色冰冷，教人瞥上一眼便知是個不易接近的人，他年約卅歲，是布宏的次子。

布清雷衣衫染滿鮮血的站在父親的書房內，他身上並沒有丁點兒受傷，衣衫上的血漬似是來自別人身上的，他身上染着的血漬，令他外貌更為可怕。

這時，房門「呀」的一聲被人推開了，進來的正是布宏。

布宏甫一進房，看見布清雷身上染滿血漬，不禁吃了一驚：「清



雷，你怎麼了？事情怎樣？」

布清雷看看自己的衣衫，然後道：「爹，孩兒無恙，這些血不是我的，是薛天雄的。」

布宏吁了口氣，緊張地道：「你們替我殺了薛天雄沒有？」

布清雷道：「孩兒不負爹爹所托，薛天雄一家已被我們殺得一個不留。」

布宏綻開了燦爛的笑容，不禁仰天大笑數聲，笑聲過後，面容惡毒的道：「薛天雄，三年前你殺了我大兒子，又破壞了我的好事，三年後的今天，我就要你家破人亡。」說完又狂笑數聲。

布清雷仿似很冷靜。

* * *

薛天雄一家十多口被殺，此事一時轟傳，在仇恨充斥的江湖上，這些仇殺事件無日無之，本來平常之極，可是薛天雄行俠仗義，受人敬仰，因此也成爲江湖上的話題了。

兇手是誰？本來無人知道，但薛家還有兩名下人沒有死，這兩名下人向官府訴說，於事發時，薛天雄臨終曾與人說了幾句話，話中提及殺人者乃是飛霞堡中人，因此人人都知道殺薛天雄一家的主兇就是聲名狼藉的飛霞堡堡主布宏了。

但知道兇手又能怎樣？官府有能力對付飛霞堡嗎？各江湖人物會插手替薛家上下人等討個公道嗎？何況飛霞堡根本是不好惹的！

江湖上、甚至武林中各門各派就是這樣：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因此，更助長了惡勢力一路擴張、擴大。

* * *

薛天雄一家被殺，這事已過了三個月，這一宗慘案也被人漸淡忘了，從此再沒有人提起，代之而起的話題可能是規模更大的仇殺事件，而無能的官府更是虎頭蛇尾不了了之。

布宏肆無忌憚的殘殺正義之士，擺明向正義宣戰，他年事雖高，但野心絕不小，他妄想要把飛霞堡的勢力不斷擴張，令飛霞堡成爲天下第一堡，自己不行，還有後代。

* * *

布宏有四個兒子，長子布清河，心痛的就是布清河於三年前死在薛天雄手上，次子就是布清雷，三子布清揚，四子則是布輕雲，在布宏的眼中，四個兒子都是出類拔萃之輩，所以他感到很驕傲，因爲他後繼有人。

中午時分。

布清雷、布清揚兄弟及一批武功不凡的侍衛狩獵完畢返回飛霞堡，守在堡樓的侍衛早已把堡門前的吊橋放下，讓一衆人等進入堡內，不久衆人騎馬進入堡內的廣場，廣場內早有負責料理馬匹的馬伕替各人接過馬匹韁繩。

李雪影只有二十歲，是個活潑爽朗，聰明可愛的美人兒，她就是布宏妹妹的女兒，亦即是布氏兄弟的表妹。

李雪影與布輕雲站在廣場的另一邊，看見兩個表哥威風凜凜的坐在馬背上，一衆隨從侍衛手提獵物歸來，高興莫名，便與布輕雲雙雙快步迎了上去。

布清雷從容地從馬背跳了下來，一名年輕的馬伕慌忙從他手上笨手笨腳地接過馬匹韁繩，然後把馬拉開，但布清雷忽然向那馬伕冷喝一聲：「站住！」

只見那個有點呆笨的馬伕聽布清雷一喝，吃了一驚，回轉身來，正眼也不敢望布清雷一眼，楞楞地道：「二少堡主叫小人甚麼事？」

布清雷不屑地望了馬伕一眼，冰冷着面容，冷聲道：「你叫甚麼名字？」

馬伕噤若寒蟬，怕得聲音有點顫抖道：「小人姓陳，賤名大志。」

布清雷道：「我這匹馬是不是你料理的？」

那叫陳大志的馬伕道：「小人每天都要照顧很多馬匹，二少堡主的馬是其中一匹。」

布清雷面罩寒霜，忽然一腳便向陳大志身上踢了過去，陳大志吃此一腳，飛出丈外，跌了個四腳朝天，手腳也擦傷了。

李雪影本來興高彩烈的迎接表哥回來，豈料見二表哥忽向一個身份卑賤的下人發脾氣，不禁愕然起來，布輕雲則毫無反應。

布清揚年約廿五歲，外表較平易近人，而且也友善得多，見狀說道：「二哥何事發這麼大的脾氣？」

布清雷怒氣沖沖道：「我這匹良種名駒，給這厮打理之下變成這樣，你說氣不氣？」

布清揚好言相勸：「有甚麼大不了的，換另一個人打理算了，何必向這些身份低微的人大動肝火？」

布清雷指着倒在地上的陳大志叫道：「起來！」

陳大志樣子有點可憐，慌忙爬起身，走到布清雷面前，把頭垂得低低的。

布清雷冰冷着面孔道：「我給你一個機會，一個月後替我打理好這匹馬，否則當心你的腦袋。」

陳大志可憐兮兮地點了點頭。

一名下人走到布清雷面前，恭敬地道：「二少堡主、三少堡主，堡主在書房等兩位少堡主，堡主說兩位少堡主回來後要馬上去見他。」

布清雷狠狠的瞪了陳大志一眼，然後便離開廣場，一衆人等跟着

離開，其餘馬伕各拉着馬匹返回馬槽。

陳大志呆呆的站在廣場中央，望着布清雷的背影，眼中透出恨意。

李雪影也站在廣場中，並未離去。

偌大的廣場只留下陳大志和李雪影。

李雪影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走到陳大志面前，柔聲道：「算啦，有錢人家的少爺就是這樣的。」

陳大志默不作聲。

李雪影又道：「你手腳都受了傷，痛不痛？快去包紮吧！」

陳大志好像渾然不覺痛楚，眼光充滿感激的望了望李雪影，然後一聲不响地拉着布清雷的馬匹向馬槽行去。

李雪影呆呆的望着他的背影。

* * *

布宏目光如炬的坐在書房內，在他身旁則站着一個身材瘦削的中年人，原來此人乃是布宏的軍師，名叫林剛。

布宏坐得有點不安。

此時門被拍响了。

布宏應道：「進來。」

門被推開，進來的是布清雷和布清揚兄弟二人。

兩人進房後，先向父親請了安，然後布清雷道：「爹找我們甚麼事？」

布宏先叫二人坐下，然後道：「清雷，三個月前我叫你去殺薛天雄一家，當時你說已把薛天雄一家盡數殺了？」

布清雷道：「孩兒不知道當時有兩個下人死不了，後來竟敢向官府告發我們。」

布清揚很鎮定的道：「就算官府知道是我們幹的又如何？能奈何我們甚麼？」

布宏道：「我當然一點也不把官府放在眼內。」

布清雷看見父親有所憂慮，安慰道：「既然這樣，爹還顧慮甚麼？」

軍師林剛替布宏發言：「我們得到消息，薛天雄有一個名叫薛風的兒子，當日我們殺薛家的時候，薛風並不在家。」

布清揚道：「薛風不死，爹！恐怕會留下後患。」

布宏尚未開口，布清雷已搶着道：「區區一個薛風，我們怕他甚麼？」

林剛道：「二少堡主此言差矣，這薛風聽說武功甚爲高强，堡主並非怕他，只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罷了！」

布清雷道：「這個易辦，待孩兒把薛風殺了豈非乾脆？」

林剛道：「但我們根本無人見過薛風，何況薛風是個閑雲野鶴的江湖浪子，要先找到他的下落然後把他殺掉，恐非易事，日子一長，就會對我們極之不利。」

布清揚道：「爹找我們就是要商量如何找薛風？」

布宏道：「正是。」

林剛道：「屬下已想出一個辦法，不知此法是否可行？所以要與兩位少堡主一起商議一下！」

布清雷道：「先生請說。」

林剛道：「薛風知道一家被我們殺掉後，必定會設法報仇的，但他根本沒有可能殺進飛霞堡，所以屬下想出個辦法，就是公開招請幾個武功高强的人回飛霞堡出任侍衛教習之職，薛風知道這消息後，必定前來應徵，然後伺機報仇，到時我們可以逐個試探其武功，再細心觀察，就很易知道誰是薛風了。」

布清揚道：「這似乎是唯一的辦法了。」

布清雷目光透出殺氣，狠狠地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我們絕不能讓薛風生存下去！」

* * *

飛霞堡公開招聘年輕教習，消息傳出去後，反應卻異常冷淡，這其中原因是因爲飛霞堡實在聲名狼藉，絕大部份人都不屑替布宏效力，所以十多天下來，應聘的人只有寥寥四人，布宏無奈，只好一起約見這四人，希望四人當中有一人是薛風。

* * *

風和日麗，晴空萬里。

今天正是飛霞堡核試四名應聘者武功的日子。

布宏很重視這日子，他坐在屋簷下，面向大廣場，除了布宏外，屋簷下還有布清雷、布清揚、布輕雲、李雪影、林剛，還有兩名飛霞堡的總教習，這兩人一名叫王勁，年約四十歲，另一人名叫李文翔，四十多歲，兩人都是身懷上乘武功之輩，其中李文翔是布宏的妹夫，亦即李雪影的父親。

布宏把今日定爲「試武大典」。

四名應聘者已一字型的排在廣場內，離屋簷下不遠，另一邊則站立着一批侍衛。

四個都是年輕人，人人都英姿凜凜，且手握單刀，就更顯得威武了。

這四人，一人名叫鳳天成，一副放蕩不羈的樣子，一人名叫丁展鵬，樣子甚是老實，另一叫司空傑，面容有點兇相，最後一人名叫唐冷劍，一副憤世嫉俗的樣子，又彷佛城府極深，布宏對此人印象最是深刻。

氣氛極之嚴肅。

這時候，布宏忽然朗聲叫道：「試武大典開始。」

此話一出，每個人都拭目以待，想看看四人武功到底有多少份量。

王勁從座位上長身而立，然後從兵器架拿起一把單刀，便向場中走去。

原來此次試武，是由兩名總教習李文翔與王勁執行。

王勁持着單刀，威武的屹立着。

鳳天成首先由排列隊伍走了出來，走到王勁面前。

王勁以懾人的目光瞪着鳳天成，鳳天成一副不羈的樣子與他對望着。

王勁向他微一點頭。

鳳天成先禮後兵，右腳踏前一步，左腳再踏前，立了個丁字馬，右手握刀，左掌心抵在右手背上，向鳳天成行了一禮，再收禮回步，然後一聲不响地向王勁發動搶攻，王勁自然不敢怠慢，也提刀迎了上去，剎那間，兩人在廣場上刀來刀往，鬥得異常激烈。

雙方交手，雖云是比試武功，但雙方鬥得異常認眞，刀下毫不留情，這其中原因是王勁不能輸，因爲他是總教習，鳳天成日後是自己的下屬，輸給下屬，顏面何存？致於鳳天成，既然前來應聘，當然希望得到主子另眼相看，所以鬥得非常賣力。

交了近百招，明顯地王勁武功勝鳳天成一籌，王勁已佔了上風，但鳳天城鬥志卻極頑强，仍苦苦纏鬥。

布宏見鳳天成的武功只是一般，並無突出之處，但出招卻是老練純熟之極，非一般人可以抵擋，當下心中也暗暗稱讚眼前的鳳天成。

雙方雖然仍在纏鬥，其實勝負已分，而且這次比試，並非要分勝負，只是試探武功的高低，目的已達，布宏便向比試中的二人朗聲叫道：「停止！」

叫聲响起，雙雙向後退了下去，然後各自收起招式，鳳天成向王勁行了一個後輩之禮，便退了下來。

王勁也返回屋簷下的座位。

輪到李文翔上陣。

第二名應聘者丁展鵬上場。

丁展鵬禮貌週到，向李文翔行禮完畢後說聲：「請前輩賜教。」才展開進攻。

第二輪比試又展開了，雙方打得就好像第一輪一樣，都異常認眞，李文翔不相讓，丁展鵬也毫不客氣。

比鬥下去，還是李文翔武功勝一籌，接着布宏叫兩人停手，雙方才停了下來。

第三輪是司空傑對王勁！同樣的，司空傑也非王勁對手。

最後輪到唐冷劍對李文翔。

唐冷劍較令人矚目，每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李文翔不敢輕視唐冷劍。

每個人都下意識感到這兩人的較量將會是最精彩的一次。

唐冷劍走出來後，向李文翔行禮完畢，便二話不說，提刀便攻了過去，李文翔不敢怠慢，單刀接過來招，立即進行反攻，雙方一經接觸，便打得激烈無比，仿似仇人見面一樣，毫不留情。

唐冷劍的刀法有點特別，並不似一般以劈、砍爲主的剛勁刀法，而是剛中帶柔，招式中帶有槍法的打法，令布宏也難以捉摸其武功來源。

站在屋簷下的李雪影見了，雖然明知父親武功一流，唐冷劍未必能取勝，但心裡仍緊張異常，恐怕父親有一招錯失就大事不妙，但後來心想，這只是比試，就是一招錯失，唐冷劍也不會傷害父親的，所以才消除了心頭的壓力。

每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比武場中，一直沒有人留意那個身份低微的馬伕陳大志。

陳大志躲在另一角看場中的比試，看得很投入。

李雪影的目光忽然向另一邊投去，這一看，無意中看見躲在一邊的陳大志，她暗叫不妙，因爲這種場合陳大志沒有資格也不適宜出現，若被發現，挨罵也就罷了，恐怕還要受皮肉之苦，所以她很替陳大志擔心。

李雪影心地善良，她不想陳大志被發現後而挨打，待衆人不覺之際，悄悄的向陳大志行了過去。

陳大志見她走了過來，也不逃避。

李雪影行到他身邊，輕聲道：「快離開這裡，若被人發現就不好了。」

陳大志怔怔的望着她，看得有點痴了，仿似被她的嬌俏容顏吸引住一樣，李雪影被他看得有點不自然，最後羞怯得把頭垂下。

陳大志目光熾熱，忽然說道：「你很美！」

李雪影在羞怯中發出甜笑。

在一個下人面前，她不該害羞。

李雪影對陳大志總似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可是她知道陳大志只是一個身份低微的下人。

陳大志說完那話後，便離開了。

李雪影痴痴的望着他在屋角消失，她忽然覺得自己很失態，但內心卻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 * *

夜，布宏的書房已點亮了燈。

布宏居中坐在房中，布氏兄弟

坐在右首，王勁及李文翔坐在左首，林剛則站在身後。

布宏的目光仍是那麼的銳利，向衆人掃了一眼，說道：「那四個人當中，我懷疑其中一人是薛風。」

布清雷道：「薛風絕對不會錯過任何報仇的機會，所以他們其中一人是薛風並不奇怪。」

布宏望着李文翔說道：「這四個年輕人武功都很不錯，有沒有聽過他們的名字？」

李文翔道：「沒有。」

布清雷道：「既然爹懷疑他們其中一人是薛風的化名，又不知誰是薛風，倒不如四個一起殺了，豈非消除了後顧之憂。」

林剛忙道：「二少堡主此言差矣。」

布清雷道：「何以見得？」

林剛道：「若果把他們全都殺了，我們就以爲薛風已死，但若果四個都不是薛風，我們仍懵然不知，這豈非很危險？」

布清揚道：「先生說得對。」

李文翔道：「我懷疑那個唐冷劍就是薛風的化名。」

林剛道：「錯，鳳天成才大有可疑。」

衆人都「哦」了一聲的望着他。

林剛續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這是聖旨的開頭話，鳳天成即奉天承，有道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薛風替自己改了鳳天成這個名字，意即是奉天之命，完成報仇之事。」

衆人都在咀嚼林剛的話，只感到不無道理。

林剛又道：「我們不能排除四個都不是薛風的可能，也有另一個可能就是四個人都同薛風有關，他們是一起替薛天雄一家報仇而來的。但無論如何，最重要的還是先查出眞相，免得錯殺了人仍一無所知，以爲可以一了百了，若眞錯了，日後就很麻煩了。」

布清雷好似有點不耐煩，說道：「林先生，以後說話可否簡短一點，不要長篇大論？」

林剛苦笑一下道：「我只是把事情說清楚一點，讓大家更明白罷了，這是我們做幕客的職責，希望大家明白。」

布清雷不滿地道：「你當我們全都是白痴嗎？說得這麼麻煩？」

林剛道：「不是麻煩，具體來說，應該說是詳細。」

布清雷是個按耐不住的人，正想反駁，布宏截口道：「大家努力一點，看看誰的嫌疑最大，最好設法試探一下。」

* * *

清晨，又是一個新的一天的開始。

與往日一樣，布宏又在後花園與兒子輕雲勤練武功。

布宏練武比平日來得還要認眞，因爲他明白到武林中長江後浪推前浪，更何況他一點也不敢小覷薛風的存在。

薛風在布宏心中已成了一條刺，這會不會因爲他位高權勢重，到了這個地步，已有點不寒而慄了。

布宏一直很擔心薛風有一日忽然會在自己身邊出現而不自知。

布宏在二十年前創了一套刀法，名爲「飛霞刀法」，當年憑此刀法名震黑白兩道，此刀法並未傳授任何人，甚至他的兒子也不例外，因爲他不相信任何人，但現在對他來說，薛風未死，成爲一個無形的隱憂，所以他非把刀法傳給幼子布輕雲不可。

* * *

布宏與兒子練武的時間比平日加長了，因爲他要從新教布輕雲「飛霞刀法」。

布宏每次練武，都不許任何人接近練武的花園。

陳大志好似特別有冒險精神，又或者具有天生的反叛性格的，因爲他偏偏犯布宏的禁忌，每天一早一晚，他必定躲在一角，偷偷看布氏父子練武。

布宏每次練武都異常認眞和投入，一直以來，竟不知有人在偸看。因爲布宏認爲他的後花園根本無人敢踏足半步，所以消除了防範之心，也絕對想不到一個下人竟有如此膽量！

陳大志目不轉睛的看着布宏授以布輕雲的「飛霞刀法」，就好像已溶入了布氏父子之間練刀一樣。

* * *

鳳天成、司空傑、唐冷劍及丁展鵬四人正式成爲「飛霞堡」的教習，他們的工作便是向堡中的衆多侍衛授以武功。

布宏覺得這四人確有存在價值，因爲他們可以提高侍衛的武功，對付强敵，另一方面可以暗中查探到底誰是令自己寢食難安的薛風。

布氏兄弟、李文翔及王勁一直很留意這四人，他們相信，短期內薛風不會自暴身份，只會伺機報仇，但布氏兄弟深信，薛風根本沒有機會下手報仇，更何況「飛霞堡」內高手林立，所以連布宏也開始放心了。

* * *

黃昏。

陳大志在馬厩內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洗了個澡，再更換了一套衣服，便離開馬槽，他甫一踏出馬槽，便看見了李雪影正含情脈脈的望着自己。

陳大志心頭泛起一陣喜悅，一點頭，說道：「表小姐！」

李雪影神態有點靦覥道：「大志哥！」

陳大志傻笑一下道：「這地方骯髒極了，你不適宜來的。」

李雪影甜蜜一笑，神態羞怯，聲如蚊吶地道：「我想見你嘛！」

陳大志沉思片刻，說道：「我們到另一邊談談吧。」

李雪影心頭一喜，忙道：「好！」

兩人繞過馬廄，走到另一個有亭台、樓閣的花園。

四週充滿詩情畫意，的確令人陶醉。

陳大志面對嬌俏可人的李雪影，此刻心頭忽然有點沉重，仿似有無限心事一樣，他是否感到不該與她一起？還是彼此身份懸殊而自慚形穢？

李雪影陶醉在優美的景色之中，沒有留意到他的神情。

過了一會，李雪影才道：「我二表哥有沒有再欺負你？」

陳大志勉强擠出一點笑容道：「自從我把他的馬匹料理好之後，他已沒有欺負我了。」

李雪影關懷地道：「我二表哥為人很兇惡的，你可要小心，切莫得罪他。」

陳大志苦笑一下道：「以我的身份，那有資格得罪他？」

李雪影向他一笑道：「我初次見你的時候，覺得你的樣子有點傻。」

「現在呢？」

「沒有這種感覺，反而覺得你很聰明呢！」

「何以見得？」

「我聽馬廄總管說的，他說你根本不懂打理馬匹，但很快就學會了，而且比其他馬伕還進步得多呢。」

「或者我與馬有緣吧，否則也不會做個『弼馬溫』了，或者這也是上天的安排吧。」

「你信命運？」

陳大志搖搖頭。

李雪影忽然改變話題道：「飛霞堡在兩個月前請來了四個武功很好的教習，聽我爹說原來目的是查一個人的下落。」

「甚麼人？」

「查一個叫薛風的人。」

陳大志奇道：「薛風？是甚麼人？為甚麼要查他的下落？」

李雪影道：「不知道，但提起薛風，他們每個人都很緊張。」

「為甚麼？」

「他們好似想殺那個薛風似的。」

陳大志好似陷入了沉思的境界。

李雪影見了他的樣子，奇道：「大志哥，甚麼事？」

「沒有甚麼。」

李雪影又道：「你懂不懂武功？」

陳大志一笑道：「我也很想懂武功，懂武功就不用再做弼馬溫了。」

「做弼馬溫不好嗎？」

「和你的身份相比，弼馬溫就低微得多了。」

「我沒有看不起你啊！」

陳大志又在沉思。

李雪影見狀，說道：「你今天好似有很多心事。」

陳大志道：「若果有一天，你以後再見不到我，你會怎樣？」

李雪影幽幽地道：「我也不知道，我也想過可能會有這麼一天的。」

陳大志長嘆了一口氣道：「人到底會有離別的，也無需為這些事而傷感。」

然後，二人好似無言以對了。

＊　＊　＊

清晨。

陳大志就好像往日一樣，一早起來，就躡手躡足的離開馬廄的居所。

那個五十來歲，形貌有點猥瑣的馬廄總管一直在留意他的行動。

與往日一樣，陳大志乘人不覺之際，便潛入了布宏的後花園，然後躲在隱蔽處，偷窺布氏父子在練武。

今日，陳大志知道李雪影原來暗中跟着自己。

他行踪既然被李雪影知道了，只好離開後花園。

李雪影仿似很關心他，走到他面前，輕聲道：「你來後花園幹甚麼？你知道，我舅父練武的時候是不容有人在附近的。」

陳大志有點不自然，說道：「我不懂武功，但對武功很好奇，所以來看看罷了。」

李雪影道：「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是很危險的，若果被我舅父發現了你，他準會把你殺掉。」

陳大志笑道：「你舅父不會殺一個毫無反抗能力之人吧？」

李雪影似是很了解舅父布宏的性格，說道：「他會的。」

陳大志吁了口氣道：「好在他沒有發現我。」

李雪影又道：「半年前，他派了大批人把薛天雄一家殺了，當時，薛家大部份人都無還手之力，還不是全都被殺光了嗎？」

陳大志心頭忽地一跳，眼光發出强烈的仇恨光芒。

李雪影見了，問道：「你說我舅父和表哥是不是很兇殘？」

陳大志不答，反問道：「薛家好像有一個叫薛風的兒子沒有被殺，你知道嗎？」

李雪影沉重的點點頭。

陳大志又道：「你知不知道薛風的下落？」

李雪影瞪大眼睛望着他，半晌後才搖了搖頭。

陳大志面容忽然變得嚴肅起來道：「搖頭是甚麼意思？」

李雪影不答。

陳大志道：「你一定知道薛風在那裡的。」

李雪影眼光避開他，過了一會才道：「我也知道瞞不過你，因為你是聰明人。」

陳大志正色道：「你打算怎樣？」

李雪影驀地望着他，眼神有點呆滯，樣子變得楚楚可憐起來，一咬下唇，說道：「但願我一無所知，」頓了頓，又道：「希望你盡快離開飛霞堡，走得越遠越好。」說完，眼眶開始發紅，淚水仿似會隨時奪眶而出。

陳大志登時怔住了，呆望着她，心頭不期然升起一陣離別的難受。

就在陳大志與李雪影無言以對，空氣出現了片刻沉寂之際，此時，不遠處忽然傳來激烈的打鬥聲。

二人好似如夢初醒一般，知道這打鬥聲是從後花園傳來的，兩人互望了一眼，好像都生出了好奇心，陳大志首先向花園奔去。

李雪影知道後花園被布宏列為閒人禁地，見陳大志快步而去，欲想出言阻止，但已來不及，只好從後跟了上去。

二人穿過一條走廊，從走廊的屏風向花園一看，不禁為之怔住了。

原來花園之內，正有兩人在圍攻布宏與布輕雲父子，這二人一人手持一支長槍，另一人則以雙刀對付布氏父子。

這二人並非別人，那持槍的，正是唐冷劍，另外舞雙刀的就是鳳天城，只見唐、鳳二人出招極其狠辣，招招殺着攻向布宏，就好像非要取他的命不可一樣。

布宏的武功到底非比尋常，唐、鳳二人雖然聯手，但都討不了半點好處。

布輕雲年紀雖輕，武功火候不夠，但見父親被人圍攻，仍拚死助陣，但這樣無疑給布宏帶來了負累，因為布宏為了要照顧他而分神。

布宏也知道唐冷劍與鳳天成武功不夠，更加知道，當日「試武大典」中，這兩人根本沒有出盡全力，今日露的才是眞正功夫，這二人也可說是深藏不露了。

布宏為了專心對敵，一路打，一路喝令布輕雲退下，但布輕雲救父情切，沒有臨陣經驗的他，根本不知此舉會給父親帶來負累，所以仍舊死纏爛鬥。

布宏見唐、鳳二人出招越來越毒辣，恐怕拖下去情形不妙，惡鬥中，尋得空隙，看準機會，便一腳踢向布輕雲持刀的右手，布輕雲右手中此一腳，單刀應聲飛出了老遠，然後布宏再向布輕雲喝一聲：「退下！」

原來布宏見兒子不聽令於自己，便把他手中單刀踢開，布輕雲既然手無寸鐵，當然知道兇險，也就被逼退下了。

布輕雲只好站在一旁。

屏風後的陳大志與李雪影看着這一場惡鬥，呼吸也幾乎停住了，他們不明白唐冷劍與鳳天成因何向布宏下手？

布宏知道總會有這麼一天的。這時他以一敵二對抗唐、鳳兩人，已開始感到有點吃力。

後花園被布宏列為禁地，今次遇襲，想找人幫忙也難，只好一路支撐下去，此時他感到應要速戰速決了，忽然大喝一聲，使出獨門武功，刹那間，由被動變為主動，招數有如怒海狂濤一般，直撲向唐、鳳二人。

陳大志見了，脫口叫道：「飛霞刀法！」

布宏那霸道的飛霞刀法一經使出，果然氣勢懾人，唐冷劍與鳳天成接不了十招，便雙雙中招倒在地上。

布宏看着他們倒地不起，仰天大笑起來，笑聲過後，說道：「飛霞刀法果然是飛霞刀法，不枉我當年的苦心鑽研。」

唐冷劍一副不屈服的樣子道：「布宏，今日敗在你手上，我們已沒有打算活着離開，要殺要剮，任隨尊便。」

布宏一副得意的神色，說道：「我當然不會讓你們活着離開，但殺你們之前，我倒要弄清楚一件事，你們到底誰是薛天雄的兒子薛風？」

鳳天成一副不屑的樣子道：「薛風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江湖上想殺你的人並不止薛風一個。」

布宏仍是那麼得意，「你們是其中兩個？」

鳳天成恨恨的道：「你說得對，更何況薛天雄老英雄有恩於我，你把他一家殺掉，我是替薛老英雄一家報仇來的。」

布宏又發出得意的笑聲道：「事實告訴你們，我要殺人易如反掌，但任何人要殺我，好像一點也不容易。」

布輕雲踏步上前道：「爹，他們混進來當教習，原來是想殺你！」

布宏仍很得意，「這點我一早

便已估計到了。」

唐冷劍一副大無畏的樣子道：「布宏，廢話少說，動手吧。」

布宏神情惡毒地道：「你以爲我會讓你們死得痛快嗎？」說完又狂笑起來。

就在布宏發出笑聲之際，唐冷劍與鳳天成忽然雙雙彈起身，然後向布宏發動攻擊。

布宏憑着身懷「飛霞刀法」，毫不把兩人放在心上，當下從容應付。

這「飛霞刀法」使將起來，招數令人疑幻疑眞，難以捉摸，令敵方有如進入霞霧之中，而這霞霧又變幻無窮，變幻速度又飛快如電，因此這刀法名叫「飛霞」。

布宏以身懷「飛霞刀法」引以爲傲，因而把堡壘也命名爲「飛霞堡」。

且說唐冷劍與鳳天成被布宏打得落花流水，毫無招架之力，而且二人身上已多處中招，布宏見二人不敵，更加得意，邊打邊叫道：「我要把你們四肢的筋骨全都挑斷，讓你們受盡痛苦而死。」

布輕雲在旁聽了，拍手叫道：「好，應該這樣對付他們！」說得甚是惡毒。

饒是唐、鳳二人是不怕死的硬漢，但聽布宏這樣說，知他說得出口，做得出手，也不由心中吃驚，面色變青。

布宏開始使出陰毒招數，兩人正當任由宰割，暗叫不妙之際，忽然一條人影有如飛將軍從天而降，這人手中握刀，幾個起落，已掠到布宏頭上，布宏暗吃一驚，慌忙招架，這人在他頭上連攻十多刀，布宏也快速的接了十多刀。

李雪影看得瞪目結舌。

那人與布宏快捷無倫的交了十來招之後，從容的落在另一邊，然後如鐵塔般屹立着。

那人赫然是陳大志。

原來陳大志在唐、鳳二人最危急之時，拾起布輕雲的單刀，不顧一切的飛身相救。

布宏目光如炬的瞪着陳大志。

李雪影憂心忡忡的走到花園之內，目光望着陳大志，神情有點慌張。

陳大志滿眼仇恨的瞪住布宏。

布輕雲對陳大志叫道：「你這臭馬伕，你想幹甚麼？」

布宏仍目光灼灼的盯着陳大志，冷笑着道：「他不是一個臭馬伕如此簡單！」

唐冷劍與鳳天成有機會喘一口氣，陳大志的忽然出現使他們覺得奇怪。

陳大志雙眼射出仇恨的光芒望着布宏道：「我的確不是一個臭馬伕如此簡單。」

布宏道：「那你到底是誰？」

陳大志道：「你一早已對我懷疑，所以你叫李雪影接近我，目的就是查探我的眞正身份和目的！」

布宏面露殺氣，「原來你果然是薛風！」

陳大志一個個字地道：「不錯，我就是薛天雄的兒子薛風！」

唐冷劍與鳳天成立時呆住了，脫口叫道：「你是薛風？」兩人面面相覷互望着。

李雪影面露慚愧之色。

布宏面色一沉，殺氣更盛。

「你既然送上門來，我就送你和家人團聚吧！」

布輕雲也叫道：「爹，把薛風殺了吧。」

布宏目光極之銳利的瞪着薛風，他見薛風雖然只有二十來歲，但一點也不敢輕視。

薛風慘遭滅門之痛，仇恨如怒潮澎湃到了極點，但他仍很沉得住氣。

他混入「飛霞堡」當一個身份低微的馬伕，日子已有半年，半年尚可以忍受，所以他隱忍着。

李雪影眼中的薛風已不再是那個身份低微的「弼馬溫」，而是一個雄赳赳、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她祇覺得心跳得很快，因她知道薛風與布宏將會爆發出一場生死存亡的惡鬥。她呆望着薛風，神色有點凄然與無奈，這個時候，她才眞眞正正感到自己對薛風的確有一種特別的感覺，這種對一個異性的感覺是她從來沒有過的。

布宏與薛風的恩怨，李雪影希望自己是局外人。

她的確是局外人，但彷佛感到這件事已扯到自己頭上，就因爲心中對薛風有着那一種難以描述的感覺。

空氣出現不尋常的沉寂，布宏與薛風互以銳利的眼光對望着。

薛風眼光仇恨更深。

布宏眼光好似一把利劍一般，也異常冷酷。

唐冷劍與鳳天成雙雙走到薛風身旁，大有並肩作戰之勢。

布宏眼光向唐、鳳二人一掃，冷聲道：「你們到底是甚麼人？」他既已弄清了誰是薛風，因而向二人有此一問。

唐冷劍冷哼一聲道：「『赤幫』唐冷劍。」

布宏不屑一笑。「原來你就是『赤幫』幫主唐慕青的兒子。」

唐冷劍面容冰冷。「那你現在明白我爲何要殺你了？」

布宏毫不放在心上，望着鳳天成道：「你又是誰？」

鳳天成眼光透出恨意，咬牙道：「我就是『威揚鏢局』總鏢頭之子。」

布宏不但不放在心上，彷佛覺得很開心道：「原來你就是鳳浩天之子！」

鳳天成眼光仇恨加深。「三年前，你派大兒子領人闖我鏢局，殺人無數，幸而薛天雄老英雄及時出現，把你大兒子殺掉，否則我一家將難逃浩劫，而你大兒子就可以把鏢局的鏢貨全部劫去。半年前，你派次子殺了薛老英雄一家，我爲了報恩，也是報死者之仇，所以混進來飛霞堡。」

他們正在說話之際，布輕雲趁無人留意之下，悄悄的離開了花園。

李雪影一直憂心如焚的望着薛風。

布宏一副勝券在握的樣子，得意地道：「既然你們全都來齊了，那還等甚麼？」

薛風面色一沉，對唐、鳳二人道：「兩位兄台，讓薛某人單獨對付他好了。」

唐、鳳二人見他剛才露了一手，知他武功不弱，爲了尊重他，同時說聲好，便退了下去，二人的心都想着，待薛風不敵時才加以援手。

唐、鳳兩人都知道薛風對布宏的仇恨比自己更深，所以讓其快意恩仇。

薛風面色一沉，提起單刀，足尖一點，便向布宏殺了過去，布宏見他衝來，也提刀迎了上去，兩人一經碰上，便全力攻擊，雙方都非要把對方置諸死地不可，因而都使出了狠辣的招數。

李雪影的一顆心緊張得好似快要從口裡跳出來一樣，看樣子，她關心薛風比關心舅父布宏還要多。

鳳天成與唐冷劍緊盯着惡鬥中的二人，過了一會，鳳天成忽以鄙夷的目光望唐冷劍，然後不屑地道：「原來你是『赤幫』的人？」

唐冷劍本來看得入了神，忽地聽他一說，回轉頭望着他，有點無奈的點了點頭，然後嘆了口氣說道：「『赤幫』在江湖上的名聲並不太好，也難怪你瞧不起我。」

鳳天成不再說話，眼光又投向惡鬥中的布宏與薛風。

兩人鬥得異常激烈，比先前一對二不遑多讓。

薛風武功比鳳天成及唐冷劍爲高，所以布宏也應付得甚吃力，布宏知道自己年紀不輕，不敢與年輕力壯的薛風拖下去，因此再度使出「飛霞刀法」。

「飛霞刀法」一經使出，無數把刀向薛風直蓋過去，薛風見狀，叫道：「好一招『霧裡飛仙』。」說着，舞弄着單刀，全身被自己的刀影罩着，布宏向他殺上之際，立時爆出連串「叮噹」之聲，聲響直扣人心弦。

薛風使出一招乃是「飛霞刀法」的另一招，名叫「霧靄沉沉」，布宏這一招「霧裡飛仙」竟被自己的刀法破了，心頭一突，慌忙退了下來，緊盯着薛風，微吃一驚，脫口道：「霧靄沉沉？」

薛風道：「正是！」

布宏恨恨地道：「你怎會懂得飛霞刀法？」

布宏又怎麼會想得到薛風一直偷看自己傳授「飛霞刀法」給布輕雲呢？

薛風向他解釋道：「我混進飛霞堡，目的就是要學你的刀法，然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布宏咬牙道：「你太自負了，你學懂了我的刀法，以爲可以殺得了我嗎？」

薛風再不打話，赤紅着雙眼，提刀又殺了上去。

二人再度碰上，又殺得難分難解，令在旁的鳳天成與唐冷劍也看得心跳加速，李雪影更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雖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薛風摸清了布宏的武功路數，自己也知如何去化解，但薛風對飛霞刀法到底是初學乍練，怎及得布宏爐火純青，所以久鬥下來，薛風已接不住布宏的狠辣招數。

鳳天成與唐冷劍見薛風已開始難以招架，唐冷劍首先握着雙刀衝上前助陣，鳳天成也毫不考慮，亦握着長槍殺了上去。

布宏見三人一同殺了上來，喝聲「霧裡飛霞」，使出變化無窮的刀法直蓋向三人。

三人都知道這招數的狠辣，一時間只能招架防守，絲毫不敢貿然進攻。

布宏見三人被逼得毫無還手之力，氣燄更盛。

酣鬥中的薛風忽然叫道：「兩位兄台請讓路。」聲隨招至，身體有如一枝箭般，刀尖直刺向布宏。

唐、鳳兩人見狀，趕快迴避，但見薛風利刀直指布宏，布宏再度使出「霧裡飛仙」相迎，剎那間，無數刀影罩向薛風，但薛風竟然不招不架，單刀仍舊直指布宏，唐、鳳二人見他形勢兇險，不由嚇得冷汗直冒，李雪影更扭轉了臉不敢看下去。

布宏見薛風招數怪異，心中一寒，這時候，薛風身子一躍，竟然使出一招平常之極的招數，單刀向布宏下盤橫掃，這一招果然擾亂了布宏的陣腳，慌忙抽身後退。

布宏本以爲薛風會使出凌厲招數，但事實卻相反，而此時，薛風又大喝一聲跳起身來，便又殺了上去。

唐冷劍見薛風剛以一招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的招數擾亂了布宏，稍喘口氣後，由衷地道：「無招勝有招，果然是最高境界。」

布宏心裡不服，再使出「飛霞刀法」的致命招數直擊薛風，薛風忽地大喝一聲：「三人聯手」。

唐、鳳二人聽了，毫不怠慢，便飛身上前，布宏見二人從身後殺了上來，慌忙回身招架，但薛風如風般殺上，布宏暗吃一驚，身子向上一躍，避開了三人的進攻，但薛風也以第一時間向上一躍，然後二人在半空中快捷無倫的交了二三十招才雙雙躍回地上。

唐、鳳二人此時已明白薛風安排二人作爲殺着的另兩着棋子，然後來一個攻其無備，所以一擊不中，又雙雙退了下來，謀定而後動，等候着另一突擊機會。

布宏對於薛風的打法，以及安排唐、鳳兩人作突擊，當然毫不放在心上。

布宏正想發動進攻之際，此時花園入口忽然傳來鼎沸的人聲，衆人向前一望，只見有數十人湧進來，這批人爲首的正是面容冷酷無情的布清雷，其餘則有王勁、李文翔，幾名侍衛教習，幾名侍衛領班和一大批侍衛。

原來布輕雲趁無人注意之下悄悄離開花園，然後領人前來捉拿薛風及叛徒鳳天成、唐冷劍。布清雷接報後便領人匆匆趕來。

布清雷已率先衝入花園，布輕雲也不慢，同樣跟在兄長布清雷身旁，其餘人等也紛紛殺了進來。

布宏見救兵來了，更加意氣風發，薛風等人見狀，不由心中皆吃了一驚。

李雪影見了這情形，心中叫苦，因他知道薛風三人已插翅難飛。

唐冷劍見衆多高手殺了進來，也暗暗叫起苦來。

布輕雲向薛風一指，對布清雷道：「二哥，那個臭馬伕就是薛風了。」

布清雷臉上肌肉跳了跳，更顯其冷酷，他眼神惡毒的瞪住薛風。

薛風見了布清雷，想起他親自率衆殺死自己一家，平日又諸多留難，動不動就出手毆打，心中對他的恨意似比布宏還要强烈。

一衆人等殺進來後，迅即把薛風、鳳天成及唐冷劍包圍起來。

布清雷的目標放在薛風身上。

這種場面，已是無需布宏親自出手，所以他很輕鬆的退了下來，然後在一旁看着薛風等人如何被擒。

李雪影也心知薛風等人已是劫數難逃，一顆心頓時直往下沉，看樣子隨時想大哭一場。

布輕雲得意地望住薛風三人。

布清雷惡毒地瞪着三人一會，面上肌肉一抽動，立時殺氣暴現，隨即提刀向薛風殺了上去，其餘侍衛教習及領班和一大批侍衛也向唐冷劍與鳳天成衝殺過去，李文翔及王勁則好整以暇的站在一旁觀戰。

布清雷與薛風首先碰上，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雙方一經交手，隨即使出殺着，同時唐冷劍與鳳天成也和大批侍衛幹上了，迅即爆發出連串兵器碰撞聲，响徹整個後花園。

薛風被仇恨籠罩着，赤紅着雙眼與布清雷硬拚，鬥不多時，連忙使出布宏所創的「飛霞刀法」對付，想着以布宏的刀法殺其兒子，好讓布宏痛心一番。

薛風使出「飛霞刀法」雖然火候不足，一時間倒也令布清雷手足無措起來。

布宏見布清雷似難以招架，暗叫不妙，恐兒子不敵，「噗」的一聲，慌忙提刀殺向薛風。薛風見布宏殺了上來，知道更難以突圍，連忙向後翻了幾翻，避開布宏攻擊，轉頭望向唐冷劍與鳳天成，這一望，吃了一驚，只見唐、鳳二人已被打得節節後退，而且身上染滿了鮮血，顯然受傷不輕。

薛風與唐冷劍及鳳天成已聯成一氣，大家生出了敵愾同仇之心，更何況薛風先前聽鳳天成說他混進「飛霞堡」是爲自己一家報仇而來，憑這一點，薛風感到非拚死救鳳天成不可，但事實擺在眼前，自己尚且自身難保，如何相救唐、鳳二人？

薛風翻了幾翻後，甫一着地，只見布宏與布清雷父子雙雙快若閃電的殺了過來，他見狀，向上一跳，布宏撲了個空，布清雷卻如影隨形的也向上一跳，單刀直劈薛風，薛風看準機會，半空中使出一招「霞霧繚繞」，居高臨下的直攻向布清雷，布清雷接不住這一招，薛風再使出「霧裡飛仙」，一陣快刀蓋向布清雷，布清雷在慌亂中接招，但聞「颯颯」兩聲，布清雷身上連中兩刀跌在地上。

幸而布清雷武功本不弱，再加上薛風刀法不夠熟練，否則布清雷已一命嗚呼。

薛風見布清雷雖然連中兩刀，知道不能取其性命，於是乘勝追擊，便向前一撲，欲向布清雷加上兩招，但此時，布宏、李文翔及王勁見布清雷中招，三人大吃一驚，立即向薛風衝了過去，薛風見這三大高手聯手殺向自己，便放棄向布清雷追擊，同時明白到若碰上此三人，勢必性命不保，更何況唐、鳳兩人情勢越來越危急，正在暗忖着劫數難逃之際，瞥眼一看，但見布輕雲與李雪影站在另一邊，布輕雲看得入了神，李雪影則一副焦灼的樣子。

薛風見了布輕雲與李雪影，忽然靈機一觸，當下當機立斷，身子向旁一飛，避開了三大高手的圍攻，同時幾個起落，已落到布輕雲與李雪影身旁，接着以刀架着布輕雲頸項，向衝過來的布宏三人大喝一聲：「住手！」

布宏見愛子落在薛風手上，暗吃一驚，慌忙停下步來。

布輕雲雖被薛風挾持着，但卻異常頑固，他見薛風目光盯着父親，趁其不留神之際，忽地一肘頂向薛風腰部，薛風猝不及防，被此强而有力肘撞，身體登時乏力，布輕雲趁此機會發足欲逃。

薛風見布輕雲欲逃，那還了得？當下忍着痛楚，向前一躍，但要制住布輕雲已來不及，因布宏已怒氣冲天的向自己衝來。

薛風知道制不住布輕雲，情急之下，手中刀朝布輕雲背心一揮，「颯」的一聲，布輕雲登時中了重重的一刀，隨着一聲慘叫便倒下去。

薛風向布輕雲揮出一刀，並不想取其性命，因他不能死，若他死了，自己和唐、鳳二人也一樣難逃劫數。

布宏見薛風連傷兩個兒子，一時震怒，立時有如受了傷的猛獸般，雙眼似要噴出火來，直向薛風殺去。薛風先向旁一滾，見李文翔與王勁又雙雙攻來，再向旁一滾，滾到倒地的布輕雲身邊，再把布輕雲提了起來，神情可怖的瞪住布宏三人，狂叫一聲：「住手！」

布宏見愛子毫無反抗的落在他手上，頓時又吃了一驚，只好停下步來，全身已怒得震顫顫的，李文翔與王勁投鼠忌器之下，也不敢輕舉妄動，只好恨恨地瞪住薛風。

薛風又向三人叫道：「你們再走前一步，我就把這小子一刀宰了！」

三人不敢動。

布輕雲傷口痛得全身抽搐，鮮血不斷冒出，面色陣青陣白。

薛風再瞥眼一看，只見李雪影仍呆呆的站在一邊，當下抱起布輕雲，忽然向李雪影身旁快步走去。

李雪影見他快步過來，不知是喜是憂，仍呆呆站着。

薛風迅即走到李雪影身旁，接着又以刀架着李雪影，又向三人叫道：「我連這妞兒也殺了。」

李雪影不驚，她恨不得薛風拿自己當人質。

李文翔見愛女又落在他手上，大吃一驚，脫口道：「薛風，你想怎樣？」

薛風見衆侍衛仍圍攻唐冷劍與鳳天成，向布宏大叫道：「布宏，快叫所有人停手，莫傷害我的朋友！」

布宏無奈，向衆侍衛叫道：「全都停手！」

一衆侍衛聽了，紛紛退了下來，而唐、鳳二人方才有機會喘息一下，但身上已傷痕纍纍。

布宏恨恨的瞪住薛風，咬牙道：「你到底想怎樣？」

薛風恨意更深。「你放心，我目的只是想殺你和你的二兒子，今天殺不了你父子二人，日後我一定要親手手刃你們，但現在我要這小子和這妞兒保護我離開飛霞堡。」他見唐、鳳二人傷得不輕，心裡不禁發急。

這時候，受了重傷的布清雷强自撐起身，目露凶光的叫道：「爹，一將功成萬骨枯，犧牲輕雲和表妹吧，無論如何要把這三個狗雜種碎屍萬段！」

布輕雲一聽二哥這麼說，恐怕父親爲殺薛風而眞的犧牲自己，頓時嚇得面色變青，整個人呆住了。

薛風不讓布宏猶豫，利刀向布輕雲喉部一送，叫道：「叫所有人退下！」

不待布宏開口，李文翔愛女情切，急向衆侍衛叫道：「你們全都退下去！」

衆侍衛慌忙散開，不再圍住薛風，而此時唐冷劍與鳳天成也走到薛風身邊，兩人都以感激的目光望住薛風。

布宏見愛子身上鮮血不斷冒出，心中惱恨之極，怒目瞪住薛風道：「薛風，快把他放了！」

薛風道：「廢話少說！你若不想兒子流血而死，馬上替我預備一輛馬車和一些止血用的葯物。」

布宏無奈，正想答應薛風要求，但布清雷卻大叫道：「休得妄想！」說着握刀撲向薛風，唐冷劍與鳳天成見狀，搶上前攔截，其餘人等恐薛風加害布輕雲，都不敢動手。

布宏亦怕薛風對布輕雲不利，忙叫道：「清雷，快停手！」

布清雷充耳不聞，仍舊與唐、鳳二人在糾纏着。

三個人身上都受傷不輕，一經硬拚之下，震動了傷口，致令傷勢更爲惡化，其中唐冷劍與鳳天成已開始不支，因失血過多，已開始感到暈眩，但布清雷好似渾然不覺痛楚，此時他撇下唐、鳳二人，目標竟指向布輕雲，薛風見狀，知他想殺了布輕雲，便無後顧之憂，所以連忙以刀招架。

布清雷受傷太重，對薛風起不了威脅作用，他見殺布輕雲不成，目標改而攻向呆站着的李雪影。

李雪影見狀，大吃一驚，李文翔慌忙衝前架開他的刀，而布宏則從旁喝止。

布清雷欲殺李雪影，李雪影嚇

得花容失色，幸而李文翔及時營救，否則已遭毒手。

布清雷被阻，怒叫道：「為甚麼阻止我？」

李文翔神色不悅。「他是我女兒，又是你表妹，你竟忍心殺她？」

布清雷神情可怖。「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區區一個女子，你又何需如此緊張？」

李文翔被氣得說不出話來。

布宏走上前，對布清雷道：「你為了殺薛風而先殺雪影表妹，甚至連親生弟弟也要殺，你不覺這犧牲太大嗎？」

布清雷正想反唇相駁，布宏又道：「就算今天被這三個人走掉，以他們的份量，根本成不了氣候，你怕他們甚麼？」

薛風見布輕雲因流血太多而漸失知覺，恐他死去失了人質，忙叫道：「你們父子別再胡扯下去啦，快叫人預備馬車和刀傷葯讓我們離開，否則布輕雲將難逃一死。」

布宏一驚，連忙叫人預備馬車和葯物，然後薛風挾着布輕雲，唐、鳳兩人則挾着李雪影離開後花園。

薛風等人向廣場大門走去，布宏及李文翔等則亦步亦趨的跟着。

薛風見布輕雲因流血過多已暈了過去，他恐怕輕雲一死，布宏就會不顧一切的把自己及唐、鳳二人殺掉，所以他不能讓布宏知道布輕雲已暈了過去。

眾人來到廣場不久，果然有侍衛駕了馬車過來，薛風連忙抱起布輕雲登馬車，唐冷劍與鳳天成也挾着李雪影上了馬車，接着薛風接過療傷葯物，便驅車離開「飛霞堡」，臨行前向布宏表示，到了安全地方，把布輕雲傷勢治好後，自會放了布輕雲及李雪影，布宏與李文翔無奈，只好目送他們揚長而去。

脅持人質　逃出生天

眾人上得馬車後，布輕雲仍昏迷未醒，而唐冷劍與鳳天成也開始神智不清起來，薛風心下大急，但又不敢停下來替三人療傷，只好驅着馬車拚命前行。

李雪影恐怕三人因傷喪命，拿起藥物便要替三人治傷，薛風立時喝止，因她是「飛霞堡」中人，薛風對她不信任，李雪影被他一喝，只好噤若寒蟬的坐在一邊。

車行了約莫一頓飯時間，已遠離「飛霞堡」，薛風知道沒有「飛霞堡」的人跟上來，才把馬車勒停，然後替三人療傷。

薛風是個恩怨分明之人，布輕雲雖然是仇人之子，但一人做事一人當，布輕雲到底是無辜的，同時他年紀尚輕，他內心對布輕雲根本沒有仇恨，所以也很悉心照料布輕雲的傷勢。

經過治療之後，唐冷劍與鳳天成已較為好轉，而布輕雲面色也開始轉紅潤，呼吸也暢順了。

忙了一會，再加上先前一番激烈打鬥，薛風已感到疲倦，這時候坐在車廂內，因雙眼無神，再加上木無表情，令李雪影感到有點害怕。

兩人面對面的坐着，李雪影不敢正眼望他，但又忍不住不時向他偷望過去。

唐、鳳兩人閉起雙目，稍作休息。

車廂內一片沉寂，李雪影的心跳得很急，不時斜眼偷望薛風，這時候，薛風凌厲的眼光忽然向她一掃，只把她嚇了一跳，連忙把頭垂了下來。

薛風忽然恨恨的道：「你出賣我？」

李雪影登時有如受了委屈一樣，忙道：「我沒有！」

薛風仍以凌厲的眼光望住她，心中似有恨意。「一直以來，妳借故接近我，假裝喜歡我，原來妳目的只是想試探我的身份？」

李雪影嘴兒微撇。「我沒有這個意思，只是半個月前，舅父懷疑你的身份，所以叫我這樣做罷了。」

薛風板起冰冷面孔道：「後來怎樣？」

李雪影道：「我當然希望你不是薛風，我對舅父說，你根本不是薛風。」

「但最後你終於知道我的身份？」

「因為每當提起薛天雄一家被殺，你都充滿仇恨，所以我才懷疑你的身份。」

「你懷疑我的真正身份，有沒有告訴你舅父？」薛風語氣帶着質問。

李雪影一副可憐的樣子，咬咬下唇，然後道：「若果我對舅父說了，你還有命在嗎？」

薛風一想不錯，頓時無話可說，眼光也溫柔起來，彷似感到錯怪了她一樣。

李雪影仍不敢望他，心中只感到他對自己已開始友善起來。

唐冷劍忽然睜開眼，語帶歉意的對薛風道：「薛兄！真對不起，我們報仇心切，你為了救我們，致令你暴露了身份。」

薛風面無表情，只搖了搖頭。

唐冷劍不明他搖頭之意，所以在等他解釋。

薛風果然向他解釋。「以我的武功，根本殺不了布宏，而我在『飛霞堡』再逗留下去，將會很危險。」

唐冷劍道：「但你到底是我和鳳兄的救命恩人。」

鳳天成也道：「薛兄！天成這條命是你拾回來的，日後若有什麼差遣，天成自當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薛風苦笑一下道：「施恩莫望報，區區小事，又何足掛齒？」

眾人在談話間，這時候布輕雲已悠悠醒來，而且還坐直了身子，然後滿眼仇恨的瞪住薛風。

鳳天成一笑道：「布宏的藥果然很好，受這麼重的刀傷，一敷就藥到傷除。」

唐冷劍插嘴道：「布宏為了要救兒子的寶貴性命，當然會拿最好的藥物來了。」

鳳天成以不屑的眼光望了望唐冷劍，唐冷劍心頭感到有點難受。

布輕雲惡瞪薛風一會，忽然恨恨的道：「薛風，我會找你報仇的！」

唐冷劍怒道：「報什麼仇？」

布輕雲道：「他砍了我一刀，我要報一刀之仇。」

鳳天成怒道：「你爹殺人無數，你本就該死，砍你一刀你竟要報仇？」

唐冷劍執起隨身長槍，叫道：「待我一槍送你這小子歸西！」說着當胸一槍就向布輕雲刺將過去，布輕雲吃了一驚，在電光石火一刹那，薛風飛快以手格開了唐冷劍刺來的一槍。

布輕雲呆了呆。

唐冷劍詫異的望住薛風。「他父親殺你一家，你為什麼不讓我把他殺了？」

薛風道：「寃有頭、債有主，殺我一家的不是他，是他父親和二哥，我要殺就應該殺他們，我絕不會拿無辜者來償命的。」

唐冷劍有點憤怒道：「但他是你的敵人！」

薛風搖頭。「我沒有當他是敵人。」

鳳天成道：「薛兄，放虎歸山恐怕後患無窮，應該三思！」

唐冷劍道：「說得對，而且這小子還聲言要找你報仇，你怎能留他一條生路。」

鳳天成拾起雙刀，怒道：「待我一刀把這小子殺了！」說着隨即站了起身。

薛風冰冷着面孔，喝道：「坐下！」語氣充滿威嚴。

鳳天成登時呆住了，接着只好丟下雙刀，然後悻悻然的坐下。

薛風續道：「不濫殺無辜，是我薛風的原則，何況我答應布宏讓他安全回去的。」

鳳天成有點不滿。

唐冷劍做好做歹的道：「算啦，到這個時候，我們不能有半點意見分歧，應該同心一志才對。」

李雪影吁了口氣。

布輕雲也吁了口氣，但心中似是恨意未消，瞪住薛風說道：「雖然你今日不殺我，日後我仍會找你報一刀之仇。」

鳳天成又憤怒了。「你這邪魔外道的小子，你怎地如此不知好歹？」

布輕雲不屑理他。

薛風語氣平和地道：「好，做人有原則總比沒原則好得多。」

唐、鳳二人有點啼笑皆非。

薛風又對布輕雲道：「待你長大後，武功練成了，我會給機會讓你找我報仇，那時你不是報一刀之仇，而是要報父仇。」

布輕雲自負地道：「我爹和二哥、三哥都有很好武功，你殺不了他們的。」

薛風冷笑一下。

布輕雲又道：「我知你很夠義氣，我最佩服你這種人，所以日後我要找你報仇的話，一定會在光明正大之下向你挑戰，絕不會暗箭傷人。」

鳳天成怒道：「你也配說『光明正大』四個字？」

布輕雲不理他，事實上也有點怕他。

薛風對布輕雲道：「我信你！」

唐冷劍又道：「薛兄！斬草除根是句至理名言，再想清楚吧。」

鳳天成道：「對了，薛兄，對付一些邪魔外道，又何需客氣，而且也不需要講什麼江湖道義。」說時有意無意之間望望唐冷劍，而且語帶諷刺。

唐冷劍明白他弦外之音是指自己是江湖黑幫「赤幫」的人，登時感到有點不是味兒。

布輕雲面帶鄙夷神色，望了望唐、鳳二人，不屑地道：「若不是我，你們會有命離開飛霞堡嗎？現在竟然要殺我，這是什麼道理？」

唐、鳳二人當然明白，若不是薛風挾持布輕雲作人質，三人早就命喪飛霞堡內。

鳳天成心中有氣。「你親生哥哥都要殺你，若不是薛兄，你一早已死了。」

布輕雲神態倔強。「就算我被哥哥所殺，你們一樣離不開飛霞堡，而且薛風阻止我哥哥殺我，並不是想救我，他是想救自己，難道你不明白這一點？」

唐、鳳二人登時感到有點沒趣。

薛風冷聲道：「別再婆婆媽媽下去啦！」

薛風在唐、鳳二人心目中，建立了一種無形的威嚴，這兩人下意識感到，一切以薛風馬首是瞻，所

以薛風的話就是一種號令，因此二人也不再說下去。

李雪影也感到薛風確有一份威嚴。

布輕雲好像並不怕薛風，或者他知道薛風是個恩怨分明之人，同時也不會傷害自己，既然這樣，又何需害怕？

空氣出現一陣沉寂。

這時候，薛風忽然沉聲叫道：「車底下的朋友，出來吧，莫再委屈下去了！」

唐、鳳二人一愕，同聲道：「車底下有人？」

薛風叫道：「下車！」說着拿起單刀，便從車窗飛身撲了出去。

唐冷劍與鳳天成見狀，心知不妙，也各自拿着兵器，然後迅速的離開車廂。

薛風首先平穩的落在地上，唐、鳳二人也跟着走了出來。

三人甫一着地，馬車底下果然鑽出了兩個人。

唐、鳳二人見了，驚詫的道：「是你們？」

原來這兩人是丁展鵬與司空傑，兩人同樣的手握着扑刀。

鳳天成道：「布宏叫你們來殺我們？」

司空傑點點頭。

鳳天成怒道：「你們平日與我兄弟相稱，今天竟然來殺我們？」

丁展鵬正色道：「受人錢財，替人擋災，你怪得我們嗎？」

薛風冷笑一聲道：「你們高估了自己！」

丁展鵬道：「所以堡主叫我們找機會向你們施之以暗算，但可惜我們藏身在車底下瞞不過薛風的耳目。」

這時，布輕雲與李雪影也走下車來，李雪影嬌臉有憂色，布輕雲却大喜，叫道：「你們快殺這三個人，然後救我回去，那時我爹必定重重有賞。」

丁展鵬搖了搖頭。

布輕雲不解，其餘人也不解。

丁展鵬道：「丁某人一向不打無把握之仗。」

司空傑也道：「我跟他想法一樣。」

鳳天成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丁展鵬道：「既然我沒有把握殺你們，我又何必冒險！」

唐冷劍道：「你們是不忍殺我們，還是沒有把握殺我們？」

丁展鵬道：「我已說得很清楚，若我有把握殺你們的話，我們早已動手了。」

薛風道：「那你們還不滾，還待何時？」

司空傑與丁展鵬一拱手，齊說道：「後會有期！」

鳳天成道：「那你們如何向布宏交代？」

鳳天成話音甫落，司空傑與丁展鵬衣袖之內忽然各射出幾支袖箭，直向三人激射過去，同一時間，二人伸手入懷，迅速從身上掏出暗器，兩撮暗器又向三人飛了過去。

三人但見銀光暴閃，心知不妙，連忙向後翻騰避開，但暗器範圍太廣，加上距離太近，薛風與鳳天成一個閃避不及，每人身上各中了一支鋼鏢。

司空傑與丁展鵬施放暗器之同時，接着提刀向前一縱，便向三人殺了過去。

薛、鳳二人雖然身上中了暗器，但見二人殺了上來，連忙反擊，唐冷劍也不坐視，提着長槍殺過去。

司空傑忌憚的是薛風，鳳天成與唐冷劍事前已受了傷，他們並不放在眼內，所以施放暗器時，拿薛風做目標，而唐冷劍所站位置接近布輕雲，司空傑與丁展鵬放暗器時因恐傷及布輕雲，因此唐冷劍才不爲暗器所傷。

對於丁展鵬與司空傑的手段，三人大爲憤怒，三股怒火直向司空、丁二人殺過去，一時間，三人好像非要取這二人性命不可一般，打得極不要命。

丁、司空二人一輪快刀攻向三人，打了一會，兩人忽然雙雙向後退開，就好像勝負已定一樣。

布輕雲在旁見了，大叫道：「快殺了他們！」

薛風見二人忽然停下來，三人不約而同的向二人追了過去，司空傑與丁展鵬卻顯得異常輕鬆，只是在游鬥，並不正面接觸，三人向二人追了一會，薛風忽覺中暗器處的傷口產生陣陣痲痺，鳳天成同樣也有這種感覺，他暗吃一驚，叫道：「薛兄，不好，暗器有毒！」

薛風當然已察覺，更明白到不能再作劇烈搏鬥，否則加速血液運行，毒性發作更快，所以停下步來，同時叫道：「別追了！」

鳳天成也明白這道理，也停下步來。

唐冷劍知道薛、鳳二人中的暗器有毒，連忙走到二人身旁，緊張的道：「你們怎樣了，可否支持多一會？」

薛風並不打話，連忙出手封住鳳天成身上幾處要穴，同時也在自己身上點了幾個穴道，此舉是阻止毒性隨着血液運行而加速蔓延。

丁展鵬與司空傑面有得色的站在他們面前，丁展鵬道：「我不是說過嗎？堡主要我們向你們施以暗算？」

鳳天成怒得目眥皆裂。「你們好卑鄙！」

丁展鵬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說道：「你們混進飛霞堡的目的是報仇，我們進飛霞堡的目的是爲了那份優厚的薪酬，大家本來就背道而馳，現在主子有令，我們只是執行應有的職責而已，又何算卑鄙？」

布輕雲見丁展鵬一方已勝券在握，行到二人身旁，對二人道：「你們立了大功了！」

司空傑道：「少堡主，這是我們的責任罷了。」

李雪影在地上拾起一支袖箭，行到布輕雲身旁，以箭頭指着布輕雲背心，神態緊張的對丁展鵬道：「快拿解藥出來救他們，否則我一箭刺在他身上！」

丁展鵬知箭上有毒，微吃一驚，叫道：「表小姐，小心！」

布輕雲微一愕然，隨即回轉身叫道：「表姐，你造反啦？」布輕雲一回身之際，背心在李雪影手拿的箭頭一擦，登時受了箭傷，李雪影登時嚇得呆了。

丁展鵬與司空傑見布輕雲受了箭傷，亦即中了毒，也嚇了一跳。

薛風見他們呆住了，稍一回氣，叫道：「殺！」隨即掄刀向二人殺了過去，唐冷劍與鳳天成也目露殺氣的衝殺而前。

丁、司空二人見三人殺了上來，不敢怠慢，連忙迎架，一時間，又展開了激烈的惡鬥。

薛風與鳳天成都知道要速戰速決的殺了二人，然後在二人身上拿解藥，否則拖下去更不妙，所以三人出招都異常狠辣。

丁、司空二人明知不是薛風對手，何況還有唐冷劍與鳳天成，就更難以應付，所以鬥不了多少回合，兩人竟然雙雙退下陣來，接着丁展鵬說聲「走」，二人竟不顧而去，而且走得甚快。

唐冷劍見狀，叫道：「追！」便邁開大步追上前，薛風和鳳天成明知不能再作劇烈動作，所以不敢追，只有無奈的目送二人遠去，同時薛風知道唐冷劍事前受傷不輕，戰鬥力也削弱，恐怕他不是二人對手，從後叫道：「唐兄，別追啦！」

唐冷劍恨丁、司空二人手段卑劣，當然不會就此罷休，但追了不久，震動了傷口，已有力不從心之感，加上自己一人，恐怕中計，所以再不追前，只有眼巴巴的目送二人在道上消失。

薛風與鳳天成所中毒性開始蔓延，只好坐下來運氣調息，布輕雲傷口也開始痲痺，雙眼似要噴出火來的瞪住李雪影，恨恨的道：「你好狠心！」

李雪影見三人都中了毒，已是手足無措，心下大急，露出一副想哭的樣子。

唐冷劍走到二人身前道：「你們怎樣了？」

薛風有點洩氣。「恐怕命不久矣！」

李雪影吃了一驚。

布輕雲焦急的道：「這如何是好？」

唐冷劍向他白了一眼。「你根本死不足惜！」

布輕雲惡瞪住李雪影。「你害死我！」

李雪影心下大亂，顫聲道：「我不想的。」

唐冷劍忽然叫道：「大家快上車，希望趕得及回赤幫總壇。」

鳳天成一副不屑的樣子。「去赤幫總壇？」

唐冷劍點點頭。

鳳天成道：「去赤幫總壇幹什麼？」

唐冷劍道：「替你們療毒。」

鳳天成在猶豫。

布輕雲知有一線生機，忙叫道：「那還等什麼？」說完連忙走上馬車。

薛風知道鳳天成不耻唐冷劍的身份，從旁說道：「做人何必如此固執，更何況唐兄一直當你是朋友。」

性命攸關，鳳天成已無選擇餘地，只好說道：「上車吧！」

薛、鳳二人已開始乏力，唐冷劍便扶着鳳天成上車，鳳天成好不願意的接受了攙扶，李雪影本來不敢扶薛風，最後也只好硬着頭皮扶着他上車。

薛風知道李雪影是關心自己的，更明白自己之前怪錯了他。

上得馬車，唐冷劍見布輕雲已躺在車廂內，登時怒目向他喝道：「臭小子，快下車！」

布輕雲雙目無神的呆望着他，又望了望薛風，眼神仿似要薛風開口說句話一樣。

薛風道：「算啦。」

唐冷劍道：「我不想救這小子。」

薛風道：「大家都是同一命運，何必呢！」

唐冷劍無奈，唯有走到車前，正想驅馬前行，李雪影見他傷口汩汩流下鮮血，便叫他先包紮傷口，自己先充當馬伕，唐冷劍便利用以前剩餘的藥物包紮傷口，然後再驅車向赤幫總壇而去。

再說丁展鵬與司空傑，這二人並不是打算一走了之，本想着遠離衆人，再拖一會，待薛風與鳳天成毒性加深，無力再戰才施以毒手，再以解藥救布輕雲，那時唐冷劍一人已無需忌憚，再一併殺了三人，帶回少堡主回去向布宏請功，可是當他們折回之後，已是人影不見，當下只有徒呼奈何。

* * *

「赤幫」在江湖上是一個中型幫會，幫主為唐慕青，亦即唐冷劍之父，副幫主名叫楊傲遠，二人份屬師兄弟，同樣是綠林大盜出身，後來聚眾成幫，改名「赤幫」，數年前，「飛霞堡」堡主布宏開始擴張勢力，先是到處招兵買馬，繼而併吞江湖上的小型幫會歸附自己，「赤幫」是布宏吞併對象之一，但由於唐慕青與楊傲遠不甘被布宏吞併，雙方因而火拚連場，其後「赤幫」勢力由小型擴展至中型，實力加强，布宏不打無把握之仗，才暫且按兵不動，打算再俟「飛霞堡」實力進一步加强才向其餘幫會發動侵略戰，「赤幫」是布宏志在必得的對象之一。

由於「飛霞堡」與「赤幫」之間曾展開過連場激戰，雙方都死傷無數，仇恨也日益加深，一年前，「赤幫」幫主唐慕青在總壇於睡夢中遭人殺害，事後兇手被擒，還直認是布宏派來進行暗殺的，唐冷劍聞訊後，便決意為父報仇，因而混進了「飛霞堡」伺機報仇。

唐慕青被殺後，副幫主楊傲遠便出任幫主之位，而唐冷劍在幫中表面上身居要職，由於其父生前位居幫主，幫中上下均呼其做少幫主，至今幫中仍以此稱呼唐冷劍，事實上並無實際權力。

* * *

且說唐冷劍帶着薛風等人，馬不停蹄地一路向赤幫總壇而去，在趕路期間，薛風、鳳天成及布輕雲已因中毒漸深而昏迷過去，而且面呈紫醬之色，體溫已開始下降，唐冷劍已急得額上冷汗直冒，李雪影已急得流下淚來。

唐冷劍見他們尚有氣息，便驅車不停的趕路，希望能及時救回他們性命。

原來，「赤幫」與「飛霞堡」以往在作過不少激戰之中，「赤幫」不少幫眾曾中過「飛霞堡」的淬毒暗器，至令損兵折將，後來唐慕青命幫中大夫依毒性研製出數種解藥，終於成功，在其後的戰事中，救回不少幫眾性命，所以唐冷劍知道，薛風等人氣絕之前，只要能及時以解藥相救，必定可以挽回性命，同時也慶幸，今次布宏命丁展鵬與司空傑執行狙擊任務所採用的毒藥並不太劇烈，否則薛風等早已一命嗚呼了。

這樣在道上拚命的趕路，約莫過了兩個時辰光景，終於趕抵一座山下，「赤幫」總壇就在山上，當下唐冷劍命李雪影看守着傷者，自己則負傷直跑到山上，命人下山背負薛風等人上山。

* * *

楊傲遠大概四十五歲，身形高大，外表成熟穩重，眉宇間透着一股霸氣，這股霸氣也就是他的威嚴，是他藉以懾服下屬的威嚴。

楊傲遠忽聞部下報告少幫主唐冷劍返回總壇，連忙叫人通傳，然後到「威武殿」等候，下屬領命而去，接着楊傲遠來到「威武殿」。

他居中的坐在虎皮交椅上，更顯得威武，他顯得有點緊張，幫中上下都知道，他無兒無女，一直以來都視唐冷劍為兒子看待，更知道唐冷劍半年前隻身混進「飛霞堡」目的是為父報仇，今番聞說其歸來，不知結果如何，所以顯得有點緊張。

楊傲遠每次坐在「威武殿」的虎皮交椅上時，兩旁都立滿了幫眾，而且每次都很嚴肅，今次也不例外。

坐下不久，果見唐冷劍滿身披血，神情慌張的踏進「威武殿」，楊傲遠不禁詫異起來。

唐冷劍一直行到楊傲遠腳下，然後單膝跪地，作個揖道：「屬下唐冷劍拜見幫主！」

楊傲遠見他神色有異，先是眉頭一皺，然後道：「唐兄弟，你行刺布宏，任務如何？」

唐冷劍道：「回幫主，屬下並未能如期完成任務。」

楊傲遠微微一怔，「哦」了一聲，道：「那你是如何逃出飛霞堡的？」

唐冷劍道：「回幫主，此是後話，容屬下稍後再作報告，現在屬下有幾位朋友中了飛霞堡的淬毒暗器，性命危在旦夕，還望幫主先出手相救，否則來不及了。」

楊傲遠連忙向立在兩旁的幫眾望了望，然後一揮手向眾幫眾道：「你們全都出去！」

一眾人等應諾一聲，連忙離開「威武殿」。

眾人去後，唐冷劍也站了起來。

楊傲遠撤去幫主的威嚴面孔，繼而以長輩的身份與唐冷劍說話：「劍兒，你的朋友是什麼人？怎會中了布宏的淬毒暗器的？」

唐冷劍已急得直冒冷汗。「師叔，你先下命令叫人准我的朋友上山，我才向你解釋，否則來不及了。」

楊傲遠面有猶豫之色。「劍兒，你是清楚的，你的朋友是外人，師叔是不能以本幫的藥物相救的。」

「但他們是為我而受傷，更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且是布宏的大敵人！」

楊傲遠聽了，微一動容。「布宏的大敵人！」

唐冷劍點點頭。

楊傲遠稍作遲疑，然後道：「既然這樣，我先准他們上山吧。」

唐冷劍大喜，忙道：「多謝師叔！」

楊傲遠整頓一下面容，又回復其一幫之主的威嚴，向着門外朗聲叫道：「人來！」

話音一落，門外立時走進兩個小嘍囉，恭敬的道：「幫主有何差遣？」

楊傲遠道：「你們馬上叫人下山，山下有一輛馬車，車上有四個人，三男一女，其中那三個男的已昏迷了，你們馬上叫人把他們帶上山送去治療廳，叫韋大夫準備解毒藥物替他們解毒，快！」

兩名小嘍囉聽了，應聲「領命」，便分頭行事，一人召眾下山，另一人召韋大夫準備藥物，速度倒也不慢。

小嘍囉去後，楊傲遠再次問起唐冷劍中毒者到底是什麼人，唐冷劍便把薛風等人的身份及一切經過一一都說了，只是隱瞞了布輕雲的身份，因他尊重薛風，是怕楊傲遠知道布輕雲身份後會對他不利。

然後楊傲遠叫唐冷劍一起到治療廳，一併醫理傷勢。

* * *

丁展鵬、司空傑任務失敗，更令布輕雲也中了毒，當下如鬥敗了的公雞返回「飛霞堡」，布宏得到訊息，大為震怒，盛怒之餘，便把丁展鵬與司空傑處死了。

當晚，布宏召集軍師林剛、李文翔、王勁、布清雷及布清揚在書房開了個會議。

布宏心情很沉重，因為在他心目中，愛子布輕雲多半已中毒身亡了。

布宏將兒子中毒身亡的責任全都推在李文翔身上，因為從丁展鵬與司空傑口中得知兒子中毒是因李雪影倒戈相向而起，李文翔一時間倒也無話可說。

布宏知道薛風與鳳天成都中了毒，不知他們是生是死，於是下令李文翔，無論如何要把他們找到，因布宏實在對他們恨之入骨，李文翔只有唯唯答應。

布清雷為薛風所傷，也對薛風三人恨得咬牙切齒，他目露兇光，恨恨的道：「薛風、唐冷劍、鳳天成，我希望你們還未死，我要親手將你們碎屍萬段，以洩我心頭之恨。」說得極其惡毒。

王勁插嘴道：「他們三人之中，只有唐冷劍沒有中毒，他是赤幫幫主唐慕青的兒子，相信他必定已返回赤幫總壇了，只要找到唐冷劍，我們就會知道薛風、鳳天成是生是死和下落了。」

布清雷面上肌肉抽動。「我們就總動員殺上赤幫總壇吧。」

林剛忙道：「我們萬萬不能再與赤幫拚殺，這樣只有作無謂的犧牲，況且今日的赤幫已不是昔日的小幫會。」

布清雷道：「那你認為怎樣？」

林剛道：「大家都知道，赤幫前任幫主唐慕青毫不把飛霞堡放在心上，一點也不賣我們的帳，但現在的幫主楊傲遠則不同，他只求與江湖同道河水不犯井水，不樹敵是他的宗旨，所以我們向楊傲遠施壓力，務要他把唐冷劍交出來為止。」

布清雷道：「你意思是向楊傲遠恫嚇？」

林剛道：「楊傲遠但求有幫主做，相信也不敢貿然得罪飛霞堡的。」

布清雷道：「但你要知道，唐冷劍是唐慕青的兒子，亦即楊傲遠的師侄，楊傲遠會出賣師侄嗎？」

「唐慕青一生以義氣為重，你以為楊傲遠也如此講義氣嗎？你想想，楊傲遠會不會為了一個唐冷劍而和飛霞堡為敵？」

「若果楊傲遠真的以義氣為重又如何？」

「他不會，若果他會的話，到時我們才作計較未遲。」

* * *

經過「赤幫」的韋大夫治療之下，薛風、鳳天成及布輕雲三人體內的毒都清除了，韋大夫的結論就是：薛風與鳳天成幸而封住了穴道，阻止毒性蔓延，否則根本來不及醫治而喪命了，至於布輕雲，也幸而只是擦傷了少許，體內毒素不多才可以支持兩個時辰，但時間再拖下去的話，一樣來不及救活。

三人被安排同住在一間大而且舒適的房內，而李雪影則住在他們的鄰房，楊傲遠對他們倒也招呼週到。

經過兩天的藥物治療，再加休養生息，薛風身體已無礙，而布輕雲因內功底子弱，被毒素入侵體內，再加上背上吃了薛風重重一刀，傷勢仍未痊癒，因此毒素雖已清除，但身體仍很虛弱。鳳天成身受重傷亦未痊癒，但鳳天成不屑再在「赤幫」逗留下去，便嚷着要下山離開。

薛風從旁勸阻。「養好傷才下山如何？」

鳳天成道：「天成師出名門，怎能在此種地方再逗留下去，若被武林同道知道了，豈非成為別人的話柄！」

薛風道：「你打算何時下山？」

鳳天成道：「明天。」

薛風想了想道：「那你先下山吧，我再逗留三天才離開。」

「我們一起來，當然一起走，這地方有什麼值得你留戀多三天的？」

薛風道：「為了布輕雲！」

布輕雲在旁聽了，微一愕然。

鳳天成微一詫異。「為了他？」

薛風點頭道：「我答應過布宏，要把布輕雲的傷醫好才把他送回飛霞堡，但他的傷現在還未完全痊癒。」

鳳天成有點懊惱，「在情在理，你應該一刀送這小子歸西才對，你還要保他安全？」

「我說過很多次，他是無辜的。」

「你目的是要殺布宏和布清雷父子，若果你真的殺了他們，將來布輕雲就會為父兄報仇，你想過沒有？」

「沒有想過，就算日後事情是這樣發展也很正常，這世上本來就是冤冤相報。」

鳳天成被他的原則氣得無話可說，瞪眼望了望布輕雲，冷聲道：「小子，這算是你的造化。」

布輕雲回敬他一個不屑的眼神。

鳳天成不理會，回頭對薛風道：「天成已當你是朋友，這樣吧，我們約個地方，四天後再相聚，到時我們共謀一醉，如何？」

薛風點頭道：「好。」

鳳天成道：「四天後中午，我們就在清水鎮的吉祥客棧相見吧。」

「一言為定。」

* * *

楊傲遠從唐冷劍口中知道鳳天成準備於次日下山而去，薛風亦於四天要後下山。當晚由唐冷劍引領來到薛風等人的房間，跟在楊傲遠身後的，尚有「赤幫」兩大護法，亦是楊傲遠的左右手，這兩人分別為左護法上官邪，右護法莫一塵，同樣都是身形高大，武功一流之輩，看外形同樣都不像善良之人。

薛風等人在房中準備就寢之時，此時响起了拍門聲，鳳天成命布輕雲上前開門，少爺脾氣的布輕雲很不願意的把門打開，只見面前站了四個人，其中只有唐冷劍是見過的，另三個陌生人的兇惡面容不禁把他嚇了一跳。

楊傲遠望了布輕雲一眼，隨即步入房中。

薛風與鳳天成連忙站了起身。

唐冷劍向眾人介紹一番，薛風一一還禮，鳳天成不敢造次，也向楊傲遠及兩大護法分別行了初次見面之禮。

然後楊傲遠說道：「兩位既是本座的客人，不必客氣，請坐下。」

眾人都坐了下來。

楊傲遠又道：「聽劍兒說，你們快要離開了。」

薛風道：「多謝楊幫主招待。」

楊傲遠道：「相信大家都聽過赤幫與飛霞堡之間的恩怨了吧？」

薛風道：「晚輩在江湖上略有所聞。」

「既然大家和布宏都有深仇大恨，兩位年少英雄武功不弱，何不與敝幫聯成一氣，共同對抗同一敵人？」

鳳天成語氣冷淡。「閣下之意是要我們加入貴幫，成為赤幫成員之一？」

「本座正有此意。」楊傲遠道。

鳳天成接口道：「所以楊幫主不惜紓尊降貴，特別前來相見？」

「兄弟意下如何？」

鳳天成語氣決絕。「恕難從命！」

楊傲遠淡淡然處之，然後望望薛風。「薛兄弟呢？」

薛風道：「得蒙楊幫主錯愛，晚輩受寵若驚，有道是人各有志，楊幫主請收回成命吧！」

楊傲遠落落大方，一笑置之，說道：「好一句人各有志，本座決不強人所難，既然鳳兄弟明天下山，本座自會命人預備馬匹，作為代步之用。」

鳳天成冷淡地道：「不必，我還有兩條腿，也很多謝楊幫主這兩天來的招待。」

對於鳳天成的冷言冷語，楊傲遠一點也不放在心上，轉頭又對薛風道：「你何時下山？」

薛風望望身邊的布輕雲道：「待他的傷勢好一點才打算下山，這幾天還要打擾楊幫主。」

「既然如此，你們就安心多住幾天吧！」楊傲遠說完便離開了他們的房間。

* * *

次天一早，鳳天成單獨離開赤幫總壇，薛風與唐冷劍相送至山下，臨行前，鳳天成一再叮囑薛風謹記三天後於清水鎮吉祥客棧相見，到時共謀一醉，薛風表示必定準時赴會，然後鳳天成單獨步行而去，薛風與唐冷劍亦返回山上。

如是者，很快又過了三天，布輕雲傷勢大致痊癒，身體亦已康復過來，薛風雖不厭惡赤幫，但也應該離開了。

唐冷劍已視薛風為知己，決定與薛風一起闖盪江湖及再伺機殺布宏，於是與薛風一起下山而去，楊傲遠亦不阻止。

上午時分，薛風、唐冷劍、布輕雲及李雪影一行四人在楊傲遠安排下，每人騎了一匹馬便離開了赤幫總壇。

薛風打算與鳳天成會合後，再送布輕雲與李雪影回飛霞堡，日後之事，日後再作打算。

李雪影知道即將與薛風分別，內心自是萬二分不捨，本想跟隨薛風左右，無論浪跡天涯也心甘，但

秦非攀上牆頭，正想跳下，突見遠處……

在少女的矜持作祟之下，無論如何也不敢表白心事，更何況身旁還有個唐冷劍和布輕雲。

四人在道上讓馬匹不徐不疾而行，每人都各懷心事，這時候，布輕雲知道將與薛風分別，經過數天的相處，布輕雲竟感到有點不捨，但他極力在告訴自己，薛風只是父親的大敵人，不該對他存有絲毫感情，可是感情是微妙的，根本抑制不住。

這樣在道上迤邐而行，於中午時分四人已抵達清水鎮。

進入鎮上，拉着馬匹在街上行走了一會，果然看見了吉祥客棧的招牌正在迎風搖擺着。

四人向客棧而去，店中伙計見有客人光顧，連忙迎上前，接過馬匹韁繩，其中另一伙計帶着四人進入店內。

四人步入客棧，鳳天成果然已在酒樓門外等候，見了薛風大喜過望，但見了唐冷劍與布輕雲則顯得有點冷淡。

鳳天成對唐冷劍成見頗深，薛風是看得出的，但也無可奈何，而唐冷劍一直都顯得毫不介懷。

鳳天成領眾人步入酒樓，原來他一早已預備了酒菜，一俟薛風等人入座，鳳天成便叫小二把酒菜端上桌上。

眾人都感到飢餓了，酒菜陸續端上來後，各人便拿箸進食。

李雪影知道吃完這一頓之後將與薛風分別，心頭更是難受，但始終都沒有勇氣表明心事，所以食不甘味。

眾人一邊進食，鳳天成則一邊向薛風勸酒，再吃一會，各人相繼覺得頭暈目眩，且全身開始乏力，頓感不妙，薛風驚叫道：「不好，食物被下了藥！」

唐冷劍發覺已遲了，向鳳天成一瞪眼，恨恨的道：「我們被人出賣了！」

鳳天成面露委屈神色。「我沒有出賣你們！」說完全身乏力的倒了下去，其餘薛風等人也相繼倒在地上。

就在各人倒地之同時，忽然傳來數聲大笑，薛風等人循聲音望去，朦朧中只見王勁正慢慢的步進酒樓，而且神態極之愉快，跟在他身後的還有一批飛霞堡的侍衛，每個人都手拿着兵器，簡直是目中無人，這個情形只把酒樓內其餘食客都嚇得爭相奪門而逃。

薛風一行五人隨即失卻知覺。

王勁進入酒樓後，李文翔亦走了進來，跟在他身後的同樣有一批侍衛。

王勁很開心，望着李文翔道：「李兄，這回我們立了大功啦！」

李文翔沒有表情，只呆呆的看

着倒地的薛風等人。

王勁只道他關心女兒，說道：「放心吧，他們吃的只是迷藥，很快會醒轉過來的，又何必擔心令千金？」

李文翔怔怔的望着倒地的五人。

王勁向手下叫道：「把一干人綁起來，然後搬上馬車。」

手下們應諾一聲，隨即拿出早已預備好的繩索，再把薛風、唐冷劍及鳳天成的四肢綑綁着，然後把三人搬上在客棧門外的馬車。

接着那些侍衛們拿出藥物搽在李雪影與布輕雲的鼻孔處，二人吸了那股强烈的氣味後，不久便悠悠醒來。

李雪影揉了揉雙眼，只見父親和王勁及一批侍衛在眼前，頓時感到有點詫異。

布輕雲同樣感到一陣愕然。

王勁向其餘侍衛道：「你們全都出去。」

衆侍衛離開了酒樓。

布輕雲望着王勁與李文翔。

「薛風和他的朋友呢？」

王勁一副阿諛奉承的樣子道：「四少堡主，薛風、唐冷劍和鳳天成已被我們手到擒來，我們馬上帶他們回飛霞堡，等待堡主發落。」

李雪影聞說，吃了一驚。

李文翔冷眼旁觀，已知道女兒極關心薛風等人。

布輕雲聽了王勁的報告，道：「你們用迷藥？」

王勁道：「爲了不必要的死傷，我們只好備用迷藥。」

布輕雲斜睨他一眼，可有可無地道：「你們做得好！」

王勁大喜道：「多謝少堡主讚賞，還望少堡主在堡主面前美言幾句。」

布輕雲不置可否。

李文翔看看王勁露出不耻的神色，輕咳一聲說道：「此地不宜久留，走吧。」說完便首先走了出去，李雪影跟在其後。

王勁唯恐對布輕雲巴結不週，依傍着他步出客棧。

李雪影憂心如焚，見遠離了王勁，對李文翔輕聲道：「爹，求求你設法救救薛大哥和他的兩個朋友吧！」

李文翔向她瞪了一眼。

李雪影滿面哀求。「爹，你若果把他們帶回飛霞堡，舅父一定會殺死他們的。」

李文翔毫無反應。

李雪影心下大急，又道：「爹，求求你救救他們吧！」

李文翔終於開口：「救他們？如何救他們？就算救了他們，你和我都性命不保，而且這是他們咎由自取，我又跟他們非親非故，再說，捉拿他們是我的職責。」

李雪影急得幾乎想哭，正想繼續向父親作出哀求，但王勁與布輕雲已走近二人身邊，登時不敢說下去。

王勁見手下們已把薛風三人抬上了一輛馬車，覺得很滿意，朗聲道：「大家起程回去吧。」

一衆侍衛齊齊應諾一聲，紛紛各自騎上了馬，王勁與布輕雲也上了馬背，預備起程。

李文翔父女亦騎上了馬背，接着一干人等浩浩蕩蕩的起程回飛霞堡。

* * *

一隊人馬一路向飛霞堡進發，約莫走了半個時辰，馬車內的薛風三人迷藥藥力已退，三人相繼清醒過來，只見自己四肢被綑綁着倒在車廂內，他們在昏迷之前看見了王勁，當然已明白怎麼一回事了。

唐冷劍恨恨的瞪住鳳天成，眼中有怒火。「你出賣我們？」

鳳天成忙道：「我沒有。」

唐冷劍道：「你早我們三天離開赤幫，若不是你，飛霞堡的人怎會知道我們在清水鎮的吉祥客棧出現？你分明事先知會了布宏，然後在酒菜下迷藥。」

鳳天成大義凜然道：「不必多說，天成只說一句，天成沒有出賣你們，不信算了！」

唐冷劍道：「難道這事還有巧合嗎？」

鳳天成深深不忿，但不作聲。

薛風插嘴道：「也難怪唐兄懷疑你的。」

鳳天成道：「你也懷疑我？」

薛風道：「我相信你不會出賣我們。」

鳳天成頓感心頭舒服了一點。

* * *

一行人繼續前進。

李文翔與王勁並排走在前頭，過了一會，李文翔扭頭對王勁道：「他們的藥力過了沒有？」

王勁道：「他們該醒過來了。」

李文翔道：「我去看看他們。」

王勁一點頭，隨即命大隊停下來，衆侍衛紛紛把馬匹勒停。

李文翔跳下了馬，然後向唯一的一輛馬車走去。

當他來到馬車旁時，朗聲對衆人道：「大家繼續趕路，我要審問敵人。」

大隊聽了號令，便繼續浩浩蕩蕩的向前行進，李文翔掀起了馬車的帷帳便鑽進了馬車廂，馬車隨即開行。

薛風三人見李文翔鑽進車廂，都以敵視眼光望着他。

唐冷劍冷哼一聲，怒道：「姓李的，今天我們栽在你手上，要殺要剮任隨尊便！」

李文翔冷笑一聲：「我還沒有這個資格！」

鳳天成怒道：「那你想怎樣？」

李文翔淡淡地道：「來看看你們。」

薛風也淡淡地道：「一切都好像成了定數，有什麼好看的？」

李文翔道：「你們一定很奇怪，你們的行踪怎會被我們掌握着，落了個一網成擒？」

唐冷劍惡瞪着鳳天成，似是在指他出賣自己。

薛風道：「布宏廣佈線眼，所以洞悉了我們的行踪？」

李文翔道：「你不覺得此事一早已作好了安排嗎？」

薛風道：「對，只有事前得到消息，你們才能作出安排，那是說，我們被人出賣了。」

鳳天成忙道：「誰出賣我們？」

李文翔一個個字道：「楊傲遠！」

三人頓感詫異。

唐冷劍忙道：「你胡說！」

「我沒有胡說，是楊傲遠寫信給布宏說你們今天午時會在吉祥客棧會合的。」

鳳天成道：「所以你們事先在酒菜下了迷藥？」

李文翔點頭。

唐冷劍一副不相信的神情。

「師叔怎會出賣我們？」

李文翔淡淡的道：「因爲楊傲遠不想開罪布宏，出賣你們也可以討好布宏。」

唐冷劍道：「若果他要出賣我們，大可以把我們殺掉，然後告訴布宏的。」

李文翔道：「你難道不知道活口總好過死屍嗎？」

唐冷劍好似仍不肯相信這個消息。

薛風道：「你爲什麼告訴我們？」

李文翔道：「我本來沒有必要告訴你們，但我知你們都是義氣兒女，我不想你們互相猜忌，所以把眞相對你們說了。」

薛風苦笑一下道：「不錯，這總好過死得不明不白。」

鳳天成証實自己清白，掉轉不耻的神色望着唐冷劍，白了他一眼後，說道：「人也快死了，知道了又怎樣？」

李文翔忽然拔出隨身配刀，怔怔的看着刀鋒，然後說道：「這刀很鋒利。」

唐冷劍道：「要殺就殺，無謂多說。」說着挺起了胸膛，大有任由宰割之態。

李文翔仍望着刀鋒，又道：「我不是說過嗎，我沒有資格殺你們，你們三條命是布宏的。」

鳳天成見他握刀在手，不明其意，說道：「那你想怎樣？」

李文翔手中利刀忽然向三人一揮，刀鋒過後，隨即歸刀還鞘，然後若無其事的坐着。

三人但見銀光一閃，端的快若閃電，但隨即見他收刀回鞘，頓感愕然起來。

三人在愕然之際，綑綁着四肢的繩索忽然斷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跌了下來。

李文翔以閃電的手法揮刀割斷了他們四肢的繩索。

三人得到解脫，回復自由，不由呆呆的望住李文翔。

李文翔正色道：「先把王勁殺了，其餘人好對付。」

三人更加愕然。

李文翔鄭重地道：「一切行動要快，因爲布清雷在一里外的竹林等候大隊回歸，他恨不得把你們立時就地正法。」

薛風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爲了正義。」

「但你背叛了布宏。」

「別多說，事後帶雪影遠走高飛，以後別再想着找布宏報仇，因爲你根本沒有機會。」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何況一家？」

「爲雪影着想，從此退出江湖。」

「退出江湖？」

「記住，獵犬終須山中喪，將軍難免陣上亡，退出江湖過些平淡的日子吧！」

唐冷劍插嘴道：「就算退出江湖，也要先把布宏殺掉才是！」

鳳天成也道：「說得對！」

李文翔再也不勸下去，只向薛風道：「記住，雪影是很喜歡你的。」

薛風由衷地點了點頭。

李文翔一副慈父模樣。「莫辜負她。」

薛風又點了點頭。

唐冷劍打趣地道：「薛兄，還不叫聲泰山大人？」

薛風有點不好意思。

李文翔嚴肅地道：「準備行動，除了王勁之外，那些侍衛的武功也不弱，千萬別輕敵，我先出去，待會我把兵器抛進來之後，你們就馬上殺出去。」

李文翔說完，便跳下了馬車，然後大聲向隊伍叫道：「停！」

隊伍全都停了下來。

王勁很遠見李文翔截停了隊伍，心下奇怪，叫道：「李兄，什麼事？」

李文翔向他招手，意即叫他過來。

王勁眉頭一皺，便策馬向他踱了過去，李文翔神色凝重的望着他

，而且右手緊緊地握着刀柄。

王勁在他面前勒停了馬。「是不是出了什麼亂子？」

李文翔二話不說，「錚」的一聲拔出配刀，縱身一跳，手中握刀直向坐在馬背上的王勁殺過去，王勁見狀，不慌不忙，熊腰向後一拗，身子從馬尾處安然着地，但李文翔也不慢，握刀追了上去，王勁急忙中來不及拔刀相迎，只好在地上滾了數滾才避開攻擊。

其餘侍衛見狀，全都呆住了，李雪影見父親此舉，也吃了一驚，但隨即明白父親此舉是營救薛風等人，頓時顯得又喜又憂起來。

布輕雲見狀，大叫道：「李總，你瘋啦，快停手！」

李文翔充耳不聞，仍舊向王勁追擊，王勁被攻了個措手不及，一時間只有左右騰挪閃避的份兒，毫無還手之力，情形相當狼狽。

薛風三人在車廂向外望了出去，鳳天成一時衝動，便想衝出車廂，薛風忙把他拉住。「別衝動，免壞了大事。」

鳳天成道：「李總一時間看來殺不了王勁的，還不幫忙，更待何時？」

薛風道：「那些侍衛沒有王勁或李總的命令是不會出手的，若果我們加入，那些侍衛就會出手，到時就更難應付，何況我們手無寸鐵！」

王勁被猛攻一輪後，身上已然掛彩，尚幸所傷不大，這時他稍一喘息，連忙拔刀迎向李文翔，於是雙方便正面激鬥起來。

李雪影看得張大了口。

布輕雲見李文翔全無停手之意，面色一寒，向其餘侍衛下令道：「李總造反啦，大伙兒給我把他擒下來。」

王勁的十五名直系部下連忙握刀衛殺上去，而李文翔的十五名直系部下一時間只是面面相覷，不知是否加入戰圈。

李文翔見侍衛們殺將上來，忽然撇下王勁，幾個起落，掠到自己部下們身旁，然後以閃電般的速度奪去其中三名手下的手中單刀，再把三柄刀向着馬車使勁一擲，那三把刀便橫飛入馬車車廂內。

薛風三人在車廂內，見三把刀飛了進來，各自拾起一把刀，便飛身撲出車廂，隨即加入戰圈。

薛風三人迎向那十五名侍衛，李文翔再度纏上了王勁，一時間，雙方喊殺連天，打得異常激烈。

薛風、鳳天成及唐冷劍三人武功不弱，十五名侍衛武功與他們的武功相差甚遠，不消一會，已相繼有六名侍衛死在三人刀下。

布輕雲恨得咬牙切齒，向李文翔的十五名部下命令道：「你們為什麼不動手？是不是也造反啦？」

那些侍衛們平日對李文翔都心悅誠服，他們怎忍心傷害頭兒？是以一時間仍無人聽取布輕雲的號令，其中一人向布輕雲道：「少堡主，我們是直接受李總指揮的，除了李總之外，只有堡主才有權命令我們。」

布輕雲一時說不出話來，只好截停混戰中其中一名侍衛，忙道：「你馬上去竹林叫我二哥來增援，快！」

那侍衛領命，迅即跳上馬背，然後策馬向一里外的竹林而去。

李文翔見布輕雲命人召衆來增援，知道布清雷領着一班兇悍部下在竹林等候大隊會合，更知道布清雷為人心狠手辣，若果他領人前來，將會更難應付，激鬥中向薛風三人叫道：「薛風，你們快走，布清雷就殺到啦！」

三人怎會撇下李文翔置之不理，所以毫無逃走之意，仍不斷的與剩下來的九名侍衛激鬥，而那九名侍衛武功較高，薛風三人要殺他們也要下一番功夫。

李文翔與王勁武功不相伯仲，鬥了個旗鼓相當，也份外激烈，李文翔知道布清雷即將殺到，見薛風三人仍無意離去，又叫道：「薛風，快帶雪影走，否則來不及了。」

薛、唐、鳳三人為了能及時離開，三人都生出了速戰速決之心，但九名侍衛鬥志極之頑强，雖然已受了傷，仍死纏不退，薛風知道不能再拖下去，酣鬥中，忽然大喝一聲，身子一躍而起，只見他握刀從天而降，迅即殺向侍衛們，原來他使出了「飛霞刀法」的「霧裡飛仙」，這一招使將出來，侍衛們果然抵擋不住，登時陣腳大亂，唐冷劍與鳳天成見狀，趁機瘋狂殺上，侍衛們陣腳仍未定，登時被殺了個措手不及，其中四人應聲倒地。

薛風見殺了四人，其餘五人亦受了傷，便撇下侍衛們，讓唐、鳳二人應付，自己則飛身加入李文翔對付王勁。

王勁見薛風加入，暗自叫苦之際，忽聞遠處傳來馬嘶之聲，循聲望去，只見遠方大隊人馬捲着塵埃奔了過來，他知道布清雷領人殺到，登時放下了心頭大石。

李文翔見狀，大吃一驚，激鬥中大叫道：「布清雷來啦，快走。」

衆人都知道好漢不吃眼前虧，不約而同撇下對手，轉身便逃。

薛風與鳳天成已飛身躍上馬背。唐冷劍亦想抽身而退，但卻被五名侍衛苦纏着脫不了身，同樣李文翔亦被王勁纏着脫不了身。

薛、鳳二人騎上馬背之後，並不知李文翔與唐冷劍仍被困，甫一上馬，薛風便向李雪影叫道：

「走！」接着策馬而去，而李文翔的十五名手下明白到今番明顯是背叛了布宏，也不敢再作逗留，連忙跟着薛風策馬而去。

十八乘人馬同一時間邁開四蹄向前飛奔，所以薛風與鳳天成根本不察覺李文翔與唐冷劍來不及逃走。

薛風知道布清雷的隊伍少說也有二十三人，而且每個都是兇悍之徒，為了恐防被追及，所以只顧一股腦兒的向前跑。

布清雷聞說李文翔與部下為救薛風等人而叛變，當眞怒不可遏，當率衆趕到時，現場只留下李文翔與唐冷劍，薛風與鳳天成及十五名叛變侍衛已遠去，當下留幾名好手與王勁對付李文翔和唐冷劍，還聲言要活口，自己則領衆騎從後追殺薛風等人。

饒是布清雷率衆快馬加鞭，但薛風一衆早已遠去了，只恨得牙癢癢的目送衆人漸漸消失，最後唯有折回頭，那時李文翔與唐冷劍已敵不過一班高手，雙雙被活捉擒了下來，布清雷怒極，命人把李、唐二人帶回飛霞堡。

* * *

薛風安全的擺脫布清雷的大隊人馬追殺後，一衆人等來到一個樹林邊方才停下，那時衆人才知道李文翔與唐冷劍竟不在隊伍之中，此時大家方知道李、唐二人來不及逃走，衆人大吃一驚，李雪影知道背叛布宏的下場，父親生死未卜，不禁失聲痛哭起來。

薛風從旁安慰李雪影，但她想起父親的安危，說什麼也停不了哭泣。

十五名侍衛知道頭兒就算不死，也已落在布清雷手上，因此人人都沒精打彩的呆坐在地上。

每個人都心情沉重，默不作聲，只聞李雪影不停的飲泣聲。

鳳天成本來一直都不恥唐冷劍的身份，但現在唐冷劍處境不明，生死難料，不由對唐冷劍極度關心起來，一顆心甚是不安。

空氣沉寂了一會，此時，一名侍衛忽然站起身對衆人道：「布清雷未必會馬上殺李頭兒的，他可能只是被捉回飛霞堡，我們不如先打探一下，然後把他設法救出來吧。」

衆侍衛都轟然叫好。

薛風對那發言的侍衛一拱手道：「在下薛風，兄台高姓大名？」

那個三十來歲，滿面正氣的侍衛道：「在下歐陽值，乃李總直系部下，職位侍衛長。」

另一個也是三十來歲的侍衛也自我介紹。「在下呂長雄，職位副侍衛長。」

其餘的都是一般侍衛，亦向薛風和鳳天成一一自我介紹。

薛風向衆人一一還禮完畢，一副歉疚神色，說道：「為了小弟，令各位成為飛霞堡的叛徒，小弟感到過意不去。」

歐陽值一臉正氣。「薛兄弟說那裡話來了，李總大概不想助紂為虐，我們只是追隨李總而已。」

薛風黯然道：「但我害了李總。」

呂長雄道：「現在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還是先打探李總和唐兄弟的生死，再謀求營救之道吧。」

一侍衛插嘴道：「李總對我們如兄弟般看待，我們都對他尊敬有加，現在他有難，就算赴湯蹈火也要把他救出來。」

衆人又轟然叫好。

李雪影聽了這些話，內心感到舒服了一點，同時也感到，父親未必已被布清雷殺了，因為大家到底有點親戚關係。

歐陽值道：「我們找個人設法潛入飛霞堡先作打聽。」

薛風道：「這樣做豈非很危險？」

歐陽值道：「找個不顯眼的無名小卒，就沒有人留意，行事也較方便。」

薛風道：「李總的直系部下有多少人？」

歐陽值道：「二百四十人。」

薛風道：「布宏一時間未必知道誰人參加了今次行動，所以派個不顯眼的無名小卒也是上策。」

歐陽值望着侍衛們，向其中一人道：「秦非，這個任務交由你去辦吧。」

那個大概只有二十歲，外表乖巧的秦非忙站直身子，一副義不容辭之色，應道：「是，為了李總，屬下萬死不辭。」

薛風眼神有點疑惑。「你如何行事？」

歐陽值道：「薛兄弟放心，他是個鬼靈精，他準不會令人失望。」

薛風一點頭，既然歐陽值對他充滿信心，當然有其過人之處，當下對秦非道：「一切小心為上。」

歐陽值也道：「布宏可能已掌握了我們的名單，行動一切要小心。」

秦非道：「知道了。」

* * *

當晚入夜之後，秦非單人匹馬向飛霞堡而去，他隨身攜帶的，只是一細帶有鐵鈎的繩索。

馬匹在道上奔馳了約莫一個時辰，便抵達飛霞堡附近，為了掩人耳目，他跳下了馬，然後把馬匹拴在遠處的叢林裡，便徒步向飛霞堡而去。

過了一頓飯時間，走到城樓之下，抬頭向上一望，只見城樓上有數名侍衛在把守着。

秦非繞過山後，來到另一邊圍牆，他知道牆內是馬房所在地，平日夜間甚少人涉足其間，所以打算從此潛進去，當下拿出帶有鐵鈎的繩索，看準牆頭，便使勁把鐵鈎甩上牆頭，鐵鈎「噗」的一聲緊緊鈎着牆頭，秦非沿着繩索敏捷而快速的爬上去。

他很快爬上牆頂，正想跳下去之際，忽見地上有十數人向另一邊走了過來，而且每人都手持單刀，他見了這個情形，微吃一驚，連忙匍伏在牆頂不敢動彈，然後靜觀其變。

那十多名侍衛走到馬房附近，亦即秦非藏身之牆下，並不立時離開，每個人都很謹慎的在作來回踱步，而且不時左張右望，更不時向二十多尺高的牆頂望上去，幸而這堵牆有尺來闊，足夠秦非躺下作爲藏身之用，否則早被發覺，秦非只好動也不動的伏在牆頂。

那些侍衛仍在作來回踱步，似乎並非路經此地，而且好似沒有離開的打算，秦非見此情形，當即明白布宏爲防薛風等人營救李文翔和唐冷劍而加强了戒備。

秦非幾乎可以肯定李文翔和唐冷劍並未被布宏所殺，否則布宏也不用命人把守各處，而且顯得很重視。

秦非見侍衛們似乎要一直守下去，這一來可就進退兩難了。

大概過了一炷香時間，秦非正思量要不要悄悄離開，但又不甘心空手而回之際，此時，忽見一侍衛走了過來，對守衛們道：「各位弟兄，二少堡主有令，大家無需站崗，可以全都回去睡覺了。」

一守衛奇道：「堡主不是命令我們防止薛風領人前來救李文翔和唐冷劍嗎？」

那侍衛道：「二少堡主和堡主商量過，就是要讓薛風那班人進入飛霞堡救李文翔和唐冷劍，所以撤去所有防守，等他們潛進來之後，就將他們一網成擒。」

那守衛道：「二少堡主果然頭腦精明。」

秦非心道：「布淸雷果然陰險毒辣。」

十多名守衛得到命令，便離開了，牆頂上的秦非見機不可失，連忙沿着繩索進入堡內，然後快步跟上撤走的守衛們，再混進他們的隊伍之中，果然沒有人發現他是插進來的。

十多名守衛一邊走一邊談天說地，不久各人走向值班房，秦非由於並不隸屬這一組人，恐怕露出馬腳，便悄悄向另一邊走去，其餘的人都沒有留意，所以他很順利的離開了隊伍。

對於飛霞堡，他幾乎每一寸土地都很熟悉，他知道該走那一條路。

時值深夜，到處顯得靜悄悄的，四週不見人影，他幾乎可以肯定，這是布淸雷佈下的局。

他一直向西座而行，不久來到一座樓房，躡足進入走廊，只見走廊入口處有一個牌匾，牌匾上寫着「李系值班房」，李即李文翔，原來這是李文翔直系部下的值班房，部下們都居於這一系列房舍，當中有一個很大的廳堂，入口處寫着「議事堂」三個字，這裡就是李文翔的總指揮部。

秦非躡足行到一間房門前，左右張望了一會，見並無任何人，便謹慎的在門上敲了敲門，房內的人聽了，問道：「誰？」

秦非輕聲道：「我是秦非。」

房內的人登時靜寂下來，秦非的心跳得很快，額上也滲出了汗珠。

秦非又輕聲道：「大哥，快開門。」

房內的人似是在猶豫，過了一會，門打開了，開門的人是個廿多歲的青年，樣貌與秦非竟有幾分相似，原來他是秦非的兄長秦强，是飛霞堡的侍衛長。

秦强見了秦非，神色凝重，連忙一手把他拉進房內，接着慌忙關上了門。

秦非向內一望，只見房內共有七個人，每個神色都那麼凝重的望着他。

原來這間房一共住了八個人，秦强是其中一份子。

秦非甫一進房，便向其餘七人道：「各位好兄弟，大家都知道頭兒發生什麼事了！」

秦强很關心他。「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很危險？」

秦非向其餘人道：「我知道，但我希望各位好兄弟不會出賣我。」

其中一人道：「我們都是好兄弟，我們絕不會出賣你的。」

其餘人等都附和起來，各人都一致表示不會出賣他。

秦强語帶責備。「你爲什麼背叛堡主？」

秦非道：「我們十五個人都不想背叛堡主的，但要我們聯合對付頭兒，我們怎樣也做不到，就這樣我們也背上了背叛堡主的罪名！」

秦强似是了解這一點，又道：「你回來幹什麼？」

秦非道：「打探頭兒的處境，我想知道頭兒現在怎樣了，是不是被布淸雷殺了？」

「頭兒還未死，他和那個姓唐的被囚禁在密室內，但看來他們只有死路一條。」

「堡主只是把他們囚禁，沒有殺他們？」

「堡主暫時不會殺他們的。」

「他會這麼仁慈？」

「他要引薛風和歐陽值來救頭兒和姓唐的。」

秦非語氣堅決。「我們無論如何要把頭兒救出來！」

其中一人滿腔熱誠地道：「我們當然不想頭兒被堡主所殺，但要救他談何容易！」

秦非道：「其他的正副侍衛長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

秦强道：「頭兒背叛堡主傳遍了整個飛霞堡，我們這一系人馬人人自危，恐怕受到牽連，那些侍衛長還敢說半句話嗎？」

秦非道：「這樣好極！」

秦强皺眉道：「這是甚麼意思？」

「既然人人自危，又恐怕受到牽連，爲了明哲保身，何不暗中造反？」

秦强吃了一驚。「你瘋啦？」

秦非道：「我沒有瘋，堡主疑心大，就連自創的獨門武功『飛霞刀法』也不敢傳授給親生兒子就可見一斑；另外布淸雷心狠手辣，城府又深，大家是知道的，他知道李系人馬對頭兒都心悅誠服，現在頭兒背叛飛霞堡，布淸雷準會懷疑我們二百四十人會造反，他遲早會做出剷除異己的行動，與其坐以待斃，何不先下手爲强，反他一反？」

眾人都明白他口中之意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李文翔既生異心，布宏難免懷疑其部下也會有異心，所以眾人聽了秦非之言都面面相覷。

秦强沉思片刻，說道：「號召兩百多人造反，誰有這個本領，又有誰有膽量走第一步？」

眾人都無言相對。

寂靜中忽聞房外有人應道：「我有這個本領，也有膽量走第一步。」

眾人聽了，立時面色變青起來，全都嚇得呆住了，因爲他們認得這是誰的聲音。

就在眾人發呆之際，房門的門忽然「啪」的一聲被震斷了，接着兩扇門一彈而開，眾人向門外一望，只見布宏的第三兒子布淸揚就站在門外，原來他以雙掌震斷了門門。

眾人知道在房內說的話全被布淸揚聽到了，想起句句是大逆不道之言，又見布淸揚已站在面前，所以人人都嚇得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

布淸揚一面友善神色，面上掛着親切的笑容，與乃兄布淸雷的冷酷無情簡直有天壤之別。

布淸揚見他們害怕，笑容更可親起來。「各位不必驚慌！」

眾人不驚才怪。

布淸揚把門關上，面上還是掛着一副親切的笑容，又道：「大家坐下來共謀大事吧！」

秦强連忙跪下，顫聲道：「三少堡主！我弟弟年少無知，胡亂說話，請三少堡主多多原諒！」

布淸揚忙把他扶了起來，說道：「令弟年紀輕輕，但頭腦精明，是個辦大事的人，又豈是年少無知？」

秦强一時間不知他話中之意，秦非也開始擔憂起來。

布淸揚在一張櫈子坐了下來，還是滿臉友善的道：「李總爲救薛風而背叛飛霞堡，我很明白你們現在的心情。」向秦非一指，續道：「正如這位小兄弟所言，與其坐以待斃，何不先下手爲强！」

眾人不知他說的是否眞話，所以都靜寂無聲的不敢答話。

布淸揚又道：「我支持你們造反，我還要做你們的領導人！」

眾人都愕然起來。

秦非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布淸揚道：「你也要造反？」

布淸揚點點頭。

秦非道：「你要反你爹？」

布淸揚又點點頭。

秦非又道：「你爲甚麼這樣做？」

布淸揚語氣很認眞。「嚴格來說，應該是反我二哥，表面上我爹是堡主，但我二哥的權力已越來越大，他遲早是本堡的主人，若果他做上了堡主，那時就是武林浩劫了，現在趁他的勢力還未全面擴張之前，把他弄垮是時候了！」

眾人都知道布淸揚爲人正直善良，與布淸雷的殘暴簡直是兩回事，所以已開始相信他。

秦非又道：「反了你二哥後，由你做堡主？」

布淸揚搖搖頭。

秦非道：「搖頭是甚麼意思？」

「近十年來，飛霞堡在江湖上聲名狼藉，我爹和二哥更是殺人無數，我要毀滅飛霞堡，令飛霞堡從此在世上消失。」

秦非道：「若果要對付飛霞堡，我們就要和薛風、鳳天成和唐冷劍一道，但他們三個要殺你爹，你也不阻止？」

「爲了正義，大義滅親又何妨！」

「你幾時開始有這個念頭？」

布淸揚嘆了口氣道：「李文翔背叛飛霞堡開始，後來又見本來被薛風挾持的四弟布輕雲平安歸來，其實薛風大可以殺了我四弟，但他沒有這樣做，薛風是一個重信義，李文翔可以爲正義的薛風背叛飛霞

堡，我爲甚麼不可以爲正義做些事？」

秦非道：「你說得對，若果二少堡主當上了堡主，不知還要塗炭多少生靈？」

布清揚道：「這幾年來，我二哥領人侵佔了十多個江湖小幫會，勢力開始坐大，只要他把這些小幫會再統一起來，然後再侵佔其餘大小幫會，那時武林將會永無寧日。」

秦强道：「既然三少堡主胸懷大志，我們必定追隨！」

其餘人等都附和起來。

秦非道：「現在飛霞堡的勢力內外加在一起共有一二千人，就算本系人馬肯追隨三少堡主，我們也只有兩百多人，如何對付？」

布清揚道：「我已有了計劃！」

「甚麼計劃？」

「薛風暗中偷學了我爹的飛霞刀法，我要薛風把這刀法傳授給我們兩百多人，到時人人都把刀法練熟了，實在就遠勝一二千人。」

秦非道：「果然好計！」

秦强道：「頭兒的事怎樣？」

布清揚道：「李總和唐冷劍我會設法放他們出去！」

秦强道：「我們堅決追隨三少堡主！」

布清揚望着秦非道：「你先離開飛霞堡，然後把情形告知薛風和歐陽值，明天開始，我會聯絡李系的正副侍衛長，共謀大事！」

一侍衛插嘴道：「有道是蛇無頭不行，要瓦解飛霞堡，何不乾脆把堡主和二少堡主殺了，那時三少堡主要怎樣就怎樣了！」

布清揚道：「要殺大人物，那有如此容易？」

秦非道：「不錯，就算刺殺成功，一樣逃不了，何況我們根本沒有機會下手。」

布清揚道：「我二哥極不信任我，他一直都懷疑我會害他。」

秦非道：「他爲甚麼會有這個疑心？」

「他懷疑我會對他不利，搶去他日後堡主之寶座。」

秦强道：「這種人通常疑心都較重的，有甚麼稀奇？」

布清揚道：「所以我一直都是二哥的眼中之釘，若果我仍逗留在飛霞堡，遲早會被他無聲無息的殺掉，那時他就除了後患，以後就沒有人和他爭奪堡主的寶座了。」

秦非接口道：「那時布清雷就會更加狂妄自大，更加兇殘了！」

眾人商量已定，當下秦非再潛離飛霞堡。

互相利用　不能合作

秦非由來路折回薛風等人的聚集地，把情形告知了眾人，各人聽了，都一致同意把飛霞堡消滅，以免日後遺禍武林。

薛風知道布宏必定加派人手到處追殺歐陽值等叛徒，於是建議找個隱蔽山頭作爲大本營，眾人都表示同意，當晚便乘夜離開該樹林，在距離飛霞堡約五十里外的地方找到一個山谷作爲營地。

一眾人等停頓下來後，在山谷過了一晚，次日派人購買了一些日常用品和一些營帳，就在山谷中安頓下來。

眾人都同心一致爲正義而消滅飛霞堡，薛風替這計劃起了個代號爲「滅霞計劃」，又把山谷改名爲「滅霞山谷」。

一切都安頓下來了，薛風開始向眾人傳授「飛霞刀法」。

薛風知道秦非是個聰明人，於是指派他作爲與布清揚的聯絡人。

* * *

秦非接了薛風命令，又乘夜潛進飛霞堡向布清揚傳遞訊息。

當晚，秦非又混入了秦强等人的睡房，秦强見了他，便叫人把布清揚召來。

不久布清揚進入房間，他一見了秦非，顯得異常關心。「若無必要，你不要再進入飛霞堡，這樣是很危險的。」

秦非好似毫不在乎。「三少堡主！你聯絡好其他人沒有？」

布清揚一點頭。「李系人馬都知道處境不妙，大家都明白，若想生存下去，就只有造反一途。」

秦强道：「現在薛風已向其餘兄弟傳授飛霞刀法，但我們仍在飛霞堡，薛風如何把刀法傳給我們？」

秦非道：「薛風打算向我們個別教授，只要我把整套刀法學會了，再潛入來教給大家。」

布清揚道：「你不能再潛進來，這樣非但很危險，也破壞了我們的計劃！」

秦非道：「若不是這樣，我們如何保持聯絡，你們又如何學習飛霞刀法？」

「這兩晚在我二哥的刻意安排之下你才有機會混進來，日後我恐怕你再沒有這個機會了，即使你可以進來，相信也沒有命離開！」

「沒有命離開？」秦非忽然若有所思的說出這句話，然後又彷似沉思得出了神一樣。

布清揚見了他的樣子，皺眉道：「你在想甚麼？」

秦非好似靈機一觸般，叫道：「我有辦法了！」

眾人不約而同道：「甚麼辦法？」

秦非便當眾說出了自己想出來的辦法，眾人聽了，都吃了一驚，

布清揚忙道：「這怎麼可以？」

秦非道：「爲了挽救武林，犧牲我一個人算得甚麼？」

布清揚道：「我們怎忍心你作這個犧牲？」

秦非道：「若果不用這辦法，還有甚麼辦法？而且這辦法還可以令布清雷對我們不會起疑心，讓他以爲李系人馬還對飛霞堡忠心耿耿。」

布清揚正想出言力阻，但秦强阻止他說下去，面帶哀傷的道：「三少堡主，我一生人中最親就是這個弟弟，我比你還要不忍心看着他犧牲，但爲了大事，犧牲一個弟弟又算甚麼？」

布清揚是性情中人，還是不忍秦非犧牲，又道：「我們都是好兄弟，應該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才對……」

他還未說完，秦非已堅決的道：「別多說，我現在就開始行動。」說着見房中放有各人的隨身配刀，便拿起其中一把，隨即開門走了出去，接着快步離開，布清揚想阻止已然來不及，秦强更加神情悲傷起來，其餘人等的心情亦甚是沉重。

秦强語氣哽咽，對其中一人道：「陳軍，馬上通知其他本系人馬，準備捉拿刺客！」

陳軍一整面容，點點頭，便垂頭走了出去。

秦强又向另一人道：「上官武，你出去，時機成熟時你就大叫。」

上官武又沉重的點頭而去。

秦强又向布清揚道：「三少堡主，爲免惹人啓疑，你也先離開吧！」

布清揚道：「令弟眞偉大，既然他一意孤行，我們只好依計行事了！」說完亦離開。

時已深夜，飛霞堡內仍是到處一片死寂，這當然是布清雷佈下的局。

上官武離開房間，來到李系值班房的馬廐，他到處張望了一會，只見馬廐附近有一條人影，而且手執一柄單刀，那人就是秦非。

秦非在遠處見了上官武，向他走前幾步，輕聲道：「快叫吧！」

上官武在發呆。

秦非道：「爲甚麼還不大叫？」

上官武難以委決。「我們都是好兄弟，我怎忍心……」

秦非有點不耐。「你是男人嘛，怎地如此婆媽？」

上官武仍在猶疑不決。

秦非有點生氣。「你不叫我來叫。」說完，大聲叫道：「捉刺客呀，薛風派人來救李文翔啦！」

上官武張口呆了一陣，吶吶的道：「你眞的這樣做？」

秦非叫聲剛落，李系值班房立時衝出十多名手持武器的侍衛，秦非連忙一個箭步衝到上官武面前，上官武尚在發呆，秦非出奇不意向他當胸劈了一刀，發呆的上官武不懂招架，登時應聲倒了下去。

秦非眼角有淚光，望着上官武的屍體，喃喃的道：「武哥，爲了不讓人懷疑，你不要怪我這樣做！」

秦非說完，轉身迎向衝來的十多名侍衛，這十多名侍衛，是由侍衛長秦强帶領的，秦非與他們正面交鋒了一會，轉身便向另一方逃去，秦强心頭劇痛，硬着頭皮追了上前。

秦非走得很快，秦强領人一路追，一路響起示警號角聲。

雙方一追一逐之間，已來到飛霞堡的重要地帶——堡主的居所附近，而這個時候，到處湧來不少聞號角聲而至的侍衛們。

秦非見人多了，便停下步來，一面表示不屈服之姿態。

秦强見增援人眾陸續湧來，向一眾人等朗聲道：「各位，就讓小弟秦强拿下這個叛徒吧！」

布清雷亦聽聞號角聲走了出來，同時布清揚亦已趕至。

布清揚聽了秦强的話，叫道：「好極，但莫要殺他，我要活口，審問其餘叛徒的下落！」

秦强向布清揚一點頭，然後望向秦非，怒道：「秦非，我雖然是你親生兄長，但你背叛堡主，那就休怪我不念手足之情了！」

秦非甚是口硬。「你這沒出息的傢伙，不用多說，有本事的把我拿下吧！」

秦强也不打話，牙一咬，便提刀殺將上去，秦非也不示弱，亦提刀相迎，於是兄弟兩人在數十人面前來一幕手足相殘。

布清雷見了這情形，知道秦强勝券在握，發出得意而冷酷的笑聲，然後對布清揚道：「三弟，把這叛徒擒下後帶他來見我。」

布清揚也得意地笑道：「區區一個侍衛，秦侍衛長怎會擒他不下，二哥放心吧！」

布清雷奸詐一笑。「果然不出我所料，薛風眞的派人來打探李文翔和唐冷劍的情形，再商量如何營救。」說完，便背負雙手離開現場，他的八名武功一流的近身侍衛連忙緊隨在前後左右，保護他離開。

布清揚目送布清雷而去，再望向秦氏兄弟的惡鬥處，只見秦非已非兄長對手，身上已多處受傷，秦强親手傷及親弟，雖然心如刀割，但爲免惹人懷疑，仍舊一副痛恨之色向秦非痛下重手，秦非再頑抗一會，終於被秦强擒了下來，然後其餘李系人馬湧上前把他捉住。

布清揚朗聲叫道：「把這叛徒

帶去見二少堡主，接受審問！」說完便離開。

侍衛們應諾一聲，便由四人挾着秦非跟着布清揚而去，秦強亦跟了上去。

* * *

布宏與布清雷父子坐在大廳的酸枝木椅上，只見布宏一雙眼發出炯炯光芒，神態甚是自負，而布清雷則滿面殺氣，站在父子二人身後的是他們的近身侍衛。

這時，秦非被數名侍衛押了進來，布清揚與秦強亦步了進來。

秦非被侍衛們押到布氏父子面前，秦非仍很頑固，滿面不服的瞪住父子二人。

布宏見他站而不跪，面色一慍，正想發作之際，布清揚見了，連忙向秦非喝道：「大膽叛徒，在堡主面前，竟不下跪？」

布清揚面色一沉，踏前兩步，然後在他雙腳關節處一踢，秦非登時跪了下來。

秦非眼神惡毒的瞪住布清揚，恨恨的道：「要殺要剮，動手吧！」

布清揚冷笑道：「要殺你易如反掌，但那能死得如此容易？」

此時，一名侍衛走進大廳，向布氏父子恭敬地道：「報告堡主，在李系值班房的馬厩附近發現一具屍體，証實是李系的侍衛，名叫上官武，相信是被叛徒秦非殺的。」

布清雷聞說，面上殺氣更盛，使勁一拍身旁几子，怒叫道：「你竟敢斗膽至如斯地步？」

秦非一臉大無畏之色。「不錯，上官武是我殺的，大丈夫敢做敢認。」

布清雷長身而立，踏前兩步，抽出其中一名侍衛佩刀，正想一刀向秦非當頭劈下，布清揚連忙喝止道：「二哥，慢着！」

布清雷的刀登時停在半空。

秦強暗地捏了把汗。

秦非仍毫無懼色。

布清揚對布清雷道：「這叛賊還未供出同黨的下落，豈能就此殺掉。」

布清雷一想不錯，只好丟下手中刀，然後坐回椅上。

秦非仍很强硬。「要我出賣朋友？做你媽的春秋大夢吧！」

布清雷很生氣，但隱忍不發作，仍像把事情交給布清揚處理一樣。

布清揚瞪住秦非，乖乖的合作，供出薛風和歐陽值的下落，或許免你一死！」

秦非滿臉不屑的神色。

布清揚道：「今晚行動，一共有多少人？」

秦非不屑地道：「只有我一個。」

布清揚道：「你今晚行動目的為何？」

秦非仍是那副面孔。「打探李總和唐冷劍是不是已被你們殺了！」

布清揚又道：「薛風和鳳天成，還有叛賊歐陽值在那裡？」

秦非很頑强。「不知道！」

布清雷從座位霍地站直身子，兩眼射出極濃殺氣，冷冷地道：「我再問你，薛風和歐陽值在那裡？」

秦非仍是那一句：「不知道！」

布清雷又重回座位，忽然喝叫道：「拿刑具！」

身旁侍衛連忙應道：「知道！」

侍衛正想轉身而去，秦強忽然叫道：「等一等。」

侍衛停了下來。

秦強望着布清雷道：「屬下秦强，屬李系侍衛長，」向秦非一指，續道：「這叛徒是屬下的胞弟。」

布清雷可有可無的道：「那又如何？」

秦強道：「屬下深知他的性格，就交由屬下向他審問薛風和歐陽值的下落如何？」

布清雷眼神滿是疑惑。

布清揚插嘴道：「二哥，就由秦侍衛長試試吧，若果不行才用刑不遲。」

布清雷沉思片刻，終於點了點頭。

布清揚又道：「爹，二哥，時候已不早，你們安心就寢吧，這審問工作，就交由我處理好了。」

一直沉默的布宏終於開口：「好，一切交由你處理，無論如何，用甚麼手段也好，都要找到薛風和歐陽值。」

布清揚道：「爹、二哥，放心吧！」

布氏父子也不猶豫，各自由近身侍衛簇擁之下離開大廳，然後布清揚命令其餘侍衛先把秦非押到密室。

* * *

布清揚早預備了人手，乘着上下人等注意力集中在秦非的事件上之際，進行營救工作。

進行營救李、唐二人的侍衛共有四人，他們的行動顯得相當謹慎，藉着黑夜之便，果然瞞過了守衛，然後順利的進入地下密室。

進入密室之後，行踪被守衛發覺，雙方在密室甬道發生激鬥，最後終把守衛一一殺掉，再把李文翔與唐冷劍救離囚室，接着越牆爬出飛霞堡。

李、唐二人脫離飛霞堡後，當晚乘夜離開，直往「滅霞山谷」、與薛風等一眾人會合，眾人見李、唐終於脫險，都欣喜若狂。

* * *

秦非的苦肉計初步成功，布清揚與秦強見他受盡皮肉之痛，當然很不忍心，但為了大事，只好硬下心腸。

當晚，秦非被押到地下密室之後，由秦強與布清揚執行「審問」，

次日一早，布清揚向父親及兄長報告，謂秦非受不了酷刑，終於供出薛風及歐陽值等人的藏身地點，然後布清揚向父兄毛遂自薦，要親自帶領大隊人馬圍捕薛風等人。

布宏對布清揚毫無疑心，果然批准了。

布清揚得到父親批准，便點撥了李系的十名侍衛長及一百名侍衛，在中午時分便出發追捕薛風等人。

* * *

布清揚率領百多人浩浩蕩蕩的出發，經過三個時辰的路程，終於抵達「滅霞山谷」，與薛風、李文翔及歐陽值會合，然後大隊在山谷內駐紮下來。

布清揚帶着這百多人離開「飛霞堡」，已沒有回去的打算，而且這百多人是經他挑選出來的精英份子，一俟這百多人把「飛霞刀法」練成了，便領着眾人攻打「飛霞堡」。

布清揚獲得父親批准率眾圍捕叛徒，當然不會眞的把薛風等人的藏身地點說出來的。

一切部置妥當之後，薛風開始向各人傳授「飛霞刀法」，首先，薛風把刀法傳給李文翔，布清揚、歐陽值、呂長雄、鳳天成、唐冷劍、秦強、侍衛長雷子飛、霍京文、原一凡等十人，因為這十人武功都有相當造詣，而且對武學領悟力都甚高，對練習刀法能起事半功倍作用，薛風打算把刀法傳給這十人後，再由這十人分批傳授其餘百多名侍衛。

「飛霞刀法」一共三十六式，每一招每一式都蘊藏着無數變化，而且威力無窮，薛風向十人逐日傳授，而這十人也就把每日所學向其餘侍衛傳授。

* * *

布清揚率眾離開「飛霞堡」數天之後，再派出三名能說會道的侍衛長返回「飛霞堡」，向布宏訛稱需要增援，目的就是要把「飛霞堡」內所有李系人馬都召到「滅霞山谷」，增強日後「滅霞計劃」的力量。

三名侍衛長領了布清揚之令返回「飛霞堡」，當下向布宏聲稱叛賊秦非所供薛風等人藏身之地不確，刻下布清揚正在四處找尋薛風及歐陽值等人下落，為了廣佈人手，希望堡主再增派人手廣泛尋找，布宏本來一直都忌憚薛風、唐冷劍及鳳天成的存在，現在薛風又練成了「飛霞刀法」，李文翔與唐冷劍又離奇地被人救離「飛霞堡」，歐陽值又率眾背叛，薛風這一班人的力量，他更加不敢小覷，聽了三名侍衛長的回報後，為了能及早消滅薛風一班人，便一口氣地答應了增援的要求，三名侍衛長都是李系人馬，因此提出增援人員都是李系人馬，布宏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倒是布清雷疑心較大，覺得事情有點不妥，在布宏面前大加反對，但布宏欲除心腹大患心切，却不聽布清雷勸告，更不理會其反對是否正確，就這樣，三名侍衛長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很順利地得到了其餘百多名李系人馬的增援。

* * *

次日，三名侍衛長帶着其餘百多名李系人馬離開「飛霞堡」，布清雷為人多疑，派人暗地裡從後跟踪，派的是十多名武功一流的侍衛長，但李系人馬行事相當謹慎，布清雷派出跟踪的十多名心腹手下被發覺後，雙方因而在荒郊發生激鬥，終於，李系人馬憑着人多勢眾，把布清雷的心腹手下殺了個落花流水，十五人之中，只有三人能撿回性命落荒而逃，成為李系人馬刀下的漏網之魚。

布清雷的三名手下落荒逃回「飛霞堡」，向布氏父子作出報告，這時布宏方知道三子布清揚率眾造反，但那時後悔已為時太晚，李系的二百四十人眾已全部被羅致旗下，這一點是他作夢也料想不到的。

* * *

三名侍衛長率眾返回「滅霞山谷」與大隊會合之後，向薛風等頭領報告布清雷起了疑心，且派人從後跟踪，後來十五人被殺了十二人一事，這時候大家都意會到布宏已知道眾人造反，但那時人馬都已齊集下來，可說無後顧之憂。

* * *

薛風為了能早日快意恩仇，及替武林除害，終日專心的向大家傳授刀法，一俟時機成熟之後，就實行向「飛霞堡」進行大反攻，他深信成功指日可待，因為大反攻之日，亦是二百多人練成「飛霞刀法」之時，「飛霞堡」人數雖然倍於己方，但這一股力量，自問「飛霞堡」也難於抵擋。

薛風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要布宏死於自己的刀法之下。

* * *

布宏知道三子率眾叛變，且把李系的二百多人盡納旗下，而薛風又練成了飛霞刀法，不禁慌張起來，於是急謀對策，首先召集了被征服的幾個幫會的領導人，這些小幫會早已歸附飛霞堡，經布宏號召之下，全都集中起來，負起了保衛飛霞堡的責任。

另一方面，布清雷恐怕薛風一班人的實力日益坐大，所以率領了

一班好手四出打探薛風等人的下落，希望可以盡早消滅之，但是由於衆人都躲在山谷之內，布清雷不易打探。

* * *

布清揚雖然身在「飛霞堡」外，但對堡內的情形瞭如指掌，那是因爲他安排了一些心腹在堡內打探情形，將布宏父子的動向一一向他作出報告，而布清揚這些心腹們，亦是日後的內應。

布清揚得知父親布宏召集了附屬幫會加强了實力，也不敢怠慢，除督促谷內衆人加緊練習刀法之外，一方面打算與「赤幫」楊傲遠合力對付「飛霞堡」。

當晚布清揚召集了薛風、李文翔、鳳天成、唐冷劍、歐陽値及原一凡幾個領頭人物在山谷內開了個會議，商量與「赤幫」合作之事。

布清揚向各人道出會議目的之後，鳳天成作出很大的反應道：「與赤幫合作？我不贊成！」

布清揚奇道：「爲甚麼？」

鳳天成道：「我們怎能與邪魔外道合作？」

薛風與唐冷劍都知道鳳天成對於黑道中人存有一份厭惡之心，因而無話可說。

原一凡說道：「赤幫是邪魔外道又怎樣？我們與他合作，目的只是消滅飛霞堡，大事一了，我們就會與赤幫分道揚鑣，以後各走各路，各不相識，也各不相欠。」

鳳天成道：「但大家有沒有想過，楊傲遠有沒有消滅飛霞堡之心？」

歐陽値道：「江湖上都知道，赤幫與飛霞堡之間一直存有宿怨。」

鳳天成道：「不錯，但這些恩怨是赤幫前任幫主與布宏結下的，楊傲遠好像已把這些恩怨都忘了。」

歐陽値道：「那是因爲楊傲遠一直都很忌憚布宏，所以再也不敢提以往的恩怨。」

鳳天成道：「對了，所以他不會與我們合力對付布宏的，而且楊傲遠爲了討好布宏，曾經出賣過我們，也幸而李文翔前輩相救，否則我們三個早已被布宏碎屍萬段了。」

布清揚道：「楊傲遠之所以出賣你們，不錯，他是想討好我爹，還有他不敢向我爹提以往的恩怨，那是因爲他想平平穩穩的做其一幫之主，免生枝節，更不想再在江湖上樹敵罷了。」

鳳天成道：「既然楊傲遠有這種心態，他更加不會與我們合作了！」

布清揚道：「但你知不知道，只要飛霞堡一天存在，始終對赤幫有極大威脅，楊傲遠又怎會不想飛霞堡在世上消失？只要飛霞堡眞正消失了，楊傲遠才能安寢無憂，以後用不着日夜擔心飛霞堡攻打赤幫。」

唐冷劍插嘴道：「說得對，一直以來，我師叔的確不敢開罪布宏，但骨子裡都希望飛霞堡被人消滅，替他剷除這個心腹大患的。」

李文翔也道：「赤幫最忌憚的敵人的確是布宏，既然現在有這個機會，相信楊傲遠不會輕易錯過的。」

薛風道：「江湖上各幫各會普遍存有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理，因此很難會有兩幫人合力對付一個敵人，否則飛霞堡也不會有今天的實力，既然我們提出與赤幫合作，相信楊傲遠不會拒絕吧？」

歐陽値道：「楊傲遠知道我們有兩百多人背叛布宏，相信高興還來不及呢。」

原一凡道：「更何況我們這兩百多人之中，有不少是高手，而且正在苦練飛霞刀法，再加上赤幫的五百多人，相信楊傲遠更加信心十足了。」

布清揚道：「歸納大家的意見，兄弟們都贊成與赤幫合作對付飛霞堡吧？」

衆人聽了，都表示贊成，鳳天成再也找不出反對的理由，最後也默不出聲。

* * *

次日，布清揚修了一封書函，命人帶到赤幫總壇交與楊傲遠，信中提及已率衆背叛飛霞堡及合作之提議。

楊傲遠把信閱畢，也回了一封信給布清揚，信中表示對合作之議可作考慮，並邀請布清揚到赤幫總壇商談合作之事。

布清揚得到楊傲遠的回覆，便與薛風、唐冷劍、鳳天成、李文翔、原一凡及歐陽値一同往赤幫總壇，準備與楊傲遠磋商。

七大高手隨即動身，不多時抵達赤幫總壇的山脚，布清揚向山下守衛道明來意，並遞上拜帖。

守衛接過拜帖，逕自向山上而去，七人則在山下等候。

不久，守衛回覆，說幫主請七人上山，衆人爲表善意，在山下解下隨身兵器，便跟守衛上山而去。

* * *

楊傲遠已知布清揚是日上山，所以早已命人預備了酒菜替各人接風，並親自在迎賓廳等候，而且視布清揚等人爲上賓招待。

不久，布清揚等人由小嘍囉引領之下進入迎賓廳，楊傲遠不敢怠慢，依足江湖規矩禮數極週的迎客。

雙方見面，少不免客氣及互相

恭維一番，然後雙方分賓主各自就座。

楊傲遠曾經出賣薛風、唐冷劍及鳳天成三人，他很奇怪，薛風三人因何沒有落在布宏手上？他當然不知道自己出賣過薛風三人已被人識穿了，而薛風也不提這件事，否則氣氛就不同了。

楊傲遠殷勤的招待客人，賓主雙方在迎賓廳內享用了一頓山珍海錯，酒過三巡之後，雙方話題才開始涉及合作之事，只聽楊傲遠說道：「布三少堡主，恕楊某唐突問一句，閣下貴爲飛霞堡少主人，權勢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爲何作出背叛之擧？」

布清揚苦笑一下道：「楊幫主以爲清揚這個少堡主做得很輕鬆嗎？」

楊傲遠道：「有道是子承父業，令尊當年創下這個基業，日後理所當然就是三少堡主的天下，三少堡主此擧豈非有悖常倫？」

布清揚道：「楊幫主好像忘了一山不能藏二虎這個道理。」

楊傲遠微一詫異道：「願聞其詳。」

布清揚道：「莫忘了清揚之上還有一個二哥！」

「日後飛霞堡就是賢昆仲的天下，有何不妥？」

「有道是家醜不宜外揚，但實不相瞞，我二哥一心想做堡主，他恐怕我會對他不利，早已視我爲眼中之釘，因此才萌了離心。」

「就因爲這個原因，三少堡主就率衆叛變了？」

「此其一，近年來，家父與二哥在江湖上所作所爲實在令清揚看不過眼，清揚不想他們再遺害江湖，令江湖上永無寧日，因此才萌起要消滅飛霞堡之心。」

楊傲遠道：「所謂盜亦有道，江湖上亦有江湖上的規矩，不怕開罪說上一句，令尊與令兄的所作所爲，的確在江湖上惹起了很大反感。」

李文翔也接口道：「正是一人做事一人當，三年前，薛天雄殺了布宏的長子布清河，但布宏卻把薛天雄一家殺盡，若果不把布宏除去，還不知要死多少無辜，也不知製造多少孤兒寡婦。」

提起慘遭滅門之痛，薛風不禁心下感然，不期然又湧起了强烈的仇恨。

布清揚又道：「我二哥比起我爹更爲兇殘，若果日後我二哥當上了堡主，江湖上更加不得安寧，赤幫勢必是他吞併的對像之一。」

此一說，無疑關乎楊傲遠的切膚之痛，聞說爲之動容，隨即沉思起來。

唐冷劍也道：「師叔，正如薛風薛兄弟所言，江湖上各幫各會，以及武林中各門各派，普遍都存有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態，江湖上根本很少有兩幫不同人馬對抗同一敵人的情形出現，所以飛霞堡的勢力才日益坐大，若果情形繼續下去，無人出來制止布宏繼續擴張勢力的話，江湖上就人人自危了。」

歐陽値接口道：「所以我們才打算與貴幫合作，共同對抗同一個敵人，這也是關乎江湖上每一個人的利益。」

各人唯恐楊傲遠不肯合作，都不斷說出能打動楊傲遠之言，原一凡也說道：「很明顯，在這方圓數百里之內，實力最雄厚的，無疑是飛霞堡，這就是一個大威脅。」

唐冷劍道：「現在布三少堡主誠意與師叔合作，這是一個剷除飛霞堡的機會。」

楊傲遠雖是個江湖人物，但爲求自己權勢能夠保持下去，似乎已別無要求，但是當自己受到外來威脅的時候，他當然不能坐以待斃，可是他似乎仍是不敢開罪布宏，所以有點難以委決，稍一遲疑，才道：「你們只有兩佰多人，就是加上敝幫，也只有七百人左右，如何對抗飛霞堡？而且我們根本很難攻入固若金湯的飛霞堡內。」

布清揚親切一笑。「楊幫主實在太低估自己高估敵人了！」

楊傲遠道：「但我們也不能太低估敵人！」

布清揚道：「飛霞堡內一切，清揚瞭如指掌，而且清揚早已佈下了內應，再加上我們也有不少高手，只要配合得宜，裡應外合，就可以直搗黃龍了！」

楊傲遠爲了要除心腹大患，已開始動容，稍一沉思，又道：「然則，你們何時開始你們的滅霞計劃？」

布清揚道：「只要時機成熟，我們就大擧出擊，聯同貴幫的人手，給飛霞堡攻個措手不及。」

楊傲遠目光帶點疑問。「三少堡主眞的不惜大義滅親而把整個飛霞堡消滅？」

布清揚堅定一點頭道：「清揚義無反顧！」

楊傲遠嘴角發出微笑，笑得就好像已目睹飛霞堡遭到毀滅一樣。

* * *

「飛霞堡」內囚禁犯人的密室陰沉而且極之潮濕，被關進來的人絕不會好過。

秦非已被囚禁了一段日子，這些日子以來不斷在受折磨，簡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四肢被鐵鍊銬鎖，身體就倒在濕濡的地板上，端的慘不堪言。

布清雷沒有殺他，因爲只有他

能提供薛風等人的下落。

布清雷爲了要拷問薛風等人的下落，每天都在折磨秦非，目的是要他受不起折磨而招供，但秦非一直都很倔强，每次都好像啞巴一樣，隻字不吐，布清雷見他如斯頑强，却是一籌莫展，爲了他仍有一絲利用價値，才沒有將他殺掉。

這段日子以來，秦非除了過着暗無天日的日子之外，就是每天兩次的嚴刑拷問。

他已身心俱傷，而且感到絕望。

這時候，漆黑一片的囚室中忽然透入一度光線，但他已痲木了。

囚室的大門被打開，秦非漫不經意的抬起頭向門外望去，在他無神而散渙的雙眼中，只看見一個人右手拿着一個火把，左手挽着一個食物籃的人走了進來。

那人進入囚室後，隨即把大門關上了，再把火把插在牆上插座上，便向秦非走了過去。

絕望的秦非只望了那人一眼，接着又軟弱的躺回地上。

那人來到秦非身旁蹲了下來，把食物籃放下後，輕聲道：「秦非，看看我是誰？」

眼神無助的秦非把頭扭過來，向那人一看，一個詫異，脫口道：「陳軍，是你？」

原來此人乃是李系人馬之一的侍衛，和秦非有極深厚感情的陳軍。

陳軍道：「不錯，正是我！」

秦非虛弱的坐起來道：「今天怎會是你送食物給我？」

陳軍道：「好不容易才爭取到這一份差事，否則相信也很難見你。」

秦非忙問道：「兄弟們怎樣了？」

他被囚禁在地下囚室，對外一切一無所知，今番見了自己人，忍不住問個清楚，當下陳軍把一切情形向他說了。

秦非知道衆兄弟已成功離開飛霞堡，李文翔及唐冷劍亦脫離險境，忍不住露出興奮之情，接着說道：「你爲甚麼沒有跟大隊離開？」

陳軍道：「三少堡主安排了一批人在堡內做內應，我是其中之一個，由於我身份只屬普通侍衛，被撥入另一系的隊伍，大人物不會留意我，所以我才可以爭取替你送食物。」

「滅霞山谷的情形怎樣？」

「暫時還沒有最新消息，我們定時派人離開飛霞堡，向滅霞山谷的兄弟報告堡內情況。」

秦非道：「相信兄弟們成功指日可待，我也沒有白白犧牲。」

陳軍道：「你放心，我會向滅霞山谷的兄弟報告你的情形，叫他們派人來救你。」

「這樣恐怕連累了兄弟們！」

「堡內還有自己兄弟，裡應外合定能把你救出去的。」

秦非面露興奮之色。「想不到我還有機會分享成果。」

* * *

「滅霞山谷」接到消息，謂秦非尚未被處死，每天都在受折磨，衆頭領聽了，都替秦非難過，部份人主張進行營救，部份人則認爲不宜輕舉莽動，會誤了大事，更怕中了布清雷的圈套。

其中李文翔極力主張盡快營救之，只聽他說：「我們日後若果滅霞成功，秦非小兄弟實在居功之偉，我們豈能就此讓他死在飛霞堡？」

布清揚則不主張急於營救。

「大家對秦兄弟的關切我很清楚，但這個時候，大家應該一切都以小心爲上，而且我爹和二哥在找到我們下落之前是不會殺他的。」

原一凡接口道：「說得對，布宏要殺秦兄弟的話早就殺了，不會留到現在。」

秦强面帶悲傷的道：「就算布宏不殺他，難道大夥兒忍心讓他受折磨？」

布清揚語帶安慰秦强的道：「秦兄弟，秦非是你情同手足的胞弟，你的焦急心情大家都很清楚，但你想一想，若果我們去救他，萬一失敗了，我們可能又要犧牲很多兄弟的生命，若果有部份兄弟被捉去，因受不了布清雷嚴刑拷問供出我們的大本營，那時我們就會功虧一簣了，所以一切要三思，非感情用事可以成大事的。」

衆人聽了，都覺得布清揚言之有理，因此都默不作聲。

若果秦非已死的話，事情就會一了百了，衆人就無後顧之憂，但偏偏秦非未死，還每天被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秦非在整件滅霞計劃中所立的功勞非淺，因此聽了他在囚室的情況後，人人心情都很沉重。

因爲人人都在替受苦的秦非難過和焦急，是以更激起了滅霞山谷每一個人的士氣，每一個人都希望能早日攻打飛霞堡，從而把秦非救離地獄般的飛霞堡囚室。

* * *

這些日子以來，布宏父子都感到寢食難安，因爲他們面臨着一股無形的威脅，就是李系人馬叛變後，加入了薛風等人一夥，而這一股力量只要壯大了，無疑是飛霞堡的心腹大患。

布宏父子一直想除去這個心腹大患，否則難以安寢。

傍晚時分。

布宏的書房四週顯得很寧靜。

他坐在書房的酸枝木椅上，顯得很安定，但站在他身旁的軍師林剛則顯得心情有點焦急而煩燥。

布宏好似有所等待。

四週仍一片寧靜，只是偶爾從窗外傳來陣陣黃昏的歸鳥叫聲。

這時候，門外忽然响起拍門聲，布宏聞聲，顯得有點緊張，連忙坐直身子，叫道：「是清雷嗎？」

門外的人應道：「爹，正是孩兒！」

布宏一整面容道：「進來！」

門外的人把門一推，進來的，果然是布清雷。

布宏急不及待忙道：「情形如何？消息是不是眞的？」

布清雷面露興奮之色。「消息果然正確，那班叛賊眞的把一百里外的一個山谷作爲大本營，他們還把山谷命名爲滅霞山谷。」

布宏奸詐一笑，情緒也較輕鬆多了。「既然知道叛賊的大本營，就要把他們全部消滅，一個都不可以留。」

布清雷面露殺氣。「爹放心，孩兒準教他們兩百多人一個也逃不了。」

布宏也面容惡毒。「好，最好把薛風三個人，還有李文翔父女，歐陽值，原一凡那班侍衛長活捉，我要親眼看着他們一個一個痛苦萬狀的死在我面前，這樣才能洩我心頭之恨！」

布清雷更爲惡毒，咬牙道：「我絕不會讓他們死得痛快！」

布宏道：「圍剿叛賊的行動由你全權指揮！」

「孩兒領命！」

「你打算何時開始行動？」

「越快越好，孩兒要把他們打個措手不及。」

林剛插嘴道：「行動最好深夜進行。」

布清雷道：「這個當然。」

林剛道：「這幾個晚上都沒有月亮，最適宜行動。」

布清雷道：「好主意！」然後又露出那惡毒的笑容，而且充滿自信，就好似薛風等人已落入他手中一樣。

* * *

布清雷竟然知悉了「滅霞部隊」的大本營所在，並計劃進行殲滅戰，而且一切情形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在這次殲滅戰中，由布清雷與王勁帶隊進行。在行動前一天，布清雷與王勁召集了二十多名侍衛長在一起，研究圍剿計劃。

布清雷已多次派人前往滅霞山谷暗中打探情形，希望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首先布清雷向各侍衛長講述滅霞山谷的地形。

二十多人圍着大廳而坐，布清雷向衆人展示滅霞山谷的地形圖，邊展示邊說道：「這是個無名山谷，山谷四週都被一些山丘包圍着，山谷只有南北方兩個出入口。」

王勁接口道：「叛賊只有兩百五十人左右，我們實行出動四百人圍攻，首先我們在山丘的兩邊各佈下一百人，其餘兩百人守着兩佰個出入口。」

布清雷道：「在山丘上的兩百人負責發放火箭，我們的戰術就是用火攻敵方營地，只要叛賊的營地一起火，我們就把大量乾草和木頭拋入山谷，只要營地起火，叛賊必然由兩個出入口逃離山谷，這個時候，山丘上兩百個兄弟就會和事先埋伏在出口的兄弟會合，實行每個出口兩百人堵塞，出來一個殺一個。」

王勁面向衆侍衛長朗聲道：「大家明白我們的戰術沒有？」

衆人都肅然地道：「明白了！」

布清雷道：「大家養精蓄銳，明天晚上子時出發。」

* * *

深夜，無星也無月，大地一片漆黑。

「滅霞山谷」四週都很平靜，除了山丘兩邊有十多名守衛外，這時候其餘人都睡着了。

守衛們每個晚上都小心翼翼進行放哨工作，一點也不敢放鬆。

山谷的東西兩邊山丘各有八人站崗，但這一切都被布清雷知悉了，所以他派出先頭部隊首先分別解決兩邊各八名守衛。

在東面的山丘上，八名守衛仍在來回巡視，這時候，在黑夜中，忽然在隱蔽處撲出十多人，這十多個都是布清雷的人，他們甫一出現，便提刀向八名守衛殺了上去，這八名山丘上的守衛在毫無防備之下，加上對方的武功都甚了得，不消一刻都在無聲無息之下全被殺得一個不留。

同一時間，在西首的八名守衛亦在同一情形之下被殺了。

* * *

布清雷率領的大隊在距離半里外等候先頭部隊的回報。

不多久，先頭部隊飛馬回報，並向布清雷報告：「報告二少堡主，我們已順利解決十六名叛賊守衛。」

布清雷道：「有沒有驚動山谷的衆多叛賊？」

那侍衛道：「叛賊們一無所知。」

布清雷一點頭，感到很滿意，隨即嚴肅地道：「傳令下去，叫大隊各就各位，先行佈置。」

那侍衛道：「領命！」

傳令已畢，布清雷與王勁首先

策馬向兩邊山丘而去，其餘侍衛長各自領着自己部下進行佈置。

不多時，四百多人相繼就位。

南北兩個入口各埋伏了一百人，各人都手執明晃晃的兵器。

佈置行動極之迅速，而且井井有條。

布清雷在東首山丘作指揮。

王勁則在西首山丘。

兩邊山丘各佈下了一百名弓箭手，每名弓箭手都各拿着火摺子，在每個弓箭手身邊擺放着一大堆乾草及大批乾木頭。

山谷之內仍很寧靜，滅霞部隊衆人似乎還不知大禍臨頭。

布清雷屹立在山丘上，雙眼一直凝視着山谷之內，黑夜中，只見山谷之內佈滿營帳，這時候，布清雷向身邊的人叫道：「發訊號彈！」

話音一落，一夥訊號彈隨即射上天空，刹那間，天空出現一道光芒。

佈置在山丘的侍衛們見了訊號彈，連忙打着火摺子，然後把箭上的燃燒物點着，再動作一致地把箭搭在弓上。

東西兩邊山丘上的弓箭手一齊發放火箭，每人向山谷內各發了三支火箭，二百人就是六百支，刹時間，山谷之內所有營帳同時起火，弓箭手施放完火箭後，隨即把所有乾草乾木頭全部拋下山谷之內，接着弓箭手又再次施放火箭，目標全射向那些易燃的乾草和乾木頭之上。

第二輪火箭發射完畢，弓箭手放下所有弓箭，各自抽出腰間配刀，二百人發一聲喊，便迅速離開山丘，向着南北兩個出口衝去，實行增强堵塞出口的實力。

山谷內的衆人在火光熊熊之下全被驚醒了，二百多人登時亂作一團，爭相走避離開火場，以致互相踐踏，一時間只聞人聲鼎沸，人聲中夾雜着慘叫聲，整個山谷就仿似地獄一般。

布清雷在山頭清楚看見山谷內的情形，只見他看得仰頭大笑，好不開心。

布清揚、薛風、李文翔等一班山谷內的頭領在睡夢中被驚醒，只見山谷已陷入火海，還目睹不少部下互相踐踏致死，一些則被火活活燒死，端的慘不忍睹。

衆頭領都知道中了埋伏，救火已沒有可能，唯有大聲叫部下們保持鎮定，並叫各人手拿武器抗敵。

火場中，部衆都慌忙向兩邊出口逃命，而且全部手上都沒有兵器，這些部衆甫一踏出山谷，都被如狼似虎的布清雷手下殺了。

部衆見出口被堵塞住，唯有拚命折回山谷之內。

幸而山谷之內面積也不小，在山谷正中央有一大塊空地，這空地是平日用作練武之用的，也只有這塊空地才能避開烈火，因此有部份人慌忙逃到練武場上。

布清揚、薛風、李文翔父女，唐冷劍、鳳天成、歐陽值，秦强等人相繼走到練武場上，不消一刻，已有六七十人聚集在練武場上，各頭領不想那些慌不擇路的部衆死傷，又各自分頭召集驚魂未定的部衆到練武場避火。

到處一片慌亂，那些亂了手腳的部衆到處亂竄亂闖，都希望能覓一條生路，而且慌亂之下，大部份人都忘了練武場可以避火。

各頭領冒着烈火，到每一個營帳找尋生還者，然後叫各人避到練武場去。

在各頭領疲於奔命之下，很快召集了一百四五十人到練武場，其餘的都被火活活燒死，或遭踐踏致死，有些則是逃出山谷時被守在山谷出口的敵人殺死。

布清雷與王勁在山丘上居高臨下，看見敵人傷亡慘重，其餘未死的都狼狽不堪的呆在空地上，而且似是在等死，這一切看在布清雷眼裡，無疑是一大樂事。

山谷之內火勢仍很猛烈，而且燒得「啪啪」作響，布清雷知道敵人已沒有可能逃生，因爲敵人仍留在山谷之內，雖然空地內不會被烈火波及，但在猛火的包圍下，練武場上熱力提高，有如火爐般，縱使敵人抵受得住，待火勢熄滅之後，他們已喪失戰鬥力，再加上人數越見越少，而且大部份手上都沒有兵器，若果火勢減弱，四百人殺入山谷，那時定能一舉消滅叛賊了。

布清雷是這樣想，而且在等敵人喪失戰鬥力時再收拾殘局。

* * *

布清揚率衆聚在練武場上，已開始顯得有點焦急，他已有點氣餒，忍不住嘆息一聲道：「難道今天竟命喪於此？」

薛風忙道：「三少堡主，這個時候應該急謀對策，嘆甚麼氣？」

布清揚眼露絕望之神色。

鳳天成破口罵道：「他媽的，我們一定被人出賣了，否則不會着了道兒！」

唐冷劍叫道：「到底是誰出賣我們？」

鳳天成道：「一定是楊傲遠那王八蛋！」

李文翔道：「現在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大家應該商量一下如何殺出重圍。」

鳳天成道：「兩個出口都被敵人堵塞住了，而且又不知對方有多少人，我們大部份人都沒有兵器，如何殺出去？」

唐冷劍道：「不殺出去難道在這裡等死？就算對方不殺進來，我們遲早會被烤在這裡。」

李文翔道：「無論如何我們不能等死，非殺出去不可！」

薛風叫聲「說得對！」隨即叫道：「鳳天成、唐冷劍、原一凡、秦强你們馬上帶一班兄弟，先設法弄熄兵器庫的火，然後把所有兵器都帶來，分配給各人，然後殺出去。」

四人忙應道：「知道！」

薛風又道：「別忘了，你們都學懂了一部份飛霞刀法的招式，憑着這刀法，大家定能殺出重圍的。」

經薛風登高一呼，衆人又提高了士氣，當下數十人一齊行動，前往兵器庫救火。

救火隊伍把上衣除下，避開火燒之處，不一會繞到存放兵器的營帳。

衆人利用脫下的上衣拍打猛火，但火勢極之猛烈，根本起不了滅火作用，最後，衆人再繞到炊事營，合力搬出十多桶用以煮飯的食水，再潑到兵器營處。

大家都知道這十多桶水根本淋不熄兵器庫的大火，所以唐冷劍命人把所有衣衫弄濕，再由十幾個人穿上厚厚的濕衣，然後十多個人把整個營拆除，只有這樣才有機會弄出庫內的大批兵器。

主意已定，當下坐言起行，由二十人每人穿了十件上衣，再把頭包着，只露出雙眼和鼻子，然後把每一桶水都淋在二十人身上，二十人身上盡濕了，這樣在短時間內可以抵受猛火和熱力。

準備已好，二十個人很有默契地分佈站在營帳的主柱旁，再冒着烈火使勁把四條主柱一拔而起，在各人神力之下，四條主柱應聲而起，接着動作一致地把整個營帳向外猛力拋開，整個營帳登時離開原位。

營帳已被拔起，數十人再用濕衣合力把營內的火種撲滅，不消一刻，在數十人合力之下，營地內的火已被撲滅。

兵器營內的兵器大部份爲單刀，火勢雖猛，但刀劍之類兵器並不受影响，全都完好無缺，當下各人再以濕衣包着兵器，又以餘下的水把兵器冷却，便把全部兵器搬到練武場上。

布清雷站在山丘上向山谷之內望去，火光映照下，只見山谷內各人到處奔走，並不知衆人所爲何事，在他心目中，谷內各人只是在耍猴子戲而已，所以看得甚是開心。

他在等火勢減弱，然後一聲號令之下，南北兩邊入口的手下一齊攻入谷內殺敵。

「滅霞部隊」成功地把各類兵器搬到練武場上，然後由頭領分發給各人。

衆人得到兵器後，已忍受不住火爐般的高溫，人人都想殺出去，薛風連忙叫各人冷靜下來。

在薛風制止之下，部衆們都安靜下來，在强忍着高溫的煎熬。

薛風居中而立，朗聲對衆人道：「大家注意，山谷之內共有兩個出口，敵人必定把守着兩邊出口，若果我們分兩個出口殺出去的話，就會減低了我們的力量，我們要全部集中由一個出口殺出去，這樣我們才能集中力量抗敵，同時亦可以分化敵方的實力。」

衆人都轟然叫好。

鳳天成排衆而前，高叫道：「若果我們由南邊出口殺出去，敵人由北面殺進來，向我們作前後夾攻，我們如何應付？」

薛風忙道：「所以我們一定要堵塞住北面的出入口。」

有人叫道：「我們用甚麼方法來堵塞北面的出入口？」

薛風道：「敵人既然用火攻我們，我們同樣可以用火守住北面的入口。」

布清揚連忙叫好。「好主意，我們用火塞住北面入口，再由南面殺出去，北面的敵人入不了山谷，想和南面的人馬會合，就要繞一個大圈，這一個大圈的時間足夠我們殺出去了！」

薛風道：「無論如何，我們的行動要快，盡快殺入山谷外的馬厩，然後騎馬離開，避免與敵人正面交鋒，否則南北兩方敵人會合後很難應付。」

李文翔叫道：「逃出去之後，大家就在十里外的清泉村外集合！」

衆人又轟然叫好。

薛風又叫道：「濕了身的弟兄們，你們馬上把火種帶到北方入口，看看有沒有營帳未燒到的，全都拆下來，堆放在入口處，務必製造出一道火牆，再回來會合！」

數十人應諾一聲，隨即向北面入口奔去，然後利用手上兵器砍伐一些樹木等易燃物體，忍受着熾烈，搬到北面入口處，連一些尚未燒着或燒得不太厲害的營帳全都被拆了下來。

在數十人的合力之下，不消片刻，便在整個北面入口造了一度猛烈的火牆，而且讓火勢向着入口附近四週的叢林一路蔓延開去，這一反攻，倒把守在北面入口的兩百名飛霞堡侍衛攻了個手足無措，一時間都爭相走避，情況開始混亂。

原來薛風把火牆選在北面入口，就是利用該處雜草叢生，這樣不但可守，亦可攻。

數十人把火牆築起之後，再返

回練武場上，二十多名頭領排在前頭，薛風大叫一聲「殺呀」，一百五十人便一致的向南面的出口殺了出去。

飛霞堡的兩百名侍衛守在南面的出口，根本不知滅霞部隊的行動，這時候，忽見大批人由山谷蜂湧而出，兩百人都精神一振，準備殺敵。

滅霞部衆首先殺出來的是薛風、李文翔、布清揚、秦强、唐冷劍、鳳天成、原一凡、歐陽值、呂長雄、雷子飛等一批武功不凡的高手，而且人人都身懷飛霞刀法的上乘武功，這班人甫一迎上飛霞堡的侍衛，登時展開瘋狂的斷殺，那些武功平凡的飛霞堡侍衛頓時被殺得慘叫連聲。

衆滅霞高手憑着高强的武功，殺人如砍瓜切菜，不消一刻，已從人牆中殺出一條血路，這時候，殿後的滅霞部衆亦大批殺出山谷，衆人一離開山谷，頓感凉快無比，無疑又提高了士氣及作戰能力。

百多滅霞部衆迎向飛霞堡侍衛，雙方大規模浴血混戰隨即展開，一時間，只聽見喊殺連天，慘叫聲此起彼落，把整個大地震撼得仿似阿修羅地獄般。

居高臨下的布清雷與王勁見了這個變化，端的是做夢也想不到，連忙命人叫北面的人衆到南面增援。

正如薛風所料，山谷的北面入口已被烈火堵塞住，這些守在北面入口的兩百個侍衛欲想增援，非繞個大圈到南面不可。

布清雷見南面的己方人馬已被殺了個兵敗如山倒，北面人馬要增援已是鞭長莫及，只把他急得滿頭大汗，最後自己也離開山丘，親自帶着一批人下山，也要到南面殺敵。

且說戰場上的兩方人馬。飛霞堡有二百人，滅霞部隊則有一百五十人，雙方人數相差不太遠，但論武功，滅霞部隊明顯佔優勢，加上人人都學懂了一些飛霞刀法的招式，就更加如虎添翼，大概一頓飯時間，滅霞部隊已把飛霞堡的兩百個侍衛殺了百多人，其餘的在增援人馬未到之前都已不敢戀戰下去，紛紛拋下兵器，走得急急如喪家之犬。

滅霞部隊大獲全勝，當下也不追殺逃走的人，爲了不再作犧牲而和飛霞堡的增援隊伍斷殺，連忙離開，快步向谷外不遠處的馬房奔去。

原來滅霞部隊的大批馬匹是豢養在山谷之外，原因是山谷內地方不夠應用，馬匹養在山谷外，不但可以令地方較大，同時亦不用人畜住在一起，影响隊伍日常生活，更不會被馬匹排出的糞便影响山谷內的衛生。

想不到這個安排不但挽救了百多匹馬匹的性命，部隊更可以騎馬離開，避過布清雷爲首的飛霞堡侍衛的從後追殺。

滅霞部隊殺出重圍之後，連忙趕到馬房處，各自騎上了馬，大隊便離開山谷，由於不知北方人數多少，爲了保存實力，大隊走得有點狼狽。

布清雷與王勁率衆殺到之前，滅霞部隊已去得遠了，由於四週漆黑，根本不知敵人去向，當下只把他氣得暴跳如雷。

* * *

天色已大白。

清泉村一帶仍顯得一片安詳。

滅霞部隊經過一夜疲勞之後，大隊抵達清泉村外的一片阡陌上。

大隊經過一場歷劫與惡戰之後，點算人數，只餘下九十多人，即是說大隊在火場死了一百人，殺出谷口之時，再有五十多人戰死。

尚未正式出師，部隊已死了過半人數，因此人人都感到頹喪，心情更是沉重不堪。

每個人都席地而坐，人人心情沉重得不發一言，空氣一片死寂，只是偶然傳來一些馬嘶之聲。

各頭領都無精打彩。

鳳天成打破沉寂，怒叫道：

「楊傲遠，一定是楊傲遠，那王八蛋出賣了我們，我們總動員找他算帳去。」

原一凡也叫道：「我們憑甚麼找楊傲遠算帳？就憑我們這不夠一百人？別忘記，赤幫一共有五百人。」

鳳天成怒容滿面。「難道我們就這樣嚥下這口氣？」

歐陽值過來相勸。「鳳兄弟，冷靜一點，一切要從長計議。」

鳳天成忽然走到布清揚面前，指住布清揚叫道：「我說過多少次，楊傲遠根本是靠不住的，但你偏偏不聽，還要和他合作，把我們的大本營告訴了他。」

布清揚心情也很難過，反駁道：「你把這責任全都推到我身上來了？」

鳳天成仍在指責。「若不是你，我們會如此狼狽嗎？那百幾個兄弟會死嗎？」

薛風向鳳天成喝叫道：「你冷靜一下好不好？」

鳳天成道：「你叫我如何冷靜？」

薛風道：「出賣我們的，未必是楊傲遠。」

「不是他還有誰？」

「有很多人都有可能，例如秦非受不了布清雷的酷刑而供出我們的大本營，又例如飛霞堡內的內應，又例如我們部隊內有奸細！」

鳳天成一怔：「奸細？」

薛風一點頭。「這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鳳天成忽然向大隊環視一週，目光灼灼的向每一個人惡瞪了一下，然後大叫道：「到底你們誰是奸細？」

衆人聽他這一聲激動的狂叫，人人心頭爲之一突，有人甚至垂下頭來。

鳳天成又叫道：「奸細快站出來，我要把你碎屍萬段！」

李文翔語氣平和地道：「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現在當務之急就是要重整隊伍。」

鳳天成冷笑一聲：「重整隊伍？恐怕並不容易！」

薛風有點喪氣。「看來我們內部已開始被奸細分裂，這滅霞計劃相信要解體了！」

布清揚跳了起來，驚叫道：「解體？你的意思要解散大隊？」

薛風無奈地點頭。

布清揚睜大了眼睛，語帶質問：「爲什麼要解散？」

「事實擺在眼前，弟兄們都已喪失了鬥志，而且我們還有一個最可怕的敵人。」

布清揚道：「什麼敵人？」

薛風斬釘截鐵地道：「我們內部的奸細！」

布清揚道：「你說過內部奸細只是其中一個可能性，今次我們着了道兒，可能另有其他原因。」

「但我認爲我們內部的人最有嫌疑。」

「你爲什麼如此肯定？」

「第一，楊傲遠要出賣我們的話，他不會等到今天；第二，秦非也不會出賣我們，他的性格是寧死不屈的；第三，飛霞堡的內應明知我們在練飛霞刀法，他們不會等到我們刀法快將練成了才出賣我們的，所以我認爲最大可能性就是自己人。」

布清揚神態堅決。「說什麼也好，我不主張解散大隊！」

薛風道：「是否解散，都不是你或我可以主張的，問題是衆人，弟兄是否願意留下來繼續賣命下去。」

布清揚極之不滿。「薛風，你身爲領頭人，你知不知道，你的話有多大影响力，你竟說出這些話？」說得毫不客氣。

鳳天成霍地走到歐陽值、布清揚面前，語帶憤怒地道：「姓布的，跟薛兄弟說話要客氣一點！」

布清揚面上漲紅了。「薛風煽動羣衆離心就是不對！」

「他如何不對？不對又如何？別忘了，我們並非什麼紀律嚴明的軍隊，我們只是一班烏合之衆，所不同的，我們不會和你幹傷天害理之事罷了。」

布清揚語帶譏諷道：「當初薛風滿腔熱誠的要消滅飛霞堡，但現在又說些什麼話來了？」

鳳天成冷笑數聲道：「薛兄弟最大目的只是要殺布宏和布清雷父子兩人爲全家報仇，並未想過要消滅飛霞堡，這只是你一廂情願而已。」

布清揚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反反覆覆，又豈是大丈夫所爲？」

鳳天成道：「你說來說去，只是要我們繼續進行滅霞計劃吧？」

「當然！」

「你問過其他兄弟沒有？」

布清揚稍一遲疑，忽然面向衆人，朗聲道：「各位弟兄，你們有誰贊成我們的滅霞計劃繼續進行？」

此語一出，大部份人都表示贊成，其中只有李文翔、唐冷劍、歐陽值、呂長雄及秦强沒有作出表示。

布清揚面露得意之色，對薛風道：「你看見了沒有？」

薛風點頭道：「看見了！」

「小數服從多數，滅霞計劃繼續進行。」

薛風搖頭。

布清揚微一詫異。「搖頭是什麼意思？」

唐冷劍淡淡地道：「搖頭的意思是說不，你怎地不明？」

布清揚一氣，怒道：「爲什麼？」

唐冷劍怒道：「姓布的，我們既然不跟你一道，你的美夢應該醒了！」

布清揚面色又漲紅起來。「你這是什麼意思？」

李文翔插嘴道：「因爲你的野心及陰謀早被薛風看穿了，經過昨晚一役之後，他決定與你分道揚鑣。」

布清揚彷似被說穿了心事，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鳳天成冷言相向。「姓布的，你敢不敢說你沒有野心？沒有陰謀？」

布清揚頸上青筋暴現。「你胡說！」

薛風淡淡地道：「他沒有胡說，你的確有極大野心及進行着一個陰謀！」

布清揚氣極。「薛風，你要對你說的話負責！」

薛風仍是淡淡地道：「這個當然。」

「你說我有野心，有陰謀，我到底有什麼野心？什麼陰謀？」

唐冷劍好整以暇地道：「這個你比誰都清楚，你倒要反問，眞他

媽的滑稽極了。」

薛風面向布清揚正色道：「我問你，布宏是不是你生身父親？」

「當然是！」

「布清雷是不是你同一父母所生的親兄長？」

「難道還會錯？」

「既然雙方關係血濃於水，你爲什麼要反他們？要消滅他們？」

布清揚一時答不上來。

鳳天成也問道：「是因爲要匡扶正義，爲江湖除害，莫教你父兄再遺害江湖，所以不惜大義滅親？」

布清揚道：「難道這還不夠？」

薛風道：「你簡直當我們全是傻瓜，其實你最大目的不是要消滅飛霞堡，而是要殺死你父親和二哥，然後自己做飛霞堡的堡主，因此率衆造反，還利用我替你打天下。」

布清揚面如紫醬之色，怒叫道：「薛風，你不要含血噴人！」

「我沒有。」

「你說我利用你，既然你知道被我利用，爲什麼還甘於被我利用？又爲什麼傳授我飛霞刀法？你這不是含血噴人嗎？」

「道理很簡單，因爲我們都有共同目標。」

「什麼目標？」

「你想殺布宏和布清雷，我也是，只是你的目的是染指堡主的寶座，我目的是爲全家報仇，你利用我替你達到目的，同樣我也在利用你替我報仇，至於教你飛霞刀法，就算我不能親手殺死布宏快意恩仇，能親眼看見布宏死在自己兒子和自創的刀法之下，何嘗不是美事？」

布清揚道：「薛風，你的確很聰明，我果然瞞不過你。」

薛風道：「也說不上是我聰明，可以說是你過份愚蠢。」

布清揚一怔：「哦！」

「你帶領兩百多人造反，然後對我說，大家胸懷大志要消滅飛霞堡，令飛霞堡從此在世上消失，這簡直是天大的謊言。」

「你也看得出？」

「當然，你應該比我更清楚，飛霞堡內每一個人，包括每一個侍衛長和侍衛，大多是黑道中人，綠林大盜，這些人加入飛霞堡，只不過加入另一黑幫組織罷了，你要消滅飛霞堡，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會答應跟你嗎？其實，你帶這班人造反，事前已商量好，一俟你做上了堡主，對他們有無數好處，即是說你在他們面前動之以利，他們才追隨你造你老子的反，所謂大義滅親，爲江湖除害，只是在我面前說的鬼話，只可惜，從一開始，我就不相信你的鬼話連篇，還覺得你很幼稚。」

布清揚不再憤怒，反而平靜下來道：「說得好，你的確說出了我的目的，既然大家都殊途同歸，目標相同，又何必要離隊，何不一路作下去？我爲做堡主而奮鬥，你爲報仇而努力，你既然矢志報仇，我就把布宏和布清雷的命留給你，讓你親手手刃他們。」

薛風神色不恥的接口道：「這樣你就用不着負上弒父殺兄的罪名，被江湖同道作爲話柄！」

「這簡直是兩全其美，如何？」

李文翔怒道：「布清揚，想不到你卑鄙無恥到如斯地步，竟然說出這些話？」

布清揚冷笑一聲：「我卑鄙無恥？你知不知道，成大事就要心狠手辣，就要有人犧牲，而且我們的歷代皇帝之中，弒父殺兄奪取帝位的大有人在，而且還有人被稱爲好皇帝，我比起這些好皇帝又算得上什麼？」

唐冷劍道：「薛兄說得對，你遲早會露出本來面目，果然不錯！」

布清揚並不當一回事，說道：「我露出本來面目又如何？我的確有野心，我想做堡主，但我們互相合作，對你們也毫無害處，不錯，我在利用你們的武功，同樣的，你們何嘗不是利用我們人多勢衆達到報仇目的？」

薛風道：「但經過昨晚之後，我們已不可能再合作下去。」

「爲什麼？」

「第一，我說過，我們內部出現了奸細，這對整體都很危險，而且根本不可能成功。」

「第二呢？」

「昨晚在火場之中，你的表現很令我失望，你貪生怕死，不顧下屬死活，亦無領導才能，根本不是大將之材。」

布清揚道：「我是否如你們說，日後才知道，我再問你一句，你們跟不跟我們歸隊？」

薛風搖頭，唐冷劍、鳳天成、李文翔、歐陽值、呂長雄及秦强也搖頭。

布清揚面上殺氣暴現。

霍京文、雷子飛、原一凡及其餘站在布清揚一邊的侍衛長連忙踏步上前，人人都目露兇光的瞪着薛風等人，看形勢是與薛風等人反目了。

唐冷劍向他們橫掃一眼道：「你們想怎樣？」

布清揚面上殺氣更盛，冷聲道：「我用行動告訴你們，我是不是領導人材？」

其餘侍衛見狀，亦紛紛站起身來，人人手執兵器把薛風等團團圍住。

鳳天成冷笑數聲道：「看來，我們若不跟布三少堡主合作，就會遭到不客氣對待了？」

布清揚面色一沉道：「說得對，你們已沒有選擇餘地，所以只有死路一條。」

布清揚說完，連忙向後退下，其餘侍衛長及侍衛的手中兵器握得更緊，彷似隨時要向薛風等人殺上去一樣。

薛風等人慌忙作好迎戰的準備。

李雪影嚇得花容失色，只懂得依偎着父親。

薛風向李文翔輕聲道：「李前輩，你且退下，負責保護令千金，這裡有我們。」

李文翔愛女情切，只好一點頭，拉着女兒退了下去。

薛風見被八十多人重重包圍住，知道形勢不妙，對唐冷劍與鳳天成道：「用殺着！」

唐、鳳二人點點頭。

布清揚表情極之惡毒，目光放出極濃殺氣的惡瞪着薛風等人，冷聲道：「順我者生，逆我者亡，你們莫怪我不客氣。」

鳳天成怒叫道：「姓布的，你還婆媽什麼？省點油，快放馬過來吧。」

布清揚奸詐一笑，彷似看見薛風等人在作垂死掙扎一般，接着面色一寒，喝叫道：「上，把他們全都殺了。」

一聲下令，八十多人向薛風那邊的六人攻了過去，薛風、唐冷劍及鳳天成見狀，不約而同地一躍而起，同一時間，秦强、歐陽值及呂長雄亦搶先迎了上去。

六個人同時使用不同招式的飛霞刀法迎敵，薛、鳳、唐三人居高臨下，運用飛霞刀法的最凌厲殺着直捲敵人，迅即把敵人攻個措手不及，同時，地面上的歐陽、秦及呂三人亦以不同招式瘋狂般殺向對方。

侍衛們都學懂了一些飛霞刀法的招式，九十多人一起混戰，全都用上了同一武功，雙方甫一接觸，便激烈無比，只交了數招，薛、鳳、唐三人的招數越加凌厲，不消一刻，便有十多名侍衛及兩名侍衛長死在三人刀下，站在一旁的布清揚見了，登時大吃一驚，因爲薛、鳳、唐三人所用的招式他竟然從未見過，他知道這是飛霞刀法的招式，但薛風顯然並未傳授給自己。

六人一輪快攻之後，薛、鳳、唐三人負責逼退敵人，然後薛瞪起赤紅的雙眼大叫道：「你們再上來的話，休怪我手下無情了。」

一衆侍衛見他勇不可擋，一時間不禁心怯，果然再沒有人進攻。

薛風瞪住布清揚叫道：「布清揚，你看見了沒有？就算你殺得了我們，你也不知還要損失多少條人命，你若果聰明的話，應該保留實力，莫再作無謂犧牲，否則日後如何反你父兄，如何做堡主？」

布清揚呆了半晌道：「你剛才用的招式，怎地沒有教給我？」

薛風不屑地道：「因爲我一早看穿了你的眞面目，若果我把飛霞刀法最上乘的招式教給你的話，我們今天還有命離開這裡嗎？」

布清揚道：「你已把三十六式刀法全都教了我，難道那些不是飛霞刀法？」

「我只教了你二十七式飛霞刀法，其餘最厲害的九式，只有唐冷劍和鳳天成練成了。」

「那麼我們學的其餘九式到底是什麼武功？」

「我教你的其餘九式，只是一些自創的招式，但這些招式根本敵不過飛霞刀法。」

「你竟然把我瞞過了。」

「我明知你是這種人，我當然要留幾招管用的給自己，這樣我才有保障。」

布清揚恨恨的道：「薛風，你果然了得！」

薛風道：「不過你放心，除了我們這八十多人之外，就只有一個布宏懂飛霞刀法，這二十七式，夠你們受用了，只要你們全都好好的練習，加上團結就是力量，要造你父兄的反，相信也足夠了。」

布清揚無話可說，且在沉思。

唐冷劍道：「薛兄，你既然知道布清揚靠不住，爲什麼仍要教他練飛霞刀法？」

薛風故意說給布清揚聽：「我當然要把刀法教給他，好讓他們父子兄弟相殘。」

這些話布清揚聽了並不氣，祇是狠狠瞪了薛風一眼道：「你的每一着棋子都很絕也很毒辣。」

薛風哈哈一笑：「比起令尊與令兄的手段，我薛風又算得上什麼？」

布清揚道：「跟你比，我眞的感到有點自愧不如。」

鳳天成道：「你還婆媽什麼？還打不打？打就繼續叫人上來送死，但總會輪到你的，不打的話，就不要瞎扯下去，我們不想跟你站在一起。」

布清揚大概聽薛風的話要保留實力，悻悻然道：「我已沒能力留你們。」

鳳天成對薛風等人道：「我們走！」說完掉頭便行，薛風、李文翔父女等一共八人亦跟着他而去。

布清揚目送八人漸漸遠去，只恨得牙癢癢的，而且甚是無奈。

霍京文也道：「剛才人太多，場面有點混亂，他們才得了一些甜

頭，但我們十幾個侍衛長也不是弱者，加在一起，專對付薛風、唐冷劍和鳳天成，那怕他什麼九式，一樣可以把他們幹掉的。」

布清揚陰沉的道：「現在不必殺他們。」

原一凡道：「爲什麼？」

「他們不是我們的敵人，我相信他們不會跟我們過不去，所以還是保留實力，待日後辦大事吧。」

原一凡點頭道：「也是道理。」

雷子飛道：「但現在我們只剩下七十幾人，日後要進攻飛霞堡，恐怕力不從心。」

布清揚彷似胸有成竹。「放心，我離開飛霞堡時帶了大量黃金出來，我就利用這些本錢再招兵買馬，那還用擔心不夠實力。」

原一凡接口道：「到時再好好練習那二十七式飛霞刀法，那還用愁嗎！」

布清揚道：「我們現在找個地方作爲大本營吧。」

原一凡道：「這個當然。」

布清揚忽然鐵青着面孔。「但首先，我要查出到底誰是內奸？」

原一凡道：「不錯，正如薛風那小子所說，那內奸一日存在，對整體都很危險，而且根本不可能成功。」

雷子飛道：「但到底誰是眞正的內奸？」

布清揚以多疑的眼光望向各人。」

快意恩仇　計中借計

薛風一行八人離開布清揚之後，轉輾來到一個鎮，衆人恐怕碰上飛霞堡的人，所以行藏顯得有點謹愼。

當晚，一行人入住一間客棧，辦了住房手續後，八個人一同在客棧內的酒樓用晚膳。

酒樓內食客並不多，因此衆人談話不怕被人偸聽，談話內容離不開日後動向。

李文翔望着薛風道：「若不跟布清揚合作，薛老弟恐怕要報大仇並不容易。」

薛風道：「我不想替他打天下，所以寧可離隊，更何況隊伍之中明顯有奸細，再留在隊伍之中對大家都很危險。」

鳳天成道：「布宏殺了我鏢局這麼多人，說什麼也要報這個仇，但我們已喪失了機會，正如李前輩所說，日後要報仇恐怕不易。」

薛風目光銳利，說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但布清揚急於要做飛霞堡的堡主，這就是我們的機會。」

鳳天成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薛風道：「若果我沒有估計錯誤，布清揚一定會招兵買馬繼續造反，而且會繼續跟赤幫合作，只要我們留意布清揚的動向，一俟他攻打布清雷，找機會殺布宏和布清雷。」

唐冷劍道：「果然好辦法。」

歐陽値道：「但我們根本不知布清揚的大本營何在，如何留意他的動向？」

薛風道：「只要布清揚繼續跟赤幫合作，他一定和楊傲遠保持聯絡，到時唐兄弟返回赤幫總壇一行，就很易打探到布清揚的大本營了。」

唐冷劍道：「冷劍當仁不讓。」

歐陽値道：「但楊傲遠會不會再跟布清揚合作下去？」

薛風道：「以楊傲遠和布清揚的性格，雙方根本格格不入，以常理來講，他們絕不會跟對方合作的，可是他們兩個都各懷鬼胎，必定繼續合作下去的。」

鳳天成道：「我也有同感，表面上楊傲遠諸多顧忌，事實上他只是在演戲，他恨不得有人跟他合作下去。」

秦强插嘴道：「楊傲遠不怕事成之後，布清揚給他一記回馬槍嗎？」

薛風道：「楊傲遠當然怕這一點，但布清揚更加害怕吃回馬槍。」

秦强道：「既然這樣，何必合作下去？」

薛風道：「只要攻垮了飛霞堡，他們之間有一方必定來個先下手爲强，把對方也打垮，所以我說他們其實各懷鬼胎。」

李文翔接口道：「到時江湖上又會翻起腥風血雨，想平靜一下也難了。」

歐陽値道：「再加上布清揚的隊伍又出現了奸細，想除去這可怕的奸細又非易事，所以好戲會陸續上演。」

呂長雄岔開話題。「說了這許多江湖恩怨，大家也討厭了，倒不如說一說喜事吧。」說時有意無意之間望向李雪影和薛風。

李雪影粉面通紅的垂下頭來。

衆人面上不禁浮現出一種會意歡欣的笑容。

薛風混身不自然。

鳳天成笑道：「薛兄弟跟李姑娘兩情相悅，倒不如讓我們將就一下做個媒，然後大夥兒吃他一頓喜酒也是時候了！」

李雪影一顆心怦怦亂跳，羞怯得把頭垂得更低。

薛風開始手足無措。

鳳天成指住薛風笑道：「李姑娘害羞還說得過去，虧你是個大男人，竟然也害羞起來啦。」

衆人都笑了。

薛風忙道：「別再提啦，別再提啦！」

李文翔笑得最是愉快。「別提？是不是不想做我女婿？」

薛風更不自然。

李文翔笑着追問道：「答我呀！」

薛風開始面紅：「答……答什麼？」

李文翔道：「我問你是不是不想做我女婿，快回答我。」

李雪影面對幾個大男人，遇上這個情形，羞得無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個洞就馬上鑽進去，在薛風還未回答父親問題之前，已站起身來，「呼」的一聲離座而去，登時把衆人引得大笑起來，而薛風面上也發出甜笑。

李文翔見了薛風的笑容，笑道：「好了，不用你回答我，我明天找人擇個吉日良辰，讓你們拜天地，撮合你們吧。」

薛風面容一陣驚喜。「這麼快？」

李文翔一笑。「我不想再跟她同住在一間房，就讓你跟她一起住吧。」

薛風掩不住喜悅道：「但是我……大仇未報呀？」

「成親跟報仇是兩碼子事，怎地拉在一起相提並論？」

鳳天成道：「對了，更何況你說過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但成親總不能再等十年的。」

薛風甚是喜悅，向李文翔一拜道：「多謝李前輩父女錯愛……」

還未說完，鳳天成在他頭上一拍道：「李什麼前輩？他是你岳大人嘛！」

薛風一笑道：「現在還不是嘛！」

李文翔已笑得合不攏口。「不妨，不妨，就待拜了天地才叫一聲岳丈吧！」

歐陽値道：「你的未來娘子害羞走了，快找她回來吧。」

薛風情不自禁，說聲「好」，也飛快的離座而去，登時又引得衆人哄堂大笑，衆人好不開心。

* * *

夜已深，四週一片死寂。

薛風一行八人分四間房而住，其中呂長雄與秦强合住一間房。

秦强好似全無睡意，但呂長雄已睡得鼾聲大作。

此時，秦强躡足走下床來，接着穿好衣服，再穿好靴子，然後望望熟睡中的呂長雄，見他睡得死豬似的，便放心走到房門，小心翼翼的把房門打開，便躡足走了出去。

呂長雄原來並未睡着，待秦强離開房間後，連忙起一床，穿好了衣衫，也打開房門跟了出去。

呂長雄快步離開房間，甫一踏出客棧，便見秦强騎馬離開。

他看見秦强遠去，心想：「不出薛風所料，秦强果然有蹊蹺！」

心念至此，也走到馬廐處，拉出其中一匹馬，便遙遙跟了上去。

* * *

秦强策馬邁開大步，不多久已遠離市鎮，呂長雄藉着夜色的掩護，保持一段距離在後跟踪，秦强一直渾然不覺。

兩騎人馬在道上一前一後的奔走，約莫過了一個時辰，呂長雄發覺秦强的目的地竟是飛霞堡，不禁微吃一驚，心忖道：「難道他眞的是奸細？」

雙方再走一會，飛霞堡就擺在眼前，秦强也就朝飛霞堡直奔過去，呂長雄爲恐被人發覺，於是勒停了馬匹，再下了馬，然後徒步走到高處看個究竟。

居高臨下望去，只見秦强已騎馬抵達飛霞堡正門，接着停了下來。

過了一會，飛霞堡正門打開，然後一條吊橋放下，橫放在堡門前的壕溝上，秦强便策馬踱了入去。

秦强進入飛霞堡之後，吊橋隨即收起，大門也關閉起來。

呂長雄看得呆了，喃喃地道：「薛風料事如神，秦强果然有蹊蹺，但他爲什麼要做奸細？爲什麼要出賣我們？對他有什麼好處？

「奸細竟然不在布清揚那一邊，而是在我們這一邊。」

* * *

呂長雄爲求看個眞切，便小心翼翼的潛到飛霞堡正門不遠處，然後躲起來。

他知道秦强必定會在天亮前返回客棧，好讓衆人不知其行動，所以呂長雄在等。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左右，飛霞堡大門再度打開，吊橋也再度放下。

呂長雄連忙躲起來。

過了一會，秦强果然騎馬踱了出來，呂長雄向前望去，只見秦强手上提着一個鳥籠，再看清楚，籠內盛有三隻鴿子，呂長雄並不知道鴿子何用。

秦强步出飛霞堡之後，連忙催着坐騎，快馬加鞭而去。

呂長雄也連忙上馬，匆忙從後跟踪。

秦强催着馬匹，跑得比來時還要快，一個時辰後，便返回鎮上，但他並非返回入住的客棧，竟向另一邊而去，呂長雄亦從後跟着。

不久，秦强走向一間廟宇，呂長雄下馬跟了上去。

秦强來到廟宇之後也下了馬，然後在廟門前敲着廟門。

呂長雄閃身躲在廟的另一角。

過了片刻，廟內有人把門打開，那廟祝睡眼惺忪的望着秦强，打了個呵欠道：「這麼晚了，什麼事？」

秦强道：「廟祝先生，這麼晚打擾了眞不好意思。」

深宵被人弄醒，廟祝心頭有氣。「有什麼事天亮再來吧。」說着正想把門關上，但秦强連忙踏步上前，並迅速在懷中取出一錠黃金，把黃金向廟祝面前一伸，道：「你的！」

廟祝見了那錠黃澄澄的黃金，登時睡意全消，精神爲之一振，睜大雙眼直望着黃金，口吃地道：「我的？」

秦强一點頭。

廟祝老實不客氣，以最快速度伸手把黃金抄在手中，眉開眼笑地道：「多謝公子，多謝公子，不知公子深宵造訪有何指教？」

秦强一笑，把手中鳥籠交到廟祝手上，說道：「你替我養這三隻鴿子，這錠黃金就是你的。」

廟祝忙道：「這個易辦，這個易辦，我準會把三隻鴿子養得肥肥白白的。」

呂長雄躲在一邊見了，弄清秦强來廟宇的目的，同時也知道即將離開，於是比他先走一步，快步離開，然後騎馬返回客棧。

呂長雄返回客棧之後，連忙除下衣衫、布靴，接着睡回床上。

不久，秦强亦躡足返回房間，見呂長雄還躺在床上，而且仍發出刺耳的鼻鼾聲，這才放下了心，接着寬衣脫靴，若無其事的睡下。

* * *

次天一早，呂長雄趁着秦强尚未醒來，便首先起了床，然後召集了各人至薛風的睡房，再把秦强的行動向各人說了一遍。

衆人聽了，知道奸細原來是秦强，都憤怒莫名，亦很感意外，只有薛風一個人覺得是意料中事一樣。

鳳天成最沉不住氣。「薛兄，秦强出賣了我們，應該怎樣處置他？」

薛風恐防隔牆有耳，輕聲道：「首先我們不要打草驚蛇，詐作什麼也不知道，來個將計就計。」

唐冷劍道：「如何將計就計？」

薛風望着呂長雄。「你不是說秦强把三隻鴿子托廟祝豢養的嗎？」

呂長雄點頭道：「但我不明他養這三隻鴿子的目的。」

薛風道：「那三隻是信鴿，是布宏叫秦强從飛霞堡帶出來的，用作日後通消息之用。」

呂長雄恍然大悟。「我明白了！」

鳳天成道：「你還沒有說如何將計就計？」

薛風道：「把那三隻鴿子掉包。」

歐陽值忍不住拍案叫好。「妙計，我們把鴿子掉換了，只要秦强向布宏通消息，把鴿子放出去，但鴿子卻把消息帶到我們手上，我們就洞悉了一切，相反，我們可把假消息用原來的三隻鴿子放出去，布宏就很易中我們的計了。」

呂長雄道：「我有點不明。」

衆人以奇異的目光望着他。

羞怯的李雪影向他一笑道：「呂大哥，這辦法很簡單，你要知道，秦强的三隻信鴿是從飛霞堡帶出來的，你只要把牠放出去，那些信鴿就會飛回飛霞堡，把消息帶回去，但若果我們另外弄來三隻信鴿，把秦强的三隻換了，那麼秦强的三隻信鴿就在我們手上，而在文武廟廟祝手上的三隻其實是我們的，只要秦强和飛霞堡通消息，就會把消息放在我們三隻信鴿身上，只要把信鴿放出去，那些信鴿就會飛回我們身邊，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秦强跟飛霞堡的通訊內容了。」

呂長雄再次恍然大悟。

鳳天成道：「但我們去那裡弄來三隻信鴿，跟秦强的三隻調換？」

唐冷劍也道：「不錯，需知道信鴿需要養一段時間才懂得返回原來地方的。」

薛風胸有成竹道：「客棧有，我們問客棧老闆租用不就可以了嗎！」

李文翔道：「這是唯一辦法。」

呂長雄問薛風。「你事前懷疑秦强就是那個奸細，你憑那一點懷疑是他？」

薛風避而不談。「我們談話到此爲止，勉得秦强對我們起疑心。」

李文翔道：「不錯，秦强也差不多起床了，他見我們聚在一起，必定懷疑的。」

薛風望着唐冷劍道：「唐兄弟，你現在返回赤幫總壇一行，打探一下布清揚的動向。」

唐冷劍站直了身子應道：「我馬上就去。」

* * *

當下，唐冷劍獨自返回赤幫總壇，李文翔聯絡客棧老闆，商量租用信鴿，老闆見錢眼開，一口答應。

另外呂長雄到文武廟一趟，看清楚秦强盛載信鴿的鳥籠模樣，再買了一個一模一樣的鳥籠，然後返回客棧，把租用回來的三隻信鴿放在籠內，再由歐陽值與鳳天成帶到文武廟。

鳳天成與歐陽值去到文武廟之後，裝作進香，鳳天成引開廟祝，

歐陽值趁廟祝不留意之下，便把鳥籠換了，即是說，把從客棧租回來的三隻留在廟內，再把秦强寄養在廟內的三隻帶走。

* * *

知悉了秦强是奸細，薛風等人也不揭穿，雙方都若無其事的繼續住在鎮上。

三天之後，唐冷劍自赤幫總壇歸來，衆人都很心急知道布清揚的動向，所以都聚集在一間房內，聽取唐冷劍的滙報，薛風也故意讓秦强在座。

據唐冷劍打探所得，布清揚果然繼續跟赤幫楊傲遠合作，同時在不到十天的時間內，布清揚在重賞之下，果然收買了一批人馬加入隊伍，目前布清揚的隊伍已由原來的數十人增加至四百人，而且在龍王山建立了大本營，並準備隨時聯同赤幫人馬攻打飛霞堡。

薛風聽了唐冷劍的滙報，叫各人靜觀其變，大家都明白，薛風其實靜觀秦强之變。

* * *

秦强從唐冷劍口中知道布清揚的動向之後，果然有所行動，當日黃昏時分，獨個兒到文武廟去，然後寫了一封信，把信綁在信鴿腳上，便把信鴿放出去，接着若無其事的返回客棧。

秦强把信鴿放出去之後，又怎會料到信鴿被換了，在秦强還未返回客棧之前，那信鴿已比他先飛返客棧，客棧老闆見信鴿飛回來，取下腳上綁着的信件，便把信件交給李文翔。

李文翔把信打開一看，信上內容是布清揚與赤幫繼續合作，布清揚勢力大增，在龍王山設立大本營，布清揚並準備與楊傲遠大舉攻打飛霞堡。

李文翔看了信後，再把信交與薛風。

薛風看過信後，趁秦强尚未回來，便與衆人一起商量對策。

薛風對衆人道：「這封信對布清揚和楊傲遠極之不利，布宏隨時給布清揚一記攻其不備，那麼布清揚的組織就很易被消滅。」

鳳天成道：「就讓他們父子互相殘殺吧！」

薛風道：「我們絕對不能坐視。」

鳳天成道：「爲什麼？」

「若果布清揚的組織被消滅了，我們根本沒有可能進入飛霞堡殺布宏父子。」

李文翔道：「你有何高見？」

薛風正色道：「我要教布清揚來一着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衆人都「哦」了一聲。

薛風又道：「唐兄弟，鳳兄弟，明天和我一起去龍王山行一趟。」

歐陽值奇道：「去龍王山？幹什麼？」

「去見布清揚。」

唐冷劍道：「你不是說過不跟布清揚合作的嗎？」

「我的確不想再跟布清揚合作，由始至終，我們都只是在互相利用多於合作。」

唐冷劍道：「互相利用和合作有什麼分別？」

「分別很大，合作是出於眞誠，互相利用存有猜忌之心，而且精神也不同。」

歐陽值道：「你今次要見布清揚有什麼事？」

薛風道：「再次互相利用。」

鳳天成道：「既然這樣，當日又何必跟布清揚反目？」

薛風道：「我們被奸細出賣了，當日若不是跟布清揚反目，很難知道奸細是誰？」

李文翔道：「既然你已和布清揚反了目，布清揚會不會和你再互相利用下去？」

「布清揚爲了要做堡主，已不擇手段，他恨不得我們歸隊。」

鳳天成道：「你眞的打算歸隊？」

薛風搖頭。「我沒有這個打算，我只是爲他提供消息，還教他該行那一着棋子。」

鳳天成道：「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叫布清揚防範，時機成熟時，暗中安排他們父子兄弟相殘，然後我們來個混水摸魚。」

歐陽值道：「借刀殺人？」

薛風道：「對！」

鳳天成道：「現在我們留在這裡，秦强一定對布宏說了，我們豈非很危險？」

薛風道：「不會的，秦强雖是奸細，但他不會出賣我們，他只是出賣布清揚，因爲他知道布清揚是個沒有義氣的人。」

鳳天成道：「你爲什麼如此肯定秦强不會出賣我們？」

薛風道：「秦强做奸細其實是有苦衷的。」

「哦！」

「秦强做奸細其實是爲了他弟弟秦非。」

唐冷劍道：「這是你的猜測？」

薛風承認。

李文翔道：「你的意思是說，秦强不想弟弟秦非受苦，所以做奸細？」

薛風道：「不錯，一直以來，大家以爲秦非已被布宏處死了，但後來大家知道秦非並未死，還每天在受折磨，布清揚又不主張營救，消息傳出之後的第二天晚上，有守衛向我報告，說秦强潛離了滅霞山

谷，當時我就懷疑秦強想潛入飛霞堡救秦非，但秦強又安然歸來，過了幾天之後，我們在滅霞山谷遭到埋伏，於是我就懷疑秦強向布宏傳達消息，以換取弟弟秦非的性命。」

眾人終於明白薛風對秦強懷疑的原因了。

鳳天成道：「既然秦強沒有害我們之心，我們何不向他說明白，用秦強做餌，安排布宏上當？」

薛風道：「不，秦強暫時雖然不會出賣我們，但這是遲早之事，因為很明顯，秦強已變了質，他隨時會為了利益出賣我們的。」

李文翔接口道：「說得對，若果秦強真的站在我們這一邊的話，他老早就作出主動了，若果我們現在主動對他說，我們無疑是自投羅網。」

唐冷劍道：「那我們該怎樣做？」

薛風道：「放心，秦強的三隻信鴿已落在我們手上，他害不到我們的，目前最重要的不是秦強，首先是跟布清揚聯絡。」

* * *

次日天早上，薛風帶同唐冷劍與鳳天成親往龍王山——布清揚的大本營。

三人來到山下之後，守衛問明來意，薛風道明要見布清揚，同時為表善意，在守衛面前解下隨身兵器，守衛便上山報告。

布清揚在山上聞報薛風三人求見，大表詫異，隨即命人帶三人上山。

三人由守衛引領之下上到山上，然後進入布清揚的帳幕內。

帳幕內，布清揚居中而坐，站在他身邊的有原一凡、雷子飛及霍京文。

布清揚見了薛風三人，不敢怠慢，慌忙殷勤招待。

雙方講了些客套話，客套一番之後，分賓主坐定，布清揚開口道：「三位兄台親臨，不知有何指教？」

薛風道：「三少堡主，今次小弟冒昧前來打擾，會不會覺得奇怪，咱三兄弟怎會知道三少堡主的大本營所在？」

布清揚微吃一驚，因為他覺得大本營的地點本來甚是秘密，薛風竟然知道了，他一整面容說道：「願聞其詳？」

薛風隨即在懷中取出那封從信鴿腳上取下的信，然後交到布清揚面前。

布清揚把信打開一看，暗吃一驚，說道：「此信由誰人所寫？寫給誰？」

薛風道：「寫此信的人就是出賣滅霞部隊的奸細，信是寫給令尊布宏的。」

布清揚又暗吃一驚。

薛風又道：「你放心，奸細利用信鴿向令尊暗通消息，幸好那信鴿被我們截獲，即是說，令尊尚未知你大本營所在。」

「你已知道那奸細是誰？」

薛風點頭。

布清揚咬牙道：「到底誰是奸細？」

「你暫時無需要知道，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防範飛霞堡來襲。」

布清揚接口道：「說得對，我們的大本營所在，和跟赤幫合作進攻飛霞堡一事，我爹遲早會得到消息，這對我們很不利。」

薛風道：「所以你要先下手為強。」

「目前我們雖然人數有數百人，但大部份的作戰能力都有限，如何跟飛霞堡硬拚？」

「所以，我教你行一着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如何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我會放消息給令尊，叫他派人來消滅你們，然後你們就大舉離開龍王山，令尊經過上次滅霞山谷一役的教訓之後，今次必定總動員進行圍剿，到時飛霞堡人力有限，你們的人早已進駐飛霞堡附近，那時一舉攻入飛霞堡，要殺令尊就容易得多了。」

布清揚疑信摻半。「你可以令我爹相信？」

薛風道：「我既然有辦法弄來那封信，又有辦法查到誰是奸細，當然有辦法令他相信。」

「你如何令他相信？」

「我假扮那個奸細與他通消息，他必定深信無疑。」

「你意思是說，當飛霞堡大舉進攻龍王山時，我們已撤離龍王山，乘着飛霞堡空虛之際，我們就攻入飛霞堡？」

「正是！」

「但飛霞堡的人到龍王山撲了個空之後，當然知道上了當，他們再折返飛霞堡，我們豈非很難應付？」

「別忘記，飛霞堡距離龍王山一來一回路途遙遠，當他們發覺上當的時候，再折回頭，那時恐怕你們已控制了大局了。」

布清揚不禁心動，沉思一會，說道：「但我爹會不會信你的消息？」

「他接到我的消息之後，必然會派探子証實你們的大本營是否真的在龍王山。」

「那我們該怎樣做？」

「你們繼續留在大本營，讓你爹的探子証實你們確在龍王山。」

「那豈非等他們來攻打我們？」

「難道你忘了，三十六計中之

兩計，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你意思是說，讓探子証實我們在龍王山之後，我們就撤離龍王山？」

「對，你們撤離龍王山之後，就派人留意飛霞堡的動靜，一俟飛霞堡派人攻打龍王山之後，你就聯同赤幫的人殺入實力有限的飛霞堡內。」

布清揚不禁微笑起來，忍不住道：「三十六的另一計，調虎離山，我們也用上了。」

薛風道：「我要對你說的都已說完了。」

布清揚笑得甚得意，喜道：「薛兄果然智勝子房，事成之後，布某不會虧待你的。」

「不必，別忘記，我們只是互相利用，根本是兩不相欠。」

「你會不會跟我們攻入飛霞堡？」

「絕對會，但不會和你一起。」

「為什麼？」

「我最大目的就是親手手刃布宏！」

「任隨尊便。」

薛風站起身來，向布清揚一拱手道：「告辭，日後我會指示你如何行事。」說完便行了出去，唐冷劍與鳳天成也跟着離開。

布清揚表情異常惡毒的目送三人走出營帳。

原一凡忙道：「三少堡主，就這樣讓他們活着離開？」

布清揚目光放出殺氣。「讓他們活多一段時間，遲點才殺他們。」

雷子飛道：「為什麼現在不殺他們？」

布清揚道：「他們還有利用價值。」

霍京文道：「三少堡主，薛風的話可不可靠？」

布清揚道：「若害了我們，對他們毫無好處，而且薛風還要利用我們的力量殺入飛霞堡，再從混亂中報血海深仇，所以薛風說的話絕對可靠。」

原一凡道：「不錯，沒有我們的力量，薛風、唐冷劍和鳳天成根本報不了仇。」

布清揚道：「傳令下去，這幾天叫山下守衛留意附近一切閒雜人，但不需阻撓，好讓飛霞堡的探子有機會打探我們。」

* * *

薛風返回客棧之後，當即寫了一封信給布宏，內容大致與秦強的那封相似，只是加了幾句，叫布宏盡速派人攻打龍王山，莫給布清揚實力日益擴大，到時就難以應付。

把信寫好之後，再利用信鴿帶到飛霞堡。

過了數天，薛風再派唐冷劍前往龍王山打探消息，唐冷劍從布清揚口中得知，飛霞堡果然派人到龍王山打探虛實，而且一連三天都有人在附近出現，布清揚知道這些是布宏派出的探子，第四天之後，這些閒雜人再沒有出現，布宏顯然已心中有數，因此無需再探。

薛風得到唐冷劍的回報，認為時機已成熟，便再次假扮秦強寫信給布宏，叫布宏於三天後的深夜時分進攻龍王山，給布清揚來個攻其無備。

薛風把信送出之後，再次派唐冷劍到龍王山告知布清揚，布宏將於三天後的深夜大舉攻打龍王山，叫布清揚準備聯絡楊傲遠，並把大隊人馬撤離龍王山。

布清揚接了消息之後，果然親到赤幫總壇面見楊傲遠，並把布宏準備攻打之事告知。

楊傲遠得到訊息之後，也決定與布清揚合作，總動員埋伏在飛霞堡五里外與布清揚的人馬會合。

* * *

兩天之後，布清揚下令拔營準備離開龍王山，當晚入夜後，大隊人馬藉黑夜掩護下山而去，並於當晚駐紮距離飛霞堡五里外的一個山頭，大隊抵達不久，楊傲遠的幫眾亦已抵達，雙方近千人馬駐紮在山頭，並派出探子到飛霞堡附近監視。

布清揚與楊傲遠的戰略就是：派探子在飛霞堡監視，探子只要見飛霞堡的人馬離開，即表示飛霞堡大舉開向龍王山，等到飛霞堡的大部份實力走得遠了，布、楊二人乘着飛霞堡實力空虛之際，近千人攻入飛霞堡。

一切都準備妥當，兩幫人馬只要接到消息，就可以馬上展開大規模的進攻。

當晚，布清揚召集了親信在帳中開了個秘密會議，與會者除了布清揚外，尚有雷子飛、霍京文、原一凡，還有十名追隨布清揚的前飛霞堡侍衛長。

布清揚恐防會議內容被楊傲遠的人偷聽，因此在帳幕外的四週派了大批人防守。

布清揚神態甚是嚴肅，向會議中各人道：「根據薛風提供的情報，布宏明晚深夜就會大舉進攻龍王山，當然飛霞堡的人會撲個空，然後我們就大舉攻入飛霞堡，到時我們的最大目的是要殺我爹和我二哥，只要他們一死，我們就可以控制大局，那時飛霞堡就是我的天下了。」

眾人都很留心聆聽。

布清揚面容變得陰沉起來，又道：「殺了我爹和我二哥之後，大家絕對不能讓楊傲遠活下去，我要把楊傲遠也殺掉，把赤幫吞併，那

時由我領導的飛霞堡實力就更爲雄厚了。」

眾人都一致叫好。

布清揚又道：「憑着我們練成了二十七式飛霞刀法，要殺楊傲遠和他的兩個護法相信不難。」

其中一名侍衛長問道：「爲甚麼要把楊傲遠也殺掉？」

布清揚嘴角泛起一絲冷酷的笑容道：「因我做了堡主之後，若果還留楊傲遠在世上，豈非對我是一個大威脅？所以楊傲遠也可以功成身退了！」

原一凡向那發問的人作更深刻的解釋。「三少堡主跟楊傲遠合作的目的，一方面可以利用他的實力攻打飛霞堡，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這一個機會把楊傲遠除去，免成爲日後的大患。」

布清揚彷似勝券在握。「只要我當上了堡主，各位的功勞非淺，那時大家就可以享盡榮華富貴了。」

霍京文道：「薛風那一邊又如何？」

布清揚不屑一笑，說道：「薛風？憑他們七個人成得了甚麼氣候？」

原一凡道：「三少堡主此言差矣，薛風雖然人數少，但決不能掉以輕心。」

布清揚道：「你放心，薛風雖然不會存心跟我過不去，但我絕不能留一條生路給他們的，若果我沒有猜錯，只要我們攻入飛霞堡內，薛風幾個人也必定殺進去，一有機會，對他們格殺勿論好了！」

原一凡道：「但他們身懷飛霞九式！」

布清揚道：「我們人多勢眾，還怕他們甚麼九式？」

＊　＊　＊

布清揚召眾開會，同樣的，楊傲遠亦秘密召開了會議，布、楊之間可說各懷鬼胎，爾虞我詐，會議同樣秘密的召開，同樣在會場外四週佈防，防止對方偷聽，甚至會議內容亦大同小異，都表示只要殺了布宏父子之後，就把布清揚和親信殺掉，並把飛霞堡合併，令飛霞堡歸附赤幫。

雙方所不同的，就是布清揚絕不敢低估楊傲遠，相反的，楊傲遠就有看不起布清揚，因爲布清揚的隊伍只是湊雜成軍，再加上布清揚江湖閱歷不夠，不是處理大事的人物。

楊傲遠與布清揚之間的最大分別，在於楊傲遠是老江湖，也可說是個老謀深算之人，但楊傲遠似乎忘了，布清揚身邊還有一批不能小覷的左右手。

＊　＊　＊

薛風一班人亦已打探到楊傲遠和布清揚已在飛霞堡五里外駐紮，只等候飛霞堡大隊人馬離堡後就乘虛而入。

薛風雖然在假冒秦强的信中向布宏表示明晚是進攻龍王山的最佳時刻，但他亦不敢肯定布宏是否眞的在明晚深夜策動大攻勢，但從種種跡象顯示，布清揚和楊傲遠卻是深信不疑，而且處於升火待發的狀態之下。

當然，薛風不會抹煞布宏將於明晚策動大攻勢的可能，所以他派了呂長雄在飛霞堡附近靜觀形勢，只要飛霞堡出發策動進攻，呂長雄就會飛馬回報，然後薛風一班人就會乘機行動。

呂長雄已在外逗留了一日一夜，薛風等人仍在客棧靜候消息。

次日早上，亦即飛霞堡行動的當天，眾人卻發現秦强不知所踪，因此薛風對於布宏將於今晚行動的可能性提高了，所以眾人又在一起商量如何行事。

大家都有點緊張，薛風道：「大家依計行事，只要呂長雄回報就可以動身。」

鳳天成望望李雪影，對薛風道：「但未來嫂子如何安置？」

薛風望着李文翔。「李前輩，今晚你負責照顧李姑娘，行動交由我們好了。」

李文翔忙道：「但我不放心你們，而且我們人數已這麼少。」

薛風道：「我們總不能帶着李姑娘行事的，更不能留下李姑娘一個人在客棧。」

唐冷劍道：「對，李前輩，你就留下來照顧我的未來嫂子吧！」

李雪影聽了「未來嫂子」四字，又粉面通紅的垂下頭來，那模樣煞是惹人憐愛。

李文翔遲疑了一會，說道：「好吧，你們一切要小心爲上，我們父女等你們的好消息。」

鳳天成道：「放心吧，只要殺了布宏父子，薛兄就跟李姑娘成親，那時我們才眞的開心呢！」

李文翔道：「這個當然。」

歐陽值道：「薛兄弟，大家都以你爲馬首是瞻，還有甚麼要對大家說的？」

薛風道：「沒有了，大家養精蓄銳，好好休息吧！」

歐陽值望了望薛風，又望望李雪影，然後神秘一笑望着其餘人，接着做了一個離開的表情，然後站起來欲想離開房間。

李文翔及唐冷劍都明白歐陽值之意思是不要阻止薛風與李雪影單獨相對，唯獨鳳天成不明所以，奇道：「甚麼事？」

三個人也不打話，合力把鳳天成又拉又扯的帶離房外，然後把房門關上。

房內只留下薛風與李雪影，房外則傳來鳳天成的叫聲：「喂，你們不經我同意就拉拉扯扯的，這是甚麼意思？」

只聽歐陽值笑罵道：「你這人眞不知趣，人家兩個有情人難得單獨相處，你還不走留着幹甚麼？」

鳳天成的聲音：「對！不錯！你爲甚麼不早點對我說？」

唐冷劍的聲音：「這種事難道還要提點？」

接着四週已寂然無聲。

李雪影仍羞得把頭垂下。

薛風笑道：「未來娘子，他們全都走啦！還害甚麼羞？」

李雪影面泛紅霞，斜眼望着薛風，面上笑容甚是甜蜜。「誰是你未來娘子？」

薛風也面露幸福的笑容。「難道還會是別人嗎？」

李雪影又笑道：「人多的時候你卻害羞，現在沒有人了，你卻在胡說八道。」

薛風又一笑道：「還記得陳大志嗎？」

李雪影忍不住一笑。「那個弼馬溫？當然記得。」

「爲甚麼當天對着那個弼馬溫陳大志不害羞，現在對着薛風卻害羞？」

「當初沒有想到會做薛風的妻子嘛！」

薛風忽然情不自禁地把李雪影抱入懷中，李雪影也小鳥依人的投懷送抱。

室內出現一片沉寂。

兩人相擁了一會，微微分開，李雪影忽然面露憂色呆望着薛風，樣子有點楚楚可憐。

薛風柔聲道：「我知道你的心在想着甚麼。」

李雪影幽幽地道：「你今晚眞的要去殺人？」

薛風點點頭。

「這段日子都是大夥兒在一起，很少有機會跟你單獨談一談。」李雪影的語氣有點怨懟。

「你有話要跟我說？」

李雪影點點頭。

「有甚麼話，說吧！」

「我想叫你今晚不要去殺人。」

薛風語氣堅定。「不可能，我此行是要報血海深仇，今晚不行動，可能這一輩子不再有機會。」

李雪影滿面憂色。「我很明白你的心情，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但你知不知道，你這樣是非常危險的。」

薛風嚴肅起來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算多危險，我也在所不惜，我只希望能快意恩仇。」

李雪影雙眼終於現出淚光，嘴兒一撇，道：「既然你一意孤行，我還有甚麼話說？你一切小心好了！」

薛風頓時忐忑不安起來，他不想再說下去，也不知說甚麼好，兩人無言以對，過了一會，只見李雪影的淚水終於奪眶而出，接着撲到薛風懷中，彷似在恐慌中，藉着薛風給自己一點安全感一樣。

薛風把她緊緊抱着。

李雪影開始發出飲泣之聲。

＊　＊　＊

夜已深，大地與黑夜已溶爲一體，飛霞堡外四週一片死寂。

在距離飛霞堡不遠的一個山頭，有幾個人一直都在虎視眈眈的直望着飛霞堡的大門，這幾個人中其中一個是呂長雄，其餘的是布清揚與楊傲遠派出的探子。

呂長雄和探子們的神色隨着夜色加深而緊張。

眾人在山頭持續等下去靜觀其變，約莫再過了半個時辰左右，飛霞堡的前大門忽然打開了。

呂長雄與探子們更爲緊張，隨即看見飛霞堡大門前放下吊橋，接着大批人馬自堡內按操典的走了出來，呂長雄忍不住叫道：「布宏果然在今晚策動攻勢。」

眾人向前望去，只見大批人馬秩序井然的陸續自堡內開出，而且紛紛邁開四蹄向前直奔。

呂長雄很留意飛霞堡此行人數多少，過了不久，大門關上了，顯然人馬已齊，呂長雄暗自點算人數，大概有五百人，這差不多是飛霞堡的總人數，再加上飛霞堡吞併的附屬大小幫會，布宏此役肯定出動近千人，可想而知布宏對今次行動的重視了。

飛霞堡的大隊人馬陸續遠去，布清揚的探子們連忙飛馬離開，向布清揚與楊傲遠報告，同時呂長雄亦騎馬離開山頭，返回客棧向薛風報告一切。

＊　＊　＊

薛風、唐冷劍、鳳天成及歐陽值在客棧已等得有點不耐煩，此時忽見呂長雄回報說布宏果然派了大批人馬進攻龍王山。

四人精神爲之一振，連忙拿起單刀，便匆忙離開客棧房間。

李文翔父女走到客棧門外相送，李雪影也擔憂得淚珠漣漣，正想向薛風講幾句關心的話，但五個人已飛身上了馬，隨即策馬展開四蹄飛奔而去。

李雪影帶淚追了上去，李文翔苦勸無效，只好從後跟了上去。

薛風等人早已去得不知所踪，但李雪影仍情痴得很，一路追到鎮外，待眞的不見了五人踪影才停下步來。

李文翔搖頭嘆息，安慰道：「乖女兒哭甚麼？你的薛大哥一定會在天亮時安全歸來的。」李文翔

的話其實是自欺欺人，他何嘗不擔心薛風五人的安危？只是一直沒有說出來。

李雪影終於「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接着倒在父親懷中。

李文翔讓她放聲哭了一會，才帶着她返回鎮上。

父女兩人行走了一會，忽有幾個黑影迎面走來。

李雪影吃了一驚。

時值深夜，忽見幾條人影，李文翔連忙提高警覺，手中單刀握得緊緊的。

李文翔先安慰了女兒幾句，接着停下步來，向前望個清楚，一路行來的共有八個人，黑夜中看不清對方容貌。

對方越行越近，而且明顯手握着兵器，李文翔知道來者不善了。

李文翔向對方一拱手，說道：「幾位是何方高人？」

對方其中一人道：「李兄，別來無恙吧？」

李文翔一個詫異，脫口道：「王勁？」

對方一路行前，道：「正是！」

另一人道：「還有我秦强。」

距離拉近了，雖在黑夜，李文翔終於看清對方容貌，這八個人除了王勁和秦强之外，其餘六人都是飛霞堡武功一流的侍衞長。

李文翔見了秦强，感到一陣詫異，問道：「你們想怎樣？」

王勁道：「你背叛堡主，罪大惡極，我們此行就要你父女回去見堡主。」

李文翔怒目瞪住秦强道：「秦强，你這反覆的小人，竟帶人來抓我？」

秦强冷笑一聲道：「這叫識時務者爲俊傑，不錯，當日我出賣了你們，我是奸細，但不要怪我這樣做，我這樣做除了可以救我弟弟一命之外，我日後在飛霞堡的地位亦可以大大提升。」

李文翔恨恨地道：「你竟然見利忘義！」

秦强道：「你也是個江湖人物，你應該知道江湖上爲了利益甚麼事也可以發生。」

李文翔道：「你們趁我落了單就來抓我，難道你們知道了薛風的行動？」

秦强道：「當然，薛風幾個人都不好對付，我當然知道薛風幾個已去了飛霞堡，更知道你必定陪女兒留在鎮上，所以趁這機會來抓你，這樣我們可以避免更多無謂死傷。」

李文翔聽了秦强言下之意似是早已洞悉了薛風等人的行動，不禁暗吃一驚：「你怎知道薛風今晚會去飛霞堡？」

秦强狡猾一笑道：「我不但知道薛風今晚帶了唐冷劍、鳳天成、歐陽值和呂長雄想混入飛霞堡殺堡主，更加知道布清揚和楊傲遠已合成一股勢力在飛霞堡五里外駐紮，布清揚的如意算盤打得也眞响，他以爲飛霞堡會攻打龍王山，錯了，你們全都錯了。」

李文翔微吃一驚。「但今晚飛霞堡的人大擧出動，到底所爲何事？」

「布堡主只是將計就計。」

「將計就計？」

「不錯，堡主下令總動員出動，楊傲遠和布清揚必定以爲堡主攻打龍王山，然後他們就乘着飛霞堡人力有限的情形之下殺入堡內，然後殺堡主，這一切都是薛風的安排，是不？」

經秦强一說，很明顯，楊傲遠和布清揚還有薛風都會情形不妙，薛風竟然中了布宏的計中計，李文翔想起，登時冷了半截。

秦强笑得很愉快。「薛風確實有點聰明，但可惜聰明反被聰明誤，既然你們發現了我是奸細，應該把我殺了才對，爲甚麼還留下我，替你們掘墳墓？」

李文翔怒道：「你這小人，放你一條生路，你竟恩將仇報？」

秦强道：「你怎怪得我，要怪就怪你們太愚蠢，我本來不知道身份被你們揭穿，就因爲你們太愚蠢！」

李文翔道：「我們行事都很週詳，你如何看出破綻？」

秦强道：「當日你們把我在文武廟的三隻信鴿掉了包，若果你們以鴿換鴿的話，我根本不知你們掉了包，但你們偏偏以籠換籠，所以引起了我的懷疑。」

「那個籠跟你的鳥籠根本一模一樣，你怎麼看得出被我們換了？」

「說得對，籠是一模一樣，但我本來的那個籠有很多信鴿的糞便，你們換上去的那個乾淨得很，這不是你們百密一疏嗎？所以我就跟堡主說了，然後堡主安排連串計中計，所以這件事中，上當的不是我們，是你們！」

李文翔聽了這些說話，不但替薛風等人擔心，還感有點羞慚。

秦强又道：「不久之後，楊傲遠和布清揚的隊伍就會殺入飛霞堡，當他們抵達大門口之後，將會遭到堡內湧出幾百人的截殺，那時候，事先離堡的五百人又會蜂湧而至，實行前後夾攻，把兩幫人馬一擧殲滅，薛風若果混在人叢中的話，將會難逃一死。」

李雪影本來一直都顯得驚惶失惜，當聽了薛風處境危險之後，更焦慮起來道：「爹，我們快救薛大哥。」

李文翔心想，薛風等人剛離開，若從後快馬加鞭追趕可能來得及，但强敵當前，能抽身而退嗎？

李文翔爲了能及時通知薛風中了計，已有點情急，當下牽着女兒的手，不顧一切的覓路而走，王勁見了，叫道：「上！別讓他們跑了！」

一聲令下，八個人一齊向李文翔躍了過去，只幾個起落，八人已把父女二人包圍起，李雪影已嚇得花容失色，李文翔面容一冷，只好掣出單刀準備迎戰。

王勁冷笑數聲，然後說道：「堡主有令，要活捉回去治罪！」

話音一落，八個人一齊衝殺上去，李文翔只好一面保護女兒，一面迎戰。

* * *

話說在飛霞堡五里外等候的布清揚和楊傲遠，得到探子報告，說飛霞堡果然傾巢而出，他們當然認定飛霞堡的人已向路途遙遠的龍王山進發了。

這個時候，是布、楊二人最愉快的時刻，兩人都一致認爲時機成熟，當下傳令下去，總動員殺向飛霞堡。

命令傳下之後不久，大隊隨即出發，近千人浩浩蕩蕩的從駐紮地起行，大隊一路上井井有條，沿途沒有發出吶喊聲，但馬匹奔走時發出的馬蹄聲卻劃破了死寂。

不多久，大隊抵達飛霞堡範圍內，布清揚向四週觀察了一會，只見飛霞堡四週一片寂靜，且靜得有點怕人。

布清揚看見飛霞堡就擺在眼前，他幻想着，不久之後，自己將成爲新堡主，面上忍不住露出一點奸詐的笑容。

此時，布清揚手中單刀一揮，大喝一聲：「衝呀！」

隨着他一聲撕破喉嚨的叫喊，近千人隨即人聲鼎沸的直衝向飛霞堡大門，先頭部隊早已預備了大批巨柱用以撞門之用。

大隊人馬繼續向前衝，在將近抵達大門口之前，此時，四週忽然響起如雷的鼓聲，聲音直衝上雲霄，這一連串突如其來的鼓聲，只把大隊人馬嚇了一跳，有些嚇得呆住了，負責抱巨柱撞門的人衆已嚇得把木柱丢在地上。

在鼓聲响起的一刻，這時候飛霞堡大門忽然打開了，接着一條吊橋放在堡門前的壕溝上。

吊橋甫一放下，堡內大批人蜂擁而出，布清揚見了此情形，先是微微一驚，稍一定神，隨即下令道：「敵人出來了，殺呀！」

此令一出，近千人迎向飛霞堡的人。

浴血混戰一觸即發，登時喊殺連天。

布清揚與楊傲遠仍很鎮定，因爲他們雖然目睹飛霞堡的侍衞衝出來抵抗，但到底實力有限，眞正的實力早已中了調虎離山之計，眼前這數百人算得了甚麼？

所以他們很開心，而且笑容甚爲燦爛，但他們只笑了一會，笑容登時僵住了，因爲他們清楚聽見隊伍後方傳來連串的慘叫聲。

敵人都在前面，因何後方有慘叫聲？楊、布二人不禁扭轉頭看個究竟，不看尤可，一看登時大吃一驚，此一驚非同小可，原來在伍隊後方竟然有數百人從後殺上，殿後的隊伍不虞有詐，此時被殺了個措手不及，死傷枕藉。

秦强所言不差，布宏將計就計，事先安排數百人離開，讓楊傲遠與布清揚產生錯覺，以爲飛霞堡人衆開去龍王山，其實是安排數百人離堡是在附近設伏。

布、楊二人果然中了伏，而且腹背受敵，當下唯有下令隊伍抵抗背部敵人。

這時候，布清揚勢成騎虎，原一凡急道：「三少堡主，我們着了道兒，該怎麼辦？」

布清揚無奈地道：「飛霞堡大門已打開，爲今之計，只有殺出一條血路，衝入飛霞堡，希望盡快殺了我爹，控制大局。」

霍京文也急道：「事不宜遲，殺上去！」

布清揚不理會楊傲遠，當即率領親信直衝向大門。

飛霞堡於此役中，前隊與後隊共有一千人，布、楊二人的隊伍亦一千人，二千人在戰場上殺得天昏地暗，鬼哭神號，喊殺聲與慘叫聲席捲大地，好不慘烈。

由於在黑夜進行混戰，衣衫顏色難以辨認，所以雙方人馬殺得性起時，敵我不分，雙方見人就殺，一時間也難以確定那一方佔優勢。

布清揚領着親信，殺向堡的大門口，一路上殺人如砍瓜切菜，但由於飛霞堡高手雲集，殺近大門口時，十多個人只剩布清揚與原一凡二人，這二人由於能發揮飛霞堡刀法的凌厲殺着，所以才不致被殺。

* * *

且說薛風一行五人在披星戴月之下快馬加鞭趕到飛霞堡，甫一抵步便看見連場廝殺，不禁感到詫異之極，他們當然不知道連自己在內已中了布宏的計中計。

形勢一片混亂，觸目盡是屍骸，鮮血也染滿了整個大地。

歐陽值感到有點嘔心。

鳳天成見了這情景，呆了片刻後，扭頭對薛風道：「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薛風搖了搖頭，他坐在馬背上

向前望去，只見飛霞堡中門大開，心頭一喜，叫道：「莫理他甚麼一回事，大家殺入飛霞堡殺布宏吧！」

鳳天成叫道：「好主意！」話音未落，便率先策馬向大門直奔而去，薛風、唐冷劍、歐陽值及呂長雄亦發一聲喊，催着馬匹直向前衝。

五人一邊殺人一邊衝前，不消一會，已殺到大門口。

布宏由於恐怕敵人殺入堡內，因此在戰術上把大門口列爲重點，所以五人要衝進去也要經一番苦戰。

五人殺到大門口之後，定睛一看，卻看見布清揚與原一凡被苦苦纏着。

薛風五人出現大門口之後，由於大門口設有大量火把，五人登時被認了出來，有人大叫道：「薛風和叛賊終於來啦！」

叫聲一起，無數人向五人湧來，頑敵當前，薛風不得不使用飛霞刀法殺敵，當下大叫一聲：「弟兄們用殺着。」

五個人連忙使出不同招式的飛霞刀法殺向敵人，刹那間，果然有數十人應聲倒地，而布清揚與原一凡這時才有機會喘一口氣。

楊傲遠這時亦領人殺到大門口，在激鬥中，他的大部份親信都死了，只剩下他一個人，他見了布清揚，連忙走上前，叫道：「布兄，我們合力殺進去！」

布清揚說聲「好」，便與楊傲遠背對背的抵抗前仆後繼的敵人。

布清揚殺了幾個衝上來的敵人之後，回轉身來，只見楊傲遠以背對着自己，而且忙於招架雙方攻勢，布清揚登時現出惡毒的神情，於楊傲遠忙於招架之際，擧起手中單刀，從後向楊傲遠背心重重劈了一刀，一劈一抽，接着另一刀狠狠的劈向楊傲遠頭部。

楊傲遠在毫無防備下登時變了布清揚的刀下亡魂。

薛風五個人一輪快攻之下殺人無數，歐陽值與呂長雄殺得性起，雙眼發紅，大叫道：「薛兄弟，我和呂長雄擋着敵人，你們三個快殺進去！」

薛風應聲「好」，便準備衝門。

歐陽值和呂長雄以飛霞刀法擋飛霞堡侍衞，二人刀法使將起來，有如怒海狂瀾般，果然把湧上來的人阻擋住。

薛風、唐冷劍及鳳天成三人見敵人被擋住，便首先衝入堡內，布清揚與原一凡見機不可失，也衝了進去。

五個人衝入堡內之後，薛風回轉頭來，正等待歐陽值與呂長雄一齊殺進去，但是布清揚甫一進入後，便向原一凡道：「收吊橋，關門！」

原一凡應道：「是！」正想爬上牆頭控制大門，薛風連忙阻止，但原一凡已飛快爬上牆邊石階，鳳天成正想追上去，但忽聞幾聲慘叫聲，向堡外望去，只見歐陽值與呂長雄被亂刀砍得血肉模糊。

薛風三人登時呆若木雞。

原一凡在沒有人阻止之下，終於收起了吊橋，關上了大門，這樣堡外的人想進入增援也就難了。

薛風目睹歐陽值與呂長雄慘死於亂刀下，不禁滴下幾滴英雄淚，喃喃地道：「歐陽兄，呂兄，我一定要殺了布宏父子替你們報仇，你們安息吧！」

布清揚叫道：「布宏一定在堡內，要報仇就快點殺進去，還等甚麼？」

薛風向布清揚發出一陣鄙視的神色，隨即快步經過廣場衝入飛霞堡腹地，布清揚與原一凡也快步跟了上去。

一路奔走間，鳳天成大叫道：「布宏，布清雷，你們的死期到啦，快出來受死吧！」

在廣場奔走了一會，忽有十多人走了出來，薛風向前一看，這些都是飛霞堡的頂尖兒高手，再看個清楚，布宏與布清雷赫然也出現在眼前。

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但薛風强忍住衝動，鳳天成按捺不住，正想提刀衝殺上去，薛風連忙加以阻止。

天色已開始微亮。

布宏在一班好手簇擁之下，好整以暇踏前幾步，望望大門，淡淡的道：「把大門關上也好，今天教你們插翅難飛。」

布宏大概想着堡外的侍衞會穩操勝劵，所以毫不把堡外的情形放在心上。

布宏說了那句話後，微亮中看見三子布清揚站在面前，不禁大怒道：「你這畜牲，你竟然帶人造反，今天又殺上門來？」

布清揚理直氣壯地道：「老子，說坦白一點，我一直很想坐你堡主的寶座，再加上二哥日後當上了堡主之後，絕不會放我一條生路的，所以我才選擇這一條路。」

布清雷怒得青筋暴現。「你這大逆不道的畜牲，你簡直胡說八道。」

布清揚道：「我沒有胡說八道，其實你也一心一意要做堡主，只要你當上了堡主，你就怕我爲了跟你爭奪堡主之位而害你，所以你第一個就會殺我，這樣你才能安安定定的做你的飛霞堡堡主，對嗎？」

布清雷牙齒一咬，狠狠的道：「本來我不想手足相殘，既然你激怒了我，休怪我不念手足之情

了。」說完，「錚」的一聲，拔出了手中長劍。

布清雷正想殺上去之際，布清揚伸手一阻，叫道：「且慢！」

布宏連忙叫道：「且聽這畜牲還有甚麼話說，待他說完才殺他不遲。」

說話間，另一人又從裡邊走到廣場，薛風向前望去，來者原來是布輕雲。

布輕雲見了薛風，忍不住脫口道：「薛風！」心中不期然產生出一絲喜悅，同樣的，薛風見了布輕雲，亦一樣生出一種難以描述的感覺，這是一種久別重逢的喜悅感覺。

這二人由於相處了一段時間，互相產生了難以言喻的感情，久別重逢之後，雙方才知道不知不覺間互相建立了一點情誼，今番重見，心頭感受是出於內心的。

兩人各站一邊，就好似敵我分明一樣。

再說，布清雷被父親喝停之後，退了兩步站回原位。

布清揚神色不耻的望着布清雷，冷哼一聲，對布宏道：「爹，你還記不記得，幾年前你派我們三兄弟去劫鳳浩天的鏢局，當時大哥被薛風之父薛天雄殺了這件事？」

布宏道：「當然記得，所以我就把薛天雄一家殺盡了替你大哥報仇。」

布清揚道：「錯了，大哥不是薛天雄殺的，」向布清雷一指，續道：「大哥其實是被老二所殺……」

布清雷怒道：「你胡說！」

布宏聽了，一個錯愕，耳中嗡嗡作响，隨即向布清雷喝問道：「清雷，這是不是眞的？」

布清雷有點慌亂。「爹，你別聽他一派胡言。」

布清揚道：「我說的都是事實，當年，我們率衆劫鳳浩天鏢局，遭到頑强抵抗，混亂中，老二趁沒有人留意之下就下手殺大哥，但這情形被我看見了，大哥死後，薛天雄才出現，我們敵不過薛天雄才大敗而逃，事後老二就把大哥之死嫁禍給薛天雄。」

布清雷漲紅了臉。「我爲甚麼要殺大哥？」

布清揚道：「很簡單，你知道日後爹會把飛霞堡的堡主傳給大哥，你的最大目的是做堡主，所以連親生大哥也殺掉。」

布宏幾乎不敢接受這個消息，實在受不起這個打擊，只氣得全身抖顫。

薛風冷眼旁觀，耻笑道：「布宏，這就是你多行不義的報應了！」

布清雷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面上呈現濃烈的殺氣，瞪着布清揚，狠狠的道：「你說的全是事實，既然我們兩兄弟都想做堡主，今天就有一個要死！」

「死」字說得重重的，說完，向身邊侍衞長道：「這是我們的家事，你們別插手！」

那十名侍衞同聲應「是」，便退了下去。

布清雷殺氣更濃，大喝一聲，便握劍殺向布清揚，於是，一幕手足相殘便展開了。

薛風暗地偸笑，再望向布宏，只見布宏目睹兩個兒子互相殘殺，頓感痛心疾首。

鳳天成已忍不住，一聲暴喝，便提刀撲向布宏，布宏見狀，對身邊十名侍衞長叫道：「殺了他們！」

十名侍衞長領命，忙迎向鳳天成。薛風和唐冷劍再不坐視，也衝殺上去，但這時候，布輕雲哭喪着臉撲向薛風，隨即雙手抱着薛風雙脚，接着跪了下來，薛風登時停了下來，唐冷劍不理一切，向十名圍攻鳳天成的侍衞長衝前，二人恐怕敵不過人多，連忙使出飛霞刀法應付。

布宏看見兒子相殘，端的心如刀割，忽然喃喃的道：「這兩個畜牲，一個要殺我、反我，一個殺了我最器重的大兒子，好，今天我要把你們兩個都殺掉。」說完，竟加入兩個兒子的戰圈。

布輕雲抱着薛風雙脚，跪在地，苦苦哀求道：「薛風，求求你，請你不要殺我爹，我們是好朋友，我一直很尊重你，請你答應我。」

薛風堅決道：「不，我一定要殺他，爲全家報仇。」

布輕雲看見父親兄弟相殘，他年紀雖輕，但也感受到這一份倫常慘劇，所以傷心得眼淚也掉下來，焦急地道：「你看見了嗎？我爹若死了之後，我就無依無靠了。」

薛風忽然對布輕雲產生出一點憐憫之心，說道：「我殺了你爹之後，我會好好照顧你。」說完，使勁擺脫布輕雲，便飛身加入布氏父子的戰圈之內。

四個人打作一團，情形相當複雜，薛風未加入之前，三父子打作一團，三個人都要把對方置諸死地，布宏心目中，布清雷爲了想坐堡主之位，竟然連大哥也殺，所以布宏非殺布清雷不可。

布清揚大逆不道，領人造反，爲了要做堡主，竟然要殺父兄，所以布宏也非殺布清揚不可。

在布清雷心目中，布清揚爲做堡主，竟然要殺自己，爲了無人能爭堡主之位，所以布清雷非殺布清揚不可。

三父子都誓取兩人性命，所以三個人打起上來都是以一敵二，薛風加入之後，又由三角鬥爭成爲四角鬥爭，打起上來，四個人都是疲

於應付另三人的招數。

布宏自出江湖以來，從未碰上這種場面的打鬥，薛風也未遇過，布氏兄弟也未遇過。

最痛苦的不是惡鬥中的一衆人等，而是布輕雲。

唐冷劍與鳳天成應付十名高手侍衞長，若不是身懷飛霞刀法，相信也甚難應付，經過一輪激鬥之後，憑着飛霞刀法，已殺了五人，其餘五人仍在頑强對抗飛霞刀法，且有寧死不屈之態。

薛風與布氏父子相鬥不久，除了布清雷之外，三個人竟然一起運用飛霞刀法，招數一使將起來，登時人影亂舞，劍花與刀光亂飛，在刀光劍影撩亂之下，鬥了一會，混亂中忽然爆出兩聲淒厲的慘叫聲。

薛風與布宏硬碰幾招之下，登時分開，定睛一看，只見布清雷與布清揚兄弟雙雙死在血泊之中。

這兩兄弟，布清雷不懂飛霞刀法，所以抵擋不住，另外布清揚的刀法學不全，加上火候未夠，同樣抵擋不住。

布宏目睹兩個兒子慘死，端的欲哭無淚。

薛風見布宏尚在望着兒子屍體發呆，不讓他有喘息機會，又殺了上去，布宏一定神，連忙飛身相迎，於是飛霞刀法大戰飛霞刀法的惡鬥正式展開了。

布輕雲的一顆心痛苦萬狀，但改變不了眼前的事實。

就在此時，廣場大門口忽然打開了，接着有七個人走了進來，甫一進來後，大門又關上了。

天色已大白。

這七個進來的人，正是王勁與秦强和另外三名侍衞長，他們押着滿身鮮血的李文翔和李雪影返回飛霞堡。

王勁與秦强一進來後，看見布氏兄弟陳屍血泊中，登時吃了一驚，又見薛風與布宏在惡鬥，王勁大叫一聲：「薛風，快停手，否則我殺了你未來岳父和未來妻子。」

薛風與布宏把刀法提升至最高境界，二人鬥得正酣，對王勁之言都充耳不聞。

薛風爲報全家之仇，已陷入瘋狂境界，同樣的，布宏目睹兩個兒子慘死在薛風刀下，悲憤交集，亦打得毫不要命。

李雪影見薛風險象環生，害怕得扭轉頭不敢看。

那邊廂，唐冷劍與鳳天成以飛霞刀法惡戰五名侍衞，已把對方打得毫無還手之力。

王勁見大叫無效，向秦强作了個眼色，二人便雙雙飛身上前加入戰圈，替布宏對付薛風，但由於薛、布二人鬥得難分難解，兩人一加入，隨即被惡鬥中的强大刀風震得退了下來。

王勁暗吃一驚。「這是甚麼武功？」

秦强道：「堡主的獨門武功，飛霞刀法。」

王勁見薛風仍不停手，走到李雪影身旁，以刀架着她的頸項，拉到惡鬥中的兩人不遠處，叫道：「薛風，若果你不想妻子死在我手上的話，就馬上停手。」

惡鬥中的薛風聞說，斜眼望去，果見心愛的李雪影被王勁以刀架着，正珠淚漣漣的望着自己，但高手過招，且鬥得難分難解，豈有如此容易抽身而退？

李文翔雖然衣衫有血，但受傷並不重，原來他在鎮上受到王勁等人圍攻，一場惡鬥殺了三人，憑着身懷二十七式飛霞刀法，本來可以應付得來，但王勁等人不敵却挾持李雪影威脅李文翔，所以父女二人才被押了回來。

鬥不多時，鳳天成與唐冷劍已把五名苦苦相纏的侍衞長解決，兩人隨即躍到王勁面前，鳳天成赤着雙眼，叫道：「把李姑娘放了，否則取你狗命。」

王勁不爲所動，冷笑道：「有種的就上來吧！」

秦强行到王勁身邊，輕聲道：「這兩個傢伙練成了三十六式飛霞刀法，小心一點。」

王勁道：「你不是也練成了飛霞刀法嗎？我們聯手，還怕他們甚麼？」

秦强道：「但我只練成了二十七式，而且他們的武功本來就不差，恐怕難以應付。」

王勁道：「要富貴就非把他們除掉不可。」

鳳天成又一步步行前，怒道：「姓王的，快把李姑娘放了。」

王勁狂笑兩聲，說道：「就算我放了她，看來我們將難免一戰，好，我就把她交給你吧。」王勁說完，竟然狠狠在李雪影背上劈了一刀，隨即向唐、鳳二人面前一推，李雪影慘叫一聲，登時倒了下去。

唐、鳳二人目瞪口呆，說時遲，那時快，王勁與秦强立時提刀躍向二人，唐、鳳二人見王勁連毫無反抗之力的女流之輩也殺，恨得目皆皆裂，二人大叫一聲，同時雙雙迎了上去。

李文翔本來被三把刀挾持着，但目睹女兒慘遭毒手，端的心肺俱裂，此時不顧一切，擺脫挾持着自己的三人，三人見狀，忙握刀撲前，李文翔悲憤相交，當下以空手相迎。

布輕雲見王勁向李雪影下毒手，亦憤怒莫名，但見李文翔手無寸鐵的被三把刀圍攻，忽然走到屍體旁邊，拾起兩把刀便向李文翔拋去

，口中大叫道：「李總，接刀。」

李文翔見雙刀飛來，向上一躍，雙手一抄，便把雙刀握在手上，有兵器在手上，立時如虎添翼。

布輕雲連忙走到李雪影身旁，急道：「表姐，你怎樣了？」

李雪影已奄奄一息。

李文翔雙刀在手，憑着高强的武功，加上悲憤交集，不消一刻已把三人殺掉，然後雙眼如要噴出火來一般，直撲向王勁與秦强。

王、秦二人被唐、鳳二人攻得喘不過氣來之際，此時見李文翔加入，更是叫苦連天了。

另一方面，薛風與布宏仍是鬥得難分難解，二人武功都不相伯仲，一時間高下難分。

李文翔悲憤莫名之下，加、唐、鳳二人的力量，不久亦將王勁與秦强殺掉。

三人見薛風仍與布宏惡鬥，甫殺了王、秦二人，連忙加入戰圈圍攻布宏，三人一加入，薛風交由李、唐、鳳三人對付布宏，連忙退下來，急步走到李雪影身旁。

薛風心如刀割，一手推開布輕雲，接着抱起李雪影，滿面淚水的叫道：「雪影，雪影你不能死！」

李雪影已氣若游絲。「薛……大哥，來生……再見……」

薛風傷心到了極點。「你不能死，我不能失去你！」

布輕雲道：「薛風，我可以救她。」

薛風悲哭中發出淒慘的笑容。「眞的？」

布輕雲一點頭道：「當然，我知道爹有一種葯很有效，無論傷得多重，只要有一點氣息都可以救活。」

薛風急道：「快去拿葯吧！」

布輕雲道：「要救她可以，但我有條件。」

「甚麼條件？」

「你不能殺我爹！」

這可把薛風難倒了，他不期然扭頭望向惡鬥中的布宏，這扭頭一看，卻目睹鳳天成死在布宏手上，登時又恨得全身戰抖，接着回頭望着布輕雲，神情可怖的叫道：「不可能，我一定要殺你爹！」

布輕雲也明白到鳳天成是薛風推心置腹之交，又想起父親罪行滔天，薛風非報仇不可了。

薛風又向布輕雲狂叫一聲：「快拿葯來！」

布輕雲道：「若果你殺了我爹，我必定會找你報仇。」

薛風神情更可怖。「你殺得了我的話，就找我報仇吧！」

布輕雲稍一遲疑，終於說道：「既然你不答應不殺我爹，我還有另外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我要你收我做徒弟，把你的功夫全部教我，讓我日後找你報仇！」

薛風毫不猶豫。「好，一言爲定！」

布輕雲道：「不過你放心，日後我要找你報仇的話，一定是在光明正大之下向你挑戰，絕不暗箭傷人，因爲這不是英雄的所爲。」

布輕雲說完，便一溜煙的奔入屋內。

他知道父親的葯房所在，便向葯房快步走去。

當他來到葯房時，只見葯房的大門被鎖上了，在無法可施下，最後走到兵器庫，拿出一把大刀，再回到葯房，然後利用大刀猛力劈向那把銅鎖，經過一番努力之後，終把銅鎖弄開，然後打開門，逕自走進葯房內，拿了所需葯物之後，便快步奔回廣場。

當布輕雲進入廣場之後，向前望去，登時呆了半晌，只見薛風與父親正在惡鬥，原來李文翔與唐冷劍敵不過布宏的凌厲刀法，雙雙死在布宏手下。

布輕雲看了一會，眼見父親年事已高，已漸感吃力，全身自脚下升起一陣寒意，因爲他實在不想父親死在薛風手上。

布輕雲在飛霞堡長大，身份是少堡主，三年來，得到的是父親的呵護，下屬的奉承，他根本沒有朋友，在他心目中，他已視薛風爲唯一的朋友，可是，這唯一的朋友竟與親生父親在進行着一場生死決鬥，這一仗，他已無法阻止，更改變不了事實，而且可以肯定這一仗將鬥至其中一人倒下去，永遠不會起來才可以停止。

他的心一陣陣絞痛，目睹這一場惡鬥，是他十三年來遭遇到最痛苦的一件事，他已欲哭無淚，想不到區區一夜之間，竟然發生如此巨變，這一切，又豈是他預料得到的？

他呆了一會兒，拿着葯物緩緩行到李雪影身旁蹲下來，但定睛一看，這時才知道李雪影已死了，手中拿着的葯物不期然的掉在地上。

他呆呆的望着李雪影的屍體出了神，神情異常悲痛。

就在他仍在發呆之際，驀地裡身後傳來一聲震天响的慘叫聲，他彷似在惡夢中驚醒過來一樣，連忙扭頭一看，這一看，登時把他嚇得瞪目結舌的呆住了，因爲他親眼看見薛風重重劈了父親一刀，父親中了一刀後，慘叫一聲，然後薛風雙眼火紅，又在父親身上狂劈了十來刀方才停手。

布輕雲希望自己在做着一場惡夢，可是他知道這不是夢，是活生生的事實。

布宏的武功其實不下於薛風，但他的確年事已高，在這年輕力壯加上仇恨澎湃的薛風一輪狂攻之下，終於抵擋不住，最後終於死在薛風刀下。

布輕雲傷心得全身抽搐，走到父親屍體旁，跪着泣不成聲。

薛風殺了布宏後，淚流滿面的走到李雪影屍體旁，傷心已到了極點，一幕幕往事亦不禁湧上心頭，可是一切俱往矣。

他對李雪影的愛是刻骨銘心的，他永遠都忘不了李雪影的笑容，溫柔、羞怯。

布輕雲走到他身邊，抹去眼淚，說道：「你殺了我爹，你要記住，我要找你報此大仇。」

薛風好似渾然不覺他的存在。

布輕雲又道：「你已答應收我爲徒，我要學你的武功，用你的武功來殺你。」

薛風仍好似石像般跪在李雪影屍旁，良久，他才抱起李雪影的屍體，拖着沉重的脚步緩緩走向大門口，神情是那麼的悲痛。

四週一片死寂，偌大的飛霞堡內除了薛風和布輕雲外，已沒有活人。

薛風抱着李雪影的屍體緩緩向大門走去，初昇的朝陽把他的身影拉得長長的，四週環境顯得多麼凄涼。

布輕雲也走到大門前，沿着石階走到牆樓上，然後把堡門打開，放下吊橋。

薛風步上了吊橋，默默離開死寂的飛霞堡，布輕雲也跟了上去，甫一踏出堡外，只見堡外屍横遍野，經過一夜廝殺之後，死傷無數，尚幸生還的，恐怕已走個清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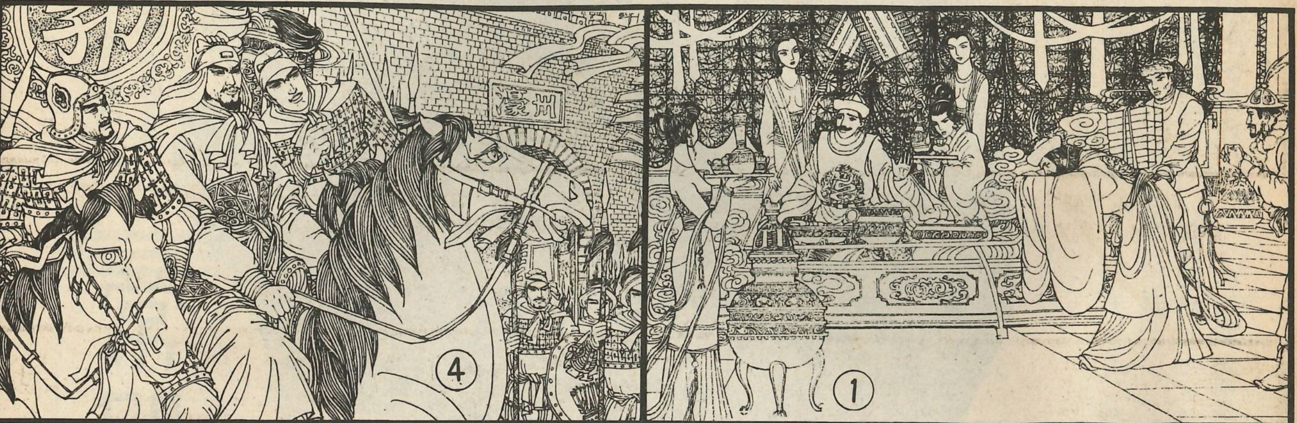
布輕雲看着薛風的背影漸行漸遠，只覺有無限凄酸，接着朝着薛風的背影跟了上去。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一

朱元璋（一）

張龍．編繪



1　元朝末年，皇帝荒淫昏暴，終日沉湎於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致使朝廷腐敗，綱紀混亂。

4　在反元大起義的影响下，淮西的郭子興和孫德崖，也於一三五二年二月在濠州聚衆起事，郭子興被推爲首領，人稱郭元帥。



2　朝廷橫征暴斂，加之連年災荒，瘟疫千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神州大地，餓殍遍野，民不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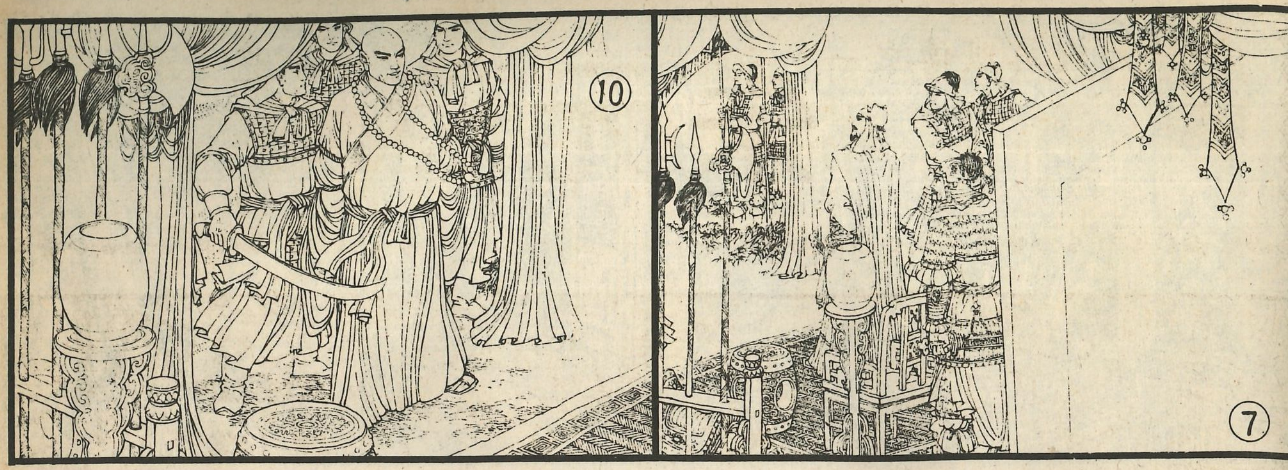
5　垂死掙扎的元廷，鎭壓了徐州的起義，轉頭向濠州撲來，妄圖一舉撲滅郭子興這支剛誕生不久的起義隊伍。



3　爲了反抗元朝的暴政，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河南、安徽的劉福通；兩湖的徐壽輝、陳友諒，以及徐州的彭大、趙均用等都豎起了起義的旗幟，眞是羣雄並起，天下紛紛。



6　爲了鼓舞士氣，郭子興每日冒着凜冽的春寒，在濠州城郊巡視兵營。



7　一天，營帳外面傳來一陣吵吵嚷嚷的聲音，郭子興與衆將十分詫異，不知外面發生何事。

10　和尚見了郭子興，毫無懼色地問：「郭元帥既然想成大事，爲甚麼把一個前來投奔的將士捆起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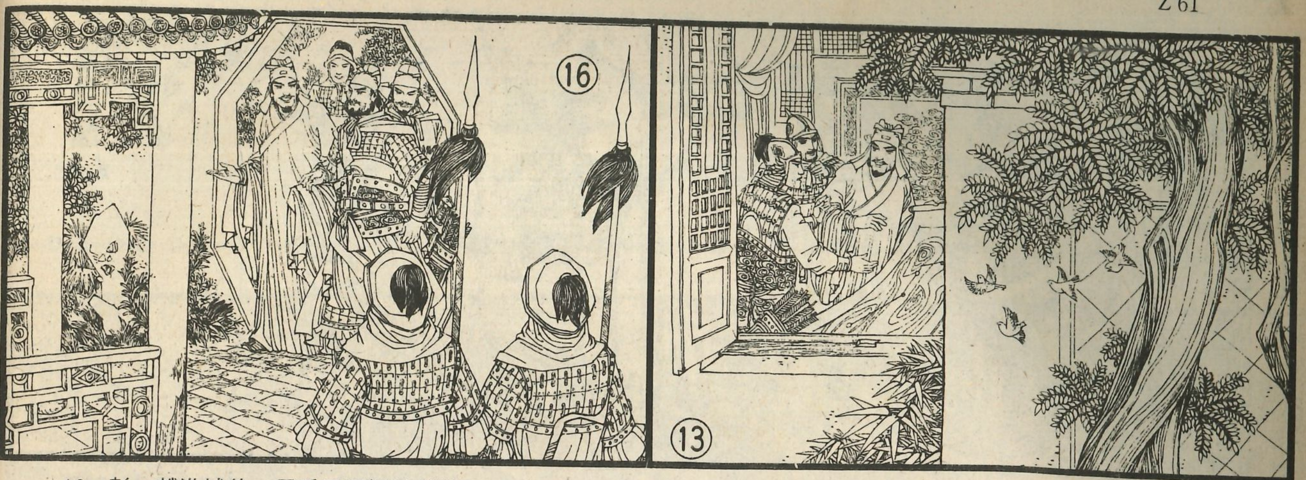
8　原來，是一個莽撞漢子，不顧門衛的阻擋，逕直闖進兵營，要見主帥。

11　郭子興聽和尚出言不凡，聲音洪亮，又見他相貌雄偉，心中暗暗高興，忙問他叫甚麼名字？爲何亂闖兵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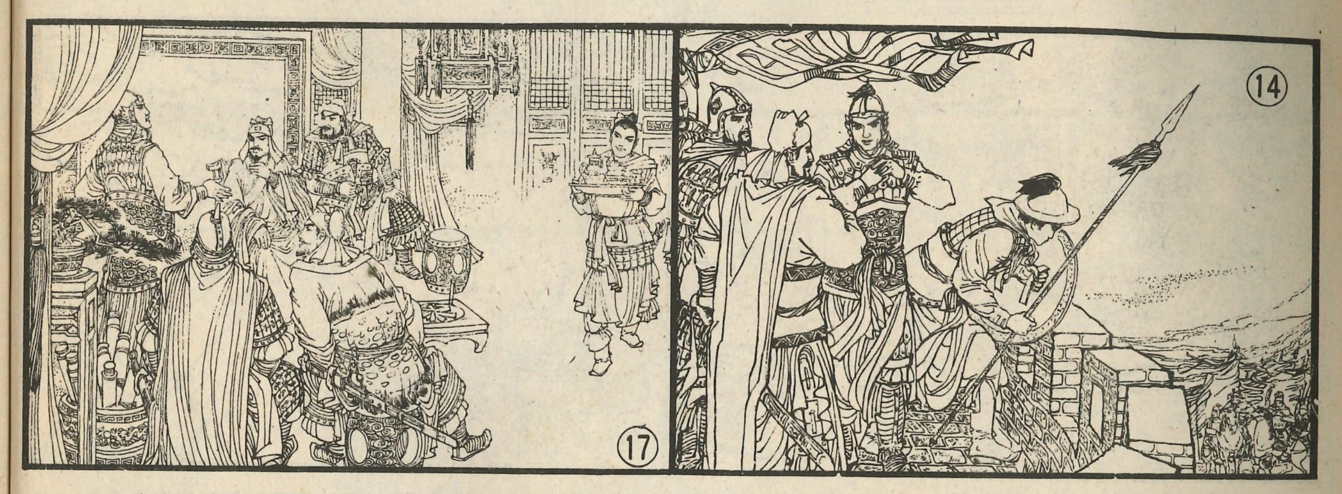
9　門衛以爲他是元兵的奸細，便把他捆了個結實，推到郭元帥帳前問罪。郭子興一看，竟是個和尚。

12　和尚說他叫朱元璋，一家人死於元朝暴政，只有大姐帶着外甥、大嫂帶着侄兒流落在外，並表示自己與元廷誓不兩立，請求郭元帥收留。郭子興聽罷命令左右給朱元璋鬆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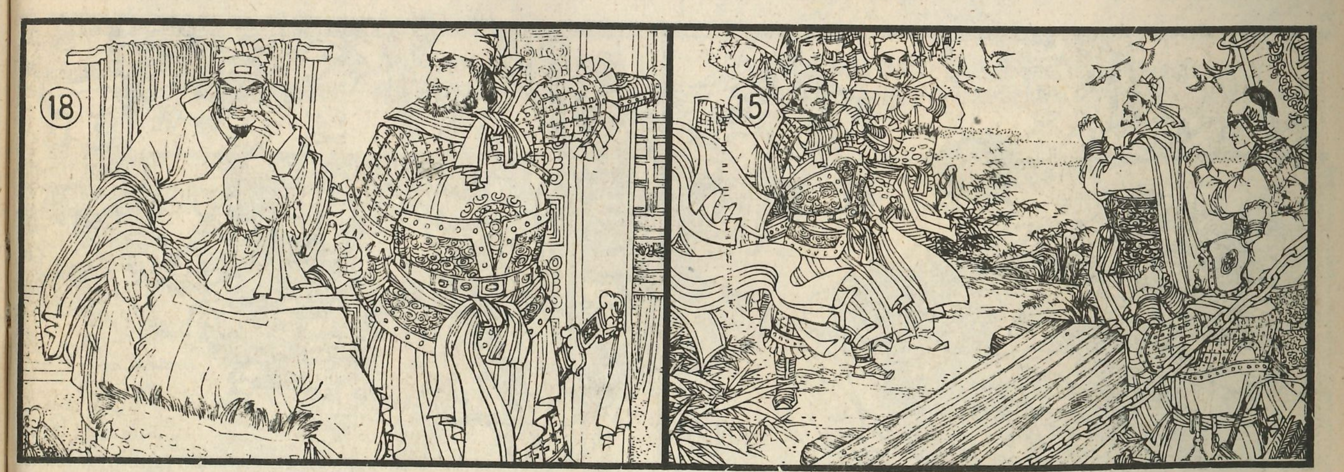
13　從此，郭子興便把朱元璋留在自己身邊當兵。朱元璋在當和尚時學得一身武藝，又知書識禮，深得郭子興的賞識。

16　彭、趙進城後，元兵已逼近濠州城下。爲了壯大抗元力量，郭子興特地邀請彭大、趙均用一起參加軍事會議，商討抗元良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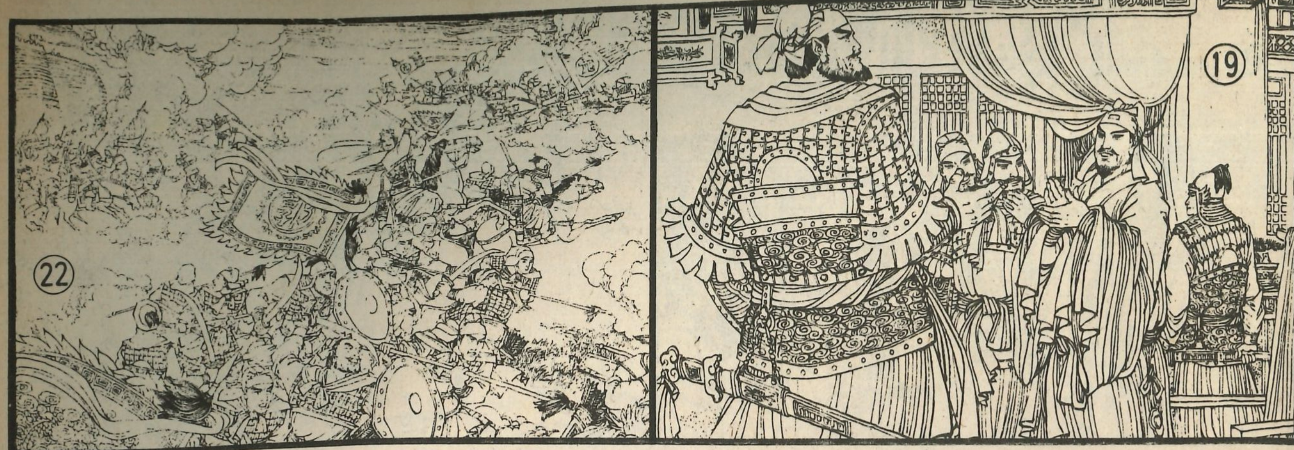
14　這天，郭子興正與朱元璋等人研究戰事，被元兵打敗的徐州起義軍將領彭大、趙均用前來投奔。郭子興便問朱元璋能否收留此股隊伍。朱元璋說：「能收留，但要提防。」

17　會上，很多人主張出城迎戰，朱元璋却以郭子興隨從的身份，毫無顧忌地站起來反對。他說：「元兵士氣正旺，戰必敗，不如閉城固守，以逸待勞，出奇制勝。」



15　郭子興欣然點頭，命令打開城門，親自迎接彭大和趙均用隊伍進城。

18　彭大奉承郭子興說：「起事以來，郭元帥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還怕他甚麼？郭元帥若出陣殺敵，我願助一臂之力。」趙均用在一旁也表示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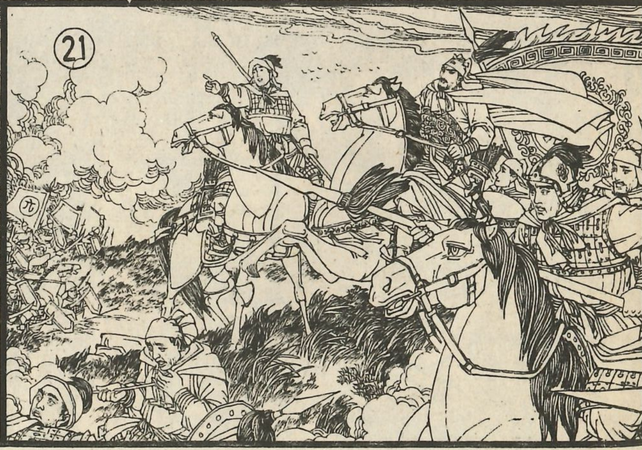


19　郭子興本想借助彭大、趙均用的力量打此一仗，挫元兵的銳氣，長自己的威風，此刻便順水推舟地說：「很好。」

22　此時，郭子興正在前面督戰，突然發現後面彭大、趙均用的部隊紛紛向城裏敗退。頓時，戰場上軍心浮動，陣腳大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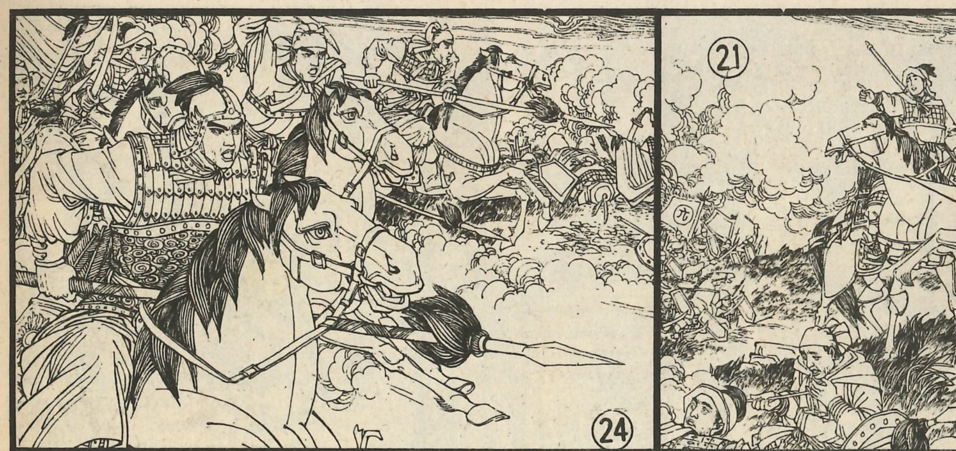
20　朱元璋見郭子興一心出城迎戰，也不再說話，只好跟着出陣來到城外。誰料到元軍不等郭子興部署完畢，便以銳不可當之勢衝殺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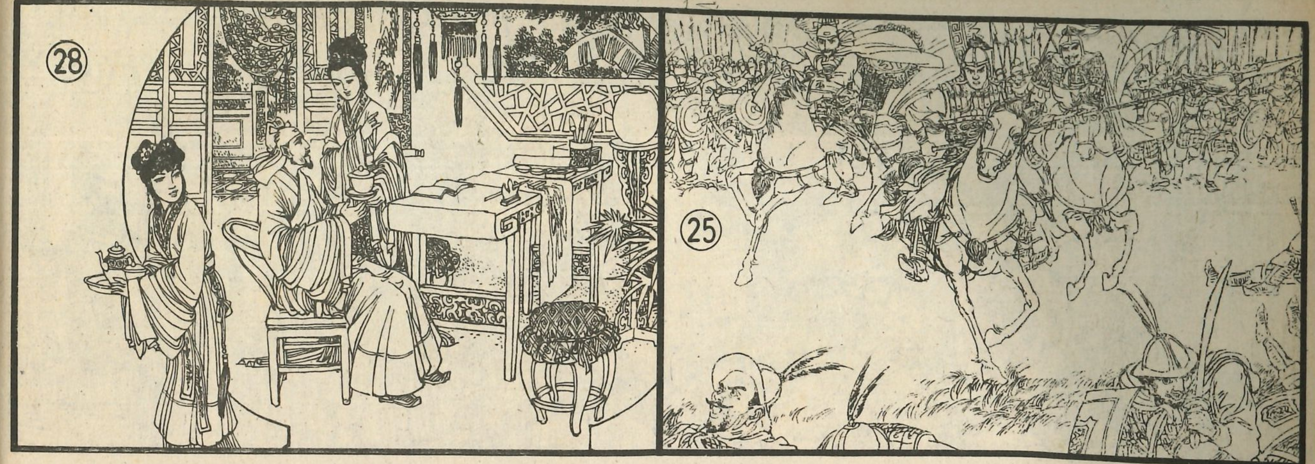
21　郭子興的部隊，同元兵打了幾個回合，就抵擋不住了。



23　元兵見有隙可乘，便派騎兵攻城。郭子興感到事情不妙，就要指揮全軍撥馬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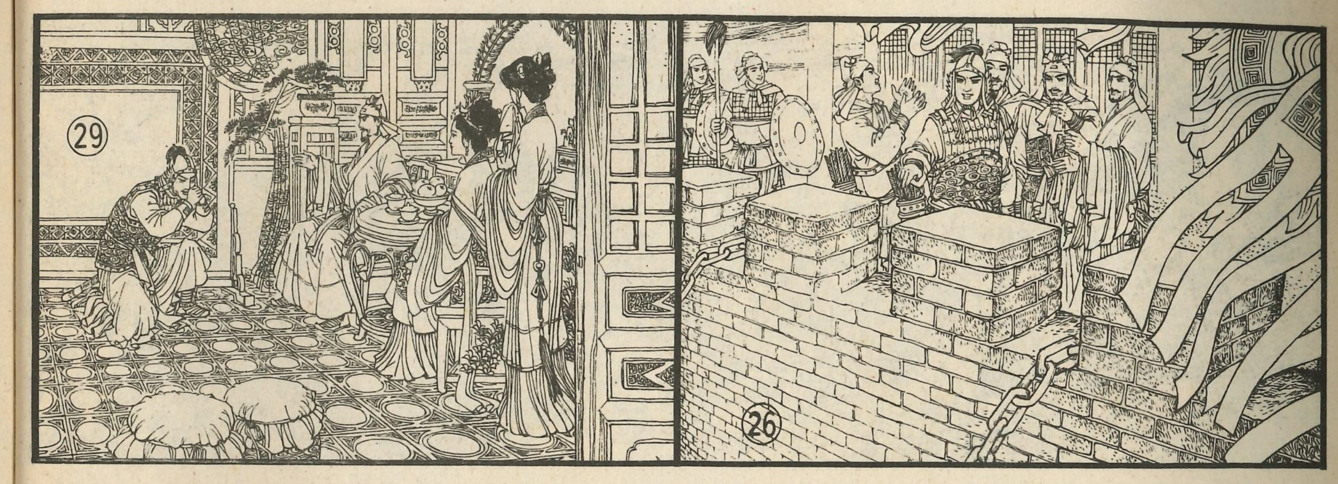


24　突然，只聽得有人大叫一聲，穩住了義軍陣勢。原來是朱元璋帶領數百名士兵猛打猛衝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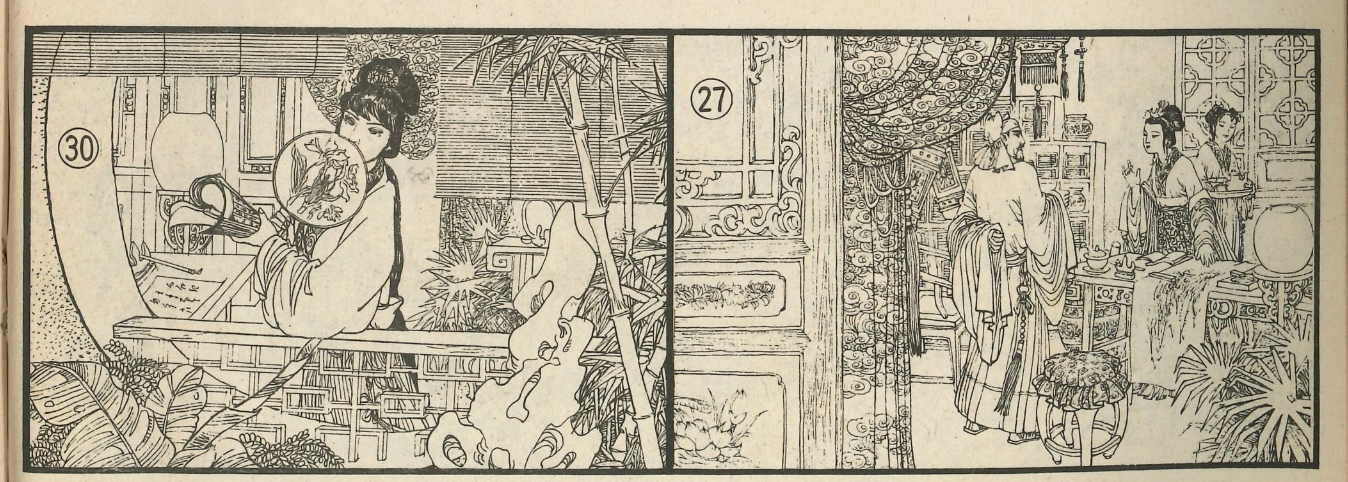
25　朱元璋左殺右砍，一馬當先，郭子興的部隊重整陣容，向元軍殺了個回馬槍，才把元兵殺得敗下陣來。

28　張氏贊許地點點頭：「元璋相貌不凡，日後必有一番作爲。聽說他已有二十五、六歲，尚無妻室，我想把義女馬氏許配給他，你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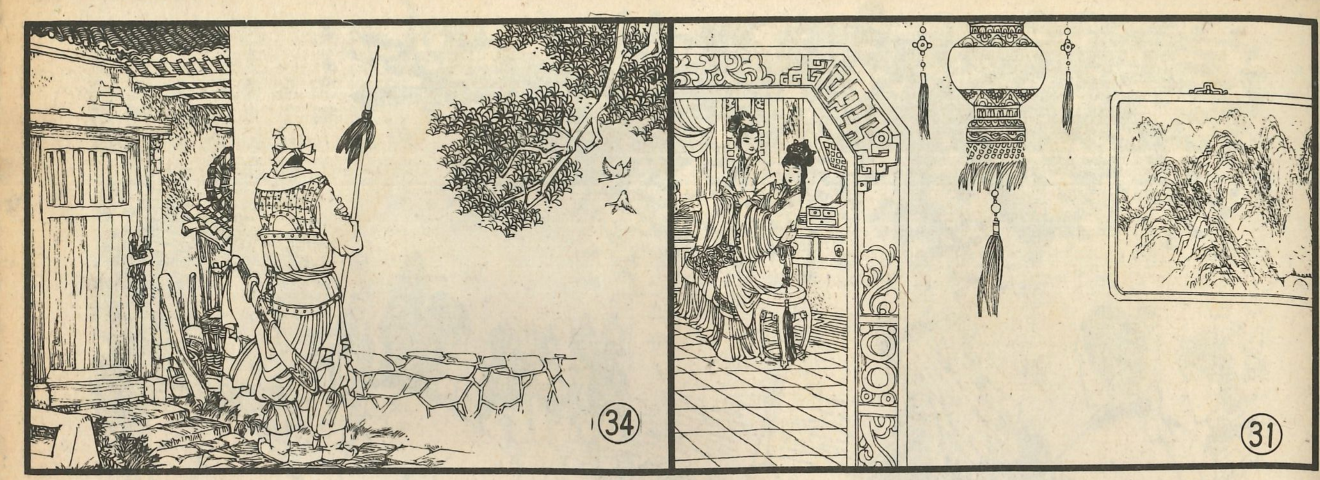
26　朱元璋打退元兵，收拾了戰場，回到城裡。郭子興見到他十分高興，馬上採納了他的主張：閉城固守，穩定時局。

29　郭子興點頭道：「一來可使元璋更好地效力，二來義女日後也有所依靠。」說罷，召來了朱元璋，問他意下如何？朱元璋當場拜謝岳父、岳母大人知遇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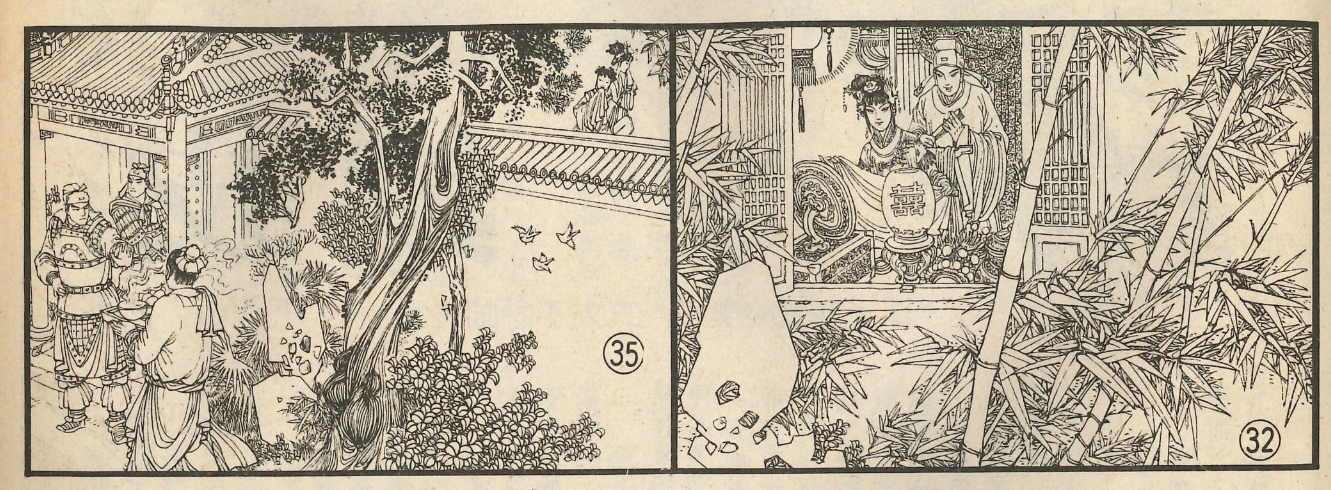
27　經過這次戰鬥，郭子興對朱元璋更加器重。他回到後帳，跟妻子張氏談到朱元璋時，不禁誇獎說：「朱元璋有勇有謀，忠心耿耿，眞乃人材也。」

30　原來，馬氏的生父是郭子興的好友，早年客死他鄉。郭子興把馬氏撫養成人。馬氏長得一表人才，讀書識字，過目不忘，深得郭子興夫婦鍾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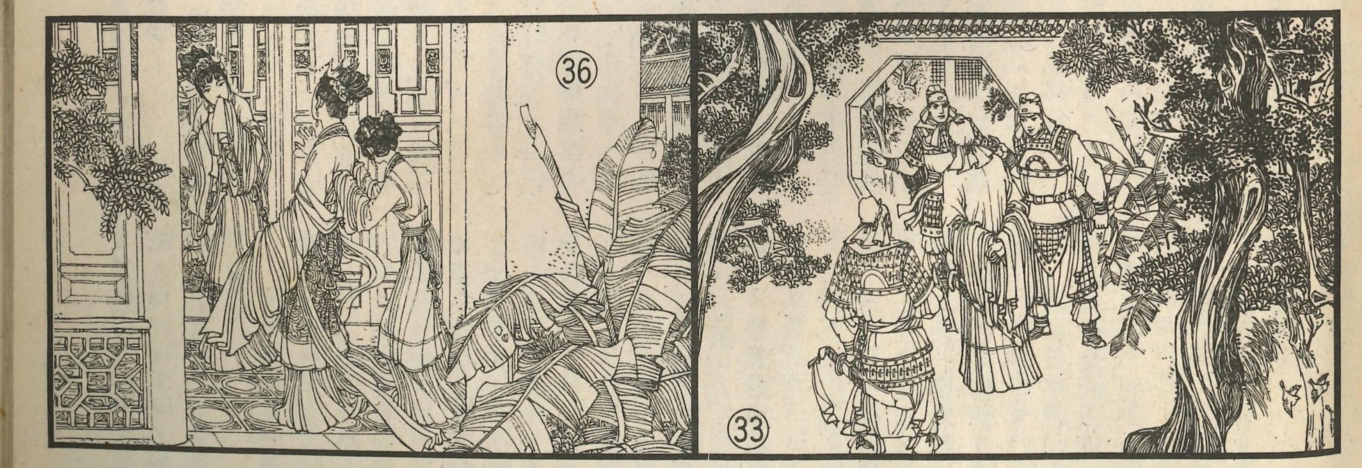
31　這時，張氏來到後堂，詢問義女馬氏的意見。馬氏羞得滿臉緋紅，說：「女兒的婚姻大事自然由父母做主。」

34　朱元璋爲人豁達大度，從不計較。在一次軍事會議上，郭子興和朱元璋意見不合，爭吵了起來。郭子興一怒之下，把朱元璋關了禁閉。



32　不久，郭子興夫婦選了個黃道吉日，張燈結彩，爲這對新人舉行了婚禮。他二人在洞房中談今說古，情投意合。

35　一直存心整朱元璋的郭家公子，對此非常高興。他們氣勢洶洶地守在院門外，阻止傭人給朱元璋送飯。



33　朱元璋自被郭子興招贅爲婿後，聲譽倍增，大家都稱他爲朱公子。唯有郭子興兩個兒子郭天叙、郭天爵認爲朱元璋出身卑微，不配與他們稱兄道弟，老在郭子興面前說朱元璋的壞話。

36　馬氏十分心痛丈夫，便趁人不在，偷偷將兩張滾燙的烙餅揣在懷中，準備給朱元璋送去。不料，剛走出房門，就同義母張氏撞了個滿懷。　（待續）

鐵皮

湖海恩仇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羅家迎親接美人　五友不忿鬧喜堂

誰也想不到，連續下了半個月的霉雨，今天突然放晴了。

更想不到的是，被譽為武林第一美人的徐紅玉，居然肯下嫁羅天保。

論家世，燕京徐家是武林世家，俠名滿天下，久受同道景仰尊崇，太行羅家不過是近年才崛起的豪門，聲名在正邪之間，正道人士不屑與之論交，邪道人物敬而遠之。

論年紀，徐紅玉才年華雙十，宛如一朵盛開的鮮花。羅天保却已六十出頭，足可以做她的祖父有餘。

論人品，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徐紅玉被譽為當今武林第一美女，而羅天保却生得豹頭環眼，一張血盆大口，滿嘴絡腮鬍，那模樣竟與張飛像是同胞兄弟。

只有一點，差堪比擬，那就是羅天保的「百摺如意軟刀」和「追魂七斬」乃稱武林雙絕，不下於燕京徐家的「飛霞流雲劍」。

然而，徐紅玉眞會為了欽慕羅天保的武功，便肯下嫁一個足可做自己祖父的粗人？

你不信，還眞有這種事。

喏！吉期就是在今天。

＊　＊　＊

雨過天晴，山巒被洗滌得一片清新。

迎親隊伍踏着雨後的泥濘小路，吹吹打打而來，或許是久雨乍晴，使人精神振奮吧，兩班細樂隊吹奏得格外起勁，老遠就聽見鎖吶聲和鑼聲了。

羅天保對這門親事，看得比甚麼都重，特別派出羅家堡的總管「三眼門神」宮天林，率領十八名藍衣鐵衛親赴燕京迎接花轎。一路上，鐵騎簇擁，快馬開道，當眞是既威風又顯赫，當年皇帝老倌護送公主出塞和番，也不過如此。

宮天林高跨紫雲駒，緊隨在花轎後面，十八名藍衣鐵衛，人人勁裝疾服，清一色的紅驃馬，九匹在前，九匹在後，緊緊繞護着新娘花轎，加上媒人的小轎，馱箱籠的騾馬，扛喜牌的人伕，吹奏的細樂隊……整個迎親隊伍迤邐達半里之多，人馬近百，好不熱鬧。

因為途中霉雨綿綿，多少也躭誤了點行程，今個兒就是吉日，宮天林心裡難免有些焦急，眼看天已放晴，便一疊連聲催促着隊伍加緊趕路，希望儘快在申牌時分前趕到堡中，免誤了吉時。

前面喜字牌已經轉過了山坳，再過去就是飛狐口，由飛狐口至羅家堡，半日可到，時間應該是足夠的。

正行間，隊伍突然停了下來。

不但隊伍停止行進，連鑼鼓聲音也停止了。

宮天林眉頭一皺，向身邊一名藍衣鐵衛道：「怎麼一回事？去看看！」

那武士一抖韁繩，飛馬越前，片刻，又如飛而回，手中却多了一隻小巧的黑漆葫蘆。

宮天林接過葫蘆掂了一掂，臉上突然變色。

「這東西是從那裡來的？」

「就掛在前面轉角處一棵樹上。」

「咱們開道的人呢？」

「兩騎開道的快馬全繫在樹下，人却跪在路中央，看樣子是被制住了穴道，隊伍不敢前進。」

「哦！」

宮天林又低頭看看那隻黑漆葫蘆，面色連變，低聲吩咐道：「千萬別驚動新娘子，你們小心守護花轎，我去應付。」

舉手揮擺了一下，接道：「花轎就在原地暫歇，任何人不許走開。」

安頓好花轎，一挾坐騎，越衆而出，同時拍了拍鞍側雁翅鐺和背後九節鞭。

宮天林號稱「三眼門神」，他當然沒有三隻眼睛，但他雙眉之間，有一粒肉瘤突出額前，就跟眼珠一樣，看來頗有幾分猙獰，使用的又全是外門兵器，加上身軀雄偉，宛如半截鐵塔，倒還眞像尊門神。

然而，他外貌雖威猛，却並不是個粗魯人，相反地，心機竟是十分深沉，是個外猛內陰的人物。

他故意讓坐騎緩緩而行，心中已在盤算着如何應付這黑漆葫蘆的主人。

轉過山坳口，果然，兩匹空馬擊在一棵樹下，山路正中，却併排跪着兩個負責開道的堡丁。

兩人面前放着一個砵，跪在地上不停磕頭，彷彿特來恭賀討賞的樣子。

但行家一望便知，磕頭的人絕不是出於自願的，而是身上某一部份經脈已遭封閉，當血氣經過閉穴時，便會不由自主地磕下頭去。

制穴使人僵硬或昏迷，都不是難事，像這樣制穴閉經脈，使人不由自主持續某一動作，却非高手不行。

黑漆葫蘆的主人，顯然是個點穴能手，宮天林沒理會兩名受制的堡丁，坐在馬上一抱拳，說道：「周老大，咱們羅家堡跟你井水不犯河水，有話儘可面談，這算是甚麼意思？」

他的話剛剛說完，路旁那棵樹上忽然傳來了一聲冷笑，道：「甚麼意思，難道你姓宮的還不明白？」

「周老大，你不聲不響，就亮出了銅砵葫蘆，並且對敝堡兩名屬下動了手脚，宮某怎會明白你的來意？」

「嘿嘿！」

笑聲中，一條人影從樹上飄然落下來：「姓宮的，你倒眞會裝糊塗，今天是你們羅堡主大喜的日子，老化子亮出了銅砵討飯的傢伙，你說還有甚麼來意？」

那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叫化子，瞇眼，朝天鼻，頭上蓬髮如亂草，頷下一束山羊鬍，看神情，似笑非笑，瞧模樣，似愚非愚，討飯的口氣像討債，敢情是存心找岔子來的。

宮天林含笑道：「周老大，咱們堡主早已久仰你的大名，你若是討杯喜酒喝，羅家堡竭誠歡迎！」

老叫化搖搖頭道：「謝了，老要飯的，人窮志短，不敢高攀，只想沾沾喜氣，跟你宮大總管討個小賞，不知道你是否作得了主？」

宮天林道：「如果數目不太大，宮某當然能作得了主。」

老叫化伸出了一個指頭，道：「小意思，老要飯的只要討這個數！」

宮天林道：「一千兩？」

老叫化搖搖頭笑道：「太多了，老要飯的還不敢那樣貪心。」

「這麼說，是一百兩了？」

「還是太多。」

「十兩？」

「還太多！」

宮天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輕問道：「難道會是一兩？」

老叫化道：「對，正是這個數目，但不是一兩，而是一個。」

「一個甚麼？」

「一個人！」

宮天林突然一震道：「誰？」

老叫化向迎親的隊伍呶呶嘴，道：「喏！就是那位坐在花轎裡的。」

宮天林的臉色突然沉了下來，佛然道：「周老大，咱們還得趕路，我可沒工夫跟你說笑打哈哈。」

老叫化點點頭道：「我也同樣沒工夫說笑打哈哈，你想走儘管請便，只要把新娘子留下來就成了。」

「醉丐周飛，你是說眞的？」

「你這麼大了，誰還哄着你玩！」

宮天林冷笑了兩聲，目光疾掃，道：「宮某雖然算不上人物，羅家堡却不是怕事的主兒，就憑你周飛，只怕還差點兒份量！」

醉丐周飛一擺手，道：「當然，老要飯還有幾位窮朋友都在這兒，咱們是一塊兒上秤，任憑你宮大總管挑選。」

隨着話聲，山口一字兒出現四個人。

這四個人，宮天林全都認識，

那是跟醉丐周飛合稱「長城五友」的醜書生彭朋，大刀韓通，鐵傘道人玄眞子，及狗肉和尚了凡。

宮天林雖早料到「長城五友」焦孟不離，醉丐既然現身，其餘四人必在近處，但面對這些名震北五省，被黑白兩道視爲「怪物」的長城五友，仍不免暗暗驚心。

長城五友一向行事怪僻，武功各走蹊徑，五個人本來互不相識。有一天，湊巧碰在一起，你看我不順眼，我見你不服氣，於是，大家相約在娘子關城頭上較量，惡鬥了三天三夜，結果誰也勝不了誰，竟罷手言歡，五個人又大醉了三天三夜，從此結爲金蘭好友。

從此以後，五友同進退，形影不離，北五省正邪兩派的人都爲之頭痛不已，因爲長城五友全憑好惡行事，對誰都不賣帳，短短數年間，毀在五人手上的黑白兩道高手不下三十名，大夥兒拿他們五個人沒辦法，只有敬鬼神而遠之，見到了五友的標誌「銅砵鐵葫蘆」，莫不繞道而行，以免遭殃。

但長城五友跟燕京徐家剛過世不久的流雲劍客徐謙，却是交誼頗厚，爲甚麼竟然攔路截徐府的花轎呢？

宮天林滿腹疑雲，忙換了一臉笑臉，拱手道：「諸位可能還不大清楚，今日羅徐兩家聯姻，坤室正是諸位的故友……」

醉丐周飛截口道：「用不着套交情，咱們已很清楚，那是燕京徐家的花轎。」

宮天林道：「這就對了，諸位跟燕京徐府一向交厚，今天爲甚麼竟與故友爲難？」

醉丐周飛道：「就是因爲咱們與燕京徐府交誼深厚，今天才特地趕來管這閒事，姓宮的，你若識趣，留下花轎快滾，咱們不爲難你，否則，那就是你自己找難看的了。」

宮天林道：「諸位既然承認是徐家的朋友，却又出面攔阻徐家的花轎，其中道理，宮某實在不明白。」

醜書生彭朋冷冷的道：「你最好不必明白，只照吩咐行事，就算你聰明。」

宮天林道：「但宮某奉上命差遣，往燕京迎親，諸位教我向敝上如何交代？」

鐵傘道士皺眉的道：「你一定要問原因？」

宮天林道：「不錯。」

鐵傘道人緩緩伸出兩個指頭，道：「原因祇有二個字，羅天保那斯想做徐家的『女婿』，他『不配』！」

醜書生彭朋道：「你回去告訴他，叫他撒泡尿自己去照照，他姓羅的癩蝦蟆居然想吃天鵝肉？呸！」

宮天林非但不氣，反而失笑起來道：「諸位說這話，若傳出去，只怕難令人信服。」

醜書生彭朋道：「怎麼，你是說咱們沒有理？」

宮天林道：「這話我不敢說，但羅徐二家，正是明媒正娶，雙方出於自願，既非強娶，也未逼嫁，配與不配，那是他們二家人心甘情願，諸位雖是徐家的好朋友，似乎也管不着人家婚配的事吧！」

[illegible]然一聲厲喝道：「誰說管不着？今天是管定的了。」

聞其聲不必見其人，即知是五友中嗓門最大的、脾氣最燥的大刀韓通。

韓通性子火爆，兵刃也格外沉重，「嗆郎」一聲響，拔出那柄足重五十斤的厚背砍山刀，刀尖一指宮天林道：「姓宮的，給老子滾下來，咱們站着，你倒坐在馬上裝得跟個熊人似的，惹你韓老子性起，連人帶馬，先砍你個稀巴爛。」

沒等他駡完，宮天林已經跳下馬來，倒不是宮天林聽話，而是眼看情形已難善罷，要動手，徒步自然遠比馬上俐落方便。

不過，宮天林明白，一個對一個，自己或可不致落敗，以一敵五，那是只輸沒贏。

他翻身下馬，順手取下馬鞍旁的雁翅鐺，一面仍想用言語阻嚇對方，冷笑道：「宮某人很敬重諸位，但上命在身，難於自主，羅家堡離這兒不遠，諸位若是肯賞臉，何不去敝堡當面跟咱們堡主談談？」

醉丐周飛道：「你放心，咱們遲早會找上羅家堡，只是今天沒那份閒工夫。」

宮天林道：「諸位不賞臉，宮某只好請敝堡主移樽就教了。」

話落，手一揚，一溜紅光破空而起，直昇到六七丈，「波波」連響，爆開滿天烟花。

大刀韓通怒叱道：「好小子，還想玩巧的？看傢伙。」雙手高舉砍山刀，人如餓虎撲羊，從山口直衝了下來，聲到人到，呼的一刀，向宮天林當頭砍下。

宮天林不敢硬接刀勢，雁翅鐺斜舉橫推，腳下連連退後三大步。

震耳巨響聲中，厚背砍山刀劈在雁翅鐺上，閃起一道火花。

韓通人隨刀進，一口氣連劈三刀，又將宮天林迫退了三步。

宮天林人在後退，手上可沒有閒着，左手鐺封架刀勢，右手已趁機抽出了九節鋼鞭。

兩人身材同樣高大，用的也是同樣外門重兵器，這一搭上手，刀光鞭影，虎虎生風，附近三丈內盡被罡風籠罩，聲勢驚人。

醉丐周飛一抬手，道：「韓老弟足夠應付了，咱們辦正事去。」

四人各執兵器，繞過宮天林，直奔花轎。

迎親隊伍頓時散亂，扛喜牌的丟下牌子，敲鑼鼓的拋下了鑼鼓……人人抱頭竄逃，只求老天爺保佑刀劍別碰上自己的身體。

十八騎藍衣鐵衛見情形不妙，紛紛下馬，拔出長刀，緊護着花轎。

這十八名壯漢都是羅天保親手訓練的鐵衛，十八柄刀連成一道刀牆，面對名震江湖的長城四友，居然毫無一點懼色。

醉丐周飛一抖手中打狗棒，當先出手，同時招呼其餘三人道：「手下別留情，休等姓羅的趕到又生枝節了。」

可是，當他的打狗棒剛探入刀牆中，突然發現刀光滾動，迎面四柄長刀，一齊捲到，其中兩人是封他打狗棒，另兩人却分左右揮刀掩至，攻向他兩脅要害。

醉丐心裡一驚，急忙抽身。

他一退，刀光也跟着收斂退去，仍然是緊守着花轎，並不追擊。

醜書生彭朋三人，所遭遇的情況和醉丐周飛幾乎完全一樣。

十八名藍衣鐵衛，顯然練過合擊之術。除兩名鐵衛的頭目緊守護着花轎，其餘的十六人每組四人，分守四個方向，竟然將一頂花轎守得宛如鐵桶般的嚴密。

長城四友由四面出手，接連兩次都被刀陣所阻，無法迫近花轎。

醉丐周飛怪叫道：「羅家堡果然有些鬼門道，咱們連這區區刀陣也破不了，今後就不必在江湖行走了。」

他殺機已動，打狗棒挾着勁風，飛點對面右首第二名鐵衛的咽喉，却將功力注在左掌上。

果然，迎面兩柄刀急擧封架，左右雙刀又到。

醉丐周飛暗暗冷笑，突然一縮右腕，打狗棒疾縮，棒尾橫格右側刀鋒，身隨棒轉，一探手，扣住了左側鐵衛的刀背。

正面兩人見同伴兵刃被扣住，急忙抽刀變式，一上一下，同時攻向醉丐周飛的前胸和小腹。

周飛正要誘他們變招，等到刀鋒近身，低喝一聲：「撒手！」

左腕一用力，就用那人的刀，迎向前胸刀鋒，身子飛快的向後微閃，右脚起處，登時將攻向小腹的一柄刀踢飛了出去。

四人中一人失去了兵刃，刀陣立亂。

醉丐周飛一陣厲笑，鬆左手，揚右臂，打狗棒架開右側雙刀，左手五指突探，一把抓住了那名失刀的壯漢。

正想將人作盾，盪開刀陣，花轎中突然傳出一聲低喝：「住手！」

醉丐周飛聞聲微微一頓，轎簾掀起，滿頭珠翠垂臉，紅布蓋頭的新娘子竟俏生生從花轎跨了出來。

大家都愕住了，不知道新娘子出來要幹甚麼？

最緊張的要算是兩名守護花轎的鐵衛頭目，既怕新娘子受到傷害，又不便推她回轎，只得緊握兵刃，隨侍在她左右。

新娘子雖穿戴着鳳冠霞帔，行動却一點兒不滯笨，向醉丐周飛盈盈一福，低聲道：「請周叔叔看在侄女兒薄面上，放下護衛，收起兵刃，侄女兒有話奉告。」

醉丐周飛忙放開那被擒的鐵衛，收了打狗棒，整整衣衫道：「紅玉，咱們全是爲妳而來，妳千萬不能嫁給羅天保……」

新娘子不慌不忙的道：「周叔叔能告訴我爲甚麼嗎？」

醉丐周飛道：「當然能，那羅天保老而好色，絕難與妳匹配，令尊在世的時候，最看不起他，徐羅兩家向無往來，這些都是姪女妳知道的。」

新娘子點點頭，道：「不錯，我都知道，但那是從前的事，江湖兒女不拘小節，年紀懸殊並無關係，至於好色，那更是英雄通病，所謂：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權，自古英雄皆好色，姪女並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醉丐周飛詫異道：「這麼說，此次婚事竟眞是妳心甘情願的了？」

新娘子毫不忸怩地道：「婚姻乃終生大事，姪女兒上無雙親，下無兄弟，如非自願，誰能强迫遣嫁。」

這句話，倒把醉丐周飛問住了，好半晌才吶吶道：「紅玉侄女，妳可曾想過，令尊故世不足一年，妳這樣做，豈不對孝道有虧嗎？」

新娘子身軀微微震抖了一下，很快又恢復了鎮靜，侃侃答道：「孝在盡心，並不一定拘於日限形式，如果心中無孝，雖守制十年也沒有意義，只要心中有孝，父亡即嫁，也沒有甚麼不對。」

醉丐周飛道：「但你甚麼人不好嫁，爲甚麼偏偏要嫁給羅……」

新娘子道：「那是我自己的事，周叔何必過問呢？」

醉丐周飛一愣，再也說不出話來。

醜書生彭朋是五友中的軍師，接口道：「賢侄女，咱們跟令尊是知交好友，妳年紀太輕，又新遭喪父之痛，咱們擔心妳方寸紊亂，做出親者痛而仇者快的事來，所以不得不冒昧插手。」

新娘子點點頭道：「諸位叔叔

的盛意，姪女兒心領了，姪女兒又不是三歲小孩，自己會知道替自己着想的，言盡於此，姪女兒謝謝關懷之情，諸位叔叔請回吧！」

說完深深一福，正想退回花轎內。

「且慢！」

醜書生彭朋突然欺近一步，沉聲道：「紅玉姪女，妳一向知書識禮，不似今日這般倨傲，莫非有甚麼隱衷？」

新娘子平靜地道：「是嗎？我自覺並無兩樣，如果言語上有甚麼失禮的地方，還請諸位叔叔念在先父情面上多加原諒。」

醜書生彭朋道：「江湖中詭詐百出，如果妳遭受到甚麼禁制，該對愚叔們直說。」

新娘子搖搖頭道：「我已經說過了，事出自願，並無強迫。」

醜書生彭朋道：「我不信！」

新娘子道：「那要如何才能使彭叔你相信呢？」

醜書生彭朋又跨近了一步，道：「掀起妳的頭蓋，讓愚叔看看妳是真是假？」

他兩次欺身，已距轎門不足五尺，話未落，突然刷地一聲收攏摺扇，飛快的向新娘子紅布頭蓋挑去。

左右兩名藍衣鐵衛頭目一見，同聲暴喝，雙刀併舉。

醜書生彭朋早防備他們會出手，握扇的右臂一沉一揚，右腿突然飛起，正踢在右邊那人的膝蓋上，同時，揮起左掌，拍向另一名頭目。

兩人刀勢還沒發出，一個中腿負傷，一個被掌力所迫，不約而同都倒退半步。

醜書生彭朋就趁這空隙，原式不變，衝到了花轎前。

新娘子木然的站在轎門前，既未閃避，也沒反抗。

摺扇掠過，頭蓋翻起，露出一張美艷攝人的面龐。

那張臉不僅美，而且美得清麗脫俗，不帶人間烟火氣，似是圖畫中的仙女，却又比圖中的仙女多了一份美俏。

如果一定要從這張臉上挑點一疵一瑕，只有兩眉稍嫌濃了一些，眉目之間，似乎凝聚着濃重的殺機。

總之，那是一張姣美的臉，四分嫵媚，却有六分剛烈，使人不敢輕慢。

醜書生彭朋急忙收扇後退，欠身道：「愚叔冒昧了。」

新娘子沒有怒，也沒有笑，臉上一片木然，緩緩的道：「彭叔看清楚了，我是真正的徐紅玉！」

醜書生彭朋連連道：「是，是真的。」

「是真的就好，諸位叔叔，可以請回了。」

醜書生彭朋默然退開，讓出了去路。

新娘子慢慢的坐回花轎裡，自己動手下了轎簾……

於是，藍衣鐵衛重又招回逃散的轎伕和吹鼓手，鑼鼓再响，鎖吶再鳴，迎親的隊伍重又上路了。

日影漸漸西斜，花轎迎着餘暉，越過了飛狐口……

* * *

長城五友目送花轎去遠，五個人就像五隻鬥敗的公鷄，頹然垂下了頭。

大刀韓通突然將厚背砍山刀向地上重重一摔，道：「他媽的，老子一輩子也沒有遇過這種窩囊事！」

鐵傘道人聳聳肩，道：「誰遇見過誰是孫子，好好一個女孩子會變成這樣，真邪門得緊。」

狗肉和尚搖頭輕嘆道：「孽障，孽障，阿彌陀佛！」

醉丐周飛突然低聲道：「彭老三，你真的看清楚了？是紅玉不會錯？」

醜書生彭朋吁了口氣，道：「是她，沒錯！」

醉丐周飛道：「這就奇了，那孩子不笨，怎會做出這種糊塗事？」

鐵傘道人道：「可不是，我看這裡面一定有甚麼緣故的。」

狗肉和尚道：「甚麼緣故？你倒說說看。」

鐵傘道人道：「我總覺得，紅玉決不是心甘情願要嫁給羅天保，她一定有甚麼難言之隱衷。」

大刀韓通道：「她有隱衷，幹嘛不肯告訴咱們，這話不是白說麼？」

鐵傘道人道：「既屬隱衷，當然不便明言，尤其當着羅家堡門下，她必然有所顧慮，剛才咱們應該帶她離開這裡，到無人之處，再慢慢的問她……」

韓通道：「這更是廢話，她連話都不肯跟咱們多說，還肯跟咱們走？」

醉丐周飛道：「好了，事到如今，爭論無用，咱們應該商量商量，現在應該怎麼辦？」

韓通道：「還商量甚麼？她自己心甘情願，就讓她嫁了吧，反正咱們心意已經盡了。」

醉丐周飛道：「不！咱們不能就此罷手，無論如何，咱們決不能眼睜睜看着她嫁給羅天保。」

鐵傘道人接口道：「不錯，咱們若撒手不管，有何面目去見九泉下的徐大哥？至少，咱們也得再當面問問紅玉，一定要她對咱們說個明白。」

韓通道：「怎麼個問法，難道咱們再厚着臉皮趕去羅家堡討喜酒喝？」

鐵傘道人道：「去就去，這有甚麼不行。」

醉丐周飛回顧醜書生彭朋道：「老三，你的意思如何？」

醜書生抖開摺扇，用力扇了兩下，正色的道：「論交情，咱們决沒有中途撒手的道理，不過，有兩件事咱們不得不承認。」

醉丐周飛道：「那兩件事？」

醜書生彭朋道：「其一，咱們師出無名，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其二，羅天保武功在你我之上，咱們不去則已，若要去，就必須破釜沉舟，準備捨命一拚，咱們可以掀翻他的喜堂，教姓羅的成不了親，但自己也別想能活着走出羅家堡了。」

四個人聽了這一番話，臉色都陰沉了下來。

這是事實，毋庸諱言，他們若非顧忌羅天保的武功，早已打上羅家堡去，用不着在飛狐口外攔截花轎了。

長城五友並非貪生怕死，但有了剛才一番教訓，他們心裡難免有些寒。

半晌，醉丐周飛才輕咳了一聲，徐徐道：「這樣吧！人與人之間，相識有先後，交情有深淺，愚兄曾受徐大哥救命之恩，羅家堡我是非去不可，各位賢弟，或有家累，或有私務，是否願意同去，悉由尊意，願去的，愚兄先致感激，不願去的，愚兄也絕對諒解，並不責怪……」

話還沒有說完，其餘四人已異口同聲道：「大哥說這些話太生份了，長城五友焦孟不離，生死與共，大哥去，咱們自然也去……」

醉丐周飛搖手道：「不是我生份，也不是我看薄了長城五友的情誼，可是，我不能爲了一已恩怨，要兄弟都賠上了性命。」

狗肉和尚道：「性命多少錢一斤？我和尚四大皆空，早把命賣給了狗肉店了。」

鐵傘道人道：「大哥的恩人，就是咱們的恩人，既是義結金蘭，還分甚麼彼此！」

醉丐周飛道：「你們兩位是出家人，無牽無掛，倒也去得，彭老三和韓老五都有妻室兒女，大可不必去……」

醜書生彭朋笑道：「大哥不必替我擔心，我已有兒有女，對得起祖先，拙荆正嫌我太醜，我若死在羅家堡，她絕不會傷心。」

大刀韓通却鐵青着臉，一語不發。

鐵傘道人平時跟他鬥嘴鬥慣了，低問道：「老么，你怎麼樣？」

韓通道：「我不跟你們一起去……」

大家剛感到有些意外，韓通已從地上拾起大砍刀，眼淚已滾落下來，戰聲道：「你們先去吧，大哥怕我有家累！我這就趕回家去，先把老婆孩子全都殺了，再去羅家堡找你們去。」

說走就走，提着砍山刀飛步向山下奔去。

醜書生彭朋急道：「快攔住他……」

沒等他吩咐，狗肉和尚和鐵傘道人早已飛身撲出，直追了下去。

醉丐周飛仰面長呼道：「得友如此，夫復何求！」

無限感慨中，兩顆淚珠從他含笑的臉頰上滾落了下來……

* * *

羅家堡的堡門上的鞭炮點燃了。

震耳的鞭炮聲，使大廳中的賀客們湧出門外，千百條頸伸得畢直，千百雙眼睛瞪得滾圓，都向着烟硝彌漫的堡門張望。

不知是誰輕嘆了一口氣道：「總算沒事，花轎到啦！」

這句話，正說在千百位賀客的心坎上，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暗鬆了一口氣。

其中少數人是在替新郎倌慶幸，但絕大多數人却是替自己高興。

他們從接到羅家堡的喜帖開始，就壓根兒不相信武林第一美人會真的下嫁給羅天保，然而，懾於羅家堡威名，又不能不備禮前來道賀。

老實說，爲了那份厚禮，真不知費了多少張羅，好不容易禮到人到，總也望狠狠吃他一頓，撈回點兒成本，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忽然傳來花轎中途出事的消息。

如果花轎真有意外，別說送的禮收不回來，酒席撈不到吃，心裡的疑團也永遠沒有機會解開，豈不成了「駝子摔觔斗」——兩頭不着實。

這下好了，花轎平安無事，既能見到新娘子，酒席也有得吃，禮物總算沒有白送，大家都不由笑逐顏開。

看上去，羅家賀客如雲，人人帶笑，全堡上下一片喜氣……

* * *

馬蹄聲漸近，當先飛騎入堡的，却是一身喜服的新郎倌。

羅天保今年總有六十靠邊了吧，居然老來享艷福，彩衣扮新郎，他身材本來不高，爲了要顯得魁偉一些，特製了一雙厚底高靴，花白的頭髮也仔細染過，但眼、額際的皺紋，總沒有辦法拉平，只得塗上厚厚的一層粉。

無奈他天生皮膚黝黑，臉上雖

塗白了，頸脖子和手背却無法全用白粉遮蓋，以致黑的太黑，白的太白，那扮相就跟戲台上的曹操一個模樣。

不僅扮相，連神情也很相似。

當羅天保在大廳門前下了馬，陰鷙的目光一掃，滿堂喧嘩突然間靜了下來。

人們從他那刀一般的眼神中，領略不到絲毫的喜悅，若有，只是寒森森的殺氣。

賀客們的笑容僵住了，羅天保却笑了。

那是一抹倨傲、冷漠的笑，笑得令人從毛孔向外直冒寒氣。接着，羅天保又舉了舉左手，向喜堂裡執事的人吩咐道：「開始行禮吧！」讚禮的人連忙扯開嗓門子，叫道：「吉辰到……」

鞭炮再响，樂聲隨起，十八名藍衣鐵衛擁着花轎來到了正廳前。於是，喜娘上前掀起轎簾，攙出了新娘子。

賀客又擠動了，爲了好奇，許多人都想爭觀新娘子的絕世容貌，也想證實一下自己內心的懷疑——天下第一美人，怎會嫁給一個糟老頭子？

當然，他們無法看見新娘子的容貌，也暫無法證實內心的疑團，因爲新娘子低着頭，臉上又覆着蓋頭，加上兩旁藍衣鐵衛隨行，連想靠近一點也辦不到。

不是辦不到，而是不敢。

一個小孩擠得略近，被藍衣鐵衛推了個四脚朝天，嚇得他哭了起來，旁邊的人立刻捂住他的嘴巴，把他拖了出去。

鼓樂聲中，新娘子輕移蓮步，循着紅毛氈走到喜案前，羅天保早已在那兒等着了。

他木然的臉上，沒有絲毫表情，誰也看不出他心裡是高興，還是在生氣。

媒婆將喜球的紅綢帶遞到他的手中，讚禮人正要宣佈正式行禮，宮天林突然氣吁吁奔進喜堂，湊在羅天保耳邊低聲道：「堡主，且慢一點行禮，長城五友又來了。」

羅天保微微的震動了一下，沉聲道：「哦！人在甚麼地方？」

「剛進堡門。」

「爲甚麼不阻攔？」

「回堡主，他們自稱是來喝喜酒的，而且還帶備了禮物。」

羅天保嘴角閃現了一抹獰笑，道：「那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好好接待他們就是了。」

「可是，堡主……他們帶來的禮物見不得人……」

「噢！」

羅天保的笑意突然隱去，順手將紅綢帶又塞還給媒婆道：「先讓新娘子休息，我去會會他們。」

宮天林急忙拱手向賀客道：「各位親友多多包涵。」

客人們似乎也早已料到今天這場喜事不會太順利，紛紛議論着退向裡邊，幾個女眷帶着媒婆，攙扶着新娘子匆匆進入內室。

十八名藍衣鐵衛緊隨在新娘子身後，新娘子一進房，立即按刀列隊守護着房門。

羅天保和宮天林剛出大廳，迎面就撞見了醉丐周飛。

老叫化手裡高舉打狗棒，棒端頂着一個巨大的銅砵，一搖三晃的朝喜堂走來，邊走邊唸着「數來寶」：

「呃！恭喜道恭喜，一步來到喜堂裡，堂前高掛雙喜字，誰家在娶新娘子。」

「呃！雙喜字金煌煌，看得化子眼發花，分明是隻癩蝦蟆，偏偏想娶彩鳳凰。」

「呃！奇怪，奇怪，眞奇怪，六十老頭披喜帶，半截入了土還把風流賣……」

蓬！一聲响，銅砵落地，砵裡裝滿了一砵金、銀紙錢……全是死人用的冥幣。

狗肉和尚和鐵傘道人跟在醉丐周飛身後，一個擎着招魂幡，一個提着哭喪棒。

再後面，是醜書生彭朋和大刀韓通，二人合抬着一口棺木。

棺蓋上貼了張白紙條，寫着：

「羅大堡主天保笑納。」

下款是：

「長城五友敬賀。」

羅天保臉色鐵青，緊閉着嘴，一言不發，也不知道是在儘力忍耐，還是氣極說不出話來。

醉丐周飛先開了口，笑嘻嘻道：「羅堡主，欣聞今日『老』登科，特來賀喜。」

羅天保沒有回答，只從鼻孔裡重重嗤了一聲：「哼！」

鐵傘道人立即接口道：「今天是堡主大喜的日子，何苦把臉拉得跟馬臉也似的，人家笑我是牛鼻子老道，咱們倆湊在一塊兒，豈不成了牛頭馬臉？」

狗肉和尚打個問訊，道：「阿彌陀佛，羅施主千萬別悶在肚裡生氣，氣死鬼陰間是不收容的，那時，羅施主就只好作孤魂野鬼了。」

醜書生彭朋與大刀韓通高聲嚷叫道：「咱們來者是客，你這樣板着臉不理不睬，莫非嫌咱們的禮太輕了？你既擔心羅家的人多，一口棺材躺不下，咱們還可以多送些來。」

廳裡的賀客都被這出奇的場面驚呆了，有人想笑，又不敢笑，有人想溜，又不敢溜。

反正大家心裡明白，長城五友既然找上門來，勢必難免一場惡戰

，今天的喜酒鐵定是喝不成的了。

然而，羅天保却仍然當門而立，一句話也沒有說。

從他的神色看，分明已是滿腔怒火，但一直在極力忍耐，不便發作，想必他也正是顧慮大喜之日，不願血濺庭院，讓喜事變成了喪事。

羅家堡門丁圍在四週，蓄勢以待，但未得令諭，誰也不敢擅自出手。

長城五友顯然已將生死置諸度外，醉丐周飛又笑道：「羅堡主，賀客上門了，你究竟收不收咱們的賀禮，總得有句話交代！」

羅天保深吸了一口氣，又緩緩的吐出，才把頭點了點，道：「好！羅某人收了。」

長城五友眞沒想到他會忍下這口氣，都不由一怔。

醉丐周飛道：「既然收了禮，總該請咱們喝杯喜酒吧！」

羅天保又點點頭道：「這是應該的。」

醉丐周飛道：「難道就教客人站在這兒喝酒？」

羅天保向宮天林飛過一個眼色，一側身道：「請！」

醉丐回頭笑道：「咱們這趟算是沒有白來，兄弟們，等會兒多喝幾杯酒，多撈點本回來，走吧！」

狗肉和尚展動了招魂幡，鐵傘道人提着哭喪棒，醜書生彭朋、大刀韓通抬起棺材，邁步向喜堂走去。

宮天林突拱手道：「各位，光棍打九九，不打十足，咱們堡主已經如此容忍，各位這些東西就……」

醉丐周飛道：「東西就怎麼樣？這是賀禮，咱們當然得隨身携帶。」

宮天林道：「既是賀禮，兄弟忝爲本堡總管，各位就交給兄弟收下如何？」

醉丐周飛想了一想，道：「你能作主收禮？」

宮天林道：「身爲總管，自然作得主。」

醉丐周飛道：「等會這些禮物要派用場時，你能負責送上來？」

宮天林道：「絕對負責送到。」

醉丐周飛道：「好！接着。」

打狗棒一挑，那銅砵「呼」的一聲離地飛起，直向宮天林迎面撞去。

他一出手，後面四人也同時發動，招魂幡、哭喪棒、外帶一口大棺材，全都脫手擲向宮天林。

這些東西長短輕重各不相同，本來已很難接住，長城五友更暗中貫注了內家眞力，件件挾着破空勁風，別說宮天林只有兩隻手，就算他有八條胳臂，也無法同時接住這許多來勢奇快無比的東西。

忽聽一聲低喝：「天林走開！」

羅天保脚下一跨步，擋在宮天林身前，左手疾抬，凌空托住了銅砵，右手一抄，招魂幡和哭喪棒已入掌中。

最後那口又沉又大的棺材，宛如泰山壓頂的飛撞了過來……

羅天保吐氣開聲，揮起哭喪棒，猛向棺材打去。

「蓬」一聲，那棺材被哭喪棒擊得在半空中一頓，滴溜溜的急轉不止。

羅天保將招魂幡輕輕一挑，頂住了棺材底，就像醉丐周飛用打狗棒頂住了銅砵一樣，任那棺材在幡上旋轉，却也落不下來。

長城五友不由自主都流露出驚駭之色。

醉丐周飛道：「不愧是太行羅家堡主，果然好功夫！」

「不敢！」

羅天保將招魂幡和銅砵、哭喪棒全都交給了宮天林，冷笑道：「好好替客人收着，總有一天，客人可能眞用得着這些東西。」

宮天林滿臉慚愧，欠身退去。

羅天保擺手肅客，道：「各位，請入廳觀禮吧！」

醉丐周飛道：「怎麼，新人還沒交拜天地？」

羅天保道：「正要行禮，有貴客臨門，不得不稍緩。」

醉丐周飛哈哈笑道：「好極了，咱們倒來得正是時候。」

長城五友進了喜堂，其他賀客們都遠遠的避開，生怕等一會兒動起手來，沾上了血腥。

羅天保好像胸有成竹，似乎並未把長城五友放在心上，立刻吩咐攙扶新娘子出廳，準備行禮。

同時向賀客拱手說道：「今天是羅某人的喜日吉期，各位大駕來臨，無論有沒有交往，都是我羅某人的貴賓，在下對各位非常感激，也希望各位對在下的招待不週多加原諒，彼此既屬賓主，少時行禮之際，還祈不吝矜全維持，所謂君子自重，然後人重之，羅某人深願做個好主人，但願也能愉快接待各位這種好客人。」說完，深深作了個羅圈揖，便命奏樂。

人人都聽得出，剛才那番話是說給長城五友聽的，做主人的能忍受屈辱，如此寬容，也是實在難能可貴的了，長城五友若一再糾纏，勢將惹起衆怒。

賀客中已經有人對長城五友不滿，都在竊竊私議，認爲長城五友的挑衅行爲，的確有點太過份了。

醉丐周飛等五個人，自然也看得出這種不利的形勢。

鐵傘道人低聲對醉丐周飛道：

「姓羅的不僅武功高，這一手更高

明，大哥，咱們不能蠻幹到底，得想個對策才行啊！」

醉丐周飛搖搖頭，沒有開口，顯然內心也深感憂慮，却又想不出善法來應付。

大刀韓通道：「咱們既是存心來拚命，還管它這些，反正咱們就是不讓他成親，他要成親，咱們就動手。」

鐵傘道人道：「話是不錯，但動手也得有動手的藉口，何況咱們並沒有把握勝得了羅天保。」

大刀韓通道：「動手還要甚麼藉口？拔出了傢伙幹就行了，即使勝不了他，至少先將他這個鳥堂搗個稀爛，教他成不了親。」

狗肉和尚道：「這不是辦法，搗毀喜堂，他可以另換地方，今天不能成親，明天也行，依我看必須用非常手段才成。」

鐵傘道人忙問：「甚麼非常手段？」

狗肉和尚壓低聲音道：「牛鼻子，還記得咱們上次對付五毒夫居那一場惡戰麼？」

鐵傘道人點點頭，說道：「記得，記得。」

狗肉和尚道：「這件事先別讓大哥知道，我還藏着兩枚中人無救的五毒轟雷，等會兒他們行禮的時候，索性給他來一個鍋煮……」

「不行！」

一隻冰冷的手橫伸過來，却是醉丐周飛，向狗肉和尚攤開手掌道：「東西給我。」

狗肉和尚尷尬的笑道：「大哥，我只是說說罷了……」

「拿來！」

醉丐周飛臉上就像抹了一層寒霜，絲毫沒有商討的餘地。

狗肉和尚無奈，只得從懷中掏出一個用厚棉封裹的木盒子，萬分不情願的遞了過去。

醉丐周飛收好木盒子，正色說道：「咱們是爲了紅玉而來，決不能使她受到了任何傷害，這東西太惡毒了，一經施放，廳內大半的人都難逃得性命，萬一傷着紅玉，那時怎麼辦？」

鐵傘道人道：「可是，咱們總不能眼睜睜看着紅玉跟姓羅的成親啊！」

醉丐周飛點點頭，一字字的道：「不錯，我一定要阻止這件事，那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他輕輕的按了按懷中的木盒，突然浮現一抹陰森凄楚的笑容又道：「你們記住了，未得我允許之前，誰也不准擅自出手，否則，你們就算沒有我這個大哥。」

韓通道：「如他們開始行禮了呢？」

醉丐周飛道：「也是一樣，反正我沒有動手，你們都別妄動，一切我自有安排。」

韓通不解的聳聳肩，大夥兒都默然垂首。

只有醜書生彭朋似乎猜到醉丐周飛的「安排」是甚麼，但他沒有說破，僅用關切的目光，默默注視他……

* * *

鼓樂又起。

新娘子在喜娘的攙扶下，重又回到大廳中。

十八名藍衣鐵衛緊隨其身後，在大廳肅立列成兩行，將新人和賓客們分隔開，這情形使紅燭高燒的喜堂，充滿了森森殺氣。

羅天保已經站返新娘子旁邊，面含微笑，等候着行禮了。

廳外鞭炮齊鳴，讚禮的人扯開了嗓門子道：「一對新人行大禮，滿堂貴客致頌辭，願新人百年好合，福祿永壽，子孫綿延……」

廳內人聲很雜亂，讚禮的喊得聲嘶力竭，却沒有幾個人去聽他喊些甚麼。

長城五友就在喜案左側，距離新娘和新郎不足一丈遠。

鐵傘道人和大刀韓通分立在醉丐周飛左右，四隻眼睛眨也不眨的望着醉丐周飛。

他們胸中已萬分的激動，只等醉丐周飛下令，便立即出手。

可是，醉丐周飛木然而立，毫無擧動。

閃爍的燭光，使他臉上籠罩着一層浮動的紅暈，他閉着嘴唇，面肉在抽動，滿口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顯然，他內心正非常激動，却盡力在抑制，在忍耐……

讚禮的唸完頌辭，就要正式交拜了。

「一拜天地。」

新郎和新娘面向廳外雙雙拜了下去。

大刀韓通緊握刀柄，目注羅天保因跪拜而露出的後頸脖，沙啞着聲音問道：「大哥……」

他有這份自信，只要醉丐周飛點點頭，一刀下去，準將羅天保那七斤半的腦袋整個兒切了下來。

但醉丐周飛却緩緩的搖搖頭，制止兄弟們出手。

儘管熱淚盈眶，心血沸騰，理智却告訴他，決不能輕擧妄動，決不能意氣用事，時機未到，只有忍！忍！忍！

婚禮繼續進行。

「二拜祖先！」

新郎和新娘又轉身面對喜案。

這第二拜，本來應拜高堂父母的，可是，羅天保自己都快六十歲的人了，哪兒還有甚麼父母在世，只好拜一拜祖先神位牌，聊盡一點「孝思」。

神位牌就供在喜案正中，黑漆木牌，描着金字。

「羅氏歷代祖先之神位。」

讚禮的喊：「一叩首。」

新娘和新郎剛跪下，還沒叩下頭去，忽聽見喜案上「叭」地一聲輕響。

這一聲很輕微，鬧哄哄的喜堂上，誰也沒有留意。

但却沒有瞞過新郎倌的耳朵。

羅天保霍地抬頭，目光飛快掠過，臉色頓變。

原來黑漆描金的神位牌上，多了一層黃澄澄的東西，還在冒着熱氣。

那可不是剛出熔爐的黃金，而是剛疴出不久的糞便，否則，決不會熱騰騰的那樣「新鮮」！

熱糞澆神位，這是奇耻大辱。

羅天保眼中怒火閃射，却又强忍了下來，因爲他發現賓客之中並沒有人注意這件事，此時宣揚，無異自暴其醜，倒不如等行禮完畢，事後再查……

於是，長長的吸了一口氣，低頭拜了下去。

「再叩首。」

「叭」！又是一聲輕響。

這一次，響聲不在神位上，却來自讚禮人口中。

那人是羅家堡管賬師爺，文筆不錯，却不會武，當他第二聲叩首還沒閤嘴，突覺一團熱騰騰的東西，猛可地塞進嘴裡。

他雖然不是在笑，倒眞的「閤不攏嘴」來了。

師爺急了，連忙用手挖，向外吐，這才發覺那不是甚麼好吃的東西，登時驚呼一聲，大嘔而特嘔……

滿堂賓客全都看見了，不約而同都向長城五友這邊望去。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首先就想到事情一定是長城五友幹的，可是，五友却靜靜的站在那兒，根本動也沒有動。

大家這才知道事不單純，紛紛驚惶回顧，爭相議論揣測。

讚禮人不能再讚禮，婚禮只得停頓。

羅天保鐵青着臉站起了身，朝外一抱拳道：「是那一位高人，跟羅某人有甚麼遠仇近恨，何不現身出來？」

連問兩遍，毫無回應。

羅天保目光一抬，冷哼道：「藏頭露尾，算得是甚麼英雄好漢！」

聲落，雙臂微振，人已破空飛起，向廳門外的橫匾上撲去。

他這邊剛離地面，廳外橫匾上也同時飛起一條黑影迎着羅天保直撞了過去。

兩下都其快無比，霎眼間，已在空中迎面相遇。

羅天保大喝一聲，揮拳擊出。

「蓬」地擊個正着，黑影立成粉碎，萬不料竟是一隻便桶。

這麼一來，地上的賀客們都遭殃了，全被滴滴答答淋了個滿身糞便尿水，喜堂中臭氣四溢，人們驚呼嘩叫，四處擠閃，就跟毛坑中的蛆蟲差不多。

羅天保雖未被糞便沾上，肚子險些氣炸了，凌空一觔斗，人已竄出門外。

那躲在橫匾後的人沒等他再出手，突然抛出一條宛如蛛絲般的細物，輕輕一甩，搭住了廳內屋樑，竟沿着細絲盪進大廳，飄落在喜堂桌上。

人影現處，却是鬚眉皆白的瘦小老頭。

許多賀客忍不住驚呼失聲：

「蜘蛛翁，是他！」

* * *

不錯，這小老頭無論身材、外貌，使用的用具……都像極一隻蜘蛛，但却是江湖中最難惹的一隻老蜘蛛。

黑道中人提到「蜘蛛翁」三個字，莫不膽戰心驚。

這小老頭實際有多大年紀，無人知道，叫甚麼名字，也無人知道。

大家祇知道兩件事，其一，蜘蛛翁早在五十年前就已出道，那時，他就被稱爲蜘蛛翁，也像現在一樣，眉鬚皆白。

其二，蜘蛛翁本來出身黑道，是綠林中首屈一指的飛賊，十餘年前，不知爲甚麼緣故，突然一反常態，變成專跟黑道中人作對，幾個有頭有臉的綠林巨擘，都被他先後送進了大牢。不久，蜘蛛翁便悄然退隱了，沒有再在江湖中出現過。

想不到今天蜘蛛翁又出現在羅家堡喜堂，而且好像是存心來跟羅天保作對的。

這可驚壞了滿堂賀客，氣壞了羅天保，却樂壞了長城五友。

* * *

十八名藍衣鐵衛長刀出鞘，一擁而上，圍住了喜桌，却因懼於「蜘蛛翁」的名氣，沒敢輕易出手。

長城五友也沒有輕擧妄動，只是展露出笑容，難掩內心的興奮。

蜘蛛翁身材瘦小，看來就似一個才七八歲大的孩子，站在桌上，比喜燭高不了多少，却好整以暇負手而立，似乎根本沒有把羅家堡的藍衣鐵衛放在眼中。

羅天保從門外大踏步走了回來，看見蜘蛛翁，先向十八藍衣鐵衛揮手喝道：「退下去，好好護衛新人，這兒沒有你們的事。」

蜘蛛翁笑了笑道：「不錯，你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趕快準備車子

，再把新娘子送回燕京去，這兒還輪不到你們來張牙舞爪。」

他話是對十八鐵衛說的，目光却有意無意掃向長城五友，彷彿在暗示他們照顧徐紅玉，不必插手他跟羅天保之間的事。

長城五友自然領會到他的言外之意。却苦於無法照他的暗示行事，因爲長城五友困惱的不僅是羅天保，而是徐紅玉本人不肯合作，可不是，婚禮停頓，喜堂在變，徐紅玉仍然固執地站在原地，連迴避的意思都沒有。

羅天保對這位名震江湖的蜘蛛翁，不能不存三分顧忌，拱手道：「老前輩，在下羅天保，自問與老前輩素無仇怨，今日羅某喜期，老前輩因何如此淩辱？」

蜘蛛翁翻翻眼珠子，道：「你是問我老人家來幹甚麼，對嗎？」

羅天保道：「正是。」

蜘蛛翁忽然露齒一笑，道：「好，我告訴你吧，今天我老人家到這兒來，共有三個理由。」

羅天保道：「請教。」

蜘蛛翁道：「第一，我高興來；第二，脚在我身上；第三，我愛來就來，誰也管不着。」

羅天保一怔道：「老前輩這話是甚麼意思？」

蜘蛛翁道：「甚麼意思你不知道麼？那麼我老人家再對你作三點說明，第一不該讓你娶老婆；第二，不該現在娶老婆；第三，你不該娶燕京徐家的女兒做老婆，你懂了吧？」

羅天保好像有些懂，又不完全懂，說道：「在下與燕京徐家聯姻，跟老前輩何干！」

蜘蛛翁笑道：「這句話就問對了，你何不再想想看，若跟我老人家無關，我會來嗎？我和你非親非故，既不是來賀喜，又不是來討酒喝，你說我老人家是來幹甚麼？」

這一說，羅天保算是完全懂了，登時沉下臉來：「敢情你是特來搗亂的！」

蜘蛛翁道：「不是搗亂，只能說是捉蟲。」

「捉蟲？捉甚麼蟲。」

「捉蝦蟆，省得牠妄想吃天鵝肉。」

「哼！」羅天保泛起了怒容，恨聲道：「就算羅某人是癩蝦蟆，這事跟老前輩何關，蝦蟆雖醜，至少總比那蜘蛛飛賊正派得多。」

蜘蛛翁一點也不生氣，笑笑道：「罵得好，罵得妙，我老人家活了這把年紀，倒是第一次有人敢當面罵我蜘蛛飛賊，羅堡主，你不愧是隻有膽有識的癩蝦蟆。」

羅天保把心一橫，豁了出去，厲聲道：「羅某人敬重你是武林前輩，羅家堡却不是任人撒野的地方，念在今日吉期，我不願太爲己甚，你要走，現在還來得及，否則，就別想離開我羅家堡了。」

蜘蛛翁道：「多謝你尊老敬賢，給我老人家下台的機會，不過，我老人家既然來了，總不能就這樣空手出去，那太沒有面子了，你說對不對？」

羅天保道：「那麼，你想怎麼樣？」

蜘蛛翁道：「實不相瞞，我老人家想跟你討一件東西，只要你肯給，我老人家立刻就走。」

羅天保不願吉日良辰沾惹血腥，竟耐着性子問：「你想要甚麼？」

「一件寶貝，不知你捨不捨得？」

「你說說看。」

「我老人家想要一塊玉。」

「哦！甚麼玉？」

「一塊紅玉，而且，是一塊姓徐的紅玉。」

「徐紅玉……」

羅天保怒火又昇了起來，叱道：「說來說去，你還是存心來搗亂婚禮，跟羅某人作對，哼！我且問你，憑甚麼資格過問我羅某人的婚事？」

蜘蛛翁道：「若是你羅天保的事，求我也懶得過問，可是，你不該娶徐家的女兒。」

（未完・一）

兩期完武俠故事／麥中青・文　可飛・圖

血海深仇

花蝴蝶淫惡殺人　俞劍平失踪復返

初秋的早上，天才亮，秋大爺就聽得鄰家傳出哭聲，其聲甚哀，悲痛可想而知。

秋大爺的左鄰姓俞，一家有四口，生活倒是過得不壞，俞大爺四十五了，是個樂天派，整天都是嘻哈大笑，不知愁苦，村中人都叫他俞佛爺，說他像個廟裡的彌勒佛一樣，整天都是咧咀而笑。

半年前俞家的俞老婆子病了，一病半年，時好時壞，大家都擔心她能活多久，她病了之後，俞大爺就沒有過去那麼開心了。

俞大爺有個兒子，在十歲那一年就失了踪，算起來整整十五年了，他該是二十五歲啦。十五年以來，俞大娘求神拜佛，求卜問卦，不知燒了多少香了，一點消息也沒有，他失踪那一年，他的妹妹才出生不久，現在，妹妹已長得婷婷玉立，不少媒人登門求親。

這一切，秋大爺都知道，他們是鄰居嘛，誰的事也瞞不了誰。

秋大爺聽得俞家哭泣聲，嘆着氣說道：「唉，人遲早總是要死的，大概是俞老婆子過世了。」

俞老婆子是俞大爺的娘，七十出頭了，人生七十古來稀，能活到七十多歲，有兒又有孫，死了也不寃枉了。

秋大爺這樣想，所以不覺得怎麼悲哀，他把老婆扯起來，準備到俞家去勸勸，自然，也是弔唁。

但是，出乎秋大爺意料之外，俞家死的不是最老有病的俞老婆子，而是死了俞大娘，她給人刺了一刀，肚破腸流，死狀極慘，本來是準備勸俞大爺節哀順變的，現在目睹這慘狀，看到俞玉珍伏在俞大娘的身上，沾了一身的血汚，哭得死去活來，秋大爺夫婦看得也無法忍得住，失聲痛哭了。

人死不能復生，入土爲安，特別是在大熱天時，屍體更不宜久留，因此，秋大爺和其他鄰家代出主意，買棺殮葬。

靈堂上一片愁雲慘霧，誰也沒有注意到有甚麼外人，及至看到人影晃動，即聽到俞玉珍罵叫：「他，兇手就是他，就是他！」

衆人才愕然注目，看到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抓着俞玉珍，面向各人，毫無畏懼地說：「不錯，我殺死了她，又怎樣？誰叫她多管閑事，我喜歡這小妞，她破壞我們好事，我就把她殺了。你們聽着，誰敢阻我去路，我就對他不客氣！」他扯着俞玉珍向外走。

「小子，你光天白日搶劫良家女子，你也太狂了！」有兩個年輕人已經忍不住，揮棍上前攔阻他。

「憑你們也攔得住我？給我滾！」那年輕人一伸手，一抓一扯，已經奪下了一根木棒，再用奪來

的木棍向另一個年輕人擊來的木棒一格，「卜」一聲，那根木棒斷成兩段，一段飛上了半天，跌出老遠，一段掉在他腳下，使棒的年輕人虎口裂了，還在流血，他退走了。

俞大爺痛失愛妻，如何能再失去愛女？他忘了危險，不顧一切的撲向那年輕人，那年輕人已經出了門口，吹一下哨，從屋角走出兩個四十過外的漢子接應，喝令俞大爺不準追趕，否則，格殺無赦，給他這一喝，不但是俞大爺，連其他的人也都不敢衝前了！

兩個中年漢斷後，年輕人先行，距俞家已在三十丈外了，突然，有一年輕人攔住了，喝道：「混蛋，給我把她放下來。」

這個年輕人也是二十五、六年紀，大家一般高大，但一臉正氣，五官端正，給人以凜然不可侵犯的感覺，他背着一個包袱，兩手空空，身上似乎未有携帶武器，不像是個練武的人，特別是他那近於呆滯的目光，更不像是練過武的人，挾美急行的年輕人根本不把來人放在眼中，一手挾抱着俞玉珍，一手發招，以毒招進攻對方，不料招猶未盡，已失對方所在，一怔之下，挾抱少女的手臂突感痳痺，無法用勁，一下子就給人家把俞玉珍奪走了。

俞玉珍脫出對方魔掌之後，急聲道：「這位大哥不要放走這賊子，他殺死我娘，又來搶劫我。」

「眞的？你……」

「臭小子，你暗箭傷人，算得上甚麼英雄好漢，有種你跟我拚個明白。」搶人者仍不甘心，再次向對方挑戰，但對方不理，繼續向俞玉珍道：「妳叫甚麼？他爲甚麼要殺死你娘？」

「我叫俞玉珍。」

「甚麼？妳是玉珍？」

俞玉珍怔驚地望着對方，見他一面驚愕大感奇怪，知其中必有原因，當下急說道：「我是玉珍，我爹是俞大華！」

那年輕人把俞玉珍一把放開，道：「妳走開一點，我殺了這斯替娘報仇！」

俞玉珍驚喜交集地叫道：「你是劍平哥？大哥，是這斯殺死娘的，你小心……」

「我知道，妳走遠點，別過來！」俞劍平揮手支開妹妹，轉向那個青年道：「臭小子，你是死定了，報上名來！」

「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滄州花蝴蝶勞家明便是。」

「好呀，原來你是採花蜂的孽種，你自己去給娘親報個夢吧！」

言畢招隨，連背上包袱也不解下，伸手就抓向花蝴蝶勞家明，出手緩慢而又笨拙，似是剛剛練過幾天功夫的人，勞家明見狀冷冷一笑，左手一撥，立即搶步進招，吐出右拳，直搗對方心胸，勢猛力足，嚇得俞玉珍花容失色，驚叫「哥哥」。

但是，她看錯了，花蝴蝶的右手並未撥開對方的手，反給對方抓住了腕脈，趁勢一扯一捏，花蝴蝶勞家明的右拳只有個樣子，已全無勁道了，僅一招他已受制，還未掙扎，就給對方點了五處穴道，連走路也沒有力氣了。

俞劍平把他丟在路旁，叫妹妹看着他，自己飛快的幫爹爹對付另外兩個中年漢子。

那兩個漢子一個叫彭虎，另一個叫張彪都是採花蜂手下得力的人物，他們是保衛花蝴蝶去做一宗買賣的，不料花蝴蝶勞家明看到了俞玉珍，色心大動，昨晚去採花，被俞大娘發覺，使他失去機會，他在驚怒之下，把俞大娘殺了，早上打聽得清清楚楚俞家沒有甚麼人，膽子就大了，決定白日強搶，沒料到正要得手，却給俞劍平撞了回來，把他活捉生擒了。

彭虎與張彪都知道花蝴蝶勞家明雖然身體弱虛，氣力欠佳，但到底已得其父採花蜂的眞傳，非比常人，所以對他還是十足信心，但想不到刹那之間，花蝴蝶勞家明已被人生擒活捉，人家又衝着他們二人來了，這就不能忽視了。

於是二人雙雙拔出佩刀來，一齊向俞劍平搶攻。

「嘿！米粒之珠也想爭光，都給我報上名來。」

「老子張彪。」

「大爺是彭虎。」

「都是不見經傳的無名東西。」

「看招！」張彪揮刀搶先劈攻。

「再接老子一刀！」彭虎也不甘後人，雙刀並舉，齊向俞劍平夾攻。

「來得好！」俞劍平在刻不容緩之際，突然如陀螺般一轉，閃出了刀光之外，衣袖一揚一拂，兩柄刀突然碰在一起，「鏘」一聲，火花四射，張彪與彭虎二人都失色驚叫起來，倒退向後，彭虎站足未穩，腰部發痳，立即傳遍全身，刀也握不穩，人已倒下，刀也掉了，他是沒有指望了。

張彪跑得夠快，他一見形勢不對，立即飛奔而逃，本想背走花蝴蝶的，可是心頭一亮，決定抓住俞玉珍做人質，再和俞劍平討價還價。

俞劍平年紀雖然不大，江湖經驗却豐，他一下子就看出張彪的主意，破口大喝：「你找死！」聲如响雷，震得張彪耳朵作疼，不自禁的回頭一望，只見一縷刺眼亮光帶着嘯聲正向自己身上射來，俞劍平也如飛的趕來，張彪膽一怯，馬上斜

竄疾走，逃命去了。

打鬥結束，俞劍平拜見爹爹。

俞大華意外得回失踪的兒子，本來極爲高興，可惜不是時候，怎也笑不出來，不過，這到底的是件喜事，可以冲淡了他的傷心。

俞玉珍也是，倒是俞劍平回來遲了一天，見不到娘親，却是此恨綿綿，無從補救。

俞劍平把彭虎與花蝴蝶勞家明都帶到他的娘親墳墓前殺了。俞劍平本來還要摘他的心拜祭娘親，倒是他爹爹與妹妹覺得太殘忍，勸止了俞劍平。彭、勞二人這才得免去死後摘心之苦，二人泉下有知，亦應感謝俞氏父女二人的仁慈心腸。

俞劍平回來不到幾天，祖母也過世了，她是久病之後，再受驚嚇，就更加速了她死亡的，俞家在幾天之內，連辦兩件喪事，心情之壞，亦毋須細說。俞大華怕兒女受不了，忍住悲痛予以寬慰。

俞劍平道：「爹，你自己放寬心懷吧，我受的多了，我這幾年在江湖上走動，一夜之間誅殺二三十個奸官污吏，或黑道人家是慣常的事，早已不在乎了，你不用勸我，我不是哀悲過度，我是在想如何才能在最短時間內教會妹妹武功。因爲，經過這一次之後，我們與採花蜂勞德桂已結下了深仇，遲早他是會來尋仇的，妹妹若不會武功，我又無法長久留在家中，那是十分危險的。」

「劍平，你想我們搬家？不可能的。」

「爹，我並沒有想到搬家，這是我們的祖家，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我們用不着搬走。不過，爹，你說不可能，是爲了甚麼？」

「我們不能一走了之，連累了朋友，像早先那些人，連禽獸也不如，根本是沒有人性，找我們不着，必會濫殺無辜，我們是不能夠連累各鄉親鄰居的。」

「對，爹說得對，我們是不能連累別人，但我又不能留下來，而且衆寡難敵，敵人一下子來了，我雖不怕，也照顧不來，怎辦？」

「劍平，依你說，練功夫練到可以應用，要練多久才行？」

「如果人聰明，吃得苦，肯用功，一兩個月就可以了。」

「那好吧！村中有三五十個小伙子，我明天找他們談談，看誰肯吃苦，肯練功夫，你就教他們，能有二十人來練的，就人數不少了。」

「哥哥，我也練！」俞玉珍對着哥哥道。

「女兒家練甚麼？」俞大華潑冷水的道。

「不，我要練武藝，學功夫。」俞玉珍倔强地道。

「對，妹妹說得對，她應該練，現在江湖上有不少下五門的混蛋，專門欺負女孩子，假若每個女子都練有一身功夫，他們就要倒霉了。只是，教妹妹我還可以，教其他女孩子，就不大方便了。」

「爲甚麼？你害羞？」

「不！不是害羞，實在不方便，教練武藝不同說話，說話是現在這樣，大家坐着，沒有甚麼不便，只要說話時檢點一些便可以，教練武功就不同了，必須動手動脚，我是個男孩子，她們又是個大姑娘，儘在她們身上動手動脚，這兒模模，那兒捏捏，實在是不成體統，妳是我妹妹，別人不會說閒話，妳也不會懷疑我有邪歪念頭，別的大姑娘可就不同了！」

「那麼，哥哥先教我，我再教她們，這樣好不好？」

「那有這麼容易，妳以爲教人是很容易？學是容易，教就難了。古人說，學而後知不足，教而後知困難。學，是別人教你，錯了，有別人指點你，不懂的，可以問師父，教呢，難了，你怎麼樣才能使別人明白？用甚麼方法才能教得別人懂？這實在是眞不容易的事！可是若果不教會妳們，又實在……嗯，有了，爹！你明天替我找個人帶訊，替我送一封信到一個地方去，只要她肯來，問題就解決了！」

「哥哥，我去。」

俞劍平道：「妳又不會武功，又不認識路，怎麼去？妳以爲外邊也如這裡一樣平靜？江湖風險可大呢！」

「哥哥，我去找小福子，他能去。」

「小福子？他是怎麼樣一個人？」

「他膽子大，精靈，可以去。」

「爹，你說呢？」

「小福子是不錯的，你只要吩咐他幾句，他就能小心了！」

「好，我馬上寫封信，明天就叫小福子送去！」

「哥哥，送去那裡？她是個女的？是你的朋友？」

「妳怎麼知道是個女的？」

「我當然知道！你說自己不方便，要找個人來，要是個男的，那會方便嗎？」

「妳倒會想，算妳聰明。」

「是你的朋友？」

「這回妳却不聽明了！」

「爲甚麼？她不是你的朋友？」

「不！她當然是我的朋友，要不，我怎能找她？」

兄妹倆都笑了。

兄妹重逢，妹妹崇拜哥哥，哥哥疼愛妹妹，哥哥二十五歲，雖然年紀不大，却已飽受風霜，見聞極廣。十五歲的妹妹正在發育，還未

眞正懂得男女愛情，但對於異性却感到有吸引力，面對的雖然是大哥，但却是陌生的，雖然無邪念，却有接近的傾向。她靠在大哥身邊，纏着他，要他講述江湖的見聞，他久未享受家庭溫暖，回到了家，雖遭逢慘變，到底是回到了家，和飄流在外不同，他沒拒絕妹妹的要求，便把一些比較平淡有趣的故事告訴她，直到她感到疲倦爲止。

翌日，俞大華果然把村中的一些年青小伙子找來，告以一切，叫他們回去跟父母商量之後再作答覆，年輕人都是愛活動的，聽說有人教練武藝，誰都希望參加，但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有的父母怕危險，也不願兒子吃苦，便禁止兒子去練。因此，報名參加的有三十四人，到了正式練習的，有幾個受到阻力，沒有到，到的祇有二十七人，加上去送訊的共有二十八人，剛好分成四個小組，每組七人，這樣教起來才易於照顧，練起來也才容易懂。

開始幾天，俞玉珍白天只是跟在旁邊聽講解，看別人練，後來，小福子把俞劍平的女友郭小菁請來了，女子隊也有女老師，於是，開始練了。

郭小菁長得個子不算高，却很結實，皮膚黑黑的，雙眼神氣十足，並不兇，但大家都怕她，很聽她的話。

女子隊祇有十五人，郭小菁以個別來教，看各人的體質、智力而定教的辦法，她很會說話，她能使各人刻苦用功。她說，希望她們的成績勝過男子隊，這樣，男子以後就不敢說她們閒話了。

凡人都有好勝心，郭小菁很聰明，她懂得利用這一點心理，使各人苦練，當然，這也是合乎大家要求與利益，所以，她是對的。

半個月過去了，男女雙方都練出了一定成績，共同表演過一次，各人都感到滿意，於是更具信心，練得更勤更努力，進境也極神速。

一晚，孟蘭節過後不久的一個晚上，郭小菁和俞玉珍、唐家美三個人正在村邊的小溪畔乘涼，天色已黑，月亮剛剛由東邊升起，唐家美正說到她家中豢養的小貓如何有趣，突然被郭小菁掩住嘴巴，並對她低聲道：「別出聲，你看，有人來了！」

唐、俞二人一怔，注目遙望，果然看到幾個黑影正飛快地閃動。

「大姐，是誰？」唐家美吃驚的問道。

「不認識，不是村裡的人。」俞玉珍非常肯定的回答。

郭小菁低聲說道：「我也不知是甚麼人？但可以看出，他們的輕功很好，不是個等閒之輩人物！」

「大姐，會不會是壞人？」唐家美怔怔地望着郭小菁，似乎想在她臉上找到答案。

郭小菁沒有回答，却反問她們：「如果是個壞人，你們準備怎麼樣？」

「我去通知大家小心提防！」唐家美很快就提出自己的意見。

俞玉珍也說了，她道：「我要鬥鬥他，試試自己所學的是否管用？」

「妳眞這樣想？」郭小菁盯着她問，但很快就知道自己問錯了，因爲她從俞玉珍的目光可以看得到，她的確是這樣想的，而且肯定她會這樣做，倒有點替她擔心。因此急急勸解道：「玉珍，妳這麼想是錯的！不錯，我們是不該放過壞人，但也要有把握，可是，僅憑勇氣是不行的，勇敢之外，還必須要有力量，假如自己沒有實際的力量，只憑勇氣，必如俗語所說的以卵擊石，蜻蜓撼石柱，不但不能傷得對方，反之更會傷了自己，這種沒有把握的做法，是不應該的，要報仇，是應該的，可是不自量力隨便犧牲了自己，却令親者痛而仇者快，那是更不應該的。玉珍，你身受的痛苦，我全知道，也全了解，但妳要遏制自己，千萬不可以魯莽，否則，到時妳不但不能手刃仇人，還得要由別人替妳報仇呢！」

俞玉珍經郭小菁說了一頓，想到自己的武藝這麼樣，只練了半個月，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報仇，不由得悲從中來，哭了。

郭小菁見她哭了，以爲自己剛才說的話太重，也有點歉意，便予解釋，但俞玉珍說不是，是因爲自己不知甚麼時候才能練好功夫去爲娘親報仇，因郭小菁的話有感觸而已，便忍不住的哭了。

「妳眞是個傻女孩，妳有個這麼好的大哥，我也會儘心幫妳，妳練一年，比人家在外邊練三年還更勝呢，妳才十五歲，練上幾年，還怕報不了仇！別哭了，我們快回村去看看，說不定……嗯！慢着，似乎有點不對，妳們快回去通知大家小心，我去看看是甚麼人？」

「大姐！」

「姐姐！」

唐、俞二人隨手在身邊折了一支竹枝，都不約而同的關懷地叫着她。

「快回去通知大家，去！」後面一個去字才出口，身形一動，已經去了幾丈，跟着就不見了。

唐、俞急急趕回村去，村中的人早已發覺來了敵人，正在找尋她們呢。

「大哥，姐姐去了偵查他們，你快去幫她呀！」俞玉珍關懷地叫着大哥去幫助郭小菁，其他許多人也叫他去，他搖頭道：「不！我不能去，我若去了，敵人找到來，那時怎麼辦？不可輕舉妄動，否則，不但暴露了自己，也連累了別人！」

「大哥，那麼姐姐她，她……」

「不用替她擔心，她作事膽大心細，不會亂來的，她的輕功又好，發覺不對，她就會跑了。妳們也回去吧，按照平日大姐教妳們的去做吧，不用害怕，也不可大意，知道嗎？」

「知道了！」

「好，那就快些回去吧！」

這是各人自練武後第一次碰上了敵人，各人的心情眞是又驚又喜，既興奮，也有點害怕，希望敵人眞的來了，試試自己練的功夫練得怎麼樣，但也害怕敵人的功夫太强，自己應付不來，會有危險。不過，不管怎麼樣，這總是一次刺激的行動。

發現敵人是在月亮初升的時候，先後發現了三批人，首一批是兩個，第二批是三個，第三批是兩個，有沒有第四批，或發現三批之前有無先到的，却難以肯定，但時間已經過了許久，仍未見敵人發動攻勢，亦未見郭小菁回來，各人都感到驚奇了，尤其是俞劍平，更覺百思莫解。

俞玉珍和郭小菁建立了極佳感情，她見郭小菁久不回來，不禁抱怨哥哥對郭小菁不夠關心了。

俞劍平對她本來是信心十足的，給妹妹一鬧，也動搖了，他想到，她本是在家中過着安靜恬適的生活，給他一封信請了來，假如她有甚麼不測，他如何對得起她？因此，他要去找她回來。

但是，她已經去了這麼久，怎知她去了那裡？即使是白天也不易找，何況又在黑夜？再說，若果他走開之後，敵人突然動手，這後果是不堪設想，他怎能感情用事，擅自離開？因爲有此一想，他又打消了原意，不敢去找郭小菁了。

*　*　*

郭小菁呢？她去了那裡？現在怎麼樣？

郭小菁跟在一個老頭身後，原來她想追踪跴查對方是甚麼人，但還沒查得清楚，對方却先知道自己是誰，她聽得有個人輕輕地問：

「是小菁嗎？跑快點啊！怎麼落後了！」

郭小菁一聽，吃了一驚，但仍不以爲人家是叫她，只道另外一個人也叫小菁，和她同名同姓，所以非但不敢回答，更向旁一閃，躲了起來。

前面那個人停了步，自語自言道：「怎麼啦，怕羞了，躲起來了？」

郭小菁再不懷疑了，她知道，人家說的不是別人，正是她自己。於是，她又走了出來，同時，也從他口音中聽出對方是甚麼人了，便笑嘻嘻地說：「華伯伯，你扮成這個樣子，我認不得你了！」

「妳也是呀！妳怎麼在這兒的？幾年沒見，長得更漂亮了，姓俞那小子怎麼啦，結婚了？」

「去你的，胡說八道！」郭小菁「啐」了他一口。

「怎麼？姓俞的小子變了心，不要妳了？好小子，敢欺負我的寶貝，碰上了，我就宰了他！」

「你敢！」

「爲甚麼不敢？」華伯伯似乎尚未會意，大聲說：「我甚麼都敢，誰欺負我的小寶貝，我就把誰宰了！」

「你知道有人會不答允？」

「我管他答允不答允！」

「你知道誰不答允？」

「我才不管他是誰。」

「你不管是誰，準要後悔！」

「我才不後悔。」

「眞的？」

「眞的！」

「那麼，我要罵你老糊塗！」

「你罵我？我有甚麼地方糊塗了？」

「你不調查個青紅皂白，就要殺人，那就是糊塗了。」

「誰叫他欺負我的小寶貝。」

「誰說他欺負了我？」

「嗯！不是妳說的嗎？」

「我沒說過！」

「那麼，妳們還相愛着？那爲甚麼還不結婚？愛着，又不結婚，這是甚麼道理？哼！準是不安好心，我還是找他算賬！」

「別說那傻小子，我且問你，剛才過去的可是你的朋友？你們要去那裡？」

「嗯！是了，快跑，遲了就看不到了。來，我們比賽一下，看誰跑得快！」他也不等她同意與否，加勁就跑，她只好追，至於去那裡，爲甚麼要跟他一起去，她都沒問清楚，也沒好好的想過。

那華伯伯跑得眞快，不愧被譽爲江湖上輕功第一高手的稱號，郭小菁用盡了全力去追，總是相距一段路程，但她勝在年輕，華伯伯已入暮年，她是愈跑愈精神，愈有勁，也不知道他是故意放慢腳步，還是他氣力不繼的，跑了遠遠一程之後，他們之間距離終於縮短了！

「小寶貝，不見妳幾年，妳跑得更快啦，剛才，雖然我讓妳一馬，但今天江湖上有妳這份輕功的，已經不多了，再過幾年，妳跑得更快，我老了，江湖上該是妳跑得最快啦，妳記着，千萬別輸給了那個傻小子！」華伯伯似乎對那個傻小

子很不滿意似的。

「華伯，別說這些，你先告訴我，你來這兒幹甚麼？」

「我來幹甚麼，來看熱鬧呀！」

「看熱鬧？看甚麼熱鬧？」

「妳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今晚是採花蜂勞德桂和金甲神孟昭比武結盟，誰勝了就是大哥，三年一比，今年是比武之年，雙方都帶了得力人手助陣，必有精彩之處，錯過機會，後悔莫及！」

郭小菁知道兪劍平等必然在等她，並爲她遲遲不歸而不安，眞不想看，可是結盟的一方是採花蜂勞德桂，他是花蝴蝶勞家明的爹爹，他的勝負，與兪劍平有着莫大的關係，所以決定留下來看個明白！

於是，華伯伯與郭小菁兩人躲在一叢小樹叢中的石隙中，她看到金甲神孟昭與採花蜂勞德桂分站兩旁，各人身後都站着兩個漢子，雙方拱手之後，便參拜天地，然後動手，先由他們帶來之人手交手，一勝一負，最後，由金甲神孟昭和採花蜂勞德桂兩個親自動手，各出絕招，很快就有了勝負，孟昭輸了半招，左手袖子給掀下一幅，他倒老實，老老實實是承認落敗了。

「盟主是你，大哥，恭喜你！」金甲神孟昭向採花蜂勞德桂一拱手，先道賀，再道：「盟主，你要替我作主，去解決萬雄才這個老狗賊了。」

「孟兄弟，我也想找你幫忙，去對付姓兪的那個小子，這兒離姓兪的不遠，現在起程，明午之前就可以趕到了，我想順路先把姓兪的那小子收拾了，再去找萬雄才，你意思怎麼樣？」

「大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你我之間，先辦誰的事本來就不必分先後，多說一句也是多餘的，可是，這一回，卻有點例外！」

「例外？有甚麼例外？」

「胡三，你說給盟主大哥聽。」

金甲神孟昭一指他的助手，一個中年漢子便走了過來，他先向採花蜂勞德桂行禮，叫了一聲盟主後，才說道，他說萬雄才幾日前不知和誰打了一場，傷了腿，走動不便，正躲在距離此地八十里外桃園養傷，大約一二日內就會離去了，因爲他已經着人通知他的朋友鐵面天王，一旦鐵面天王的人一到，他就會起程了，別說將來他腿傷醫好，要打敗他不容易，就是讓他到了鐵面天王那裡，一樣不易找他算賬，所以不找他則已，要找他，就要快！

「胡三，這消息可靠？」

「盟主，是好朋友說的，應該是可靠。」

「好，我們走，先去找萬雄才，然後再回程去找那姓兪的小子就是了。」

「是，我們走！」金甲神孟昭接口道。

「我們跟着他。」華伯伯毫不考慮地說。

「不！我不能去。」郭小菁非常肯定地回答，大概華伯伯想不到她會拒絕吧，不禁爲之愕然。

「妳不能去？爲甚麼？」

「剛才他們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當然聽到了！」

「採花蜂勞德桂不是說，要先去收拾一個姓兪的小子？」

「不錯，那又怎麼樣？」

「你知道那個姓兪的是誰？他就是你所說的傻小子兪劍平，我必須去通知他早作防備。現在，你明白啦？」

「妳怎麼知道是他？」

「我說你老糊塗，一點也沒錯，你知道我剛才從那兒來的？我就是從傻小子那兒來的！」郭小菁頓了一下，接着說：「我實對你說了吧，傻小子有個妹妹，才十五歲，長得很美，給採花蜂兒子盯上了，要汚辱她，被傻小子的娘親發覺，叫了起來，那下五門的壞蛋一刀把傻小子的娘親刺死了，再強搶他妹妹，恰巧傻小子那一天回家，看到了，把他殺掉，替娘親報仇，現在，採花蜂不管人家的娘先被殺，妹妹幾乎受辱，要找傻小子報仇，傻小子怕他們人多，應付不來，才叫人找了我來，早先我看到了你和他們先後由林邊經過，我看不清，以爲是採花蜂勞德桂帶了人來尋仇，所以跟踪廼查，現在，知道他們快要來了，應該早點回去通知他們才是，伯伯，你也不要去了，跟我一起去，去幫那傻小子的忙吧！」

「不，這是一場難得的熱鬧，我可不能不去看。」

「那麼這樣好不好？你看了之後，回頭來幫我們一個忙！」

「這倒可以，妳放心，我一定來的。」

「你要記着，不要忘了！」

「好，我記得的，看完了熱鬧之後，我馬上就趕來，我比他們跑得快，妳放心好了。」

「你認得路？」

「認得！」一頓，又沒有信心似的說道：「如果認不得，我會跟着他們，他們會給我引路的！」

「對，這個倒是辦法，我走啦，華伯伯，我等着你啊！」

「我來，我一定來，就是不爲傻小子，爲妳這小寶貝，也一定來的！」

「你快走吧，再遲就追不上他們了！」郭小菁催促華伯伯走了之後，自己也飛快趕回紅石村。

郭小菁來的時候是跟華伯伯鬥

快的，根本忘了遠近，這時自己一個人回去，又是憑模糊的記憶，不免多走了一些寃枉路，所以覺得路程特別遠，到得紅石村，雖未天亮，也是五鼓更响，快要天亮了。

紅石村非常之靜，郭小菁不想驚動村人，悄然走回自己的宿處，她是不想給別人知道的，怎料她剛走近門口，已聽有人輕輕叫道：

「小菁，妳回來了！」

「咦！你還沒睡！」郭小菁不用看，一聽聲音就知道是兪劍平了。

「妳以爲我會睡得着嗎？妳去了那裡？怎麼去了一夜，眞叫人擔心！」

「對不起，我回遲了！」

「回遲倒不要緊，只要沒事就好了，小菁，妳這麼遲才回來，一定有原因，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

兪劍平的話很是平和，亦沒有卿卿我我的情愛字眼，但是一種眞誠的愛與關懷，已經足以感人了，郭小菁深深的受到感動，不自覺的靠到兪劍平身邊。

她把經過說出，嚇了兪劍平一跳，道：「小菁，這一回眞有痲煩了！」

「你害怕他們麼？」

「如果一個對一個，或者在別處決鬥，我當然不怕，他們要來紅石村，我就不能不心驚了，我爹說過，我們不能連累別人，可是他們若果人來得多，妳和我只可以對付金甲神與採花蜂，其他人呢？怎麼辦？玉珍、小福子怎麼辦？他們都不能上陣的，假如再遲上一兩個月，我們就不用害怕了。」

「劍平，我們還有一個幫手，我本來不想預先告訴你，讓你到時意外一番，既然你怕人少，我只好說了，劍平，華伯伯答應到時會來幫我們的。」

「華千刀？他老人家眞的肯來？」

「我想他會來的，他還要找你算賬，要宰了你的！」她想到華伯伯當時說話的神情，不禁笑了起來，一陣陣的呵氣與秀髮沾到兪劍平的脖子，把他弄得又痲又癢，一伸手攬着她的纖腰，身子一蹲，另一隻手向她的腿彎伸去，把她整個人都抱了起來，她乘機抱着他的脖子，親他幾下。

他們浸沉在另一個境界，忘記了眼前的愁苦。

「劍平，華伯伯說要宰了你，你怕不怕？」她在他耳邊輕輕地說。

「他爲甚麼要宰我？我又不曾犯着他。」

「可是，你犯着他的小寶貝，他就要宰你了。」

「眞的？」

（未完・一）



英雄夢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相伴好友去訪親　夜半自衛誤殺人

桐柏山上春意盎然，樹木全披上綠色之盛裝，加上黃的、紅的、白的小野花點綴其間，教人心情爲之一暢。

已是暮春時節，山上走下兩條漢子來，大的那個二十七八歲，小的那個約莫年輕一兩歲，但看來身材比大的健碩精壯得多。他一臉鬍鬚茬子，國字口臉，兩道濃眉就像是兩柄刀子般，一望即讓人生出威武之感。

兩人談笑甚歡，沿着石徑緩緩走下山去，看樣子他倆似乎合作做過甚麼得意的事般。待兩人下得山，天已向晚，遂向農家借宿一宵。

晚上，那年紀較大的道：「北漢弟，可惜此處沒有好酒，否則今晚愚兄非與你飲個痛快不可。」

年紀較輕的道：「重生兄何須遺憾，錯過今夜，尚有明日，只要有酒喝，小弟隨時都可以陪你！」

兩人相顧而笑，雙雙上床歇息。不一陣，便响起一片鼻鼾聲。

原來那喚重生的，姓史，江南人氏，江南史家以鞭法著稱，史重生更是史家諸子弟中之表表者，頗有點聲名，而且俠譽甚佳。那年輕的，聲名更盛，他是與杜一非、鳳千千和凌展雲齊名之燕北漢。

燕北漢素在黃河以北活動，他外冷內熱，朋友雖不多，但却肯爲朋友而兩脅插刀，只是他人緣不佳，朋友已不多，就連杜一非亦緣慳一面。

燕北漢認識史重生已七八年，兩人性格不同，但一見如故，竟成莫逆，亦是異數。是次他是應史重生之邀而來桐柏山的。

一宿無話，次日先塡飽肚子，然後起程西行，中午至一小鎭，兩人找了家酒家，點了六個菜幾壺酒，痛飲一番。燕北漢看看時候已差不多，乃道：「咱們上路吧！」

史重生道：「還早些，再喝！最多在此過一夜，反正不急。」兩人飲了七八分醉意，然後找了爿小客棧歇下，他們之目標是襄陽，規定時間明晚抵達，計算路程，時間甚是充裕，是以安心而睡。

燕北漢警覺性極高，睡夢中突聞一道輕响，雙眼暴睜，見門板一動，乃問：「誰？」

史重生應道：「沒事！愚兄上茅坑。」史重生尚未回來，燕北漢又再睡着了，待他醒來時，已靠黃昏。

窗帘上一片黃橙橙，燕北漢轉頭望去，對面床上却空空如也，不由暗忖道：「怎地去了這許久？莫非他早已回來，又再出去，只是瞞住了我。」回思一想又否定了，因爲他在睡夢中之警覺性比任何人都靈，假如史重生回來再出去，進出

兩次，自己斷無不知之理。

一想至此，燕北漢連忙爬下床，剛把門拉開，便見史重生提着一瓶酒，滿頭大汗地跑了進來。他一見燕北漢，微微一怔，强笑道：「賢弟睡不着麼？」

「如今已是甚麼時候？睡得着？」燕北漢問道：「你又去買酒？」

「是的，還是杏花村的老窖酒，今晚咱們再喝幾杯。」

燕北漢有點不耐煩地道：「明天還得趕路，今晚別再喝了！」

「怕甚麼？反正明天日落之前趕到襄陽城就可，不喝白不喝。」

晚飯就在客棧用，幸虧那厨師炒的菜還可以，史重生要飲酒，但燕北漢堅持不喝。史重生素知其脾性，也不勉强，他獨飲無味，只喝了兩杯，便興趣索然。

兩人在小鎭歇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往西行，由於脚程快，黃昏前便已抵達襄陽城。燕北漢問道：「重生兄，你來此要向誰交代？」

史重生微微一笑，道：「賢弟怎會問這種話？以前你是絕對不會問的，你若有急事待辦，大可以離開，不必等小弟。」

燕北漢微覺不快，心想既有此意，何不早說，却讓我巴巴陪你走許多路，嘴上問道：「重生兄在襄陽要呆多久？你不是要小弟陪你到駱家，讓我見見未來嫂嫂麼？」

史重生微微一笑，「快則一天，遲者三天！此去雲夢近在咫尺，花不了你多少時間，你不知道駱家尚有一位小姐，愚兄打算介紹給你認識！」

燕北漢一張臉立即漲得通紅，結結巴巴地道：「小弟尚未有成家立室之念，重生兄請勿操心。」

史重生哈哈笑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乃理所當然之事，賢弟何必害羞，再說認識一下又沒有害處，尚賢妹子尚慧，人既賢淑又聰明，今年剛好十八歲，與你正好合配！」

燕北漢忙道：「屆時再說吧，重生兄幸勿讓小弟難堪。」

史重生哈哈大笑。「賢弟是次助我良多，愚兄豈會教你難堪？放心吧，你若不願意，愚兄也不會勉强你。」說着話，已來至一家客棧前，史重生突然駐足而觀。

燕北漢在江湖上跑了好幾年，見墻角讓人用黃色之粉塊畫了一把匕首，刀尖指着店門，旋見史重生入店，燕北漢暗道：「重生兄約的是甚麼人？怎地未聽人提及，江湖上有那個人以匕首爲標記？」他沉吟了一陣才入店，史重生已賃了一間清靜之上房。

店小二引他倆進房，又送來了洗澡水，燕北漢讓史重生先洗，他未來過襄陽城，是故信步走出客棧，到街上閑逛。

這襄陽是座古城，佔地不廣，但因處交通要道，商業還頗爲繁盛。燕北漢路過一家羅記成衣店，便進內挑套衣服，心想要去駱家作客，可不能穿得太過寒酸，丟史重生之面子。

正在挑選間，忽覺腰間一動，他反應極快，左掌迅速沉下，五指一合，便抓住一條胳臂，却是一名蛇頭鼠眼的小偷。

那小偷一見事敗，忙哀求道：「英雄饒命，小的家裡八口憑我養活……近來因爲收成不好，是以才……」

燕北漢覺得他手法輕快熟練，絕非剛出道之雛兒，不由冷笑一聲。「家裡無錢，便得當小偷麼？」

小偷見他臉色不善，連忙跪下。

掌櫃忙打圓場。「英雄既然沒有損失，就輕饒了他吧！他家也是怪可憐的。」

燕北漢輕哼一聲，飛起一腿，將他踢出店外，那小偷凌空打了個沒頭跟斗，翻出二丈外，抱頭鼠竄而去，燕北漢心頭一動，要擧步追去，却爲掌櫃所攔。「英雄，這套正好合身，您就買下吧！」

燕北漢問道：「那小偷你認識？」

「他是本城人氏，家內雙老長期卧病，哥哥又是個殘廢，也怪可憐的。」

「他身手不錯嘛，大可以去幹保鏢或護院，何須當小偷？」燕北漢邊掏銀子，邊將衣服收起來。「掌櫃跟他家是何關係？」

那個掌櫃嘆了一口氣，道：「他家內的人，全靠他撫養，能走得開麼？剛才又要來借錢，被老朽所拒，是以才向客官下手……老朽與他沒有關係，只是彼此住同一條街十多年，自然熟悉罷了！」

燕北漢取了衣服便返回客棧，至客棧門外，他忍不住再駐足看那暗記，却見那匕首已被人抹掉。他進房時，史重生正要出外。「賢弟，你去了何處？」

「小弟去買套衣服。」

「你先洗澡吧，稍候咱們再去吃飯。」史重生說畢便走了。

燕北漢忙問道：「店門口那個匕首暗記，是你抹掉的麼？」

史重生頭也不回地道：「店門口有暗記，爲何愚兄未見到？」

燕北漢心中有點詫異，但只稍一猶疑，便走進房內洗澡。他已多天未曾洗過澡，是以仔細洗滌一番後，精神十分舒暢。

他洗滌後，把門打開，等了好一陣，方見史重生回來。「愚兄跑了好幾家成衣店，均找不到合適的衣服……嗯，咱們出去好好吃一頓

吧！」

兩人出店，已是華燈初上，街上行人如鯽，他倆找了一家好酒家，等了兩盞茶工夫方找到座頭。

兩人坐下，燕北漢即問：「重生兄，你找到約見的人麼？」史重生臉上微微露出焦慮之色，輕輕搖頭，燕北漢再問：「要小弟陪你去找他麼？」

史重生忽然提高聲音道：「不該管的事，你就少管。」一頓，忽又長長嘆了一口氣。「對不起，愚兄說得太重了，若有需要，必會請你幫忙，否則你便不必多管……這對你有好處。」

燕北漢心頭一動，忙又問道：「你約會的那個人……對你有敵意？」

史重生打了個哈哈，擧杯道：「賢弟想得太多了，來，咱倆先乾一杯。」

燕北漢心頭再一動，却含笑道：「重生兄糊塗了，咱們既未點菜，也未點酒，酒杯是空的。」史重生乾笑一聲以掩飾窘態，轉頭招手把小二喚來，點了酒菜。

燕北漢覺得他態度着實有異，但又想不通他有甚麼敵人，若是敵人又爲何要來會他？若是强敵又大可以請自己助一臂之力，若不是敵人又怎會如此失魂落魄，又怎會拉自己來襄陽？

史重生看了他一眼，道：「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兄一切都很好，賢弟放心吃喝！」話雖如此，待酒菜上來以後，兩人都有點强顏歡笑之味道。

吃飽之後，兩人便直接返回客棧，至門口史重生道：「賢弟先睡吧，愚兄稍候再來，門不要上門。」

燕北漢再問一次：「重生兄，此去有危險麼？要小弟陪你去否？」史重生含笑搖首，燕北漢目送他背影消失在街角才進店。

燕北漢擔心史重生，很想悄悄跟着他，又恐被史重生發覺會生氣，因此他一個人坐在床上，呆呆地等候。無聊之下，把他的武器取了出來，那是一對短槍，槍杆是鐵鑄的，但空心，中間尚有榫頭，槍杆可以一分爲二，每根兩尺長，換而言之，他每槍長四尺，携帶頗方便。

「雙槍」燕北漢，他就是憑這對鐵槍成名，雪亮的槍尖，也不知飲了多少人之鮮血，燕北漢視若拱璧，閑時常取出來揩拭。

時光逐漸流逝，遠處傳來三更之梆子聲，猶未見史重生踪影，燕北漢心急如焚，正想不顧一切出去探查一下，走廊上傳來一個輕捷之步履聲，他緊握手中槍，問道：「誰？」

門外傳來史重生之聲音：「賢弟你還未睡？是我。」

燕北漢將門打開，道：「怎會去那麼久？」

史重生淡淡地道：「找不到約會的人，先睡覺，明天再說吧！」史重生邊說邊寬衣，背對着燕北漢，似乎有甚麼事隱瞞着他。

燕北漢把槍壓在枕頭下，仰天而臥，「重生兄，小弟明晚隨你去找他吧！」史重生沒吭聲，俄頃，便傳來鼻鼾聲，燕北漢心頭一動，忖道：「他眞的這麼睏？他瞞着我甚麼事？」

回心一想，又豁然想通了，暗道：「既然他說所約之人不是敵人，我又何必擔心？何況每個人都有他的秘密，也許他有些事不想讓我知道……」

想至此，燕北漢便坦然入睡，過了一陣，他突然被一股殺氣驚醒，一睜開眼，猛見床頭站着一條黑影，正有所動作，他發自本能，迅速直起腰來，左掌猛地擊出，那黑影應聲而倒。

燕北漢抓起雙槍躍下床，邊呼道：「重先兄，重生兄！」史重生床上空空如也，他怔了一怔，倏地又一槍刺在地上那漢子身上。

那漢子一動不動，似乎已經死了，燕北漢把桌上之油燈點亮，火光一起，目光垂下，燕北漢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倒在地上那人竟是史重生。

他頭頂似乎炸响了一個霹靂，倏地將槍抛開，蹲身扶起史重生，焦急地呼道：「重生兄，重生兄！」

史重生微微睜開雙眼，無神地望着他，嘴角泛起一抹詭異之笑意，但目光却充滿了悲哀。「重生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史重生聲音若斷若續：「賢弟……能死在你手中……愚兄死……死而無憾……」他喉底「胡」地一聲响，吐出最後一口氣。

燕北漢像着了魔般，嘶聲大叫：「重生兄！」

走廊上傳來一陣叫罵聲，店小二拍門道：「客官，發生了甚麼事？」

燕北漢喝道：「不關你們的事，閉嘴！」這一來，他自己才慢慢冷靜下來，把史重生之衣襟解開，但見他胸膛上有個掌印，小腹上有個槍傷口子，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傷痕，這說明史重生是他燕北漢殺死的。

燕北漢猛地打了個冷顫，腦海中一片空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理不出一點頭緒來。

紙窗逐漸發白，原來天已亮了，不管是怎麼一回事，史重生之遺體，一定要處置，恰在此時，店小二又來拍門。「客官請開門，小的

送水來了。」

燕北漢將史重生之屍體放在床上，再把門打開，店小二一進門便失聲叫了起來，把洗臉水濺了一半出來，燕北漢瞪了他一眼。「你大驚小怪甚麼？請問貴城有上好的棺材店否？如何個走法？」

店小二定定神，將洗臉水放在架子上，然後才結結巴巴告訴燕北漢，燕北漢塞了一塊碎銀給他，將他轟走。

燕北漢草草擦了把臉便出店，至櫃前又交代小二，「不許驚動別人，不許讓人進房。」

掌櫃道：「客官……小店死了住客，按規矩須報官……」燕北漢啪地一聲，抛了一錠銀子在櫃上，轉身大踏步走了。

清晨街上人不多，清風徐吹，但燕北漢仍然渾渾沌沌，像做了一場春夢般，他行屍走肉般來到一家棺材店前，大門還關着，乃使勁地拍門，良久，方聽見一個女人邊嘮叨邊開門：「這麼早便來吵人，趕着去見閻羅王麼！」

目光一及，見是一位威武的漢子，微窘地整一整衣襟，問道：「客官有事麼？」

「廢話，沒事會上棺材店！」燕北漢見那女人頗爲年輕，臉目姣好，亦微微一怔，問道：「有上好的棺材麼？」

「有有，客官請進。」那女人立即讓開。「客官隨便挑，價錢好議，嗯，瞧你是外地人，是貴親不幸？」

「朋友。」燕北漢十分冷漠。

「這店你作得了主？」

「當然，我那短命的漢子已死了年餘，這店便是我母子的，當然作得了主。」

燕北漢挑了一具上好的楠木棺材，老闆娘又嘮嘮叨叨的說了一大堆諂媚的話，燕北漢十分討厭，「你閉嘴，某有話問你，你們有沒有仵工？隨我去古城客棧。」

老闆娘有點委曲地道：「有，客官且先回去，仵工及一切應用物品，稍後即到。」燕北漢付了錢便走，老闆娘猶在背後嘮叨：「這漢子外表好看，怎地對女人沒一點溫柔，又不是死了老婆……」

燕北漢返回客棧，開門進房，目光落在床上，一切似乎如常，但憑他敏銳之感覺，却認定有人動過屍體，他輕輕走前觀察，衣襟有點縐，証實自己感覺正確，一定是有人悄悄進來，解開史重生之衣襟看過。

他似一陣風般跑了出去。「小二，小二！誰進去某房裡？我不是警告過你，不準讓人進去麼？」

店小二一片愕然。「客官，眞的沒人進過您的房……」燕北漢見他不像說謊，無奈作罷，再回房仔細檢查過，估計那人是由窗子出入，瞞過客棧內的人。

是誰進房查屍？目的何在？

這兩個問題像翻上腦海，隨即又有幾個問題隨之而生，史重生半夜要殺自己？他爲何要殺我？我打他，他爲何不閃避？又爲何臨死前說死在我手中，死而無憾？

這幾個問題似走馬燈似的在他腦海中團團亂轉，他理不出半點頭緒來，只隱隱覺得這裡面有個極大之秘密，而自己不幸被捲入這事件中。

他尚未定下神來，店小二已在門外道：「客官，來寶棺材店的人已至，棺材放在門口……」

燕北漢邊開門邊道：「請他們進來。」仵工要替史重生更衣，燕北漢喝道：「你們作甚麼？」

仵工道：「屍體不必改穿壽衣麼？」

燕北漢心頭一動，道：「把壽衣放下，你們且先出去，某自己替他更換。」仵工乖乖出門，燕北漢先將房門閂上，他費了好大的勁替史重生屍體換了壽衣，然後仵工再進來，把屍體抬出去，放進棺材裡。

燕北漢此刻方發現史重生的劍鞘放在枕頭後，却不見了寶劍，最後才在自己床前發現那把長劍，燕北漢拾起長劍又想起昨夜之情景。

當時史重生似乎沒有持劍，他若持劍摔倒時，亦該發出「噹郎」之長劍落地聲，但當時腦海裡十分混亂，他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聽到「噹郎」聲。

仵工再來催，燕北漢方瞿然一醒，出店之後，把劍放進棺材裡。

仵工待他上了馬車，隨着車伕駛去城外亂葬崗。襄陽是古戰場，亂葬崗東一堆土堆，西一堆黃土，有的泥土已剝落，十分荒凉。

仵工選了一塊地便開始挖掘，燕北漢親手釘上棺蓋，再用石灰將縫隙密封，最後堆上黃土，仵工又遞上香燭果品，待燕北漢拜祭之後，方問道：「客官還有甚麼吩咐？」

「沒有了，你們可以走了。」燕北漢取出銀子賞了他們，便默默坐在墳前。那些仵工都有點奇怪，不過沒有多問，打了個眼色，相繼上車，駛回城裡。

日頭已經升至中天，四周却靜悄悄的，却偶爾聽到樹上墳頭之烏鴉，三兩聲啼叫。燕北漢仍如石像般坐在那裡，直至此刻，他仍沒法平靜下來，想起自己親手殺死好友，便打哆嗦！

「爲甚麼我要殺重生兄？爲何出手之前不先看清楚？」燕北漢深深後悔。「我如何向史家及駱家交代？」

誰都沒辦法替他解答這些問題。他木然地抓起一顆桃子，慢慢咀嚼着。

「我怎會殺重生兄？假如重生兄對我沒有惡意，他為何要站在我床前？但如果他有惡意，又怎會任由我出手打他，而不閃避？這裡面有甚麼原因？」

他又想起以前，自己在道左巧遇史重生之情景來。

* * *

燕北漢很少到江南活動，但所謂靜極思動，這次他却決定到江南走一趟，一遊江南之青山綠水，不料在淮河地區，却巧碰史重生，兩人已兩年多未曾見面，道左相逢，格外高興。「重生兄，你要去何處？小弟正想下江南找你哩。」

史重生道：「愚兄要去桐柏山。」

「桐柏山是風景區麼？有友在那裡乎？」

史重生沉吟了一下，毅然道：「愚兄要去殺一個人！你聽過周千峯之名否？」

「周千峯？可是那個有『義薄雲天』之稱的周千峯？」燕北漢十分詫異。「你怎會想去殺他？」照他所知史重生本身亦是個義氣漢子，且俠譽甚佳，頗能替朋友着想，這種人要去殺一個有「義薄雲天」外號的人，着實教人百思不解。

史重生幽幽一嘆：「所謂知人嘴臉不知心，周千峯是個沽名釣譽，兩面三刀之野心家，這種人還能留在世上麼？是以小弟不自量力，想殺死他！賢弟有此膽量陪愚兄同往麼？」

燕北漢可不是個莽夫，忙問道：「重生兄，你對周千峯之為人，是道聽途說，還是有真憑實據？」

史重生冷哼一聲。「周千峯做事手段十分乾淨，若有人傳播他沽名釣譽，還用得了愚兄出面？我是有真憑實據的。」

「既然如此，咱們可將証據公開，武林中必有許多人找他算帳。」

史重生哈哈笑道：「賢弟，你到底還年輕，世上有很多事是不能隨心所欲的，賢弟害怕麼？」

「不，小弟不怕，而且最恨這種人，只是那廝武功不錯，咱們可得從長計議。」

史重生笑道：「愚兄若不把情況告訴你，諒你也不死心！」他看看周圍環境，又道：「咱們到樹林裡歇一歇再詳談吧！」

當下兩人牽馬入林，找塊石頭坐下，史重生把乾糧遞給他，「上個月小弟偶然去莫干山洗劍池遊玩，無意中發現峭壁下，躺着一個血人，心裏好奇，上前查看，原來是位妙齡女子，那女子傷勢極重，愚兄見狀要餵她服傷藥，她却止住我，『且聽我說，記住我所說的每一個字……』至今她所說的話，愚兄還記得。」

史重生嚥下乾糧，再喝了一口水方續道：「當時愚兄問她：『你是誰？』

「『那女子答道：『奴姓穆，小名雙雙，不在江湖上走動……這些都無關重要，你須聽我說……你認識周千峯麼？』

「我點頭道：『江南武林中人，不認識周千峯的人有如鳳毛麟角！』

「穆雙雙嘴角露出一點笑意，似乎在臨死之前找到一位認識周千峯的人，而覺得安慰。『我是他的女人……今日他將奴由山上推下來……』」

史重生說至此，猛地吸了一口氣，似乎時至今日仍然十分激動。「當時愚兄十分震驚，急道：『你說甚麼，我聽不清楚，請再說一遍！』那女子又說了一遍，愚兄自信沒有聽漏聽錯，仍問之：『你是他的女人，這是甚麼意思？』

「穆雙雙道：『我不是他妻子，不是他小星，但侍奉他已兩年多，只能用女人來稱呼。』當她大概是迴光返照，說話反而比前俐落暢順多了。

「當下愚兄再問她：『你委身事他，可是自願的？』

「穆雙雙點了點頭，『當然，奴自小便很欽佩他，認識他之後，他驚若天人，便追求奴，當然奴便把處子之身獻給他！』

「『你娘家在何處？在何處認識她？』

「『奴七歲便被叔叔賣進杭州天香院，清明節去靈隱寺上香，在寺內認識他，當時他亦知我身份，立即帶我離開杭州城，金屋藏嬌在寧波。他甜言蜜語哄我，說要娶我，但至今厭了奴，却謊稱帶我出來遊山玩水，今早至山上，趁無人在旁，將奴推下山！』」

史重生嘆了一口氣，續道：「當時愚兄實難置信，是以又問：『他是失手推你下山，還是你做出甚麼對不起他事？』

「穆雙雙道：『若是失手推我下山，他怎不下來看我？奴對他痴心一片，又怎會做出對不起他的事來？何況就算夫婦倘有口角，也犯不着設計殺害我，你可知他實是個沽名釣譽之徒，他不肯正式娶我，乃因我曾在青樓生活過，雖然只陪酒賣藝不賣身，但以他極愛面子的性子來說亦受不了，他怕娶了我有損聲譽，其實後來，我才知道他根本不值得欽佩，做人陰一套陽一套……唉，只可惜除了我之外，無人知道！我不願立即死，乃希望找到人，把實情告訴他，你相信麼？』」

史重生喟然道：「老實說，我當時很難接受，但心想若非事實，她臨死實無誹謗他人之必要。」

燕北漢道：「也許她跟周千峯有仇。」

史重生笑道：「賢弟想像力真豐富，一個昔日青樓妓女，會與名動江湖之大俠結仇？」他又喝了一口水方續道：「當然，我可憐她已將死亡，是故點頭安慰她。穆雙雙大笑：『周千峯啊周千峯，你是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峭壁中還有一棵松樹，將我下墮之身擋格了一下，教我活到如今，有機會將你真面目公諸於世。』她笑後突然喘急起來。『奴再告訴你一件事……那負心郎十分好色，曾經強姦過寧波城一位姑娘……姦後又將她拋落海中……又一年，在寧波城外，佔人妻子，殺人丈夫……』

「她說到此，聲音越來越低，最後又對愚兄說了一句話：『今日所說句句屬實，若有半句虛言，教我死後被打落十八層地獄。』言畢便斷了氣。」

燕北漢心中亦不願相信此乃事實，奈何又覺得史重生說得有理，一個臨死之人，咒下毒誓，實無理由去誹謗一個男人。

史重生吸了一口氣，問道：「賢弟認為如何？」

燕北漢嘆息道：「重生兄認為對的，小弟也不會反對，因為只有你在穆雙雙身旁，你若去殺周千峯，小弟願意一盡棉力。」

史重生自地上一躍而起，大喜道：「愚兄就怕不是那廝敵手，有賢弟襄助，何懼不能成功。」

當下燕北漢隨史重生折向西行，趕赴桐柏山，路上燕北漢問道：「周千峯家在桐柏山？」

史重生沉吟道：「這倒不是，他約人在那裡見面，愚兄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打聽到，是故咱們一定要在五天之內趕到那裡！」言畢揮鞭催馬而行，燕北漢緊隨其後。

由於時間緊迫，兩人曉行夜宿，至第五天下午方至桐柏山下。燕北漢抬頭一望，道：「偌大的一座大山，咱們去何處找周千峯？」

史重生悠悠地道：「那地方愚兄去過，賢弟不必擔心，倒是咱們吃了幾天乾糧，須先找個地方好好吃一頓。」到了一個小集，史重生老馬識途地引燕北漢到一家飯館內。「賢弟先點菜，愚兄去買瓶好酒來解解乏。」

史重生去了兩頓飯工夫才回來，菜已擺滿了一桌，燕北漢輕輕埋怨。「重生兄為何買瓶酒去這麼久？」

史重生揚一揚手中的酒，道：「這是汾酒，好不好？瞧瞧，愚兄幾乎踏遍這個小集才買到的！」

「菜已冷了，快吃吧，小弟忍得很辛苦。」

史重生斟了酒，舉杯道：「賢弟，愚兄先敬你一杯。」

燕北漢忙舉杯答道：「理該由小弟先敬你才對！」

史重生道：「這次例外，因為要賢弟拔刀相助，蹈險，愚兄不敬你，心中不安。」燕北漢見他堅持，只好讓他。史重生道：「先飲為敬。」一仰脖，將酒喝乾。

燕北漢亦是海量之輩，只是他喝酒極有分寸，大戰前夕，必不喝酒，今夜喝了三杯已是例外。「重生兄，今晚有戰事，你也不要喝得太多。」

「愚兄與你不一樣，喝得越多，越有氣力。」

兩人飽餐一番，休息了一下，待天色已全黑，把馬匹寄放在飯館，然後進山。史重生在前帶路，走了個多時辰，乃指着遠處道：「周千峯今夜便在那裡。」

星月黯淡，但乃看得出峯頂有塊巨大之岩石，似一隻振翅欲飛之大鵬鳥，乃問道：「周千峯今夜約甚麼人來此？」

「聽說是位神秘刀客約他在鵬石嶺決鬥，咱們待他精疲力盡時再出手，便萬無一失。」

燕北漢覺得如此有失光明，不過心想周千峯行為卑鄙，便不加反對。

兩人來至大鵬石附近之草叢中匿藏，過了一會，燕北漢問道：「重生兄，他們約會時間是何時？」

「不太清楚，反正是今夜，稍後賢弟一切看我眼色行動。」

又再過了半炷香工夫，即見一道黑影，迅速奔至大鵬石下，那人身材頎長，蓄着三綹短鬚，看來年約四十來歲，仍甚瀟酒，史重生伸手過去，在燕北漢臂上捏了一下，表示此人便是周千峯，燕北漢見他已四十多歲，但風度翩翩，儀表不凡，暗自忖道：「難怪穆雙雙對他一片痴情。」

周千峯雙眼四顧一下，也不見他如何作勢，一陣衣袂聲响，人已落在大石上面，他再駐足望了一下，便在大石上盤膝坐下。

時間一點一滴地流逝，月亮已至中天，仍未見約會的人到達，史重生和周千峯一樣，從容不迫，燕北漢心中暗暗佩服：「重生兄跟以前大不一樣，進步良多，當真可喜可賀！」

月亮將墜，推測已快五更，猛見周千峯長身而起，向四周看了一下，便躍下大石，史重生早已蓄勢以待，自草叢中竄了出去，燕北漢稍慢一步，一前一後將他夾在中

間。

周千峯臉色微微一變，問道：「是誰約某來此的？」

史重生道：「不是咱們，不過却是專門來候你大駕的。」

周千峯冷冷一笑。「想不到約我周某的人還眞不少，周某不殺無名之輩，報上名來。」

「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在下河北燕北漢。」

史重生則道：「想不到閣下如此健忘，某是史重生。」

「史重生？」周千峯一呆。「周某與你無寃無仇，你帶人找我何事？」

「武林之爭鬥，只有小部分是因仇恨引起的，咱們找你乃是你該殺。」史重生厲聲道：「我且問你，你可是殺了穆雙雙？」

周千峯臉色一變，冷冷地道：「不錯，你與她是何關係？」

「沒有關係，主持正義而已。」

史重生言畢已撲了上去，揮劍便刺。「今夜要你償命。」燕北漢見狀亦揮動雙槍，自後進攻。

周千峯冷笑一聲：「要我的命豈是容易！只怕倒地的是你倆。」他連閃三招，長劍方脫匣而出，一個轉身，一招接下一劍兩槍，「你是她的姘頭？」

「放屁！史某只在她臨死前見過她！」史重生攻勢十分猛烈，簡直不要命似的，不知底蘊的人，只道周千峯是其殺父仇人。

燕北漢攻勢不如其急，但十分辛辣，周千峯心頭微驚，知是勁敵，遂不敢再說話分神。他不但俠譽滿江湖，而且武功在江南一帶數一數二，以一敵二，一時之間未有敗象。

三人越鬥越快，眨眼間已換了五六十招，周千峯終落於下風，猛見史重生把手一揚，道：「吃我一鏢！」一枚小飛鏢脫手而出。

周千峯偏身錯步，長劍斜起，先格開飛鏢，再擋開史重生之寶劍，但燕北漢之雙槍已然刺至。

好個周千峯，身子一縮，長劍回削，堪堪將雙槍架住，可是史重生之長劍亦回斬過來，周千峯身子再一縮，「嗤」地一聲響，衣袖已爲劍鋒割裂。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史重生左臂微微向前一送，兩枚飛鏢悄悄射出，這一記他動作十分小，但却使足了暗勁，雙方距離又近，待周千峯發現，已來不及閃避。

「卜卜」兩聲輕响，那兩枚飛鏢全射進其小腹，周千峯身子一震，怒罵道：「好卑鄙的小人，居然暗箭傷人！」他受傷之後，呆了一呆，燕北漢之左槍已至，刺進其後背。

周千峯虎吼一聲，身子向後一轉，揮劍後劈，燕北漢忙舉右槍架住。史重生見有機可乘，長劍使勁刺出。

這一劍，他幾乎用盡了平生之力，劍鋒自周千峯胸腹之處刺進，深達五寸，他一劍得手，用力向下一拉，即聞周千峯發出一道慘厲之叫聲，「周某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倆。」

「你去找穆雙雙吧！」史重生飛起一腿，將周千峯踢落山崖去，兩人走至崖邊向下一望，黑漆漆一片，望不到底，史重生笑道：「當眞是惡有惡報，咱們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穆雙雙泉下有知，也該瞑目了。」

燕北漢雖然對史重生以暗器施襲之行爲不以爲然，但殺了一個兩面三刀之惡魔，心情舒暢，亦放聲大笑。

「賢弟，咱們天亮之後再下山去吧！」

燕北漢道：「說不定稍後，約會周千峯的那位神秘刀客會來找他，爲免節外生枝，咱們還是立即下山吧！」

史重生乾笑一聲。「賢弟說得有理，愚兄是高興得昏了頭，走吧！」但兩人走了一程，史重生還是堅持先找個地方歇息。

兩人坐下，燕北漢即問：「重生兄欲去何處，回不回江南？小弟正想與你結伴同行。」

史重生沉吟道：「愚兄須先至襄陽城會個朋友，然後再至雲夢未來岳父家走一趟，賢弟是次離家，若只求遊山玩水，何不先陪陪愚兄，然後愚兄再帶你去江南。」

燕北漢想了一下，道：「也好，反正襄陽城及雲夢小弟均未去過，開開眼界也好！」兩人閑聊一陣，天色已亮，然後聯袂下山。

＊　＊　＊

往事像圖畫般，一幅幅在燕北漢腦海中掠過，而他坐在史重生墳前亦已兩個時辰，太陽已經偏西，他暗問自己：「我該去何處？」他想來想去，決定按原訂計劃下江南，不過他準備先去史家。

事情有了決定之後，精神稍振，燕北漢重返襄陽城，至古城客棧門外，他感慨萬千。目光觸及墻角，心頭一動，乃進店問掌櫃。「掌櫃的，借問一件事，希望您能依實而答。」

掌櫃沉吟道：「老朽見識有限，但不知能否滿足客官，客官且先說來聽聽。」

「昨天下午，在下與敝友至貴店，見墻角上被人以黃色之粉筆畫了一柄匕首，後來咱們進店後，那匕首却被人抹掉，掌櫃可知附近地面有那人是以匕首爲記的？」

掌櫃搖搖頭，道：「這個老朽不知道，亦不知外面被人畫了柄匕首。」

燕北漢雙眼一瞪，喝道：「胡說，你敢騙某，可不饒你。」話音剛落，他突見門口人影閃動，他雙脚一頓，立即射了進去。

他依稀認得這厮便是那天在羅記成衣店向自己下手之小偷，便拔足追下去。那小偷輕功十分了得，兩個起落已穿進一條小巷。

燕北漢追進小巷，已失去其踪跡，他在小巷裡找了一下，又轉向羅記成衣店，但到那店外，却見門上貼着一張紅紙，上面寫着兩行字：東主返鄉省親，暫停營業三個月。

這本是平常事，但燕北漢却覺得事有蹊蹺，伸手拍了好一陣門，因未有反應，只好作罷。他在小偷消失的那條小巷之附近又跑了幾圈，仍未有所獲，遂找了一家麵店進內吃晚飯。

他一個人，心有所繫，胃口不開，只吃了半碗，便付帳回客棧，至店內不見掌櫃，乃問小二：「你們掌櫃去了何處。」

店小二道：「掌櫃回家去了。」

燕北漢再詢之墻角匕首暗記之事，小二亦答甚麼都不知道。

燕北漢躺在床上，越來越覺得此事自始至終透着蹊蹺，不由忖道：「莫非這幾個人跟此事都有關係？重生兄到底約了甚麼人？」一想至此，腦海中又泛起那幾個老問題，再也睡不着覺，直至天色將亮，方迷迷糊糊睡着了。

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燕北漢洗了臉，再出大堂，見掌櫃正在聚精滙神地打着算盤，又上前道：「掌櫃，昨夜的問題，你尚未回答我。」

掌櫃一本正經地道：「客官記錯了吧！老朽已答覆過你，一切不悉，咱們是規規矩矩之生意人，怎知道江湖上之事，客官還是去問別人吧！」

燕北漢沉聲道：「掌櫃，你可知騙某之下場麼？」

掌櫃態度十分堅決。「老朽不知道，就算你殺死我，也不可能知道。」

燕北漢神情稍霽。「掌櫃可知有誰知道？」掌櫃搖搖頭，垂首算他的帳。燕北漢只好離店去吃早飯，他吃飯時，腦海裡靈光一現，暗道：「那小偷也得吃飯，何不等他出來『做買賣』時才出手擒下他。」

他回店之後，收拾好行李，便去結賬，掌櫃又驚又喜地道：「天色已不早，客官何不等明天再走？」

「不，在下已一貧如洗，何敢再叨擾你，多住一天，便得多付一夜的房錢。」燕北漢道：「掌櫃的，再多問一聲，貴城那位神偷喚甚麼名字？」

「哦，你是指神偷小李麼？他外號甚不雅，喚『九層皮』，如今不在敝城。」

燕北漢問道：「九層皮是甚麼意思？」

掌櫃道：「有兩重意思，一是說此人臉皮很厚，二是形容其神偷絕技，十分厲害，經他雙手一偷，就似被剝下九層皮般，乾乾淨淨。」

「多謝掌櫃指教，但小李是否住在羅記成衣店那一條街？」

掌櫃搖頭反問：「九層皮向在附近一帶活動，但無人知道他家住何處，東二巷也有出名的神偷麼？爲何老朽未曾有聞？」

燕北漢爲人粗中有細，聞言心頭一跳，再道：「東二巷眞的沒有小偷？你認識羅記成衣店的掌櫃否？」

「點頭之交而已，談不上認識，他跟那小偷有關係？」

「不，在下只想知道此人之爲人。」

「他是外地人，但到本城謀生已近二十年，他之爲人多少也聽到一點。羅本良爲人怕事，左鄰右舍都讚他是位好好先生，人又儉樸，賺了錢也不納個小妾！嗯，他夫人在原藉服伺家翁家姑。」掌櫃道：「老朽也只知道這些。」

燕北漢又謝了一番，然後出店，雙脚却不期然地朝東二巷方向走去。羅記成衣店大門仍關着，燕北漢向左右望了一下，見旁邊有條夾道，便鑽了進去。一直走至屋後，那是一條小巷，又狹又臭，是以無人取道於此，燕北漢見四周無人，遂提氣翻墻而入。

後面是一座小天井，天井之一旁是灶房，對面一間小護厝，門窗緊閉，大概是倉庫。進內是座小廳，看樣子是夥記吃飯的地方，因爲桌子頗大。廳之兩側是耳房，其中一扇門半掩着，燕北漢乃躡手躡脚走上前。

他邊走邊運功而聽，屋內靜悄悄的，就似到了另一個世界般，他大着膽子拉開房門，目光一及，心頭又是一跳，只見羅本良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身上還蓋着被子。

起初他還道羅本良在睡覺，後來才看出異常，因爲胸膛一動不動，輕輕走上前，但見他雙眼半閉，樣子非常安祥，伸手一探鼻息，十分冰冷，已經死去多時。

這刹那，燕北漢方覺得蹊蹺，蓋羅本良若已死了，爲何還會貼出回鄉探親，暫停營業之告示？若是死前貼的，又爲何要騙顧客回鄉，而不開門營業？

（未完・二）

上文提要： 陵墓內，白骨令主與龍翔相見之下，白骨令主白雲飄立向龍翔提出要他的血劍交出，否則取其命不赦，龍翔追問白雲飄為何殺害龍家，白雲飄說為了立威，又為了滅口，正說間鳳嘯天與龍虎眾兄弟也衝殺入洞，加上埋伏的幫助，白骨令主見到形勢不妙，走為上策，眨眼已不見。而墓洞中險象叢生，危機四伏，壁中機關殺了六狠。龍翔在雷氏兄妹帶領下又尋到了白雲飄……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的傳人

誤陷黑地洞　意外得財寶

三小意見相同，行動一致，有的摔盤子，有的擲碗筷，全部當作暗器來用，登時碗盤齊飛，湯菜四濺，狂風暴雨般襲向白雲飄等。

白骨令主火了，大發雷霆道：「娃兒想死本令主就成全你們，給我殺，殺掉這三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雛兒。」

「是！令主！」

「是！門主！」

雌雄雙使與身旁的高手齊聲應是，宛若出柙猛虎般狂衝過來。

白雲飄則仍舊高高在上，端坐如故，數不清的碗盤湯菜全被她的暗力逼退，竟無一點一滴到達平台沾上她的身。

技深若海，高不可測，的確是一個厲害的角色。

雌雄雙使亦非弱手，其他的骷髏人同樣身懷絕技，一交手就是惡戰，一開始就是高潮，骷髏們以多為勝，以眾凌寡，將三小團團圍住，猛攻不休。

面對强敵，三小懼意全無，阿翔在前，莫愁、小丁在後，組成一個鐵三角，攻擊再攻擊，前進再前進，決心要突破重圍，取白雲飄的命。

三位一體，相互呼應，彷若一支三角形的尖錐，效果不錯，一陣猛攻下來，很快便殺出一條血路，突破重圍。

「女魔，妳的末日到了！」

「惡鬼，妳的死期來臨！」

「白雲飄，死吧，認命吧！」

三小不顧一切，捨命以赴，猛一式「旱地拔葱」，騰空而起，擺脫了雌雄雙使，居高臨下，以泰山壓頂之勢攻向骷髏門主。

白雲飄簡直目中無人，根本未將三小放在眼內，仍然穩坐未動，叱道：「娃兒找死，滾！」

雙腕一翻，立有兩股銳不可當的力道洶湧而出，三小好似撞上了銅牆，碰上了鐵壁，被當場震落在地，還是上不了平台。

這一來，三小處境大險，立足未穩，雌雄雙使已率眾攻上來，劍氣冷厲，掌風呼嘯，可謂一髮千鈞，危急萬分。

「住手！」

「住手！」

吉人天相，蒼天保佑，許是上天不忍龍家絕後，就在這個生死須臾之間來了救兵。

不是鳳嘯天。

不是雷家兄妹。

而是三獅、四豹、五彪、七猴以及他們手下的一流高手。

另外還有一人，出乎意料之外的登上平台。

是神秘人物黑面俠。

白雲飄沒能阻止黑面俠，被他强行登上平台，不禁大吃一驚，好似屁股着了火，再也坐不住了，起身道：「尊駕好功夫。」

黑面俠微微一哂，道：「那裡，白門主亦非等閒人物。」

「尊駕到底是那一位？」

「黑面俠。」

「姓甚名誰？」

「無名無姓。」

白雲飄陰森森的冷笑一聲，道：「說笑了，放眼江湖，走馬武林，憑閣下的身手絕不作第二人想，豈會是沒沒無聞之輩，本令主懷疑你這張黑臉並非天生的。」

「哼！」黑面俠未置可否。

「八成是一位頂尖高手的化身。」

「令主高抬老夫了。」

「而且屈指可數。」

「妳以為老夫會是誰？」

「如果本門主判斷無誤，非三不先生莫屬。」

黑面俠聞言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道：「白門主說那裡話來，想那三不先生乃是一位世外高人，一不爭名利，二不問世事，三不闖江湖，豈會自毀形象，插足俗事，門主切勿玷污了曲老的清譽。」

白雲飄一怔神，道：「既非曲子敬，那麼，本令主想要請教，尊駕跟龍城可有關係？」

黑面俠道：「沒有關係。」

「與骷髏門可有仇隙？」

「無仇無隙。」

「既然非親非故，無仇無隙，為何與本門作對？」

「問得好，老夫別無所好，但有一個小小的小毛病。」

「甚麼毛病？」

「愛管閑事。」

「你不怕惹火燒身，噬臍莫及？」

「雖粉身碎骨，亦萬死不辭。」

「一定要管？」

「一定要管！」

「不後悔？」

「不後悔！」

「好，本令主願奉陪到底，你上吧。」

均非泛泛之輩，禮貌週到，出手却極端辛辣，其快如風，其猛如山，招招殺手，式式絕學，就在平台之上大打出手。

台下的情況更慘烈，兔起鶻落，龍爭虎鬥，是一場惡戰，也是一場混戰。

打得雞飛狗跳。

打得驚心動魄。

場面越打越大。

戰線也越打越長。

此刻，阿翔、莫愁、小丁與黑面俠、白雲飄、雌雄雙使已打離現場，打到與大樓相連的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地方不大，呈長方形，似屋非屋，嚴格的講應該說是墳墓才對。

正對面有一口特大號的棺材，從斑剝的字跡上依稀可以辨出長眠在內的正是漢獻帝劉協。

另外，兩側還有兩口略小的棺木。

左邊是伏皇后。

右邊是張愛妃。

由於年代已久，木料業已腐朽，但大體而言外形尚稱完整，看不見白骨骷髏。

不過，在這種地方幹架，總免不了會使人頭皮發炸，心裡發毛，有幾許陰森恐怖之感。

骷髏門主白雲飄暗運功力，雙掌骨節一陣「卡巴！卡巴！」的異響過後，十隻水葱也似的手指，立時不見了皮，失去了肉，變成駭人的白骨爪，說話的聲音也更加冷厲：「老匹夫，這裡的風水不錯，能與皇帝老子共葬一穴也不虛此生。」

口中說話，雙手可沒停，「風狂雨驟」、「萬馬奔騰」、「旋乾倒坤」，三招絕活一氣呵成，陰寒詭異的十指如快刀似利器，分襲黑面俠上、中、下三盤的七十二處要害。

龍傳人駭然道：「是白骨爪，朋友小心。」

莫愁也出言示警：「是白骨爪，黑俠留神！」

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雌雄雙使也施展出了白骨爪邪功，男使者道：「姓龍的小子，你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休管他人死活，照顧你自己吧。」

女使者幫腔道：「今天正是黃道吉日，你們結伴西歸最好，也免得黃泉路上太孤寂，奈何橋上無人陪。」

言語間，雙使出手如電，已攻出五六招。

白骨爪太玄、太奇、太古怪，極冷、極寒、極陰，穿肌透肉，冰髓凍骨。三小與黑面俠起先還可以勉力支撐，三招一過，手腳便不聽使喚，不禁為之大駭，連忙抽身退走。

黑面俠確非庸手，與三不先生相比幾乎不相上下，以退為進，以守為攻，以空間換來了時間，趁白雲飄換招變式的一瞬間，呼！呼！呼！連攻三掌，强勁絕倫的暗力以排山倒海之勢反擊過去。

厲害，白雲飄的確不是省油的燈，雙掌一拍一推，立刻發掌迎敵。

霎時間，兩股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暗力猛一撞，二人俱皆被震飛起，撞上身後的牆。

餘威所及，三口腐朽的棺材那禁得起强風巨震，立告支離破碎，四分五裂。

可憐漢獻帝劉協，與伏皇后張妃三人，生前受盡了曹孟德的窩囊氣，被玩弄於股掌之上，死後亦不得安寧，骨骸四散，遍地皆是。

這二人奮力一搏，雷霆萬鈞，古墓之中所有的人皆受到波及，也都震呆震傻了，惡鬥隨之停頓下來。

却不料白雲飄神乎其技，高人一等，利用那一撞之勢離地飛起，「蛟龍

出海」、「黑虎偷心」，白骨爪挾着强風厲嘯襲向阿翔、莫愁、小丁，口中叱道：「娃兒納命來！」

「三位快退！」

「女魔住手！」

黑面俠一見大駭，連吼兩聲，連攻兩掌。

也幸虧黑面俠及時援手，將白骨令主的掌力打歪打偏，不然三小可能眞的會長眠古墓，永伴漢王。

白雲飄的掌力好大的勁道，雖未擊中三小，却在三人的脚下，也就是劉協停棺之處轟出一個大洞來，事出突然，猝不及防，三個人全部失足掉下去。

一名骷髏門的高手就在附近，危急當口小丁拉了這人一把，完全是潛意識的動作，沒想到這一拉並未使小丁免去一劫，反而連那名骷髏人也一起拉下去。

＊　＊　＊

這一個洞很深很深，少說也有三四丈。

底部有一大堆濕轆轆的黃土，阿翔、莫愁、小丁和那位骷髏人就摔在此處。

人還活着，但被白雲飄的掌風掃中，又經此一摔，已昏過去。

上面還在纏鬥，偶而會傳來黑面俠、吳三獅、李四豹、鳳嘯天父女等人的呼喚聲。

三小就是因爲聽到了呼喚聲，才相繼悠悠醒轉。

托天之幸，除少許皮肉擦傷外，並無大礙。

昂首上望，憑他們的輕功根本上不去。

展目遠眺，是一條很長很長的地道，也不知通往何方。

小丁是個鬼靈精，反應敏捷，想像力也很豐富，忽道：「二少爺，莫姑娘，我看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話說不定會在咱們身上應驗。」

阿翔道：「甚麼意思？」

小丁神秘兮兮的道：「這條地道是早就有的，對不對？」

「這一點無可置疑。」

「是有人故意挖的？」

「想必沒錯。」

「下令開挖的人不是漢獻帝本人，就是他的後人或親信？」

「應該是的，看女魔他們的反應，似乎並不知此處別有天地。」

小丁好神氣，皺着眉頭，歪着腦袋道：「二少爺，莫姑娘，想想看，在棺材下面挖一條地道會幹甚麼用？」

龍傳人猛然省悟道：「莫非是藏寶？」

莫愁亦有此同感：「的確大有可能。」

小丁很神氣的說：「然也，然也，大概八九不離十。」

這一推論，令三小大爲振奮，忙不迭的向地道前方摸去。

古墓上面有燈，先前還可以藉此餘光辨物，如今深入數丈後便甚麼也看不見了，只能瞎摸索，一步一步的向前推進。

一會兒工夫便到了盡頭，碰上了牆。

不是牆，是門。

平平整整，冷冷冰冰的，彷佛是鐵門。

佇立片刻，已能稍稍辨物，果眞是一扇大鐵門。

阿翔心情一陣激動，用力去推。

沒推開，絲毫未動。

三人合力再推，還是無法推開。

顯然不是生了銹，就是下了鎖。

阿翔道：「二狗子，你身上有沒有燈？」

小丁道：「有啊，此乃隨身必備之物，有一隻小燈籠。」

「有就好，快點着。」

「被女魔發現追來怎麼辦？」

「情勢緊急，開門要緊，現在也顧不了這許多。」

阿狗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點燃一盞小燈籠。

馬上看到，鐵門上有一個鑰匙孔。

莫愁沮喪的道：「糟糕，沒有鑰匙根本進不去。」

但轉念一想，忽又改口道：「龍哥，金劍還在你身上吧？」

龍傳人探懷一摸，道：「在！」

小丁也想通了，忙道：「在就快取出來試試看，有可能正是寶庫之鑰。」

阿翔亦作如是想，取出金劍往鑰孔裡插。

眞巧，眞妙，眞是太幸運了，金劍眞的是一把鑰匙，阿翔扭動了幾下便將鐵門打開。

鐵門半開，還沒有來得及看淸門內景象，忽覺身後有異，急忙轉身回頭，立見與三小同時掉落地道的那位骷髏人正揚刀殺來。

怪只怪他們自己，三小急於尋寶，一時疏忽，忘記了這位「朋友」。

骷髏人來勢猛，阿翔轉身一看，大刀已至胸前，用的是「橫掃千軍」式，欲將三小腰斬，急切間龍傳人先發一掌，阻住他的前進之勢，接着飛起一脚，正好踢中骷髏人握刀的手腕。

骷髏人是個狠角色，手腕雖已受創，攻勢也失去準頭，但仍緊握着大刀不放，從三小頭頂掠過，砍到鐵門上方去了。

機會難得，失之不再，龍傳人架高了骷髏人使刀的臂，扣住了他的肘部關節。

莫愁也沒閑着，已將骷髏人的「痲穴」點住，動彈不得了。

小丁餘悸猶存，恨滿心頭，奪下骷髏人的刀，猛往他的脖子上砍，欲藉此一洩胸中之火，心頭之恨。

阿翔及時喝阻道：「不要殺他。」

小丁聽傻了，自以爲是的道：「饒

了他？爲甚麼？二少爺忘了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酷的名言？」

龍翔不悅道：「笨蛋，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咱們要留個活口呀。」

小丁如夢初醒，撤回大刀，連聲自責道：「哦，對對，對對！是該留個活口，揭開骷髏門的神秘面紗。」

＊　＊　＊

此刻尋寶要緊，沒時間詢長問短，打開鐵門，將骷髏人拖進去，馬上又將鐵門隨手關上，以防不測。

三小六目齊睜，發現置身之處是一個山洞，一個半由天然生成，半由人工修鑿的山洞。

不大，僅數丈方圓，與古墓的大小差不多。

但却很亮，明如白晝，洞內景物一目瞭然。

沒有燈。

亦非陽光。

光源來自一顆拳頭大的夜明珠。

夜明珠就擺在洞壁上一塊突出的石頭上。

由於夜明珠光芒四射，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這山洞尚有不少大小不一的支穴通往別處。

更看到，井然有序的擺着不少箱籠匣櫃，打開來一看，三個人都看呆、看傻、看楞了。

有白花花的銀子。

有黃橙橙的金子。

還有珍珠、瑪瑙、翡翠、玉器、寶石、古玩等許多價值連城的寶貝。

最最重要的是，在一口木箱的底部，一個精緻的硬紙筒內發現一張老舊泛黃的皮。

是一張牛皮。

上面記有文字，以及武功圖形。

「老牛皮！」

三小大喜過望，一齊驚呼出聲，手舞之，足蹈之，相互擁抱，樂不可支。

這也難怪，武林有三寶：金劍、寒蟾、老牛皮，三寶之中阿翔得其一，尤其是老牛皮，上面記載有失傳已久的奇功異技，等於是一本武功秘笈，多少年來不曉得有多少人在想它、盼它、尋它、找它。而三小却因禍得福，在無意中弄到手，像是從天而降，怎能不喜，怎能不樂，怎能不爲之大狂大歡！

「哈哈，我們發財了。」

「嘻嘻，我們發大財了。」

「金銀財寶，武功秘笈，應有盡有。」

「龍城可以重建。」

「聲譽可以重振。」

「又可以鶴立武林，傲視江湖！」

週旋於財寶堆裡，沉浸在歡樂之中，許久許久之後激情才過，也才回到現實中來。

眼前最現實的一件事，莫過於找一條出路，運走財寶，離開此地。

來時的路絕對走不通，無異羊入虎口，白白的送給白雲飄。

此處則僅有幾個大小不一的洞穴，並無門或路。

同時，絕大多數的洞穴皆小而淺，一眼見底，並無出路。

其中一個較大的洞穴，可以彎着腰來走，彎彎曲曲的走出十來丈遠以後，便見遠處有光線射入。

小丁好不興奮，大呼小叫道：「得救了，得救了，離此之後先吃一頓大餐，再睡一個大覺。」

想得倒美，一場惡戰，幾番奔波，早已饑渴交加，疲憊不堪，是該歇歇脚，大吃一頓，事實却未能盡如人意，給他澆了一盆冷水。

光線不假，是有陽光從外面射入，可惜只是一些細小的隙縫，最寬的地也只能放進一個拳頭。

隙縫呈半圓狀，中間有一塊重逾數千斤的巨石堵住出口，無路可通。

小丁上去推一推，推不動。

莫愁上去推一推，推不動。

阿翔上去推一推，也推不動。

小丁好不惱火，踹了一脚，罵了一聲：「可惡！」

只是一塊頑石，踹斷了脚，罵破了嘴也沒有用。

無路可通，只好退回原處，馬上又面臨第二個現實問題。

吃與喝。

喝好解决，一個小洞內就有泉水可飲。

吃的問題却叫人頭大。

這裡金銀財寶堆積如山，可就是沒有東西可吃。

歡樂的情緒早已被餓餓驅走，小丁堆下來一張苦瓜臉，嘟嘟喃喃的道：「媽的，我看咱們大概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窮人，坐擁金山銀山，却沒飯吃。」

莫愁同樣憂心如焚，愁眉苦臉的道：「假如短時間不能離開，咱們準會餓死在這裡。」

骷髏人痲穴被制，手不能動，口却可以言，這時忽然插嘴道：「天無絕人之路，餓不死人。」

阿翔愕然道：「你有辦法？」

「是！」

「可以弄到飯？」

「弄不到飯，可以弄到肉。」

小丁雙眉一挑，道：「你他媽的最好少動歪腦筋，我們不會放你走。」

骷髏人道：「既已被俘，小可已無路可走。」

「甚麼意思？」

「骷髏門門規森嚴，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不成功，便成仁，倘若被俘重返，必會淩遲處死。」

莫愁道：「既然不敢重回骷髏門，你到那兒去弄肉吃？」

骷髏人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眼前狗屎也沒有，只有遍地的野老鼠，莫愁皺眉道：「眼前那裡有肉，

莫非……」

骷髏人笑道:「莫姑娘猜對了,咱們可以吃老鼠肉。」

龍傳人道:「老鼠肉也可以吃?」

「當然。」

「你吃過?」

「吃過!」

「滋味如何?」

「不亞於雞鴨魚肉。」

小丁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道:「你會做嗎?」

「會。」

「那就做給咱們吃吧。」

「小可穴被制,這……」

阿翔趨前道:「穴道可以解開,你最好放老實點,不要輕舉妄動,自尋死路。」

小丁的話中充滿殺氣:「如果心存反叛,有一點點風吹草動的話,哼哼,我們就先吃人肉,再吃老鼠肉。」

骷髏人誠恐誠惶的道:「小可回不了骷髏門,只能跟着三位一起走,斗膽也不敢心存二志,自斷生機。」

莫愁揚掌一拂,解開骷髏人的穴,道:「口說無憑,須有實際表現才行,是福是禍,是死是生,全在你一念之間。」

小丁神氣八啦的道:「現在就可以表現一下,拿掉你的頭套。」

骷髏人一骨碌爬起來,還眞聽話,口中應是,當即取下頭套,露出一張二十三四的青年,五官端正,濃眉大眼的臉來。

小丁端詳了一下,評頭論足的道:「不難看嘛,還像個人嘛,只要忠心耿耿的跟着我家少城主,瞧瞧,多的是金子銀子,保証叫你吃香的喝辣的。」

骷髏人垂着頭,畢恭畢敬的道:「小的但求活命,別無所求。」

「我們可還有許多問題要問。」

「小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先報上姓名來。」

「徐光祖。」

「光宗耀祖?」

「慚愧!慚愧!」

「徐光祖,先弄老鼠肉來吃吧,其他的事咱們慢慢談。」

「是!是!」

武林高手來捉老鼠,眞是大才小用,何消片刻工夫,徐光祖便捉到七八隻大老鼠。

動作乾淨俐落,十分熟練,顯然是個吃老鼠的專家,取出一把匕首來,當場宰殺,去頭去尾,去皮毛五臟,清洗乾淨道:「這裡沒有炊具,無法煎炒燒炸,只能烤着吃。」

龍傳人笑道:「烤就烤吧,只要弄熟能塞飽肚子就可以了。」

木箱木櫃正是烤肉的好材料,小丁親自動手拆散打碎,取來一些包裝珠寶的紙屑,點燃火種,一團熊熊烈火很快便燃燒起來。

對烤肉,徐光祖的確很在行,不多時間已做好一個烤架,並且用銅絲鐵條,以及任何可以利用的金屬品編成一張烤肉網,待黑煙燒過,火苗正旺時,將烤肉網往架子上面一放,便開始烤起老鼠肉來。

阿翔道:「徐光祖,先談談你自己吧,爲何會加入骷髏門,爲虎作倀?」

徐光祖歎息一聲,道:「此事說來話長,簡而言之,純粹是受朋友之累。」

莫愁追問道:「此話怎講?」

徐光祖道:「一個朋友犯下案子,官府追捕甚急,在家鄉呆不下去,拉着小可與他一起離家出走,在走投無路的情形下,正巧骷髏門在招兵買馬,於是便糊里糊塗的進了骷髏門。」

「當時知不知道是一個恐怖組織?」

「不知道。」

「以後呢?」

「以後當然知道了,但一動不如一靜,又無臉見家鄉父母,只好繼續留下來,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出人頭地。」

小丁冷笑道:「在骷髏門也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徐光祖一面翻着老鼠肉,一面正容道:「白骨令主編了一個很動聽的故事,說將來她一旦一統江湖,稱霸武之時,手下之人都可以開宗立派,雄霸一方。」

阿翔冷哼一聲,道:「哼,畫餅充饑,鬼話連篇,只有鬼才相信。」

徐光祖答得妙:「骷髏門下之人都是鬼,有江洋大盜,有殺人兇手,有地痞,有流氓,十之八九都是亡命之徒!寧可相信白雲飄的鬼話,聊以自慰。」

莫愁道:「你加入骷髏門多久了。」

徐光祖道:「將近三年。」

「身居何職?」

「香主。」

「身份如何識別?」

「可看頭套上的星星數目。」

小丁道:「一顆星是幹甚麼的?」

「普通門徒。」

「兩顆星呢?」

「香主。」

「三顆?」

「堂主。」

「四顆?」

「使者,總管與護法。」

「五顆星?」

「門主,令主。」

龍傳人接口道:「星星的顏色各有不同,不知有何意義?」

徐光祖道:「一個顏色表示是一個堂。」

「骷髏門共有幾個堂?」

「四堂四色。」

「那那四堂四色?」

「紅、黃、藍、白四色,亦即紅堂,黃堂、藍堂,白堂四堂。」

莫愁道:「不對吧,還有金色的星。」

徐光祖道:「哦,對,金色的星屬總堂,像門主、使者、總管、護法等等。」

「你屬於那一堂?」

「紅堂。」

「對白雲飄這個人是否瞭解?」

「略知一二。」

「她有多大年紀。」

「四十開外。」

「可有丈夫?」

「聽說有。」

「是誰?」

「這就不得而知了。」

小丁道:「雌雄雙使是白雲飄的甚麼人?」

「據說是她的子女。」

「男爲兄,女爲妹?」

「對。」

「叫甚麼?」

「無人知曉。」

「可曾見過他們的眞面具?」

「成天戴着頭套,沒見過。」

阿翔繼續追根究底道:「白雲飄與她的一對子女已練白骨爪,跟白骨魔尊有何淵源?」

徐光祖道:「有人說他們是白骨魔尊的後人。」

「他們?他們是指誰?白雲飄本人?還是她丈夫?」

「不清楚。」

「江湖傳言,說白雲飄有同路人,是否屬實?」

「大概不假。」

「是那一個?」

「此乃機密大事,自然秘而不宣,小的無從得知。」

「魔門的總堂所在,知道吧?」

「那當然。」

「等一下繪一張詳圖給我。」

「沒問題。」

莫愁道:「獻帝古墓想必也是魔門的一個重要據點吧?」

徐光祖道:「不,此處只是骷髏門爲了誘殺天下英雄臨時使用的一個陷阱。」

小丁訝然道:「乖乖,白雲飄好大的手筆,迷魂陣、地下秘道等工程浩大,只是一個臨時陷阱,值得嗎?」

徐光祖道:「其實這些設施多數原來就有,骷髏門只不過稍加修整罷了。」

小丁更加迷糊了:「奇怪,漢獻帝劉協一輩子窩窩囊囊,幹嘛要修築這麼一座令人暈頭轉向的墳墓?」

阿翔道:「想必是爲了保護這些金銀財寶的安全。」

小丁還是難以釋懷:「一個傀儡皇帝,那來的這許多錢財?」

徐光祖笑道:「帝王之家,非平常百姓可比,這些財寶不算多。」

小丁又道:「把這些東西埋在墳墓裡幹甚麼?」

莫愁道:「無疑是想留給後世子孫用。」

阿狗的問題眞多:「劉家的子孫爲何沒取走?」

龍傳人道:「當時正値亂世,人命如蟻,知曉此事的人說不定遭了橫禍。」

小丁終於茅塞頓開,疑團盡釋,雀然道:「赫,這一來可好,白白的便宜了咱們。」

微微一頓,接着又轉問徐光祖:「寶藏之事有無傳入白雲飄耳中?」

徐光祖想了想,道:「白骨令主早有所聞,曾大肆搜尋,可惜一無所獲,並不知獻帝棺下另有天地。」

小丁聞言大喜,自以爲是的道:「好極了,女魔不知就好,等咱們塞飽了肚皮,上面差不多也該曲終人散,再循路出去。」

這話不對,以前不清楚並不表示現在也不明就裡,眼前轟出一個大洞來,掉下去四個人,除非是白痴,一定會想到下面大有文章。

果不其然,吃完老鼠肉,行至門後,側耳一聽,便隱隱約約聽到外面步履雜沓,人聲鼎沸,以及敲打鐵門聲音。

龍傳人神色一緊,從鑰匙孔中向外望去,清清楚楚的看到有一羣骷髏人停在外,有人高舉火把,有人則在敲打鐵門,意欲破門而入。

正當此刻,白骨令主也飄然而至,劈面說道:「打得開嗎?」

一名骷髏人躬身作答:「沒有鑰匙,打不開。」

「用撬的。」

「鐵門太厚,也撬不動。」

「那就放火燒吧。」

「門主好主意,火燒一定有效。」

「無論如何,不管付出多少代價,也不管使用甚麼方法,務必要把這一道鐵門打開。」

「是,令主!」

糟了,災情慘重,鐵門怎禁得起大火來燒,一旦熔化,後果實在不堪設想,四人不禁手腳發冷,心頭泛寒,彷彿死神就在面前。

小丁嚇得面無人色,惶恐不已的道:「慘啦,慘啦,這下非死不可,看不到明天的太陽,也喝不到二少爺跟莫姑娘的喜酒了。」

龍傳人瞪了他一眼,道:「二狗子,少說喪氣話,事情尚本完全絕望,咱們還有一線生機。」

「生機在那裡?」

「在那邊,只要將那塊巨石推開,便可重見天日。」

「剛才已經推過了,推不開呀。」

「剛才是三個人,現在四個一起來,或者可以推得開。」

莫愁迫不及待的道:「事不宜遲,要試就快試吧,一旦鐵門被大火燒壞就來不及了。」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刑部和廠衛已暗中拚殺，看看誰的力量强，從宮庭鬥到郊外，互相傾全力一搏。譚文遠總鏢頭才知道惹上了黃國龍大檔頭，還惹上江湖難纏的陸地神魔宮奇，雙方激戰，程小蝶打走黃大檔頭，奪了他的蛇頭劍，用它誘殺了宮奇，少了一個陸地神魔的羈絆，四大捕頭、小文、小雅也開始全力衝殺，東廠南、北合圍的堵截計劃全部失敗，再繼續偵查王妃案件，在白雲觀內見到穿黃袍的皇上……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王妃之死

貴妃設計屍諫　總捕全殲奸徒

程小蝶搖搖頭，道：「梧桐宮並不大，只是一個小小庭院，不超過二十間房子。」

「夠了，一個人，如果願意委屈自己一些。」白雲觀主道：「就不需要很大地方，能放一張床，就可以住一個人，對麼？」

程小蝶火大了，冷笑一聲，道：「老觀主，我敬重你是有道的高人，我不懂，你這麼故弄玄虛的耍我，用心何在？這件事，我早晚都能查個水落石出，刑部就不會再對白雲觀有所尊重，我會下令抓人，也會重重的懲辦白雲觀中道士，你可以一走了之，但白雲觀走不了，白雲觀中，也永遠有道士，你會留給他們非常可怕的後果。」

這是非常明白的宣示，表達出了心中的忿怒。

事實上，于承志、岑嘯虎、吳鐵峯，也都被老道惹起一腔怒火，杜望月也有着忿怒的感覺。

于承志突然出手，一把扣住了老道士的右腕脈穴，道：「我只問一件事，但我要很明白的答覆，也許觀主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人，但我仍要盡力施為，能不能對你造成傷害，我就無所計較了。」

口中說話，右手已加强了五指扣緊的壓力。

「好！你問吧！但我不一定能給你圓滿的回答，我知的不多！」

「那個穿黃袍的人，究竟是不是當今的皇上？」于承志道：「你怎和他結識的？」

「他找來白雲觀，就這麼結識了，他沒有說出他的身份，貧道也無法追問。事實上，你們有很多的方法去查証一些事情，逼迫貧道，於事何補呢？」

杜望月若有所悟般，點點頭，道：「我有點明白了，于兄，放了他。」

「他全在胡說八道，」于承志道：「耍得我們哭笑不得。」

「他有苦衷。」杜望月道：「因為，他收到了紫竹令，所以，他不能說甚麼，紫竹令的威力，就是命令一個人去幹甚麼，而不必說出理由，收到紫竹令的人，也不能洩漏發令人的隱密。」

白雲觀主長歎一聲，道：「貧道已經講得太多了，其實，如若我不惜一死，應該不會有這許多麻煩了。」

「錯了，」杜望月道：「你死了，會把麻煩留給白雲觀，沒有人會像你應付得這麼好。」

白雲觀主默然不語。

「總捕頭，能肯定那個人是皇上麼？」

「形貌一樣，聲音也沒有差別，」程小蝶道：「只是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他是一國之君，為所欲為，不管要作甚麼事，都不用這麼曲曲折折，誰又能干涉他呢？何用故作神秘！」

「皇上跑到白雲觀來，輕袍緩帶，連一個侍衛也不帶，」岑嘯虎道：「應該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

「但它却發生了，」程小蝶道：「會不會是受到了甚麼威脅？不管怎樣，我想先把白雲觀主帶回刑部，然後，進宮去晋見皇上，就算身入虎口，也要把此事查個清楚。」

杜望月道：「帶得走麼？如若白雲觀中的道士出面阻止呢？」

「那就只好放手一戰了，」程小蝶神態堅決的說：「杜兄，不願同門相殘，可以袖手旁觀。」目光一掠于承志、岑嘯虎、吳鐵峯道：「我們走！」

岑嘯虎沒有帶他的斬馬刀，但兩柄飛斧，却掛在腰間，兩手齊探，各執一斧，當先開道行去。

杜望月低聲道：「如是只有一面紫竹令，就不太可能把事情搞得如此麻煩，可能是兩面令牌，全部出現了，屬下的看法是，皇上有苦衷，白雲觀主也有苦衷，他們也都有目的，表面上看來，事情充滿着詭奇、神秘，事實上，探索出眞相之後，應該不難迎刃而解，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先瞭解那個人是不是眞的皇上？」

「白雲觀主應該是很清楚，只是他不肯說，」程小蝶道：「我一直很想快見皇上……」

「為甚麼呢？」杜望月道：「韓貴妃這一命案似乎是已把他牽入其中了，他是最重要的一位嫌疑犯？」

「如是一個人以他莫可抗拒的權威，」程小蝶一面舉步前行，一面說道：「要求你，怎麼辦？難道我眞要留在宮中作一位妃子麼？」

「萬萬的不可，」杜望月急道：「那會消磨妳的雄心壯志。」

程小蝶微微一笑，道：「現在，我不怕見他，如果他是皇上，我的易容術已被揭穿，如果他不是皇上，我要找出誰是眞的，怎會有兩個那樣相像的人，他是掌握一國之權的大人物，豈可不理，這件案子比起韓貴妃的命案，似是更為重要，非破不可。」

談話之間，已然走出客室。

只見四個中年道士，一排擋在走道之間。

通過這條走道，就是白雲觀的廣大庭院。那裏是一處可以大展身手的好戰場，但四個攔路道士，似沒有存心一戰，堵在一條過道，目的好像只在救人。

但如這裏動上手，地區狹窄，身手施展不開，近身相搏，除了武功修為之外，還要反應快速，那就充滿着更多的兇險了。

現在的情況是，岑嘯虎當先開道，于承志左手緊扣白雲觀主的手腕脈穴，右手却執着百練精鋼打造的雁翎刀，走在岑嘯虎的後面。

吳鐵峯左手提着文昌筆，右手握着一枚金鏢。

程小蝶也亮出了兵刃，竟是那一把得自黃國龍的蛇頭劍。

杜望月望了四個道人一眼，道：「金、銀、銅、鐵四護法。」

程小蝶也看出來了，四個道人中，就有一人是那個掃雪的人，似已被抓入東廠，竟然能由廠衛總部逃了出來。

「望月，你雖然不算正式全眞教的門下，未椎髮出家，可也學了全眞教的武功。」站在最前面的一個道人說道：「忍看觀主被人押走麼？」

「金師兄，我是刑部中一名捕頭！」杜望月道：「觀主師兄涉案甚大，總捕頭要帶他入刑部，兄弟又怎能阻止，不過觀主師兄的苦衷，我已隱隱猜到一些，我只能保証不讓皮肉受苦，案情大白之後，恭送他離開刑部。」

「不行！」金鈴子道：「我們四大護法，既然在白雲觀中，就不能眼看觀主被人帶走！」

「這麼說來，四位道爺是準備憑武功奪取囚犯了。」岑嘯虎一揚雙斧，擺明了護囚的決心。

程小蝶道：「白雲觀主現在只是重要的証人身份，如若四位道長武力劫囚，雙方鬧出人命，白雲觀主就不止於是証人了，四位道長要三思而行啊！」

「如是任由你們帶走觀主，金、銀、銅、鐵四大護法，還有何顏立足江湖？」金鈴子道：「杜師弟，你眞要坐視不管，任由悲劇上演麼？」

「你們攔不住的。」杜望月道：「總捕頭手中的蛇頭劍，內藏毒針，見血封喉！這樣一個地形之下，又正適合它發揮威力，四位師兄，請看小弟份上，暫忍一時之氣，我保證觀主的安全無慮。」

金鈴子回顧了身後的銀、銅、鐵三位師弟一眼，道：「程總捕頭手握天下至毒的兵刃，一旦動手，只怕要鬧出人命，三位師弟，如果相信杜師弟的保証，可否暫讓他們帶走觀主呢？」

「望月說的有理，」白雲觀主道：「我已經想過了，這件事的本身，也許不足以驚天動地，但任由發展下去，就事關重大了，倒不如洩盡涸水見石出，徹底的弄個清楚也好。」

金、銀、銅、鐵，四大護法八道目光，一齊投注在程小蝶的身上，道：「觀主不是兇手，但他受一種束縛，無法暢所欲言，致引起這

一場大誤會來，却又無法解釋，程總捕頭，處理此案時，還望謹愼一些，全眞教不願惹事，但也不怕事，觀主師兄受了委屈，這筆賬，就記在妳程姑娘的頭上了。」

「白雲觀主沒有犯法，刑部不會虧待他，」程小蝶道：「如果他涉入案件，我也會秉公偵辦，全眞教有多大勢力，如何向我報復，那就非小妹所計較了。」

四大護法放棄了攔劫。

白雲觀主被帶入刑部。

程小蝶道：「請觀主住入刑部的賓館。」

「既然到了刑部，最好是刑部大牢，」白雲觀主道：「讓貧道住入賓館，那就意味全失了。」

「對！總捕頭要表現執法之嚴，就應該把他送入牢中，」杜望月道：「而且，也應該立刻進入宮中晋見皇上。」

程小蝶略一沉吟，道：「你跟我去？」

杜望月道：「杜某遵命，不過，最好能讓于兄同行，把小文、小雅也帶去，說不定還有些麻煩事件。」

程小蝶點點頭，留下了岑嘯虎、吳鐵峯守護人犯。

事實上，刑部早已戒備森嚴，二百多位捕快，加上中州、長安兩處趕到的十餘高手，弓上弦，刀出鞘，使刑部如臨大敵，刁斗森嚴。

白雲觀主堅持要住入牢房中，忙壞了副總捕頭郭寶元，要人準備好茶、美食供應，還得進入牢房中和老道士聊天。

觀主的口風緊，郭寶元問不出一點頭緒，其實，老道長如肯暢言胸中的隱密，又何用坐入牢中？

程小蝶進宮去求見皇上，姑娘拚上了，決心把事情弄個清楚，完全是本來面目。

小雅跟着小姐走，小文却帶着杜望月、于承志進入了梧桐宮。

皇帝召見程小蝶，是在內宮之中，杜望月、于承志，也不能進去。

是一座小巧庭院，皇上坐在一張錦墩上，身後，站着汪公公和兩個小太監，兩個小太監雖然唇紅齒白，生得很俊俏，但雙目中神光充盈，似是那種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小雅被擋在客房外面，但小姑娘很瀟洒，欣賞着庭院的花樹、盆栽，一副悠哉遊哉的神態，似是對任何事，她都已充滿着自信。

監視小雅的也是一個小太監。

小雅仔細的觀察之下，發覺他神氣內蘊，氣息悠長，是個高手。

這種人怎會讓人去勢作太監？小雅心中暗琢磨，可能是東廠的小番子混入了宮廷，自然汪公公轄下的人，只是不知道他們的目的何在，是保護皇上？還是在監視皇上？

小雅心中一動，立刻準備逗逗他，姑娘早有過偷情的經驗。展顏一笑，道：「小哥兒，宮中好啊？」

「宮中有甚麼好！規矩太多，一天到晚站，站得人兩腿發酸。」

「宮中美女如雲，你這麼俏的長相，只怕她們不會放過你呀？」小雅一面說，一面哈哈笑，行近了太監身邊，忽然歎口氣，接道：「只可惜呀？你已經被人閹了，沒法子興風作浪，只能嚐嚐胭脂花粉的了。」

太監冷哼一聲，道：「妳怎麼知道我不行啊！」

小雅心中已有了七分譜，這小子果然是冒充的太監，口中却低聲道：「小哥兒，你眞的還能人道啊？」伸出一隻小手，握在了小太監右手上。

他的手上直出汗，呼吸也有點急促起來。

血氣方剛啊！那裏經得小雅的如此挑逗，有些克制不住了。

姑娘低頭看，呀！果然有東西挺起來了，這就有了九成把握，小太監不是太監。

既然是放下了身段挑逗他，乾脆，順便摸清楚他的底子。

心中盤算，整個人就靠了上去，一對豐盛的大奶子，貼上了小太監的前胸，柳腰輕輕扭動兩下，小太監那裏還罩得住，三不管一把抱緊了小雅姑娘，道：「你浪得我受不了啊！」嘴向小雅的櫻桃小口上面親，全身向小雅姑娘的身上擠。

小雅感受到了，是貨眞價實的東西，十足十不是太監了。

來吧！讓你小子過過乾癮，見識姑娘我挑情的手段。口中發出了呀呀叫，柳腰却在小太監的懷中扭。

只不過扭動了十幾下吧！小太監整個人完全變了，雙目圓睜，全身挺得像根鐵竿子，好像是忽然發了病，臉兒一片紅，全身都在膨脹，口中也唔唔呀呀的叫。

忽然間，小太監像是被人抽筋似的，褲子濕了一大片，長長吁一口氣，道：「姑娘，妳是刑部總捕頭的跟班？」

「對呀！」小雅道：「如假包換。」

「唉！妳這麼又浪又騷，不知道妳們總捕頭會不會也是這個樣子？」

小雅心中暗暗罵，我還沒問你，你倒先下手了，好啊！咱們再來用用心機吧！

「那要看對甚麼人了，」小雅道：「我比較喜歡你這樣的俏小子，我們姑娘嘛，就大大的不同了！」

「難道她喜歡老頭子？」

「不是老頭子，是要有相當身份的人，打個比喻說，像是皇上。」

「皇上有甚麼好，還不是一個糟老頭子。」小太監隨口而出。

是來監視皇帝的，小雅心中作了結論，皇上的處境危險吶，這消息應該早一點告訴姑娘。

目光一瞥，忽然發現了一個人影，急急推開小太監。

也該推開他了，小雅姑娘的目的已達。

小太監回頭，乖乖，一丈外的廳門口，站着一個老太監，還有兩個小太監，跟在他的身後站。

是汪公公，一臉冷肅。

小太監打個哆嗦，原地跪了下去，道：「公公，我……」

「你很好啊！」汪公公的聲音很和氣，回顧了身後站的兩個小太監一眼，道：「小八子有點不舒服，你們過去扶他下去休息。」

兩個小太監應聲走過來，扶起了跪在地上的小八子。

小雅發覺了那是很有力量的手，小八子幾處要穴，都已扣上。

小八子目光一掠小雅，道：「妳害死我了，不過，我還是會想念你的。」

小雅暗暗吁一口氣，忖道：「看樣子，他眞的會被處死了。」

汪公公的目光轉注到小雅的身上，道：「這位姑娘，妳是程總捕頭的丫環了？」

你還不是侍候人的太監，和我有甚麼分別，心中忖思，口中却說道：「公公是貴人多忘事啊！我們早已見過面了。」

聲音又嬌又嗲。

「咳咳！這股嬌勁，也勿怪小八子忍受不了。」汪公公道：「你們的小女主人，在房裏引誘皇上，妳却在這裏引誘太監，程硯堂身爲刑部尚書，家教可眞是不像話呀！」

小雅眞膽大，汪公公權傾廟堂，小姑娘一點也不怕，道：「姑娘家嘛，誰沒有三份嬌媚，這和家教無關，再說，我是一個丫頭，程大人那有時間管教我……」

汪公公冷冷說道：「丫頭片子，妳可知道，妳送了小八子一條命？」

「皇宮內院，除了皇上之外，誰敢殺人啊？」小雅道：「我不懂，小八子爲甚麼不大聲喊冤。」

「我就能下令殺人，小丫頭，妳可要試一試？」汪公公雙眉聳動，現出一臉殺機。

「最好不要。」小雅道：「我不會束手待斃，眞要動起手來，你公公可沒有面子，驚動了皇上，那也就更不好玩了！」

「反了，反了，妳敢頂撞我！來人吶！」汪公公大聲呼叫，似是也未把皇上放在眼中。

四個勁裝人跑了過來，再加上二個押走小八子的太監也奔了回來，六個人一看汪公公的手勢，向小雅圍了過來。

眞是要動手了，四個穿着勁裝的大漢還亮出了傢伙，是四把鋒利的短刀。

一看就認得，是廠衛們用的那種袖藏利刃。

小雅也沒有帶劍，但却有兩把匕首，一下子也亮了出來。

「膽大呀！身懷利刃，進入禁宮，只此一罪，就該凌遲，給我殺！」

四個大漢，四把刀攻向小雅。

* * *

內室中，皇上也正在和程姑娘輕聲交談。

原來，程姑娘抬頭看到那身衣服，正和白雲觀見的皇上一樣，心中驚愕至極。

但皇上的神情却很凝重，道：「妳要求見朕，有甚麼事？」

「回皇上，」程小蝶道：「韓貴妃一案，已有眉目，特來向皇上稟報。」

「有眉目不是破案。」汪公公接道：「等妳破了案，再向皇上稟報不遲，皇上公務繁忙，妳出宮去吧。」

程小蝶站起身子就要走，皇上却突然開了口，道：「妳是程硯堂的女兒？」

「是！臣妾程小蝶，被皇上任命爲刑部總捕頭，偵察韓貴妃一案。」

「朕見過妳，怎麼形貌不同啊？」

程小蝶心中忖道：「搞甚麼鬼，在白雲觀中，不是已經見過了嗎？」

「臣妾罪該萬死，初見皇上時，脂粉擦得厚了一些，失去了原貌……」

「拖下砍了，晋見皇上，竟然易容，心懷不軌，饒你不得。」

兩個小太監奔過來，架住了程小蝶。

程小蝶不敢反抗，任憑兩個太監架住她。

但立刻感覺到小太監手上的力道驚人，而且，扣住了她兩處穴道，想反抗，已經動彈不得。

「放了她，放了她！」皇上大聲喝道：「朕還沒有死啊！這裏還該由朕作主。」

兩個小太監，竟然不理皇上，目光却轉向汪公公，似在請示。

「皇上，這個丫頭片子該死啊！竟敢瞞天過海，易容晋見。」汪直道：「不正法，皇上那裏還有威嚴。」

「就算她該死，現在也不能殺

呀！」皇上的語氣緩和，完全沒有了君臨天下的氣勢。

「爲甚麼不能殺？」汪公公的口氣像皇上。

「如此美貌，殺了豈不可惜。」

「皇上又動色心了。」汪公公的目光中充滿鄙視。

「本性難移呀！」皇上道：「既然要殺了，何不讓朕消魂一次再殺？」

「好吧，」汪直道：「給皇上半個時辰，夠了吧？」

「太倉促了一些，不過，朕也不能多要求了。」

汪公公大步行過來，出手點了程小蝶兩處穴道，道：「聽說這丫頭武功不錯，一旦反抗起來，只怕皇上招架不住，我點她兩處穴道，皇上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程小蝶的心頭既火又窩囊，二處穴道被封，全身無力，只好任皇上半扶半抱着。

程小蝶雖然不重，但皇上已被色慾掏空的身子，要抱程小蝶，也未必能抱得動。

皇上揮揮手，道：「汪直，帶他們出去，半個時辰之後，再進來。」

汪公公率着兩個太監退出去，皇上推上木門，才扶着程小蝶行入內室。

內室中果然有張大床。

皇上扶着程小蝶在床上坐下，道：「妳怕麼？」

「怕也沒辦法呀！臣妾還是處子之身，皇上要溫柔一些，別太狂暴。」

「卿家誤會了。」

「誤會！」程小蝶有些訝異的說，道：「你召我入宮，不就是有此用心麼？我易容晋見，把自己裝扮一下，就是要皇上死了這條心，在白雲觀，你突然出現，我知道完了，現在，你可以趁心如願，但我不願進宮，此身可以屬你有，不要迫我入深宮，刑部中還有很多事情要作。」

「曾聞卿家，確也有此存心，求卿家魚水之歡，不過，現在，不同了……」

「爲甚麼？」事情的變化，反而引起了程小蝶的好奇。

「朕危在旦夕呀！」

「怎麼說？」

「卿家還看不出來麼？朕已在汪直爪牙的控制之下了，皇帝的大權，也落入汪直手中。」皇上道：「悔不聽韓貴妃警告之言，致遭此變，整座的宮廷，已全在汪直的控制之下了。」

「怎麼會這個樣子？」

皇上道：「現在，只怕一切都來不及了，他手握東廠高手，京中誰會是他敵手，朕和皇后，都已在他心腹的監控之下，任何行動，都已無法自主了。」

程小蝶道：「錦衣衛呢？」

「也都淪入汪直手中，朕已指揮不動。」

「快些扶我坐起來，我要運氣衝穴。」程小蝶一面運氣，一面掙扎坐起。

皇上扶正程小蝶道：「卿家能夠制服汪直？」

「應該可以，」程小蝶道：「半月之前，我在南下官道上，一舉殲滅了東廠一半的實力，我相信，可以對付汪直。」

當下，把經過說了一遍。

「原來如此，」皇上道：「大約是七八天前，應該是汪直得到了失敗訊息，突然翻了臉，大批殺手入宮，一舉把宮廷中的人人事事，完全控制，朕怒叱汪直，竟被他下令毒打一頓，而且，用火燒傷了朕的兩肋，朕受刑不過，只好答應他一切要求。」

程小蝶閉目運氣，全力衝穴。

皇上歎息一聲，道：「朕幼年時雖亦練過武功，但却不肯用心，無所成就，無法幫你解穴了。」

程小蝶道：「臣妾帶了一個女助手，名叫小雅，現在庭院之中，皇上去召她進來。」

「不行，」皇上說：「汪直現在廳外，如是被他發覺了，我們都將難逃毒手。」

耳聞金鐵交擊之聲，外面似乎已經打了起來。

程小蝶道：「眞的晚了，他們已經打起來，只望于承志、杜望月能有警覺，趕來救駕。」

「他們是誰？」

「于承志是長安總捕，杜望月是江南總捕，都是當年楊尙書羅致的人才。」程小蝶道：「中、南、西、北四大捕頭，都在白雲觀見過皇上了。」

皇上點點頭，道：「我記得他們，朕如能重掌朝政，先放楊尙書，他是個大大的忠臣，朕要重用他和令尊，整頓朝政，由卿家掌握法奴，使萬民安居樂業，過幾年太平日子。」

程小蝶忽然道：「皇上練過武？」

「悔恨當年不用心，全都還給師父了！」皇上道：「現在，朕是手無縛雞之力呀。」

「皇上，用力打我的左肋，後心，」程小蝶道：「試試看能不能震開我的穴道？」

皇上沉吟了一陣，道：「好！朕試試看吧！」握緊左拳，在程小蝶指點之下，擊打幾下。

只聽一個十分尖銳聲音，喝道：「你這是幹甚麼呀？替程姑娘捶背呀？」

皇上停下手，呆了一呆，道：「你怎麼進來的！」

「那兩根門栓，怎禁咱家一掌之力，」汪直道：「你如此不肯合作，不能怪咱家無情無義，取你代之了。」

緩緩舉起了右掌。

「不得無禮。」程小蝶一躍下床，道：「你目無君上，罪該萬死。」

原來，皇上揮拳亂打，在程小蝶指點下，倒是拳拳有用，震開了程小蝶的穴道。

汪直道：「瞎貓碰上死老鼠啊！倒是被他撞上穴道了，程小蝶，和咱家說說條件如何？」

程小蝶暗中運氣調息，道：「說說看吧！」

「皇上貪色，荒廢朝政，他只想抱你上床！」汪公公道：「和咱家合作，就不用多有此慮，咱家也會借重令尊，入閣主事，妳還當妳的刑部總捕頭，怎麼樣，小女娃兒，這可是天下第一等的好事啊！」

程小蝶道：「聽起來倒是不錯，皇上呢？」

「留他下來，作個傀儡，借他之口，發號施令！」

「這樣吧！既然是留着皇上不殺，何不把朝政還給他呢？」

「還給朝政大權，咱家又做甚麼呢？」

「作你的太監，你這份獨門生意，」程小蝶道：「別人也沒有法子搶啊？」

汪公公怒道：「你敢戲耍咱家，先拿命來。」一掌拍程小蝶。

兩個人展開一場搶爭先機的惡戰。掌風指影，在皇上身邊閃來轉去。

皇上站起身子向外走，庭院中打得更厲害，刀聲霍霍，金鐵撞擊，小雅兩支匕首，獨鬥四個黑衣人，殺得難解難分，兩個小太監站在一側掠陣。

皇上不敢走了，只好退入廳中坐。

汪公公的武功之好，大出了程小蝶的意外，惡戰非常激烈。

事實上，汪直已打得心驚膽顫，忖道：「這個丫頭如此扎手，不能把她置於死地，今日將一敗塗地了。」

杜望月果然機警，發覺梧桐宮中多了兩個身着黑衣的廠衛，竟然不再搜查。

他心中明白，找不出韓貴妃無法交代，找出韓貴妃，很可能送了她的性命。

他心中疑惑的事，似乎正在逐步得到証明。

坐候了一陣，不見程小蝶來，杜望月坐不住了，暗道：「難道總捕頭眞的被皇上抱上了床？」站起身子，道：「于兄，小文姑娘，咱們去接應總捕頭。」

「接應？」于承志道：「總捕頭會有甚麼麻煩？」

不能說怕被皇上抱上床，只好隨口說道：「也許宮廷有變。」

還眞是歪打正着，趕到時，小雅已陷入危境，她獨鬥四人，只殺得香汗淋漓。

小文嬌叱一聲，首先衝了上去，接下了兩把單刀。

于承志向裏闖，却被兩個守在門口的小太監留了下來。

杜望月一掌震開一扇門，却見皇上坐在廳中發楞。

汪直和程小蝶，已經從卧室打到正廳，近身之搏，掌指全攻向對方要害。

杜望月衝入發兩拳，道：「總捕頭，要不要回去？」

「快些回刑部，召岑、吳二位，要他多帶一些高手入宮勤王，太監汪直造反，控制了整座宮廷，順便告訴程尙書，要他連絡兵馬司調動大軍，圍攻東廠。」

杜望月道：「這種事，總捕頭辦起來才快，何況，你的兵刃也未帶在身，這裏交給屬下就是。」

程小蝶也不再爭，退下來，一把拉着皇上，道：「這裏即將有一場血戰，你是九五之尊，要避開鋒鏑，先跟我到刑部去吧！」

事實上，目睹惡戰，皇上早已沒了主意，只好聽姑娘安排。

程小蝶把皇上拉到刑部，嚇壞了刑部尙書程硯堂，一面傳聖諭，邀請吏、兵、戶、工等各部尙書齊聚刑部面聖，一面傳令五城兵馬司，調動大軍勤王。

程小蝶約請了白雲觀的四大護法助戰，也請譚文遠率領鏢師助拳。

高手衆多再加上大軍圍攻，東廠很快被清剿一空，但捉到的，都是三檔頭和廠衛，幾位大檔頭、二檔頭竟然都逃出重圍。

他們都是江湖高手，兇狠狡猾，輕功卓絕，但最大的原因是程小蝶有意的放縱，她不想這時刻有太大的傷亡，但元凶汪直沒有放過，生擒後，交給皇上發落。

韓貴妃沒有被殺，眞面目就是水仙，整個的案件是韓貴妃自己的計劃，她發覺宮廷危機，就和皇上商量，要找一個取代汪直統率東廠的人，她犧牲了一個忠心的女婢，想不到皇上大意失荊州，竟然眞的造成了東廠追殺韓貴妃的兇險，皇上心中不相信汪直會反，只覺得這是滿好玩的設計，他們選中了程硯堂之女，皇上的心願是，想把程小蝶抱上床。

但韓貴妃却被嚴密搜殺，不敢再和皇上連絡，就這樣斷了線，幸好她遇上了族人羊古，安排李代桃

僵，冒充水仙，水仙本人也很美，不用心很難看出來，但她發覺身上佩帶祖傳的紫竹令，是全眞教主的遺物，又找上了白雲觀主幫忙。

羊古嗜賭，幾乎洩隱密，被東廠的高手殺死，以後的事，全是白雲觀主的策劃，但韓貴妃堅持要考驗一下程小蝶和四大捕頭的武功，不肯正面相見，白雲觀主只好安排一場鏢車南下，引出廠衛追襲，他只是暗中導引，讓程小蝶步入設計，果然程小蝶一舉殲滅了東廠的一半實力。

汪直情急翻臉，控制皇上和宮廷，但却一直查不出韓貴妃的下落，韓貴妃在皇上避到刑部時，才正式抖出身份，和皇上見面，皇上握着貴妃之手，垂淚道：「朕未能依照愛卿的設計執行，幾乎害了卿家，也幾乎丟了江山，幸好朕想到了白雲觀，親自去找觀主，以一枚久存宮中紫竹令，要他們出手鋤奸，却未料到程姑娘竟是智勇雙全，窺破奸計，救朕出來。」

韓貴妃笑道：「雨過天晴，往事可鑑，你要好好的振作起來，用忠臣，遠奸佞，也不枉我們經歷了這一場兇險。」

「朕已決定，放出楊尚書，讓他入閣主事，把法權交給程尚書，也請程姑娘留任總捕，朕也將關心國事，和楊、程兩位卿家，共同治理，宮中事就由卿家和皇后商量辦理，再不能讓太監專權。」

韓貴妃道：「元朝的亡國恨事，都因爲幾代朝廷貪愛美色，不理朝政，希望皇上別再步上覆轍。」

皇上笑一笑，道：「程姑娘妳可以放心了，朕收妳作義女，給你公主兼天下總捕的名銜。」

「好是好，但韓貴妃太年輕了，這乾娘的稱呼，我可叫不出口。」

「我們各交各的，」韓貴妃道：「你是皇上的乾女兒，是我的手帕交，現在朝中沒有大動亂誘因，只要能讓民間怨有訴處，心無積忿，大明朝還可以太平一陣，這就要借重程姑娘和四大捕頭了。」

「臣妾會全力以赴，也會加深各地刑捕工作，使民間沒有積忿，沉冤。」

四大捕頭齊躬身，道：「總捕的才慧、魄力，我們都很敬服，回到屬地之後，也將加强緝捕行動，以除盡盜匪，斷去惡源。」

白雲觀主道：「貧道的痛苦是，只能作，不能說，祖師爺的紫竹令已收回，此後，再不會把白雲觀牽入江湖的恩怨中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西莊內聚集各派英雄正在慶賀，石破衣來報告敵人將會傾巢而出，丁天仁等聽了分配各位嚴陣戒備。二更時分，果見武林聯盟的總護法及副總護法帶了八個人向觀音閣而來，一隊大道教的人馬也來了，一直未現眞面目的錦袍老者却已認出大道教教主原來是隱跡十餘年的百變老人，百變老人是被雪山派的隗通天收羅去，自己在幕後指揮一切……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玉辟邪

咎由自取封雪山　沉冤得雪復峨嵋

「哈哈！」聞人博這回不怒反笑，深沉的道：「你果然不是王紹三，大道教是武林聯盟支持的，你挑撥並沒有用……」

說到這裡，聲音突然轉厲，喝道：「歐陽生，你把這小子拿下了。」

「哈哈！」丁天仁也發出一聲清朗的長笑，舉手又從臉上緩緩揭下一張面具說道：「聞人博你說對了，我當然不是王紹三！」

他這次揭下面具，果然換了一張面孔，那是一個劍眉朗目的少年。

聞人博方自一怔，這少年好生面熟。

歐陽生已看得身軀陡震，駭異的道：「你會是丁天仁！」

丁天仁傲然一笑道：「副總護法，沒想到吧？」

聞人博大聲道：「快把他拿下，這小子來歷不明，嫌疑重大……」

他喝聲出口，四位護法自然一齊圍了上來。金少泉、白少雲、王小七、金蘭、宋青雯、易雲英、葉青青、小紅等八人也一起搶了過來。

宓無雙朝歐陽生躬身一禮道：「副總護法，丁大哥說的今晚之事，你老最好置身事外。」

歐陽生道：「宓無雙，妳敢背叛盟主？」

宓無雙道：「副總護法待會自知。」

丁天仁在聞人博喝聲出口，已經一步欺到他面前，喝道：「聞人博，你已在我『天絕指』下，喪失了五成功力，現在是丁某要把你拿下的時候……」

口中說着，抬手一指點了過去。

聞人博沉哼一聲道：「老夫就是喪失五成功力，對付你還是綽綽有餘。」

他畢竟是積數十年修爲，功力深厚，方才經丁天仁兩次以「天絕指」襲擊他「血阻」、「斬命」二穴，破去了他四五成功力，但還有五六成功力，江湖上能够接得下來的，還是寥寥可數，這時丁天仁自己送上來了，這機會如何肯放過，右手揮掌迎着拍出，同時身形側進，左手五指箕張朝丁天仁肩頭抓來。

丁天仁使的五行門「截經手法」，但一指點出，陡覺一股奇寒徹骨，令人窒息的巨大內勁朝身前湧來，心頭暗暗一驚，急忙朝右閃出。

那知這一着正好落在聞人博的估算中，身形堪堪閃出，聞人博五指如鈎，好像等着你一般，一下朝肩頭抓落。

這一下奇快無比，丁天仁閃出來的人讓無可讓，急切之間，左肩一沉，上身疾轉，右掌如刀，往上斜削出去。

這一掌他臨時出手，根本毫無招式可言，雙方這一來一往，何等迅速！爪掌甫接，但聽聞人博一聲沉哼，往後疾退，駭然道：「劍掌！」

原來這一接觸，他五指箕張的左

手，宛如被利刃削過，齊腕斷落！

這下連丁天仁也看得驚楞住了，自己無意之中使出醉老哥哥的「劍掌」，居然會比眞劍還要鋒利！

聞人博左掌被削，迅快止住鮮血，他五十年來，人稱雪山金甲神，連少林、武當都不放在他眼裡，今晚一夕之間，不但被丁天仁以「天絕指」破去五成功力，又被他以「劍掌」削斷左掌，怎不叫他怒火迸發，口中暴喝一聲，身形急撲而起，右掌揮處，一道奇寒徹骨的「寒冰掌」風，宛如泰山壓頂般朝丁天仁當頭劈落。

丁天仁不敢絲毫怠慢，身形連旋，迅速從身邊取出紫虹劍來，他除了峨嵋派的「光明劍法」，只會一招「鴻濛一劍」，此刻已來不及使展，立即長劍一揮，展開「光明劍法」。但見一片紫光護住全身，把聞人博一記又一記掌風擋在劍光之外。

這時金少泉、白少雲、金蘭、宋青雯、易雲英、葉青青、王小七、紅兒八人，攔住四位武林聯盟的護法，也動上了手。

只有溫九姑獨自坐在椅上連站也沒有站起來。

宓無雙站在副總護法歐陽生面前，剛說出：「副總護法待會自知。」

歐陽生耳邊已經接着有人細聲說道：「小子，你不相信？三十年前，玄陰教倡亂，終於覆敗，我老人家不看在你死去的師父份上，才不會打你一個耳光，你能逃過一劫？不想你小子三十年後，又跟着聞人博作起亂來，今晚我老人家已經不想再打你耳光了。」

這話不是「傳音入密」，而是有人在耳邊細聲說着。

歐陽生陡然一驚，三十年前玄陰教被各大門派圍剿，情勢危急之際，自己耳邊就是有人罵了句：「沒出息的小子，去吧！」當時但覺臉頰上被人重重打了一個耳光，一個人竟被打得飛出二十幾丈，落到重圍之外，才逃過一命。

三十年來一直想不出這個打自己耳光的人是誰？此時驟聽這人說「不想再打自己耳光」，急忙向空拱手道：「多蒙前輩指點，歐陽生立即退出這場是非，只望能見前輩一面。」

大廳雖大，但除了動手的人之外，廳上只有坐着的溫九姑和站在自己面前的宓無雙，再也沒有半個人影，也沒人再細聲說話，心知這位高人不願和自己見面，當下朝宓無雙頷首道：「無雙，妳說得對，老夫不但應該置身事外，更應該從此絕迹江湖才是。」

說完，飄然朝廳外走去。

宓無雙沒想到石老哥哥（她也叫他老哥哥了）教自己說的兩句話，果然會把副總護法勸走了，心中暗暗稱奇不止！

溫九姑坐在椅上，就是要等歐陽生走了才出手，這時倏地站起，揚手道：「好了，大家可以停手了。」

＊　＊　＊

大道教主百變道人率同三手眞人谷非凡和教中七名高手，原是隨着武林聯盟總護法聞人博一行人之後，就在離西莊半里光景的一片樹林前面停了下來。

那知過了差不多半個時辰，依然不見甚麼動靜。

大道教主坐在車上，漸感不耐，哼道：「聞人博四十年前就人稱雪山金甲神，不知他怎麼辦事的？西莊不過幾個後生小子而已，還拿不下來？徒兒，咱們過去。」

谷非凡答應一聲，走在車前領路，四名道人推着敞篷車朝西莊大門而來！

西莊，依然黑沉沉的，不見一點燈火，也不聞一點人聲！

百變道人看得暗暗奇怪，心想：「以金甲神聞人博的一身修為，還有他護法堂的五大高手隨行，不可能會毫無動靜，就被人家吃掉。」一面抬手道：「徒兒，你上去，叫院主金贊臣出來見我。」

三手眞人應了聲「是」，朝前走了幾步，凝足內力，朝莊上喝道：「西莊莊丁聽着，快去通報你們院主，就說教主金駕蒞臨，叫院主快出來迎接。」

他這話是以內力傳出，即使不是黑夜裡，也可傳出老遠。

就在他話聲甫落，過沒多久，就見西莊大門門樓上一排排出二十四盞氣死風燈，登時把大門前面十丈左右照得如同白晝，這時，中間兩扇大門徐徐開啓。

從大門中匆匆迎出來的是院主金贊臣，稍後則是總管任貴和副總管宋青雯。

金贊臣看到敞篷車上大道教主，慌忙在階下躬身道：「屬下不知教主蒞止，有失遠迎，罪該萬死。」

百變道人沉笑道：「院主不用客氣。」

當下就由金贊臣陪同，進入大廳，一行人也相繼入內。

已在廳上等候的六位老護法大涼劍派封雲山、自流井金長生、劍門山白雲生、成都歸耕雲、青羊宮景雲子、九頂山張述古等人，一起起立行禮。

百變道人朝他們頷首答禮，在上首落坐，目光轉動，問道：「方才武林聯盟的總護法聞人博不是進來了嗎？」

金贊臣忙道：「回教主，屬下風聞武林聯盟近日將大舉來犯，所以要任總管嚴飭所屬，入夜之後，熄去燈火，全面戒備，到目前還沒有發現敵人踪影，教主只怕是傳聞失實……」

「哈哈！」百變道人大笑一聲道：「金院主，你錯了，大道教和武林聯盟，都是由雪山派隗掌門人支持的，本來就是一家人，如有誤會，也只是雙方不知情的人所引發的。貧道說的聞人總護法一行人進入西莊，乃是剛才之事，你們怎會一無所知？」

金贊臣惶恐的道：「屬下眞的一點都不知道。」

總管任貴（丁天仁）忽然咦道：「聞人總護法一行人莫非夜闖莊院，已被拿下了？」

金贊臣點頭道：「這有可能，你快去查查。」

百變道人大笑道：「聞人總護法，歐陽副總護法等人，會被你們拿下了？」

丁天仁可沒理他，回身朝廳外喝道：「你們快去叫李長發、何祥生前來。」

不多一回，接待管事李長發（金少泉）、管理莊丁管事何祥生（白雲生）急步走入，兩人身後還跟了六名勁裝莊丁，則是金蘭、宓無雙、易雲英、葉青青、王小七和紀效祖。

金少泉、白少雲二人朝丁天仁抱抱拳道：「總管傳呼，不知有何差遣？」

丁天仁問道：「方才據大道教主說，武林聯盟總護法聞人博率領護法堂高手，方才曾進入咱們莊中，不知可有其事？」

金少泉道：「有，方才確有武林聯盟總護法聞人博、副總護法歐陽生，率同護法堂四名護法、二名隨從，潛入本莊第一進左首第一區。」

丁天仁問道：「你如何處理了？」

金少泉道：「屬下已把他們拿下了。」

這話聽得大道教教主心頭暗暗奇怪，憑聞人博等人的武功修為，會被這小子拿下了？

丁天仁微慍道：「你怎不向我報告？」

金少泉道：「來的只是武林聯盟區區一個護法堂，由屬下把他們拿下就好，些許小事，怎好驚動總管？」

丁天仁忽然仰首發出一聲得意的敞笑，點頭說道：「你說得對，區區幺魔小醜，何用本座出手，由你們料理了就好。」

百變道人現在注意的不是院主金贊臣，而是這位任總管了！

他不注意還好，這一注意，發現這位任總管和他手下的這些人，竟然臉上全戴了面具，試想總管、管事，並沒有理由要戴上面具，掩飾身份，那麼這些人要戴面具的理由，就是已經不是本人了。心念這一轉，立即以「傳音入密」朝三手眞人谷非凡道：「徒兒，把任總管拿下了。」

三手眞人一語不發，走近丁天仁身邊，右手疾出，五指如鈎，朝丁天仁左肩抓落！

丁天仁那聲敞笑和托大的口氣，本來就含有向百變道人挑釁之意。試想連院主都不敢在教主面前大聲說話，任貴（丁天仁）只是西莊院主手下的一名總管，竟然敢在教主面前大聲敞笑，旁若無人的大言不慚，對教主豈不是大不敬？

丁天仁是有意要讓百變道人親自責問自己，這樣就可以從金贊臣手中把他轉到由自己來對付他的目的了，怎知話聲甫落，左首微風一颯，谷非凡一言不發朝自己肩頭抓來，心中一動，上身倏地右轉，左掌如刀，朝他抓來的五指削去。

這一記只是臨時封架之勢，根本沒有招式可言！

三手眞人看得暗暗冷笑，憑你這一記單掌，如何擋得住我的擒拿手法，豈不變成自己送上來的了？

就在這一瞬間，掌指乍接，他勾曲如爪的五指突然一陣劇痛，急忙後退一步，低頭看去，但見自己左手食、中、無名三個指頭，各被削去了一節，血流如注，心頭暗暗吃驚，忖道：「小子原來掌中藏有利器！」

他急切之間，一面運氣閉住三指經絡止血，右手抬處，嗆然發劍，口中厲喝一聲：「小子看劍！」聲出劍到，一支雪亮的長劍已經刺到丁天仁胸口。

丁天仁微哂道：「憑你還傷不了我。」

左手抬處，手掌直竪，迎着刺來長劍斜削出去。

三手眞人看他用肉掌朝自己劍鋒削來，心頭更是驚疑不止，這小子除非是瘋子，否則怎麼會用肉掌朝自己鋒利的劍刃上迎來，他是不要這隻手掌了！

這樣也好，方才他暗使利器削斷自己三指，這回正好斬下他一隻手掌來！

思念未已，直刺的長劍和橫削而出的手掌很快就接觸上了，耳中聽到嗆然劍鳴，同時手上也感到驟然一輕，急忙低頭看去，自己一柄百煉精鋼的長劍竟然被對方手掌齊中削斷，斷處光滑如削，分明是被利器削斷的了：「他左手果然暗藏斷金截鐵的利器！」一時怒火迸發，喝道：「小子……」正待撲起！

坐在敞篷車上的大道教主百變道人緩聲喝道：「徒兒你退下來，為師有話問他。」

三手眞人谷非凡只得依言退下。

百變道人目注丁天仁，徐徐說道：「任總管，你剛才使的『劍掌』神功，是跟誰學的？」

丁天仁岸然而立，反詰道：「你說呢？」

百變道人驚訝的道：「劍掌，你會是醉翁的傳人？你師父還在不在？」

丁天仁道：「他是我老哥哥，不是師父，老哥哥遊戲人間，健康得很。」

百變道人愈聽愈奇，說道：「醉翁歐陽休會是你老哥哥？」

話聲甫落，鼻中聞到一陣濃重的酒氣，耳朵邊同時有人嘻的笑道：「這有甚麼稀奇？他是我小兄弟，我自然

是他老哥哥了。」

百變道人心頭驀地一驚，失聲道：「你眞是醉翁？」

耳邊那細聲輕笑道：「一個醉老頭還會有假的，老道士，你也算是一派宗師，別再受人利用，當甚麼教主？」

四十年前，百變道人遠上少林寺，以「百變神功」摹倣少林寺第一號絕藝「光明拳」，第二號絕藝「般若掌」，把少林寺方丈、長老看得目瞪口呆，無人能出其右，他大笑而去，再找上武當山，當着武當掌教，表現了一手「太極神功」，武當掌教也自歎弗如。

就在他趾高氣揚，走下武當山麓，却遇上一個喝醉了酒的老頭，說他「百變神功」擅於摹倣各門各派的功夫，却摹倣不了他的掌功。

百變道人說：只要你演變一遍給我瞧瞧，我一定使得出來。

醉老頭右掌一翻，把數丈外一棵碗口粗的柏樹砍斷下來，再一揚手，截了三尺長一段樹幹，招了下手，那段樹幹忽然淩空飛來，這回他右手連連向空作勢，不知他在做些甚麼，直到那段樹幹筆直落到面前，豎立地上，才朝百變道人道：「你不妨過來看看。」

百變道人依言走近，看不出甚麼來，醉老頭笑道：「你吹它一口氣試試？」

百變道人心下奇怪，就朝那段樹幹吹了口氣，那段樹幹忽然倒散開來，變成無數支三尺長，粗細如一的木筷。

醉老頭笑道：「我方才發了九掌，一共是九九八十一支木筷，你數數看對不對？你道士精擅『百變神功』，也依樣畫葫蘆試試看？」

百變道人自知不如他遠甚，連忙稽首道：「老施主神功通玄，貧道微末之技，怎敢在老施主面前獻醜？」

醉老頭點頭道：「你總算還有自知之明，其實各家功夫，各有專精，『百變神功』縱能摹倣得維妙維肖，却無法得其神髓，許多人只是被你唬住了而已！」

百變道人被他說得汗顏無地，稽首道：「多謝老施主教誨，貧道今後不敢再以此自炫了。」

等他說完話，面前的醉老頭已經不知去向。

百變道人經過這番教訓，才知自己遇上的竟是武林四奇之一，以「劍掌」聞名的醉翁歐陽休，自是銳氣大減，有不再重出江湖之意。恰好在他心灰意懶之際，遇上雪山派的隗通天，堅邀他去雪山盤桓，就這樣被雪山派羅致了去，當上最高護法，又慫恿他成立大道教，擔任教主，實則是雪山派支持的傀儡而已！

百變道人忽然站起身，神色恭敬，向空稽首道：「老施主兩次指點迷津，貧道至爲感激，自當立即解散大道教，從此不出江湖。」

說完，大袖一揮，說道：「徒兒，咱們走。」

* * *

現在已經五更天了，東方漸漸透現魚肚白！

觀音閣前進大殿左首的客廳上，端坐着雪山派掌門人隗通天，他計算總護法和百變道人進入西莊，已經將近一個時辰了，竟會沒有消息！

難道西莊會是虎口，進去的人全被老虎吞了？

天色已經大亮，兩撥人依然沒有回來，連消息也沒有一點。

通天教主隗通天漸感不耐，不，他早就等得不耐煩了，這時虎的站起身來，沉聲道：「走，大家跟我到西莊去。」

現在已經是大白天了，晨曦初昇，大地上一片光明！

西莊，依然十分寧靜，大門緊閉，但門前站着的兩名莊丁，好像無所事事，有時還走來走去的，顯得無聊！

這一切，那麼安祥，那麼寧靜，好像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通天教主隗通天坐在白玉輦車上，看得也暗暗感到驚異，憑師叔雪山金甲神聞人博率領的武林聯盟護法堂高手，加上大道教主百變道人率領的大道教高手，要把西莊夷爲平地，也易如翻掌，怎麼會西莊安然無恙，兩撥高手却杳無音訊？

照這情形看來，西莊果然有高人主持，專門和雪山派作對了！

隗通天越想越怒，兩道濃眉微微一攏，正待出聲，瞥見西莊中間兩扇大門徐徐開啓，從裡面走出一行人來。

爲首的正是西莊院主擎天手金贊臣，接着是自流井金長生，劍門山白雲生，歸雲莊歸耕雲，大涼劍派封雲山、成都青羊宮景雲子，九頂山八角廟張述古等六位老護法。另外還有兩人，一個是同字臉，年約五旬的老者，一個則是身材苗條的青衣姑娘，他們却是四川唐門掌門人唐承祖，和他唯一的掌上明珠唐輕雲。

唐承祖是丁天仁向大道教主查詢之後留下來的，他被溫如春迷失心神，撥給大道教擔任護法的，現在有溫九姑在這裡，很快就給他解除迷葯，清醒過來。唐輕雲得到消息，迅快從地室奔出，父女重逢，如同隔世，不在話下。

金贊臣目光一掠，拱拱手道：「隗掌門人果然大駕莅止，在下和諸位道兄已經恭候多時了。」

隗通天冷然道：「金院主消息倒是靈通得很！」

金贊臣道：「武林聯盟總護法和大道教主等人都已幡然醒悟，不再爲虎作倀，受人利用，隗掌門人自然只好親自出馬了。」

隗通天怒喝道：「你說甚麼？」

突聽東首响起一個嬌柔的女子聲音接口道：「金院主說的還不够明白嗎？」

隨着話聲，東首一片樹林間，出現了一頂白色軟轎，由四名灰衣大脚婆抬着走出，接着又是一頂白色軟轎，後面則是二十四名一色青綢勁裝，背插雙劍的苗條少女。

這一行人才一出現，頓時香風縹緲，令人眼花撩亂！

她們正是巫山神女宮宮主秦楚雲、師妹白素素，護轎四煞和二十四名宮女，天下武林中最美麗的隊伍。

這時西首也同時出現了一行人，那是由巢湖蒙叟爲首的長江盟的人，計有荊門山主季傳賢、潛龍于千里，排教總柁主羅長發，笑面屠夫束大成，陰世秀才文中秀、黑手神赫連天等人。

隗通天巨目朝左右一掠，仰首向天發出一聲裂帛的大笑。

金贊臣冷然道：「隗掌門人何事大笑？」

隗通天嘴角噙着一絲冷笑，嘿然道：「就是你們這些人，也配和我作對？」

「難道還不够嗎？」

聲音從輦車後面傳來，但隗通天聽得出來，這句話說得不响，却鏗鏘有力，內勁十分雄厚，顯然是一位一流高手，一時想不出此人是誰？不覺轉身望去。

這一陣工夫，原來在輦車後面五丈遠處，已經一排站了十幾個人，從右邊算起，那是溫九姑、紅兒、桂花庵主和她六名女徒。然後是丁天仁、金少泉、白少雲、王小七、金蘭、易雲英、葉青青、宋青雯、宓無雙、紀效祖、和崆峒五矮、苦竹二女，兩組人合在一起。

丁天仁已經恢復了本來面貌，稍稍站在衆人前面，說話的就是他。

隗通天只覺這少年十分面熟，好像在那裡見過？正在思索之際！

鄧榮喝道：「宓無雙，妳是武林聯盟門下，還不過來？」

原來所謂「盟主門下」，都是由他一手調教的。

宓無雙雙手抱拳，說道：「回總監，弟子早已脫離武林聯盟。」

鄧榮怒聲道：「好個賤婢，你敢欺師滅祖，背叛本盟？」

宓無雙道：「總監這話就不對了，弟子是武林聯盟『盟主門下』，但盟主是誰，大家都沒見過，除了由你總監督促練武之外，既沒有師，更沒有祖，武林聯盟其實只是倡亂武林的野心份子而已，我既然認清了武林聯盟的面目，故而要脫離武林聯盟，既已脫離，那就不是武林聯盟的人了，也就按不上甚麼背叛罪名了。」

鄧榮聽得怒極，大喝一聲：「我劈了妳這賤婢！」

揮手一掌，凌空朝宓無雙迎面劈去！

他這一掌在盛怒之下出手，使的乃是雪山派的「寒冰掌」，因而掌勢甫揚，一道令人窒息的奇寒掌風，就如驚濤拍岸，湧撞過去。

丁天仁心頭一驚，匆忙之間，正待發掌，突聽耳邊有人細聲說道：「他使的是寒冰掌，正面接不得，你不是學會了老哥哥的劍掌嗎，不會從橫裡給它一掌，不就把他掌力攔腰切斷了嗎？」

聲音入耳，丁天仁那還待慢，趕緊揚手發掌，朝鄧榮掌風中間橫截過去。

鄧榮是雪山派的第二高手，這一記「寒冰掌」掌風勁直，粗壯得足有七八尺寬闊，宛如一道風龍，這時經丁天仁一記「劍掌」，攔腰截斷，前面一段掌風，因爲後繼無力，立時消散於無形，後面一段掌風撞上橫亙的劍掌，宛如一道無形氣牆，一下截住去路，奇寒氣流，只好向兩旁宣洩而出！

鄧榮發覺不對，要待收掌，已是不及，心頭驀然一驚，目光一下朝丁天仁投去，只覺這年輕人極爲眼熟，好像在那裡見過，口中嘿然道：「鄧某教訓叛徒，爾是何人，膽敢出手阻撓？」

丁天仁淡淡一笑道：「叛徒？宓姑娘不是說得很清楚了嗎？她既非雪山派門下，沒師沒祖，那來的欺師滅祖？她是參加過武林聯盟，但看出武林聯盟只是少數幾個妄想征服武林的野心份子的組合，她不想參加了總可以吧……」

「小子找死！」鄧榮嗔目大喝一聲，揮手一掌直劈而出。

丁天仁少年氣盛，朗笑一聲：「好！」同樣右掌一豎，迎着劈出。

就在此時，耳邊响起石破衣的聲音「嗨」了一聲道：「寒冰掌只能橫截，不能和他直劈。」

聲音入耳，但覺自己身子被一股無形大力托起，向左移開了八尺光景。

但他劈出去的一記「劍掌」，一道劍氣森森的無形掌風，却已和「寒冰掌」掌風接觸上了！

「劍掌」，原是「無形劍炁」，這時但聽半空中响起一聲細長的「嗤」聲，宛如裁紙一般，把鄧榮一道堅實勁直的「寒冰掌」風力，從中剖開，勢如破竹般一路切入，直剖過去。

鄧榮自從練成「寒冰掌」以來，從來也沒遇上這樣的怪事，對方一記掌風，竟然會把自己的掌力從中間剖開，方自一怔之際，耳中已响起大師兄的聲音：「這是劍炁，還不向旁閃出？」

一時無暇多看，急忙一個飛旋，向左閃了出去。

隗通天目光如電，沉喝道：「小友叫甚麼名字，是那一門派的人？」

丁天仁朝他笑了笑道：「在下峨嵋

門下丁天仁，咱們在伏虎寺見過，隗掌門人是否記得？」

「哈哈，對了！」隗通天臉現鬱怒，大笑一聲道：「因為峨嵋封山，所以你處處和本盟作對，就算你眞是丁天行的兄弟，今天也一樣饒你不得！」

他坐在白玉輦車之上，安然不動，只是抬了下右手，大袖朝前拂出。

就在他大袖拂起的同時，微風不驚，丁天仁的身前已經多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如何來的，廣場四周有這許多高手，沒有一個人看清楚了，連隗通天、丁天仁也沒看清楚，只覺眼前一花，兩個人就並肩擋在丁天仁身前了。

隗通天右手大袖一揮，使出來的一記「寒極神功」，也被兩個人這一擋，全擋住了。隗通天心頭猛然一驚，雪山派三百年來只有自己唯一練成的「寒極神功」，不見兩人有任何動作，只是拿身子一擋，就像屏風一般，把含蘊了六七成「寒極神功」的一記袖風給全擋住了，這兩人一身功力，豈非已入化境？

這以身擋住隗通天「寒極神功」的兩人，正是先前攔着白玉輦車，自稱是「空城計裡兩個小卒」的兩個灰衣老頭！

他們連「寒極神功」都傷不了，那麼方才一記流雲飛袖自然更傷不了他們了。

隗通天目注二人，冷然道：「二位究竟是何人，是來向雪山派尋釁的了？」

他是雪山派掌門人，和他作對，自然也就是和雪山派作對了。

兩個灰衣老頭依然脅下挾着掃帚，雙手籠在衣袖裡，聳肩縮頭，一副猥瑣模樣，那像甚麼武林高人？

左首一個笑嘻嘻的回頭看了丁天仁一眼，說道：「他是小老兒的小兄弟，也是小老兒的半個徒弟，你是雪山派三百年來唯一練成寒極神功的人，被你袖風吹過，就會把人連五臟六腑都冰凍了，你向我小老兒半個徒弟兼小兄弟的下手，小老兒那得不管？」

從他口氣聽來，他該是醉翁歐陽休了，既是丁天仁的老哥哥，又傳了丁天仁「劍掌」，半個徒弟也說得過去，只是他臉上敢情易了容，是以笑起來都有些不大自然，也沒人認得出來。

其實醉翁歐陽休，又稱磨劍老人，又叫老酒鬼，時以化身出現，江湖上又有幾個人眞正見過他？

站在右首的灰衣老頭在左首老頭話聲甫落，就搶着道：「咱們並沒有找雪山派挑釁來的，相反的，咱們還是雪山派的朋友，當年小隗在的時候，小老兒就去過兩次冰宮，吃過他冰糖燉的雪參雪蓮羹，咱們可以說是老朋友了。」

他口中的「小隗」，正是隗通天的父親隗槐林，上一代的雪山派掌門人。隗通天聽得疑信參半，只是目光盯注着他，沒有作聲。

右首灰衣老頭又道：「其實小老兒也並不是一定要幫姓丁的娃兒，因為他大哥有事去了漠北，臨走前拜託小老兒照顧他小兄弟，小老兒既是受人之託，就該忠人之事，就這樣也認他作了小兄弟，既然認他作了小兄弟，他的事也就是小老兒的事了，你用『寒極神功』打他，不是和打小老兒一樣嗎？所以小老兒只好挺身而出，替他擋上一擋了。」

丁天仁自然知道右首一個就是石破衣，心中暗道：「聽他口氣，是自己大哥託他照顧自己的，自己大哥？哦，他說的一定是大哥丁天行了。」

「哈哈！」一聲嘹亮長笑，像是從天外飛來，一道人影隨着笑聲，從天際遠處劃空飛來，瀉落在兩個灰衣老頭前面。

那是一個青衫飄逸的中年人士，手持摺扇，朝醉翁歐陽休、石破衣兩人拱拱手道：「二位老哥請了，在下這個小兄弟多蒙二位照顧，兄弟至爲感紉，但我丁某的兄弟，如果連雪山派的『寒極神功』都接不下來，丁某也不用在江湖行走了。」

說到這裡，朝丁天仁招招手道：「小兄弟，你放大膽子，只管去接隗掌門人一記『寒極神功』，看看我小兄弟是不是接得下來？」

丁天仁看到青衫文士，那不是大哥丁天行還有誰來，急忙迎了上去，恭敬的叫了聲：「大哥！」

隗通天一記袖風（寒極神功）被兩個灰衣老頭用身子擋住，心頭已經大感不安，今日之局，有這兩個老傢伙攪局，只怕己方已很難有勝算了。

如今又看到自空而下的青衫文士，竟然會是四十年前黑白兩道聞名喪膽的大魔頭天殺星丁天行，他竟然會是峨嵋派門下姓丁的小子的大哥，（他們當然是堂兄弟無疑）這一來，今天鐵定非失敗不可！

隗通天老奸巨猾，心念一動，坐在白玉輦車上的人，忽然站了起來，朝丁天行拱拱手道：「隗通天久耳丁大俠盛名，今日得能瞻荊，隗某深感榮幸，隗某並不知道丁少俠乃是丁大俠的兄弟，致多有冒犯，還請丁大俠諒察，今日之事，既有丁大俠蒞止，還有甚麼好爭的？雪山派承認失敗，容隗某告退。」

他打了退堂鼓。

丁天行又是一聲敞笑道：「哈哈，隗掌門人且慢！」

隗通天色厲內荏的望着丁天行道：「丁大俠還有甚麼指教？」

丁天行一指丁天仁，說道：「丁某方才說過，要我小兄弟接你隗掌門人一記寒極神功，隗掌門人和方才一樣，仍以大袖使出，毋須客氣。」

隗通天早已聽說過天殺星言出必踐，自己推也沒用，但「寒極神功」非

同小可，萬一傷了他小兄弟，他豈肯甘休，一時面有難色，說道：「現在兄弟已知丁少俠乃是丁大俠的令弟，萬一……萬一……」

他說了兩個「萬一」就不好往下再說。

丁天行微笑道：「丁某說過，隗掌門人仍和方才一樣，寒極神功以大袖使出，我小兄弟自可接得下來，你毋須顧慮。」一面朝丁天仁以「傳音入密」說道：「小兄弟，你以紫虹劍使出鴻濛一劍，即可接得下來。」

丁天仁躬身道：「小弟遵命。」

隨即從身邊取出紫虹劍來，抱劍當胸，正身而立，抬目道：「隗掌門人請賜招了。」

隗通天眞不敢相信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伙子，僅憑天殺星昔年成名兵刃紫虹劍，就能接得下雪山派傲視天下的「寒極神功」；但自己話已說在前頭，這是他要兄弟試的，萬一出了岔子，以天殺星的盛名，當着天下英雄，也決不好和自己翻臉成仇，想到這裡，又緩緩在輦車上坐下，說道：「小兄弟，你小心了！」

丁天仁因大哥說過自己一定可以接得下來，膽氣一壯，說道：「隗掌門人只管請出手好了。」

隗通天當着兩個不知來歷，武功奇高的灰衣老頭和武林中聞名喪膽的天殺星，眞還不敢出手，此時只好硬着頭皮，點頭道：「老夫那就出手了。」

他依然不敢十分使勁，大袖抬處，緩緩朝前拂出，這一記衣袖他只使了三四成力道。

但縱然只使了三四成力道：「寒極神功」豈同小可，它比起「寒冰掌」來，何止倍蓰，大袖才一拂起，一道奇寒徹骨的寒風朝前湧出，人畜草木，遇上了莫不立時會冰凍起來，當眞有天寒地凍之感！

方才他大袖揮起，立時被醉翁和石破衣擋住，丁天仁一點也沒有感覺到，這回沒有人替他擋住，一道奇寒袖風，就直逼過來，幾乎令人窒息。

丁天仁不敢怠慢，手中紫虹劍起處，劍尖左右一擺，這一動作十分簡單，但這一擺之間，立時漾起一片紫色光華，像扇面般展開，一下就把「寒極神功」一道寒流擋在數尺之外。

要知這一記「鴻濛一劍」，招式不繁，劍尖左右擺動之後，緊接着就是朝前筆直刺出。

他和隗通天的白玉輦車，相距足有六七尺遠近，就在此時，但聽一聲極其輕微的嗤然輕響，宛如一支燒紅了的利器，刺入水中一般，嗤聲從丁天仁劍上發出，直向白玉輦車響了過去。

及時也響起丁天行的一聲朗笑道：「小兄弟可以住手了。」

丁天仁只知道依樣葫蘆的使劍，聞言急忙收住劍勢。

隗通天坐在車上的人幾乎給怔住了，他雖然只使了三四成力道，但一縷紫芒射入寒流之中，快若閃電，自己右手大袖一下被刺穿了一個小孔，天下竟然會有如此厲害的劍法。

一時不禁嗒然若喪，望着丁天仁道：「小兄弟不愧是丁大俠的令弟，只此一劍，已可天下無敵，隗某甘拜下風……」一面喝道：「咱們走！」

金蘭、易雲英、葉青青、宋青雯、宓無雙、紅兒等一干女將，聽說丁大哥贏了，大家都與高采烈的幾乎叫出聲來。

就在此時，只聽遠處傳來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隗掌門人請留步，咱們還有一段樑子未了呢！」

這人只是隨口說來，聲音不響，但卻從遠處傳來，清晰如同對面說話一般，足見此人內力如何精純了。

易雲英聽得心頭一喜，悄聲道：「丁大哥，是義父！」

她義父正是丁天仁的師叔易秩然了。

隗通天暗暗攢了下眉，僅憑此人這句千里傳音，一身功力絕不在自己之下，今天，怎麼會有這麼多高手，好像約齊了來的一般！

心中想着，不覺抬目朝前看去。

只見一個清瘦的青袍老者緩步行來。緩步，是說他行走時神態從容，緩步當車，實則走得相當快速，從他話聲傳來，一個人影還又遠又小，模糊不清，不過瞬息工夫，他已經到了離輦車前面兩丈光景。

現在大家都可以看清楚了，這人臉型清瘦，兩鬢花白，頷下留着一把蒼鬚，看去不過五十左右，面含微笑，是個十分平易近人的人。

他果然是丁天仁的師叔，易雲英的義父易秩然！

丁天仁趕忙叫了聲：「師叔。」

易雲英也跟着嬌聲叫道：「乾爹！」

易秩然只朝兩人含笑點了下頭，目光就朝隗通天投去，抱抱拳道：「隗掌門人請了。」

隗通天並不認識易秩然，只是因爲丁天仁叫他「師叔」，倒也不敢小覷了他，那是因爲兩個穿灰色道袍的老頭，只是丁天仁的「老哥哥」，連天字第一號大魔頭天殺星丁天行，也只是丁天仁的「大哥」，如今這個青袍老者，却是丁天仁的「師叔」，武功自然也不會低到那裡去了！

他心頭暗暗憤怒，這姓丁的小畜生，實在可惡，這些人看來都是姓丁的小畜生約來的；但心頭儘管憤怒，臉上却絲毫不露，拱手還禮，緩緩說道：「尊駕如何稱呼，隗某似乎從沒見過道兄，不知和敝派有甚麼樑子，還請道兄見告？」

這話從他口中說出來，眞是非常客氣之至！

「哈哈！」易秩然朗笑一聲道：「隗

掌門人當然沒見過在下，但在下乃是貴派三十年來一直在通緝之人，隗掌門人不會沒有印象吧？」

鄧榮道：「掌門人，他是易秩然。」

易秩然笑道：「不錯，鄧總監說對了，貴派爲了一句傳言，就認定易某得了達摩祖師遺留的碑文，非攘奪過去不可，不但追殺了我三十年，最後還大興干戈，找上伏虎寺，逼峨嵋封山，這一段樑子全由易某而起，我能不找貴派了結舊案嗎？」

隗通天聽說他是易秩然，心頭大石終於放了下來，沉哼道：「你要如何了結？」

易秩然道：「江湖武林，勝者爲强，在下想和隗掌門人討教幾招，以決勝負。」

隗通天道：「勝了如何，敗了又如何呢？」

易秩然道：「隗掌門人勝了，易某任憑處置，如果易某僥倖獲勝，封山的就不是峨嵋派，應該是雪山派了。」

「哈哈，憑你能勝得了隗某嗎？」

隗通天接着頷首道：「好，老夫接受了。」

鄧榮道：「掌門人何用親自出手，由小弟試他幾招就好。」

丁天仁也迅快閃出，說道：「易師叔，他們既由姓鄧的出場，自然該由弟子接着了。」

易秩然一擺手道：「峨嵋封山之事，全由師叔而起，自該由師叔一力承擔，你不用管。」

目光一抬，朝鄧榮道：「鄧總監大概要試試易某是否有資格和貴派掌門人叫陣，那就只管出手好了。」

「鄧某正是此意！」

鄧榮深沉一笑道：「姓易的，你接着了！」

話聲出口，右掌一立，朝前劈來，出手第一掌就使出了「寒冰掌」。

要知「寒冰掌」雖然沒有「寒極掌」厲害，寒極掌須練成寒極神功，才能貫注到掌上，雪山派三百年來練成寒極神功的只有隗通天一人，因此才使他有統治武林的野心，但寒冰掌寒冰之氣，武林中只有練有「三陽神功」的人才能化解，一般人縱然內功精純，也無法抵禦。

易秩然倒也不敢輕視，雙手合掌當胸，凝立不動。

丁天仁看得心頭大急，右手徐徐舉起，正待使出「劍掌」，從橫裡截擊，突聽大哥丁天行的聲音在耳邊說道：「小兄弟，令師叔從西天竺回來，似已練成佛門某種神功，你不可出手。」

就在話聲入耳之際，也是鄧榮「寒冰掌」風湧到易秩然身前的一霎那間，只聽易秩然大笑道：「寒冰掌也不過如此，鄧總監還不是易某的對手，去吧！」

合掌當胸的雙手突然朝前推出。這一推不見絲毫風聲，但站在對面的鄧榮却一聲不作，一個人應掌飛起，一下跌出去兩丈多遠，經過一陣喘息，才緩緩站起身來，厲聲道：「姓易的，你……」

易秩然依然雙手合掌當胸，平靜的道：「你屢次率衆騷擾伏虎寺，易某不想和貴派結怨太深，因此只封閉了你三條陰經，如果你還有三十年可活，只要勤加修持，到時自可解開。」

這話是說，你如果活不到三十年，那就休想解開了。

隗通天想不到對方一招之間，就破解了師弟的「寒冰掌」，還被封閉了三條陰脈，自己竟會看不出他出手的路數，但師弟既已敗陣，就該自己出手了。

一念及此，不覺沉哼一聲道：「尊駕果然有備而來，哈哈，咱們那就不用多說了。」

他本來端坐在白玉輦車之上，話聲出口，突然站了起來，雙手一抖，從大袖中伸出一雙潔白如玉的手掌，猛地由上而下，朝易秩然拍來。

這一記因鄧榮前車之鑑，自然要全力使爲，把「寒極神功」貫注雙掌發出，目的自然是全力一搏，一招克敵。

易秩然遠走西域，訪求梵文，但敢情只學了一個招式，他依然雙手合掌當胸，凝立不動，直等一股不可抗拒的極寒極冷的氣流湧到身前三尺光景，合掌的雙手一放，朝前推出！

方才他和鄧榮對掌之時，一下推了出去，極其輕鬆，這回可不同了，他推出的雙手，好像推上千斤巨石，竟然再也推不出去，一片奇寒奇冷的氣流，雖被他擋住，但推出去的雙手，不期而然起了輕微的顫抖！

隗通天站在白玉輦車之上，雙手同樣遙遙作勢，也有輕微顫抖之感！

雙方居然相持不下，易雲英悄悄走上，來至丁天仁身邊，擔心的道：「丁大哥，乾爹他……你看怎麼辦？哦！」

話未說完，只聽耳邊響起醉翁的聲音，嗨了一聲道：「小妹子，妳眞是的，老哥哥不是教了妳一記指法嗎，給他一記，不就結了。」

她「啊」了一聲，不待丁天仁回答，身形輕轉，一下閃了出去。

丁天仁急急問道：「你做甚麼？」

耳邊響起醉翁的聲音道：「有老哥哥在，你不用擔心。」

却說易雲英閃身而出，右手揑了個劍訣，在胸前劃起一個圓圈，就在此時，突覺一股大力，從身後肩頭傳來，一下貫注到指頭，不用自己着力，就點了出去，心知是醉老哥哥暗中幫助自己，心裡自然十分感激。

「混元一炁指」有醉翁暗中輸入大力，自然一擊奏功，只見隗通天站着的人身軀忽然一震！

他和易秩然正在全力拚搏，這身軀一震，內力幾乎被擊散了十之三四，此消彼長，易秩然雙手一下朝前推出，隗通天站着的人一下朝輦車坐了下去。

顯然是易秩然勝利了，但他也贏得不輕鬆，緩緩的吸了口氣，才算平息下來。

隗通天一再失利，一張臉上不知是鬱怒還是愧憤，總之是氣白了臉，緩緩說道：「易秩然，隗某既然已落敗，雪山派從今日起，宣佈封山三十年。」說完，大袖一揮，喝道：「回山。」

一行人擁着白玉輦車像旋風一般飛馳而去。

丁天行、易雲英雙雙搶出，掠到易秩然身邊。丁天仁道：「恭喜師叔，一擊奏功，峨嵋派從此不用再封山了。」

易秩然笑道：「隗通天寒極掌果然厲害，連愚叔的達摩神功還嫌稍遜一籌，不是你暗中出手，愚叔只怕還敵不住他呢！」

丁天仁道：「小侄沒有出手。」

易雲英搶着道：「是女兒給了他一指。」

易秩然奇道：「是妳！」

易雲英喜孜孜的道：「事情是這樣，女兒是奉醉老哥哥之命出手的，給了他一記混元一炁指。」

這時西莊正面的金贊臣等人和東首的神女宮主秦楚雲，西首的長江幫一干人一起迎了過來。

金贊臣朝丁天行、醉翁歐陽休、石破衣三人連連拱手道：「今天幸蒙丁大俠、歐陽前輩、石老哥三位連袂現身，最難得的還是易老哥一掌擊敗隗通天，迫使雪山派封山，挽救江湖一場浩劫，大家請到莊裡奉茶。」

玉辟邪的故事寫到這裡，正該結束了。餘下的只是男女主角情愛糾紛，那就由任他們去自由發展了。

這個故事中，最幸運的要算是王紹三和紀效祖了，他們一直被迷信丹迷失了神志，成爲丁天仁最得力的助手，最後丁天仁才給他們解葯，神志恢復清明。

王紹三道：「我還是叫王小七的好，三叔，你老也永遠是我三叔。」

他口中的「三叔」，正是化名王老三的石破衣。

石破衣到底是誰，大家誰也不知道他的眞正來歷，但大家心裡都清楚，反正他是一位前輩奇人無疑。

（全書完）



上文提要：方中天與阿紅又相聚了三天，兩人都得到最大的滿足，臨別時阿紅交給他一仟兩銀，並下達汪幫主指示叫他去上海開開眼界。方中天到了上海，見江大姐不知下落，明白乃自己累她受害，心感內疚，設法搭救。幸遇江大姐好友丁八再邀數人結夥直奔三光門尋仇，三光門舵外，方中天與于在山激鬥中，同時却出現了八臂快刀手席人鳳，不久，便傳來：門主死了……



慾海五壯士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玉人手握生殺權　私下却是可憐女

江大姐已被折騰得昏死過去了，她的一張面皮泛青色，如果不是鼻孔在噏動，還眞的和死人差不多呢！

方中天出刀如閃電，立刻削斷繩子，也不管江大姐有甚麼反應，左肩稍低便將江大姐托上肩頭。

方中天扛起江大姐，他不出大門了，這時候大門那面鬧哄哄，錢唐被殺，三光門當然會手忙脚亂！方中天從側面躍過墻，便直往河岸奔過去。

這時候快船上的幾個人急壞了，那「飛刀」丁八已包紮了腿傷站在船邊直嘟嚷。

當方中天自遠處出現的刹那間，不少三光門的人擧刀便往大門內衝。

這些三光門的人邊奔跑聲邊厲：「他奶奶的老皮，咱們亂刀砍死那狗操的！」

快船上的船老大却直叫：「收繩子，開船！」

丁八怒叱道：「怎麼，放下方爺不管了？」

船老大指着遠處，道：「丁兄，你看，方爺背着江大姐回來了。」

丁八再看去，不由笑了。

丁八若不是大腿挨傷，他早就奔上岸迎過去了！

兩個大漢跳上岸，匆忙的迎向方中天，有個大漢已高聲道：「方爺，我來背江大姐！」

另一個大漢却在解纜繩了。

方中天搖搖手，他背着江大姐到了船邊上，丁八道：「方爺，快上船！」

方中天回頭看，他喃喃的道：「怎麼那麼巧，他怎麼會覷準這時候出刀！」

他說的當然是席人鳳，他與席人鳳均是汪玉人的殺手，雖然平時少來往，那也是因爲二人的個性不一樣，因爲他二人，一個喜歡凶殘如花豹的女子，另一個却又熱愛柔情似水的美嬌娃。

方中天只不過一頓間，便扛着江大姐躍上船，於是船老大大叫着「開船啦！」

上海來的這條快船只見纜繩飛拋，船頭已往河中央轉去，刹時間船已到河中央了。

快船的帆便在這時匆匆的升起來了，幾個大漢還操槳，就怕駛得慢！

＊　＊　＊

江大姐的傷還眞嚇人，當方中天把她往艙中放下，只聽得江大姐「啊」的一聲叫，方中天吃一驚，急叫：「江大姐，江大姐，妳快醒……」

江大姐那緊閉的眼睛張開了，她似乎帶着複雜的臉色看看方中

天……

半晌，江大姐啓唇了。

「小……方……」

「江大姐，妳眞堅强呀！」

一眨着疲乏的眼睛，江大姐道：「小……方……我……堅强得……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方中天道：「江大姐，妳不會再受罪了，咱們這是回上海了！」

一邊焦急的「飛刀」丁八開口了。

丁八還帶着些許嗚咽的道：「江大姐，三光門可惡啊，把妳打成這副樣子！」

江大姐吃力的看過去，她面上有了微笑。

那當然是愉快的笑意，也許笑得太吃力了，令她忽然一皺眉。

「是你呀！丁八，我的好兄弟！」

丁八低頭，道：「江大姐，妳都是傷在那裡，容我爲妳先敷些藥。」

江大姐道：「我……體無完膚啊，丁八，且容我喝幾碗粥吧，我也不知多久未吃東西了……」

艙門口有兩個大漢聽得清，立刻取來一大碗稀飯，另外小魚乾也有一小碟！

江大姐不能用手端，方中天一口一口的餵她吃。

江大姐眞的餓慘了，她一口氣把大碗稀飯全吃完，立刻大喘一口氣，道：「我想先睡一覺，小方，我這一身傷只有到了上海找人醫了！」

方中天只得點點頭，他拉過一張棉被蓋在江大姐的身上，這才歪身坐一旁！

＊　＊　＊

方中天的雙目閉上了，因爲他也有些累，但就在這時候，船老大忽然一聲大吼，道：「不好了，三光門的大船追上來了。」

方中天一聽立刻爬出艙外，這時候已夕陽西沉了，紅日迎面照過來，萬道彩霞照射中，三桅大船破浪而來，再看看附近，船已出了杭州灣，如今是往北航行了。

方中天仔細看，果然來的三光門的船，只見大船上船頭站定幾個人，這些人手上沒拿刀，却在高聲的大叫着。

此時風大，又是逆風向，叫甚麼當然聽不到。

船老大命人快操槳，他口中還直叫道：「聽說三光門的人當年就是三門灣附近的那股海盜，這批傢伙不幹海盜，搖身一變成了江湖幫派了……快呀！」

方中天道：「不必。」

船老大道：「方爺，咱們人少他人多，動起刀來會有死傷的。」

他又指着幾個漢子，道：「方爺呀，我這裡有四個是拖家帶眷的人，他們完蛋我完蛋。」

幾個大漢在操槳了，快船刹時加速度，只不過快船雖然加速度，但後面的三桅大船滿了帆，只聽得「花花」破浪聲，刹時間就快衝上來了。

那船老大正在發急呐，三桅大船上的人聲已隱隱的可以聽到了。

方中天早就準備好了，如果大船上的人撲殺過來，他打算出手，而且一個不留。

三桅大船已繞到快船前面了，方中天也冷笑連聲，因爲他發現對方的大船頭上站定一個他認識的人，那個人不是別人，于在山是也。

于在山曾在太湖遇上過方中天與江大姐，于在山他們四個人也搶去方中天他們船上的鹵菜與魚，當然，方中天也把于在山殺傷，如今手下敗將追來，方中天當然會發出冷笑聲。

此時，對方的呼叫聲可以聽見了！

「停船，停船，咱們不是來殺人的，快停船！」

船老大對方中天道：「方爺，咱們千萬不能停，停了就上當。」

方中天道：「上當？」

船老大道：「方爺，你想想，幹過强盜的人，他們的話會是眞？騙人的呀！」

方中天在沉思，他一面看着三桅快船。

丁八過來了，他對方中天道：「方爺，船老大的話不錯，咱們不能停下。」

方中天似乎下了個決定，他對船老大道：「咱們不落帆，操槳的弟兄停下來，接近了聽他們說甚麼！」

船老大道：「方爺，你的意思是要幹了？」

他指着艙內，又道：「難道你也不管江大姐？」

方中天道：「船老大，一切由我擔待。」

船老大無奈的對他的伙計們道：「兄弟們，準備幹了，這光景逃也逃不掉了。」

他果然頂着舵，慢慢的靠近三桅大船，直到兩船相距十幾丈遠處。

方中天就站在快船船頭上，他那模樣很冷酷，誰看了也不會舒服！

「想幹甚麼？」

方中天的聲音不大，但三桅大船上的每個人都聽到了，當然船頭上的于在山更聽到了。

于在山在船頭重重一抱拳，高聲道：「姓方的，咱們追上來不是殺人的！」

方中天冷冷道：「便出刀咱們

也不怕。」

于在山道：「你姓方的厲害，咱們三光門惹你不起，只不過這個樑子結定了。」

方中天淡然的道：「就爲了這句話嗎？」

于在山道：「當然不是。」

方中天道：「姓于的，你們不應該對一個老太太動那麼大的刑，單只這件事，咱們這個結就難解得開！」

于在山道：「那個老太婆，她可眞能維護你，她至今仍未說出你是幹甚麼的。」

方中天心中一痛，他不由得看着船艙。

江大姐本來不知道他是幹甚麼，在甚麼地方，她如何會招出來？

方中天忿怒的道：「就爲了我，你們折磨她？」

于在山道：「姓方的，咱們不能替你背黑鍋，太湖龍幫在辦喪事，完了以後會找上杭州灣，姓方的，一人做事一人當，你應該爲咱們三光門撇清這種寃枉誤會吧！」

方中天一笑，道：「我便告訴你，方某人幹的就是殺人勾當……」

于在山道：「爲何人操刀？」

方中天仰天一聲笑，道：「方某不能喪失職業道德，這是我這一行的規矩，你姓于的省省力氣吧！」

于在山道：「你是個職業殺手？」

方中天道：「不錯！」

于在山道：「我最後有個問題請教，望你直言！」

「說吧！」

于在山十分愼重的大聲問：「那個刺殺我們門主的傢伙可是你們一路來的？」

「不是！」

方中天這是實話，雖然他看到是席人鳳出刀，但席人鳳必另有任務！

席人鳳與他一樣，只有接獲汪玉人的命令才會出刀！

于在山又問：「你們是同路人？」

方中天道：「他是個殺手！」

這回答是模稜兩可的，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于在山道：「可認識那人？」

方中天這才明白于在山率船追來的眞正原因，他不由得微微冷笑……

方中天大聲的道：「便認識也不會說！」

這話又是雙關語，也就是說，何況我不認識！

于在山急又大聲的道：「怎麼說？」

方中天道：「這也是咱們這一行的規矩，也等於是保護自己，姓于的，你包涵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只能告訴你，我只爲救我的江大姐而來，與那刺客是不相關的。」

于在山一聽，對方已下了結論，再問也是白搭，他立刻一聲厲吼：「回去！」

三桅大船立刻調頭往杭州灣疾駛而去，那大船上還似乎傳來陣陣咒罵聲！

方中天看着三光門的大船駛遠，他才冷冷的走回船艙中，丁八已是滿頭冷汗直流！

天一看之下，丁八的兩手各執了兩把飛刀，他是準備死守船艙門口了。

笑笑，方中天道：「咱們吃飯吧，到上海快爲江大姐醫傷！」

這時候船老大過來了。

笑哈哈的，船老大對方中天，道：「方爺，三光門好像怕你了！」

方中天道：「他們也想殺掉我。」

船老大道：「這話聽得出來，方爺，你以後多加小心了，他們會動邪念的！」

淡淡一笑，方中天道：「江湖到處是陷坑，只不過若想坑我方某人，那得憑恃些甚麼！」

丁八道：「船老大，咱們危機已過，今晚大伙喝一杯，你弄些好吃的送過來，也叫兄弟們燻燻。」

船老大雙手一拍，道：「應該的，馬上叫他們做……」

他對方中天笑笑，問道：「方爺，咱們明天就到上海，這一趟雖然凶險，可也算順利，這全是託你三爺的福，我去爲方爺弄酒來！」

方中天乾乾一笑，道：「麻煩你了……」

船老大愉快的奔到船尾，他命人快備酒，更把從上海辦來的肉也端出來了。

這一頓酒飯大家都吃得高興，船上的弟兄們更高興，因爲大伙想到那一百兩銀子便嘻笑得合不攏嘴巴，在那年頭，一個人幹上一個月也不一定會弄個十兩八兩銀子！

＊　＊　＊

快船往北行駛着，過午不久便駛進黃浦江了。

快船不再搖搖晃，穩穩當當的靠上岸，岸上有馬車，方中天陪着江大姐與丁八二人便坐上馬車往街上駛去。

丁八是個老上海，由他領着找了一家藥舖，方中天便扶着江大姐走進這家藥舖！

丁八也傷得不輕，方中天要丁八一定得把傷醫好，他取出一百兩銀票塞給丁八，又把幾張百兩銀票塞在江大姐的懷裡。

方中天剛要往外走，忽然眼睛

一亮。

「幫主，她去那裡？」

方中天只見大街上一匹白馬，馬上的人正是汪玉人，那汪玉人騎在馬上很愉快，小皮鞭不停的抖着，臉上一片光彩，那正表示她高興的心情。

是的，騎在白馬上的人正是快活幫幫主汪玉人，她的那身打扮好看極了，從頭到足尖都惹人眼光盯着看，街上的行人早就往兩邊閃讓了。

方中天拍拍丁八，道：「我出去一下，這裡由你照顧江大姐了。」

丁八道：「方爺放心吧，一切有我丁八在。」

江大姐見方中天匆匆而去，不由搖搖頭，道：「這個小方，太喜歡女人了，他大概看到剛才街上騎白馬的女人了，他呀！」

丁八道：「江大姐，方爺也算爲妳盡了義，夠了……」

江大姐道：「我並沒求他甚麼，只不過上海如今甚麼樣的姑娘都有，你也知道，便秦淮河上的女人也不敵咱們上海灘，他若要女人，我能爲他找上一百多，可是……這小方他……唉，他是怎麼想的！」

江大姐當然不會知道方中天喜歡甚麼樣的女人，江大姐也不知道方中天奔出去是爲了查看汪玉人的行踪。

＊　＊　＊

方中天走得很匆忙，當他奔到街角的時候，他這才發現不遠處有一座花園洋房！

洋房是新蓋的，有一條碎石子路繞上屋子的前門，另外還有鐵門柵，當汪玉人的馬尚未到大門口，鐵柵門便由人拉開了。

拉門的人對汪玉人十分恭敬，彎腰鞠躬差一點前額碰到地面上！

汪玉人連低頭看一眼也未曾便挾馬往那小洋房門口馳進去了。

汪玉人剛剛把馬騎到門前石板地，有兩個僕人奔上前，一個接馬韁繩，另一個取來凳子擺下面，那是叫騎馬的人墊脚下馬的。

汪玉人足踏板凳下了馬，匆匆的便往屋中走進去了。

這一切看在方中天的眼中，他迷惘了，怎麼幫主還有這麼豪華的住宅！

方中天不知道的事情還多着！

方中天只知道爲汪玉人出刀，就如同席人鳳是一樣，他二人是從不過問別的事情的。

只不過汪玉人的這一行動落入方中天的眼中，方中天便興趣來了。

方中天要弄明白，這兒還住了甚麼樣的人物。

於是方中天不走了，他找了附近一家客棧住下來，那客棧還眞巧，與這座小花園洋房正對面。

方中天的房間就在二樓面對大街，他這是特別訂的，當然他也要十分小心，因爲他明白汪玉人的武功不比他差，而汪玉人又是他的主人！

天色就快黑了，小花園洋房中却燈火大放光明，幾扇落地大窗雖然掛着窗帘，却仍有光亮透出來。

洋房的二樓也有燈光，那屋頂上的天窗也露出光亮，好像這屋子裡掛了不少煤油燈。

方中天匆匆的在下面吃過飯，便又立刻的上了樓，他吹熄了燈，靜靜的站在窗前看。

他心中想的多，這地方難道是幫主的甚麼親戚？要不然也許是她的甚麼朋友吧！

就在方中天迷惑中，忽然大門外響起馬車聲，大鐵柵門立刻又拉開了。

馬車匆匆的駛到洋房門口，只見從大車上跳下一個男人來，這人只對馬車上的人揮揮手，馬車便又匆匆的往外駛走了。

只見那人的個子很高大，披着一件外罩還發亮光，有個下人在拉門，拉門的人也在彎腰施禮。

這一切看在方中天的眼裡，他不由得更是一怔。

方中天喃喃的：「這是甚麼人？」

方中天的心中充滿了疑惑，他好像在下決心了。

人嘛，誰都會有好奇心的，方中天也不例外。

方中天果然暗下決心了，他決心要弄清楚汪玉人這地方是幹甚麼的。

方中天站在窗前足有兩個時辰，他便躺在床上睡了。

他必須養足精神，因爲當他發現對面的小花園洋房下面的燈火已熄，而樓上仍然燈火通明，他的心也動了。

方中天要弄清楚，那個高大的男人會是誰？誰能博取汪玉人的歡心？

如果他不把事情弄清楚，他就心中塞了個疙瘩，方中天爲好奇心下決心了。

＊　＊　＊

方中天在四更天將到的時候醒過來了。

他先自收拾妥當，然後推開前窗，只見大街上一片寂靜，四下裡連個人影兒也沒有！

方中天再看那座花園洋房，二樓上的燈光仍在，只不過稍稍暗了些。

於是方中天騰身躍下去了。

他施展輕功落在街上，只不過稍一頓間，便展開身法繞向對面洋

房的後面了。

方中天只一打量，兩丈高的圍牆上還貼上許多尖刺與玻璃碎片。

當然，這一切是難不倒方中天的，方中天只不過腰身微彎，他雙臂箕張便落在院子裡了。

這後院還眞巧妙，有假山、有小溪，另外也有一間灶房在右邊。

一座涼亭距離洋房五七丈遠，方中天找個高地站上去，他發現那洋房四下裡沒長廊，他騰身上了涼亭頂上，這才看到洋房的二樓頂上的那個天窗仍然打開着。

方中天心中思忖，若想窺探二樓，大概只有從那天窗邊上看下去了。

方中天打定主意，便立刻躍下涼亭，這時候天氣有些涼，似乎吹來一陣西北風。

方中天躍近洋房的側面，他看看那地方上面沒燈光，立刻揉身貼牆往上攀去。

這夜刮着西風，有風便無霜，當方中天騰身上了房子頂，才發現這種屋頂與一般洋房的屋頂不一樣。

屋頂成波浪式，屋頂上也舖着大紅瓦，紅瓦還帶着光亮，很堅實。

方中天在屋頂上稍作打量，便宛似狸猫一般弓腰塌肩往那扇天窗附近移去。

方中天心中明白，快活幫幫主的武功高不可測，自己暗中潛來，絕不能被發現，否則問題就大了。

方中天的心中有顧慮，當然也就倍加小心，他此刻連出口大氣也盡量的慢。

幾步路，他一共走了十幾步，因為他不但走得慢，而且每出一腿必需先試探之後才站穩。

他終於站在天窗附近了。

只不過當他往下面看去，只見下面的擺設很高貴，看不見裡面有甚麼人。

方中天正在遲疑，忽然傳來低呼聲，那聲音聽起來不陌生，汪玉人口中發出來的！

他對於汪玉人的聲音太清楚了。

他聽出的聲音也令他不解，那種聲音也是一種令他不覺怪的怪聲，因為阿紅到了緊要關頭就會叫出那種聲音出來的。

這便更令方中天奇怪了，他想着是不是要進到裡面去仔細的看一看！

方中天有些沉不住氣了，因為下面傳來的聲音急驟了，下面的汪玉人在幹甚麼？

不旋踵間，傳來男的喝叱聲，便在這喝叱聲裡，更傳來劈哩叭啦打人聲，汪玉人低呼救命了！

方中天全身一緊，雙目厲芒貶現，忽然他隱隱約約的發現有影像自那天窗的玻璃上反射出來了！

方中天立刻睜大眼睛看，只不過玻璃只有模糊的跳動，很難看清楚是甚麼人在下面動。

但下面動的必是汪玉人，因為汪玉人的聲音很悽慘似的，也好像求告誰饒她的命似的！

汪玉人怎麼會求告甚麼人？

汪玉人乃快活幫幫主呀！

方中天有了這念頭，他更想看個明白了，如果他沒把事情弄明白，他是不會甘心的。

如果他就此而去，他以後就不快樂了！

方中天在籌思着甚麼了。

* * *

這處傳來梆子聲，街上有人在打更，方中天仔細聽，原來已經四更天了。

方中天見那天窗撐得高，附近下面幾扇窗却關得緊，天似乎更冷了！

方中天雙手用力的攀住天窗邊沿處，他把身子一縮間，來了一個倒捲簾式，頭下足上雙手抓緊了窗沿往下面看過去，他看了三個方向之後才吃了一驚。

方中天的口也張大了。

只見下面的擺設十分豪華，一應擺設均是白色鑲金邊的發着光，除了華貴的擺設之外，有一張大床頂着山墻放，大床是白色的，但兩端却又是金色的，方中天就以為那一定是黃金打造的。

再是豪華也引不起方中天的注意，方中天不是來看這些傢俱的。

方中天的雙目已盯住床上的兩個人了。

床上的兩個人赤裸着，那女的就跪在男的身側，她雙手撫面在低泣，好像求告着男的。

再看那男的，呀，他側着身子坐一邊，不時的伸手一巴掌，偶爾再踢出一脚，他甚至還扯拉女的那頭長髮。

只要他拉得凶，女的便會低頭去吻男的，那眞是一副小婦人的難為樣子。

男的打了一陣子，忽然大腿猛一撥，便把女的撥倒在床上了！

「妳這賤婆娘，我要叫妳死去活來！」

女的把撫面的手放開，道：

「吃了我吧，郎……」

房頂上的方中天吃一驚，汪玉人變成可憐人了，她怎麼也會如此呀！

汪玉人的動作十分柔順，不論男的怎麼揍她，她都是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

她再也不是快活幫幫主的那種作風了。

她本來操着生殺大權，而她也有絕高的武功，但她却是變得如此軟弱，那樣子比個小養女還不如。

只不過方中天却明白，不少人就喜歡這種調調兒。

這時候忽見那男的和身壓在汪玉人的身上了。

眞夠狠，方中天也自嘆不如，而汪玉人却又那麼順從的迎合上去了。

方中天倒掛金鈎有些累，他雙手甩了一下子。

只那麼交替的甩了一下兩臂，忽然一件東西向他直飛過來了。

方中天一驚，立刻挺起身子來，他知道不對勁了。

「噹！」

一件東西打在天窗的玻璃上，又「叭」的一聲響……

「嘩啦」連聲中，玻璃破了，緊接着有鈴噹响聲。

方中天可不敢多停留，幾個起落間便衝出墻外面了。

他繞道奔回客棧中，於是，他又站在窗前面了。

方中天一身汗，抖抖袖子抹抹臉，隨之又睜大了眼睛往對面看。

方中天自暗中看過去是清楚的，只見對面的花園洋房中至少有七個大漢在四下裡搜查着，這些人的手上均提着刀，他們穿梭似的前後仔細搜，另外，門口又站了兩個身披白睡袍的男女，方中天一看就知道其中那個女的是汪玉人。

白天方中天見汪玉人那身打扮多迷人，尤其她騎在白馬上，更令人以為是仙女下凡塵，如今再看她那麼小鳥依人似弱不禁風的依偎在大漢的懷中，方中天還眞以為自己是不是認錯了人。

方中天很想認清楚對面那人是何許人，但他却無法再接近。

就在方中天仔細看、又看不清楚的時候，忽然有三個大漢騰身上了房。

三個人只一上了房，便分成三個方向往中央圍去，直到三個人來到那被擊破的天窗前！

三個人又四下裡找了一遍，這才又紛紛跳到地面上，這時候有個大漢提刀到門口，對那大漢也不知說了些甚麼話，那大漢把手一揮，立刻又擁着懷中的汪玉人往屋內走回去了。

花園洋房似乎又平靜了，當那落地大門又關上的時候，方中天好像自己墜入五里霧中似的，怔在窗前半天也無法動一下。

他不是動不了，而是這件事情令他想不通，幫主會那麼順從的跟那個大個子上床呀！

* * *

第二天一大早，花園洋房中便有了動靜，那是汪玉人送客人，她好像小婦人送走出遠門的丈夫似的，站在那大漢的面前，她不但不時的吻着大漢，也為大漢整衣衫，更為大漢把頭髮順着。

她，根本就是在侍候她的心愛丈夫！

* * *

這時候方中天是不敢明目張膽的站在二樓的窗前看過去的，他只能斜着一邊撥個小孔看。

於是，對面的大漢坐上馬車匆匆的走了。

汪玉人也走了。

她仍然騎上她的那匹白馬，當她騎馬出了花園洋房的鐵柵門時候，她抬頭四下裡觀望了一下。

只這麼一下，就令暗中窺探的方中天全身一震。

汪玉人緩緩策馬走了，她是往永安客棧方向去的。

方中天只一看就知道汪玉人去了永安客棧，他是不能去永安客棧的，如果他在上海碰到汪玉人，汪玉人便會對他起疑心。

他才不想找這種痲煩，他只想他的阿紅，而汪玉人在床上的那種溫柔，是他不喜歡的。

方中天喜歡女人對他又咬又抓，又吼又罵，而他也便以牙還牙的才熱鬧。

阿紅就與他是天生一對。

方中天也想到了席人鳳，他似乎知道席人鳳也是溫柔型。

席人鳳也愛女人溫柔……

只不過汪玉人又喜歡男人粗暴，如此一來，他們之間是不會發生床上那種轇轕之事了。

* * *

汪玉人走了，方中天當然也不會再住在客棧二樓了，他匆匆的下樓，付了房錢便往黃浦江邊走去。

方中天去找江大姐了，江大姐的傷……

方中天剛走到那家藥舖，只見「飛刀」丁八拄着手杖從藥舖內往外走，丁八也發現方中天了。

丁八十分愉快，他迎上前，道：「方爺，你可回來了，太好了！」

方中天道：「江大姐的傷……」

丁八道：「好多了，今天已能走動了。」

他伸手拉住方中天，又道：「走，江大姐正在思念着你吶。」

方中天道：「江大姐只要傷能好，我便也放心了，走，去見見江大姐。」

丁八在前帶路，方中天又問道：「江大姐住的地方太小了，我眞想為她做些甚麼！」

丁八道：「如今江大姐同她的乾兒子住在一起，她那個乾兒子甚麼都好，就是喜歡賭，江大姐好像也不再指望這個乾兒子了。」

方中天道：「江大姐苦了。」

丁八道：「江大姐受了傷，他

那個乾兒子却不見了，所以這抓藥的事就由我代了。」

方中天拍拍丁八，道：「那就多偏勞了！」

丁八道：「這是應該的，江大姐當年同咱們一起打天下，在這黃浦灘沒混出甚麼名堂，但却也混出個義字，方爺，即使沒有你那麼多銀子接濟，咱們也會替江大姐治好傷的！」

方中天道：「有你這些話，我便也放心了。」

二人走到一個小巷內。

方中天曾找上江大姐爲他搖船去太湖，他當然知道江大姐住在甚麼地方。

方中天與丁八還未走到江大姐的門口，忽見一個年輕人匆匆的自屋內奔出來。

年輕人手上握着一張銀票面帶笑，一口氣衝到巷口才回過頭。

這時候屋內傳出江大姐的吼聲，道：「娃兒，你不能再賭了呀，唉……」

丁八很想抓那年輕人，只是他腿傷未癒，氣得他以杖指着巷口的娃兒，叱道：「個小沒良心的，你忘了你是江大姐把你從街邊撿回來的呀。」

只可惜那年輕人早已跑走了。

方中天見那年輕人頂多不過十七八，怎麼會染上賭，他爲甚麼要賭？

方中天搖頭了。

方中天從未聽江大姐說過他還收了個乾兒子。

丁八拉住方中天，道：「別管他了，早晚叫他死在先施賭坊算了。」

先施賭坊，方中天心中一緊，因爲先施賭坊乃是快活幫的堂口，原來江大姐的娃兒是在先施賭場賭，這件事如果他不爲江大姐出手治一治，他眞的對不起江大姐了。

方中天心中如此想着，也就把心情放輕鬆了。

* * *

「誰呀？是娃兒嗎？」

丁八道：「江大姐，方爺也來了。」

「快進來呀，小方，你眞有良心吶……」

方中天大步奔進門，他發現舊床上的江大姐，江大姐不但頭上紮着白布帶，便兩條臂也有傷繃帶，一張棉被蓋住兩條腿，那氣色可也眞的差，白中透青色，兩隻眼睛好像特別大……

丁八把買來的藥拿去熬煎，方中天就坐在床沿上。

「江大姐，累妳受這種罪。」

「這是甚麼話，江大姐高興呀。」

方中天苦笑一聲，道：「在太湖，還以爲江大姐早走了，偏就妳被三光門的人抓去。」

江大姐嘆口氣，道：「老了，如是年輕時代，江大姐不會把那些傢伙放在眼裡。」

方中天道：「今見江大姐的傷輕了許多，我就放心了，江大姐，我再給妳留幾兩銀子，妳慢慢的用。」

江大姐立刻搖搖頭，道：「不，留的再多也沒用，小方，江大姐謝謝了。」

方中天立刻想起那個叫娃娃的年輕人，不由對江大姐道：「是不是有個人替妳把銀子花掉？」

江大姐不開口了，她的目光十分黯淡。

方中天道：「我聽說江大姐收了個乾兒子？」

江大姐道：「好的沒有得手，街角拾了個惹禍精，我……唉，好悔呀！」

她說的當然是當年很想把方中天收在身邊，可是她又明白，菩薩不進土地廟，不料却收了好賭的小子，她眞的叫命苦。

方中天似是很有把握的道：「江大姐，這件事由我來辦，妳只管放心好了。」

江大姐道：「小方，你如今幹甚麼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大忙人，這件事你就別插手了。」

方中天道：「算日子，我還有五六天空閒，江大姐，我會爲妳把那娃兒拉上正途的。」

江大姐道：「劣根性的人，他難回頭了。」

方中天哈哈一聲笑，道：「妳看我的！」

江大姐忽然吃吃笑了，而且笑得很妙。

她不應該笑的，但她却開心的發出笑聲。

「小方，你沒有忘了我曾對你說過的話吧？」

方中天道：「甚麼話？」

江大姐道：「我曾說過，我可以爲你找上海的姑娘，小方，你說說，你喜歡甚麼樣的女人呀？」

方中天道：「大姐，你別開玩笑了。」

江大姐道：「怎麼開玩笑，江大姐說話算數的，小方，你說，你喜歡甚麼樣的姑娘？」

方中天道：「甚麼樣的姑娘？」

他心中的姑娘只有阿紅，阿紅的野性他欣賞，除了阿紅，他實在不知道還有甚麼樣的姑娘能令他動心的。

江大姐道：「肥的、瘦的、不肥不瘦的、高的、矮的、不高不矮的、年紀輕的、年紀稍大的，當然也有狠虎之年，油條女人，你說，你要甚麼樣的呀！」

方中天起來了，他才不要江大姐爲他找女人，他只喜歡阿紅！

「江大姐，你養傷吧，傷好了再說。」

江大姐拉住方中天，道：「不行，今天不叫你走……」

她對熬藥的丁八道：「老八，藥熬好了你去把文娟找來……」

丁八一怔，但當他看到方中天的時候便笑了。

江大姐眞要爲方中天找個女人了。

江大姐命丁八去找文娟，方中天的心中却另有文章，因爲他已打定主意，要爲江大姐做件事情。

方中天想着當年，江大姐不但拿自己當小弟，也當成她心目中的好兒子，那就是說他在江大姐的眼中既有母親之愛也有姐弟之情，雖然這些都是擱在江大姐的心中，但方中天却體會得出來。

江大姐以爲方中天混得並不好，因爲直到今日還未混個老婆。

江大姐早就想把女兒江小青嫁給方中天，只怪天不從人願，三年前江小青突然不見了，至今，江大姐也不知道自己女兒爲什麼會失踪，她心中在想着，小青那麼乖巧，那麼秀麗，說話又十分動聽，一身的細皮白肉，尤其長了一對大而會說話的眼睛，多少人追到她這裡便知難而退。

江大姐知道女兒的心事，小青心中有個人，而這個人便是方中天。

但江大姐也看得出來，方中天的心中沒小青，方中天大概眞把小青當小妹了。

如今小青失踪了，江大姐又見方中天仍是孤家寡人一個，她便想託文娟爲方中天物色個女人了。

江大姐自小青失踪以後，不時的指着天空罵老天，爲什麼對她如此不公，便失踪也叫那個壞種的娃娃失踪，爲什麼失踪的偏是小青？

* * *

江大姐喝過藥，她拉着方中天笑笑道：「小方，你等文娟大妹子來了以後，坦白的告訴她你喜歡什麼樣的女人，文娟在這黃浦灘上很活躍的。」

方中天吃吃一笑，他怎好把他喜歡的女人去告訴江大姐，他的嗜好是阿紅，阿紅眞的給了他快樂。

方中天想到阿紅，不由得笑了。

他笑，江大姐還以爲方中天答應了，不由也樂開懷的吃吃笑道：「小方，就這麼說定了。」

於是，文娟來了，文娟尚未進門，便發出銀鈴似的笑聲，也算花枝招展，文娟抖抖袖子邁着舞步出現在這間小屋子裡。

「娟妹子！」

「江大姐！」

江大姐伸手迎，文娟却吃一驚，隨之關懷備至的摸到床前，一口地道的上海腔，道：「好姐姐，是誰把妳打成這個樣子的呀，告訴阿拉，阿拉找他拚命去。」

江大姐却淡淡一笑，她指着一邊的方中天，道：「娟妹子，我找妳來不是爲我，爲他，我請妳爲他找個黃花大姑娘，他……是我最好的小弟啊。」

文娟上下看了方中天，而方中天……

方中天却淡淡的看着這個狠虎之年的女人，他覺得這女人有些艷，長得還是不錯的。

「你叫什麼名？」

方中天笑笑，道：「江大姐叫我小方。」

文娟道：「幾歲了？」

方中天道：「快三十了。」

文娟又問道：「你是什麼地方人？」

方中天心中不是滋味，查戶口的呀！

但他還是微微一笑，道：「這樣吧，文娟姐，妳先陪陪江大姐，我的一切，她比我還知道得多，妳可問問她吧，我先出去一下，很快回來。」

他不等江大姐攔阻，一個箭步便出了門。

江大姐直呼叫：「小方，快回來呀！」

方中天只應了一聲，道：「會的，江大姐！」

方中天匆匆忙忙的走了，他心中一直在想着一個人，那個年輕的娃娃，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竟然沉迷賭摶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

如果這娃娃是別人家的，他方中天才不會去管，但她是江大姐的親兒子一樣了，這件事方中天非管不可。

尤其當方中天聽丁八說，娃娃是往先施賭坊，他的心中就是一緊。

先施賭坊乃是汪玉人的堂口，他想在先施賭坊贏銀子，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方中天一邊走，一邊還咬牙，他臉上一片冷煞之氣，心中却裝滿了江大姐無奈的樣子。

他能爲江大姐做些什麼？

先施賭坊就開在熱鬧的大街上，兩進院子都是二層樓房紅瓦頂，九層台階青石板，三間門面六盞燈，大紗燈白天不點却仍然十分光燦醒目，來賭的人眞不少，進進出出就如同是螞蟻洞。

方中天不是來賭的，當然這兒的老闆認識他。

（未完・五）

上文提要：小余和神偷因互相奪回自己袋裡的珍品，結果小余用「玄牛一炁功」將他嚇走，他的動機不純，有人指使他偷指甲，扒東西不成，反丟了珍藏的一綹頭髮，據秦純純說是她母親的青絲，這老怪物交換使詐失手才逃去。秦純純邀了一功，小余對她很信任，二人對飲大醉，純純主動上了床，豈料和小梁睡在一起，小余醒來，見是燕翎，也覺奇怪，燕便將秦的西洋鏡拆穿，秦純純一言不發離去……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俠

純純挾持要脅　小梁因禍得福

燕翎在門口道：「小梁，你以爲這女人如何？」

「看外型當然很不錯。」

燕翎道：「喜歡就好，將來我要爲你撮合。」

「我那有資格？」

「這不是資不資格的問題；有一天我會使你如願。」

「謝謝燕姑娘！只怕是空想而已。」

「有志者事竟成。」

小梁道：「昨夜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燕翎一五一十地說了。小梁道：「萬一我背了黑鍋，這有多冤枉？」

燕翎道：「不冤枉，而且你還要慶幸，因爲你們二人曾睡在一張床上，她稍有貞操觀念的話，就非嫁你不可。」

小余點頭道：「所以這對你小梁來說，正是焉知非福。」

小梁道：「要是我能有那麼一個妻子，我一定要回家祭祖。」

小余道：「燕翎，妳說曾看到秦純純和白雲來往？」

「對，白雲對她很尊敬。」

「我們走吧！『青苗幫』很快就會來了……」

＊　＊　＊

二人化裝易容，是爲了少惹麻煩。

如果僅是小余一個人，任何場面都可以應付。

現在三人來到一家以麵食聞名百里內的館子。

如饅頭、大餅、包子、餃子、鍋貼及麵條等。

小梁早就餓了。一進門就嚷嚷：「小二，甚麼東西能最快端上桌面就馬上往上端。」

小二道：「客官，最快當然是饅頭、大餅。」

「好！就先來一張大餅。」

「一張？」

「是的。」一張大鍋餅有十來斤重。

大餅送上，小梁猛吞，但小余和燕翎却叫了餃子及麵條。結果麵條和餃子還未送上，小梁的大餅已吃了約一半光景。

一個客人道：「這位老弟的食量可算是天下第一。」

那知角落處有人冷笑道：「第一的帽子不要亂扣，天下只有一個第一，却在這兒……」這人膀大腰粗，食量好是可信的。

小梁抬頭望去，道：「老兄能吃幾張大餅？」

「兩張。」

「吃別的呢？」

這彪形大漢道：「炒麵能吃二十盤，肉絲麵可以吃二十五碗，陽春麵大約在四十碗以上。」

小梁道：「我看你老兄吹的功夫比食量還要好。」

「他娘的！你不信是不是？」

「我爲甚麼要信？」

「小子，咱們來比比看，你要是不敢賭，我就揍你。」

「你要揍人？」

「對，和我比我就不揍你。」

這工夫小余道：「老兄，幹麼這麼霸道？」

「老子就是這麼霸道。」

「要是有人比你的食量好，你又如何？」

「有人比我的食量好，我就作他的乾兒子，要是輸給我，食資要全付，也要認我爲乾老子。」

小余道：「兄台是哪一門派的？」

「你不配問。」

「好，在下就和你賭。」

「你，你也行嗎？」

「試試看吧！吃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胃口大小也差不多少。兄台你想吃甚麼自管說。」

大漢道：「老子讓你來選擇。」

小余道：「餃子如何？」

「行！甚麼都行！你能吃多少？」

小余道：「不要管我吃多少，反正是你吃的量的一倍。」

「甚麼？」大漢狂笑道：「你可知道吹牛的後果？」

「當然，如果吃不下你的一倍的量，你要揍人？」

「你眞聰明，如果我吃一千個水餃呢？」

「老兄會不會加法？」

「你……你難道能吃兩千？」

「我不是說過，是你老兄的一倍嗎？」

「好好！小子，你可別拏自己開胃，這可不是開玩笑！」

「誰有閑工夫和你開玩笑？」

於是這大漢吩咐儘快供應三千個水餃。

那年頭物價便宜，餃子也比現在的大些。

一千個水餃用十二個巨盤端上桌面。

於是大漢開始吞了。

用一個「吞」字是最最恰當了，一口一個，也有時一口兩個，有時根本不嚼。

有人上樓圍觀。

因爲吃一千水餃，似乎大多數人未見過。

現在，這漢子當場表演。觀者塞得水洩不通。

十二巨盤水餃，整整擺滿了一張八仙桌了。

一千個水餃吃到八百個時，顯然有點勉强了。

須知人的食量有其定量，吃飽之後，多一口都吃不下。

吃到九百個時，好像連腰都彎不下，似乎已經到了喉頭處，但如吃不下就要栽，非吃光不可。

九百五十以後，一個水餃要吞下兩次。

邊吞邊打呃，這可以使水餃在肚中落實，不使空氣存在而能多裝食物。

到了九百八十個時，此人開始大喘。

這是胃部膨脹過度，快要爆裂的現象。

掌櫃的怕出事，上前道：「這位兄弟，吃不下就算了！本店代賠一切賭注，再勉强就危險了。」

大漢當然不聽勸告，因爲一千個已吃下了九百九十個了。

可是最後這十個眞是太難了。

小余道：「尊駕吃不下就算了！在下不再計較。吃出人命可就太不值了！算了吧！」

對方可能以爲他沒有把握，因爲他吃一千個都太吃力，兩千個水餃要擺滿兩張八仙桌子，即使是豬胃甚至牛胃也裝不下。

他當然不願功敗垂成，半途而廢了。

終於在觀者加油之下，他吞下了最後一個。

本來他該跳起來歡呼才對，但他此刻幾乎變成一個木頭人，坐在那兒想站起來都幾乎很困難。

好像動作稍用力一點，就會把胃腸撐破。

這工夫有人大聲道：「這一位應該開始吃兩千個了吧？」

大漢也揚手道：「你也開始吧！光動嘴皮子是不行的。」

燕翎道：「哥，你行嗎？」

小余道：「怎麼？妳以爲我是瞎咋唬？」

小梁也低聲道：「余大俠，我看不必和他囉嗦，咱們走人就是了！他又能把咱們怎麼樣。」

小余笑笑道：「放心！我不作沒有把握的事。」

燕翎焦灼地道：「誰的胃有這麼大？」

小余道：「是啊，剛才那漢子一千個都差點沒有吞下。」

這工夫小二送上一杯釅茶。

那大漢喝了幾口，這當然是幫助快速消化的。

此刻樓梯下有人道：「貴客請讓路，水餃來了。」

果然，一個伙計端上了兩大盤。

小余立刻雙手齊下，一次一手抓兩個，兩手即四個。

兩個一口，往口中一塞嚼兩三下即吞下。

因此，伙計端上第三、四盤時，第一、二盤已經下肚。

端上第五、六盤時，第三、四盤也剛剛吃下。

有人低聲道：「這小子吃得如此之快，到了一千個以上時，他就吃不下了。不信你們等着瞧吧！」

小余邊吃邊出汗，滿頭滿臉及滿身。

一邊出汗，一邊打呃，而且全身赤紅。

燕翎心中害怕，兩千個水餃在普通飯量大的人來說，五十個人來吃，也未必能吃完。

五十個人的量，要裝入一個人的胃中。

這是不是枉想，或者神話，甚至不要命了？

掌櫃的大驚道：「我說這位公子，剛才這位就很勉强吃下一千個，公子絕對吃不了兩千個，況且，就算吃下而未當場出紕漏，也絕對會傷身體的。」

這話自然是對的，但小余向他微笑道：「不妨！」

「公子年少氣盛，可別和自己的大好生命開玩笑！」

小余道：「掌櫃的放心，我可以辦到，一切責任由我自負。」

掌櫃的搖頭退下。

燕翎低聲道：「哥，不要勉强，咱們可以大搖大擺地離開現場。哥，多一個也不要吃了！」

小余笑笑搖手。

幾乎是端上兩盤，前兩盤正好吃完。

前後的速度一樣，身上不停地冒汗，全身赤紅，甚至還有淡淡的白泡。

燕翎低聲道：「哥，你身上發紅是甚麼意思？」

小余低聲道：「不發紅就吃不下了。」

燕翎和小梁當然無法理解。

吃到一千六百個時，既未再快也未稍慢些。

就像剛剛開始吃時一樣，甚至還要掌櫃的拿些醋、醬油及蒜泥來。

圍觀的人目瞪口呆，心想，這人長了幾個胃？

盞茶工夫稍過，兩千個水餃全部吃光。

小余道：「掌櫃的，再來五個大鹵麵，一百個鍋貼如何？」

就連燕翎和小梁也楞了。小梁道：「余大俠，既然贏了，又何必再吃其他東西？胃受不了啊！」

小余道：「你們不知道，這家麵食館子的東西很不錯，我要多嘗幾種，又不能常來，何不趁機多品嚐一些？」

伙計很快就端上了一百個鍋貼。

當一百個鍋貼快吃完時，五個大鹵麵也來了。

「唏哩呼嚕」聲中，五個大鹵麵下了肚，小余這才摸摸肚皮站了起來，對那大漢道：「老兄要不要再賭一下。」

大漢早已認輸，却道：「還要賭甚麼？」

小余道：「東西吃下，不能動那算甚麼？」

「只要吃下去就成了，何必多管閒事？」

「你敢起來跳上二十下嗎？」

小余蹦跳着，頭部幾乎頂到樑上了。

大漢當然不敢，却冷峻地道：「你以爲你贏了？」

「我當然贏了……」小余忽然雙手撞腹，好像肚子痛。

燕翎大驚，道：「哥，你怎麼哩？」

「肚子絞痛……」

小梁厲聲道：「掌櫃的，食物中有毒？」

掌櫃的慌了手脚，道：「少俠請相信，本店的食物絕對可靠，怎麼會有毒呢！少俠吃得太多，又不自量力地跳蹦，就是鐵胃也會被顚破的。」

小余道：「不是店家，八成是對方……」

小余似乎痛得更厲害了。

小梁上前一把抓向大漢，大漢此刻仍不能作劇烈的動作，這工夫身邊另一漢子伸手反扣小梁的右臂。

小梁一凜，急忙收手。

但這人似比小梁高明多多，一扣未中，用脚一勾。

雖然仍未勾中，但另一手却又抓到。

這人的抓法很特殊，小梁再也無法倖免。

「卜通」一聲倒在地板上。

燕翎亮刀攻上，這人居然仍未亮兵刃，以一雙肉掌招呼。打了十來招，燕翎竟未沾到便宜。

小余捂着肚子，倚在座位上哼哼着。

他早已發現樓下擠上三人，却一個也不認識。

只不過小余深信，包括和燕翎動手的人在內，可能都是「青苗幫」中的人，武林中沒有其他幫會有如此龐大的勢力。

他聽說「青苗幫」有些具有特殊技藝的人物。

有的是使火藥的能手。

有的是驅使毒蛇及毒虫的高手。

甚至還有會妖術的左道旁門中人。

這些有特殊技藝的人物，非常隱秘。

就連「青苗幫」中的人，也沒有幾個人認識他們。

這工夫上樓的三人之中，有人一抖左衣袖，忽然飛出十來隻巨大的虎頭蜂，四面八方向燕翎猛攻。

燕翎展開刀法，和這赤手的人打成平手，却無餘力去防守虎頭蜂的攻擊，不久就被螫了兩下。

燕翎也搖搖倒下。

這工夫掌櫃的連連作揖打恭地道：「各位英雄好漢，小號要作生意，實在不宜在此打鬥，可不可以請出去打？」

當然沒有人理會。

此刻擠在梯口看熱鬧的人都已經退到樓下去了。

燕翎倒下，這人似想挾起她和小梁二人離去。

另一個人走近小余，小余道：「不管你們是甚麼來頭，我都願跟你們去，可不可以先給點解毒葯，我……我實在受不了哩！」

這人冷冷地道：「先離開這兒，你死不了的！」

挾起小余，匆匆下樓而去。

出了鎮來到郊外林中，四個人把三人擲在地上休息。

剛才和燕翎動手那個人道：「傳說姓余的『玄牛一炁功』十分了得，可惜咱們沒有親自試過！」

另一人道：「那不會是假的，傳說太上幫主試過。」

另一個道：「據說太上幫主也沒沾到便宜。」

衆人靜了一會，另一人道：「這小子吃下了兩千個水餃，外加五碗大鹵麵及一百個鍋貼，這是甚麼胃？」

其中一人道：「我想是以深厚的內力，先把水份排出，(流汗冒汽)然後再以玄奧眞炁把食物渣滓加熱，焙乾、濃縮成極少量的廢物。」

這說法連小余也不能不承認。

他的辦法的確是這樣的。

另一漢子道：「就算濃縮好了，兩千個水餃，五碗大鹵麵和一百個鍋貼，能濃縮掉多少份量？」

那漢子道：「最後剩下的廢物，絕對不會超過半海碗的量。」這話使其餘諸人不禁咋舌。

小余以爲，這人說的不太離譜，只不過被他以高度熱力焙乾的食物餘渣，只有一碗的五分之一。

他的臉上及全身赤紅，那正是在運功烘焙體內的食物，使之排解，濃縮再濃縮，要不，吃了那麼多的東西，怎敢蹦跳。

這時其中一人道：「太上幫主也會『玄牛一炁功』。」

另外三人未出聲。

這幾個人的身手，似乎又比一級一品的高明些。

就在這時，有人一掠入林，竟是白雲。

四人一齊見禮。

白雲道：「四位的功勞不少，抓住此人很不容易。」

一個漢子道：「不過是略施小計而已。」

白雲道：「是甚麼計謀？」

此人說了一切，白雲道：「好，本座一定稟報太上幫主，加倍賞賜。是哪一位想出的計謀？」

「是屬下……」正是以虎頭蜂螫傷燕翎的人。

白雲道：「了不起。我們走吧！」

這時小余忽然一躍而起。

這無異在剛才說話之人臉上重重地踢了一脚。

白雲一驚道：「你未中毒？」

「沒有。」

「有人洩露了消息？」

「也不算故意洩露消息，而是剛才邀功的人對另一位說，我不一會就會倒下，還說他用的量不疾不徐，不輕不重，一時不會讓我死去的毒葯。」

白雲臉色一寒，向地上重重地吐了口痰。

這話當然是小余編造的了。

小余因此人的心地狠毒，才會一石二鳥，編造謊言，使他們主從雙方起衝突。這叫着借刀殺人。

那漢子一張臉變成豬肝色。

萬萬沒有料到，余懷芝居然未中毒。

其實小余也中了毒，只是他反應快，發現早。當他和那大漢賽吃時，就發現三人站在梯口人羣中竊竊私語。

他此刻的功力非比等閑，相距七八步，可以聽到他們交談，他突然警覺，但他不露聲色，要看個究竟。

他要看看，這些人會如何處置他們？

白雲道：「你就是未中毒，今天也逃不掉的。」

小余道：「當然，你們有五個人，而且還有人身藏有毒虫。你們可以多爲勝，來一次羣毆！」

白雲道：「就算不倚靠他們，你也未必是我的敵手。」

小余道：「你似乎忘了曾是我手下的敗將？」

白雲道：「今天的勝敗之數無法預估！」

小余心中一動，道：「那很有看頭！」

白雲忽然開了個門戶。

小余一看，這必是「玄牛一炁功」。

只不過開門的方式稍有不同。

小余懂了，白雲也會「玄牛一炁功」。

也只有他會此功，才敢在部下面前托大出手。

小余也開了門戶。

白雲的部下退了下去，他們要欣賞一下「玄牛一炁功」。

兩人同時牛吽一聲，聲震九霄。

兩股奇勁一接，四周立即出現了奇異的氣流，不知有多少股螺旋暗勁，把地上的草根都拔了起來。

樹上的綠葉下落如雨。

白雲「咯」地一聲，連退五步，噴出一口鮮血。

小余也退了一步半，身子一搖而已。

那四個高手一齊撲上。

小余又狂叫一聲，推出無儔的一掌。

沒有親身經驗的人，無法體會這種超特的力道。

他們運足了勁，但越是以力對力，所受的震勁越大，四人悶哼一聲，身子飛了出去。

只不過他們不能忘記他們是一代高手。

高手就算輸招，也不能太離譜。

四人在地上一滾而起，五個人迅速離開現場。

小余不想去追。如果他要追，一定能追上。

他救醒了燕、梁二人。

燕翎是蜂毒受傷，小余運功逼毒，不到盞茶工夫，就把毒逼了出來。梁、燕二人對他的深湛內功不禁大爲驚服。

「哥，你是怎麼到這兒來的？」

小余說了一切經過，燕翎道：「他們是『青苗幫』的人，我竟然一個也不認識，眞是太可怕了！」

小梁道：「我雖不認識，其中二人却有點面熟。」

燕翎道：「哥，你吃下那麼多的東西一點也不難受？」

「也不能說一點也不難受。」他說了運勁的訣竅。

小梁道：「那麼多的東西能濃縮到不到四分之一海碗那麼多？眞是太奇妙了！」

「也沒有甚麼，吃下一種藥，也會使你便秘對不？吃進的大量食物排泄不出來，大約十天之後，你估計一下，會有多少？」

小梁嘿道：「差不多有兩千個水餃那麼多。」

「對。但它已乾結，濃縮到一點點，像羊矢那麼大排泄出來，道理差不多，只是我運功是立刻使之濃縮，剛才擧例是因藥物使之便結，那是被動的。」

燕翎道：「白雲會『玄牛一炁功』，証明太上幫主也會。」

「當然，」小余道：「甚至我以爲，遲先生的『玄牛一炁功』並不比我差，還可能比我高些，他在藏拙。」

小梁道：「他是太上幫主，會不顧身份輸給你？」

小余道：「遲先生是個難以捉摸的人。」

白雲和四個部下奔出七八里外，休息了一會。白雲道：「你們的傷勢如何？」

一個漢子道：「幫主，我們的傷勢很重，但無生命之憂。」

白雲道：「本座也不太重，就在此處分手吧！」

剛才那漢子道：「吾等有保護幫主之責！」

白雲哂然道：「你們目前的狀況能保護我嗎？」

四人含羞帶慚地離去。

＊　＊　＊

白雲的內傷確比這四人重得多，因爲當時小余擊傷他們，那股力道分散，威力也就減弱了。

他必須就地運功自療一下，才能繼續趕路。

這當然很危險，却也不得不如此。

他的功力也十分深厚，大約半個時辰，已大爲好轉。

他知道此處危險，不便久留。

當他睜開眼來時，不由大吃一驚。

一個一頭亂髮，臉上粘滿樹葉的怪人蹲在他的面前約一丈五、六之處，瞪着怪眼打量他。

白雲自然已經知道這怪人是誰了。

也知道這怪人非但武功未失，還精進了不少。

白雲此刻雖已好了許多，但嚴重內傷，又怎能在半個時辰內痊癒？未癒的內傷是不能動手過招的。

即使他遇上的人物不高也不成。此刻他遇上的却是「大力神」鄺海這等人物。

他知道落入鄺海手中會有甚麼後果？

他把鄺海弄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樣子。

在當時，把他的經脈砸得寸斷，非但使他不像個人樣子，也要使他永遠無法恢復武功。

只不過這歹毒的想法並未兌現。

鄺海以怪人出現後，更加厲害。即使白雲未受重傷，只怕也未必是他的敵手。

白雲道：「你是鄺海？」

「小狗，你這不是廢話？」

「我殘你是奉命行事。」

「呸！聽你這句話，就一文不值！」

「的確如此，是上面叫我殘你的。」

「上面叫你殺了我，你爲甚麼要殘我？」

「鄺海，上面恨你和本幫搗蛋！」

「我信，但殘我是你的人，出主意的也是你。」

白雲知道不免，道：「鄺海，本座並不怕你！」

鄺海道：「不怕最好！我要殘你，也要使你心服口服。」

「你也要殘我？」

「來而不往非禮也！」

鄺海有如一陣狂飆撲上。白雲原式不變彈起向左疾閃。

鄺海一撲當然不會一下子就得手。

再撲、三撲之下白雲却不能不接。

只不過一接之下，立感不支，鄺海以力大出名，白雲內傷未癒，那怎麼成？不到十招，又是堪堪不支。

鄺海知他內傷，出手都是八成力道以上。

不到二十招，白雲被扣住脈門，制住穴道。

「從今天起，武林中會多一個怪物來……」鄺海正要挾起白雲，清虛道人馳來。

＊　＊　＊

小余和燕翎在客棧中下棋，小梁外出買海鮮，小余對他說過，不要再去買了。

小梁說，酒家賣的海鮮不新鮮，小梁對朋友眞是一片至誠。他到六里外漁村去，還未到達却遇上了秦純純。

小梁心頭一震，他知道這女人不好纏。

「小梁，你要到哪裡去？」

「到前面漁村去買海鮮。」

「誰要吃呀？」

「這還用問？」

「小余是不是？」

「是的，他最愛吃海鮮，我每次看他吃得津津有味，我內心就很高興，所以我常常到處搜購！」

秦純純心道：我就是海鮮，他却不欣賞……

秦純純道：「小梁，你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

「甚麼意思？」

「你和我同床，敗我名節！」

「可是我保証沒有動妳一下，更未摸妳一下……」

「誰信？」

「我發重誓好了！我那夜要是摸妳或者親妳一下，就叫我……」

「好哩！不用說哩！」

「妳信了是不是？」小梁道：「其實那夜我是一覺到天亮，根本不知身邊有人，醒來才發現的。」

「小梁，你說良心話，醒來發現我在床上，你動不動心？」

「這……秦姑娘，我不能說！」

「男子漢大丈夫，有甚麼話不敢說出來？」

小梁吶吶道：「秦姑娘，像妳這麼美好動人的姑娘，誰敢說不動心？可是古聖人敎我們『不欺暗室』。」

「呸！你倒是道學起來了！」

「不不！我並不道學，越是我喜歡的我越是不忍……」

「你眞的沒有摸我一下？」

「當時我很想摸妳的胸脯一下。因爲那部位很豐隆，而且一呼一吸動着很迷人，可是我伸出手還沒有摸上，又收回手來……」

「爲甚麼？沒有勇氣？」

「不……不是……」小梁吶吶道：「因爲我想起妳應該是余大俠的朋友，我怎麼可以……」

「哼！他根本不喜歡我！」

「秦姑娘，他不喜歡妳是尊敬妳！」

「少廢話！」

「怎麼？妳不信？要是他喜歡妳，那不是對妳的侮辱嗎？」

「燕翎那浪蹄子很會迷人。」

小梁道：「秦姑娘，他們的感情很深，妳又何必？再說，像妳這麼完美的姑娘，找甚麼樣的男人會找不到？」

秦純純道：「傻子，你倒是會動嘴皮子。」

「秦姑娘這話怎麼說？」

「你很會拍馬屁！」

「不……不！在我的心目中，秦姑娘一點也不比燕翎差，甚至妳的肌膚比燕翎還白嫩！」

「你何時看到我的肌膚了？」

「不瞞妳說，是那天在床上看到的。天哪！我幾乎忍不住！可是我終於忍住了……」

「你忍的工夫還算不錯。」

「不能算好！主要是因爲我對余大俠很敬重。」

「小梁，我要你作一次肉票。」

「妳……妳要綁我的票？我是個窮人哪！」

「你以爲我是爲了錢？」

「那妳是爲了甚麼？」

「我老實告訴你，我是爲了余懷芝。」

「快收收心吧！余大俠不是見異思遷的人！」

「我不信他對我不動心！」

「秦姑娘，有所謂：寧拆十座廟，不破一人婚。」

「你少囉嗦！反正我要定了。」

「秦姑娘，妳這是白費力氣。」

「我不要則已，要就會要到，你只好暫作肉票了……」秦純純立刻出了手，小梁自非敵手。

小梁連連後退道：「秦姑娘，我當然不如余大俠太多，但妳若是選上我，保証永遠不變。」

「呸！你也能？」

不到三十招，小梁被制住了穴道。

＊　＊　＊

小余和燕翎下完了棋，已經是晚膳時刻了，却不見小梁回來，小余道：「這小子去了何處？」

燕翎道：「該不是去逛花街柳巷吧？」

小余道：「小梁不會的，八成又去買海鮮了。」

「買海鮮也該回來了！」

「對！我出去看看。」

小余走出客棧不遠，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交給他一封信，他打開一看。信上未具名，只是說小梁在他手中，今夜三更到五里外鎭上大來客棧五十號房見面贖人。

就這麼簡單的幾句話，小梁被綁架了。

看字蹟像是女人寫的。

小余當然還想不出是秦純純幹的。他自然要去，他也相信，此刻去那客棧，可能找不到人。

小余回去並未告訴燕翎，只說沒有找到。

燕翎當然也很焦急，因爲小梁一直像她的隨從一樣，忠心耿耿，關心

照料她。

「燕翎，不管他遇上了誰，我總能打聽出來。」

「萬一他遇上『青苗幫』的人，會不會已經……」

「不會的，小梁不像夭壽的人。」

「哥，我眞的不放心哪！」

「燕翎，我敢對妳保証，最遲明天午時，我會把他找回來。」

「眞的？你不是騙我？」

「當然不是。」

「哥，你已經有線索了？」

「還沒有，但我有把握……」

燕翎半信半疑，也只好等待明天了。

午夜，小余來到鄰鎮上的大來客棧中。

他發現屋內一燈如豆，一個白髮如銀的老嫗在縫衣服，小余不由一愕，「沒有找錯地方吧！」

就在這時，老嫗道：「客人來了就請進吧！」

小余在窗外一驚，道：「小梁在這兒嗎？」

老嫗道：「要是不在這兒，會請余大俠來此嗎？」

小余登堂入室，老嫗起身迎客。

小余的江湖經驗很豐富，剛才聽口音，已聽出不像老女人的嗓音，儘管她故意改變口音，但還是隱隱聽出，像秦純純的口音。

小余道：「贖票的人來了，贖金也帶來了，把肉票亮出來吧！」

「我要的贖金就是你。」

「只可惜我不値錢。」

「在我的心目中你比甚麼都重要！」

「秦姑娘，重不重要是我的事，把小梁交給我。」

秦純純道：「余大哥，我不甘心敗給燕翎。」

「不甘心又如何？」

「我要她敗在我的手下。」

「那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

「我以爲可能，而且馬上就會成功！」

小余道：「秦姑娘，我不喜歡這一套。」

「余大哥，我要的一定會到手……」

她突然一咬牙，口中「格崩」一聲，接着吹出一口氣，氣中隱隱可見淡淡的黃色粉霧。

小余的反應是一流的，疾閃三步。

但是，仍然吸入了少許。

「秦姑娘，妳要幹甚麼……」突然視野模糊起來。

視野一模糊，體力突然消失，一踣不起。

秦純純實在沒有這麼壞。她恨燕翎。

應該說她妬恨燕翎，妬忌能導引人類走上歧途。

她妬忌燕翎的原因是爲了小余，而獲得小余，就是報復燕翎最好最有力的方式。

她望着余懷芝，頗有難色。

畢竟她還是一個黃花大閨女。

一個大閨女能作出倒採花的勾當嗎？

只不過每當她想起燕翎整她，把她放在小梁床上的事，就不禁咬牙切齒，誓言報復，只是這方式太離譜了。

她抱起小余進入暗間，把他放在床上。

她有時產生冥想，有一天會和小余同床共枕。

任何一個少男或少女，都會有這種思春的遐思。

現在，美夢成眞，如願以償，可是她趦趄不前。

她摸摸小余那張有性格的面孔，捏捏他那鐵一般的胸脯，又覺得到手的東西，絕對不能平白放棄。

首先，她去洗了個澡。

她要使自己身上清清爽爽，而且要洒些香水。

她要使余大哥陷入溫柔鄉中而不克自拔。

洗好了澡，洒了一身的香水就上了床。

畢竟，她是蓬門未開的少女，不能亮着燈做這件事。

所以一進屋就熄了燈。

現在自帳子外面望進去，隱隱可見小余仰臥在床上。

這是一件傷害少女自尊的事，但爲了復仇，一切不計。

這一夜是奇妙、緊張、刺激而又滿足的。

最初是她主動，不久她就變成狂風暴雨下的被動者了。倦極沉睡，直到第二天午時頭才醒。

無限的溫馨和憧憬，仍留在意識中。

她不能忘，余大哥昨夜予取予求的熱情。

她翻個身，玉臂一撩，身邊竟是空的。

陡然之間，她完全清醒了。

她發現床前跪了一個人。

這個人居然是小梁——梁七。

「你……你不是小梁嗎？」

「是的，秦姑娘……」

「你……你跪在這兒幹甚麼？」

「我…… 我…… 在 向 姑 娘 請罪……」

秦純純幾乎已經猜出是怎麼回事了。

只不過，這事是怎麼發生的呢？她道：「余大哥呢？」

「余……余大俠？我……我不知道呀！」

「不知道？」秦純純渾身顫抖，道：「你跪在床前幹甚麼？」

「請……請罪……」（未完．廿一）